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性/別尋旅——
一位跨性別者的自我民族誌

指導教授：陳明莉 博士

研究生：梁詠恩 撰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一月

**Shih Hsi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Thesis**

**A Journey of Seeking – An Autoethnography of a
Transgender Person**

Advisor: Ming-Li Chen, Ph.D
Graduate Student: Wing-Yan Leung

January 2022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論文題目：性/別尋旅——一位跨性別者的自我民族誌

校所名稱：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時間：2022 年 1 月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梁詠恩

指導教授：陳明莉

論文摘要：

近代隨著西方人權及性別運動的進程，社會上浮現的性別掙扎與啟蒙有如潮湧般蔓延至整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借助西方的性別理論，眾多被拘禁於社會性別規範的跨性別者，包括了我本人，似乎找到了立足點與認同歸屬。但縱觀西方世界數十年間的處境，雖然在法規及權益上取得了亮麗的成果，但跨性別群體的整體狀況卻越發讓人擔憂。十多年間，我在中港台同志與跨性別運動中的參與及觀察中，發現這三個地區的運動策略幾乎都借鑑自西方，亦似乎不出意料地遇到相類似的社群困境，差別只在不一樣的大環境下，落於不同的範疇而已。

從多年服務跨性別社群的經驗中，我亦發現到有少數如我這樣的跨性別者，在相同的背景下走出了不一樣的路徑，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嘗試過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幫助其他遇到性別困擾而沒法解扣的人，但卻不得其所。從這些經驗中，了解到在我們之間的觀念上，似乎有著一些幽微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又似曾熟悉，亦關乎於中西兩方，遂從近代有比較多學者著墨的中西醫學對比著手，嘗試尋找當中的絲線脈絡，再按圖索驥，以自身五十多年的性別掙扎為素材，從中抽絲剝繭，再整理編章，重新繪畫出一幅跨越性別的人生藍圖。通過自我民族誌研究方法，以學術理論為紙、社會文化為墨、反思為筆、人生為畫，在不同的片段中描繪出性別百態，再題詩抒意，冀能從故事中帶出「性別穹蒼」之生存之理。

【關鍵字】自我民族誌、跨性別、性別認同

A Journey of Seeking – An Autoethnography of a Transgender Person

Student : Wing-Yan, Leung

Advisor : Ming-Li, Chen, Ph.D.

Shih Hsi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Thesis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movement in the west, the hidden struggle on gender issues rapidly appears to the scope of society all over the world. Transgender people including me, who has been restricted by traditional gender classification, found the sense of recognition and belonging being attributed to western theories of gender. Yet, looking through the recent decades in the west,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does lead to certain worries, despite of the fruit on legal and human rights aspects. From the 10 years of my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 in the LGBTQ+ movement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I realized that the strategies are mostly borrowed from the west, with similar difficulties. Just that they might fall into some different aspect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s.

What puzzles me is, from my experience serving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there are cases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as most of the others, having positive ways to go on with their life as I do. Yet still found no cure on helping most other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with their gender after trying all sorts of ways. From these I recognized there are some hidden variation among people's values, while seems to have linkages between the differ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tudies on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is paper would like to look for clues and enlightenment contributing to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by the use of autoethnography research method.

【 Keywords 】 Autoethnography, Transgender, Gender Identity

目次

第一章	序章.....	1
第一節	我的生命前篇.....	1
第二節	斜槓的人生.....	3
第二章	性／別尋問.....	5
第一節	他與她的煩惱.....	5
第二節	挑戰命運.....	6
第三節	箭豬與小刺猬.....	8
第四節	跨性別悖論.....	9
第五節	藍色大象.....	11
第六節	問.....	13
第三章	解惑之路.....	16
第一節	誰的故事.....	16
第二節	我的方法、我的道.....	18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期許.....	20
第四節	自我民族誌.....	22
第五節	書寫風格與研究倫理.....	24
第四章	尋典之路.....	26
第一節	歐美與華人跨性別運動經驗.....	27
第二節	從西方性別理論到跨性別運動.....	29
第三節	跨性別運動的困局與出路.....	31
第四節	中國 vs 西方醫學.....	33
第五節	西方人權運動的問題.....	36
第六節	華人跨性別運動想像.....	37
第五章	生命探索.....	40
第一節	我是誰?.....	40
第二節	誰的指令?.....	42
第三節	誰創造了我?.....	44
第四節	哪個我才是我?.....	45
第五節	薛西弗斯的懲罰.....	47
第六節	悼父.....	49
第七節	碎裂.....	50

第八節	破蛹.....	52
第六章	逐夢旅程.....	57
第一節	CDfamily.....	57
第二節	TEAM.....	58
第三節	初試啼聲的意外收獲.....	60
第四節	掉失了的友人.....	61
第五節	Louise.....	63
第六節	Michelle.....	65
第七節	自責的補贖.....	69
第八節	反思傷痛.....	72
第九節	運動創傷.....	74
第十節	如果我的痛能讓你快樂.....	77
第十一節	跨性別內捲.....	79
第十二節	不懂吵架的力量.....	83
第十三節	傷疤是人生的勳章.....	86
第十四節	教會 Say No.....	87
第十五節	媽媽的接納.....	89
第十六節	黑暗中看見恩典.....	91
第七章	愛情物語.....	94
第一節	春夢寒冬.....	94
第二節	白色戀人.....	96
第三節	二千一百九十一次的失戀.....	98
第四節	秋分之戀.....	100
第五節	餘溫. 餘愛.....	101
第六節	鵝鵝情深.....	103
第七節	月如無恨.....	107
第八節	忘年.....	111
第九節	P.S. 最長的電影.....	113
第八章	走向社會.....	119
第一節	Hello World.....	120
第二節	哪來的自信?.....	124
第三節	我的善良需要性別意識.....	126
第四節	隨時轉換性別特質的超能力.....	127
第五節	軟魔法.....	129
第六節	同理心的力量.....	130
第七節	社會接納 vs 接納社會.....	133
第八節	政治之路.....	136

第九節	普通人策略.....	138
第十節	媒體能當朋友嗎?	140
第十一節	說好的社會不友善呢?	142
第九章	與敵同眠.....	146
第一節	從明光社說起.....	146
第二節	跟反同做朋友.....	147
第三節	反同信條.....	148
第四節	同志救基督.....	150
第五節	沒有敵人的信仰.....	151
第十章	性別穹蒼.....	153
第一節	藍寶石公主.....	153
第二節	跨拉拉.....	156
第三節	「跨」性別啟蒙之路.....	157
第四節	追尋月經之旅.....	158
第五節	切膚之痛.....	161
第六節	8公分的魔咒.....	163
第七節	我說過要你快樂.....	167
第八節	認同的潛規則.....	169
第九節	誰對誰錯?	171
第十節	鬼滅之約.....	173
第十一章	跨女心經.....	176
第一節	別追求像個女人.....	176
第二節	尋找真正的自己.....	178
第三節	執念.....	180
第四節	如意.....	182
第五節	無求.....	184
第六節	孤單與感恩.....	185
第七節	重看撿海星的女孩.....	189
第十二章	結語.....	191
第一節	與環境共生之道.....	191
第二節	中醫的酷兒世界.....	195
第三節	真我.....	196
第四節	相忘於江湖.....	197
第五節	跋.....	198
參考文獻.....		199

一、中文部分	199
二、英文部分	200

表 次

表 4-1: 中西醫學與西方人權運動對照表	35
-----------------------------	----

第一章 序章

我是一位跨性別者，五十多年的人生，造就一個不一樣的生命，當中總是跌宕起伏、悲欣喜交集，如今卻淡看風雲、瀟灑自在。曾經，一場下了五十多年的淒風苦雨，把我的心坎吹打得潰爛不堪、遍野泥濘。猶記得，那些日子，獨自瑟縮在伶仃的黑夜裡，吁嗟顫抖、苦待天明。雨停時，淌流的血也凝蹇了，匯成點點生命結晶。一路走來，駐足顧盼，始覺前塵一洗，沖刷迎來的是人生智道。回首半生，雖痛多樂少，但我不會以苦盡甘來形容這條漫漫長路。真正體驗到了，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¹。

第一節 我的生命前篇

我很難以一個簡單的方法來書寫自己，也不想以「跨性別」的單一身份來概括整個人生的掙扎，但期望每一位有緣讀到這篇論文的讀者，都能夠從我每一段的人生插曲中，閱讀到我的一部分，或許，也可能是你的一部分。這篇論文除了梳理自己曾經的混亂、矛盾與傷痛，希望為生命找到出口之外，也願你能夠陪伴著我，重新經歷這段特別的人生旅程，在當中，聆聽我的每一聲脈動。

在此，我嘗試羅列出一些關於我的屬性，作為與我共遊這趟人生旅程的導覽背景資料，這些敘事有助於我對自己生命歷程的掌握，也有助於你對我的解讀，無論如何，都希望你能以自己的主觀角度，參與其中，亦期望有機會在這篇論文以外，聆聽到你對我的回饋。

我出生於 1963 年 3 月 6 日，屬兔的雙魚座，血型是 A+，身高 170 公分，現在的體重是 67 公斤，是在英國殖民時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差不多整個就學時期都是在天主教學校裡成長，成年後轉而參加了基督教會，現在沒有定期參與教會聚會，但仍篤信基督，出生時生理性別是男孩，為家中長子，有一弟一妹。我的興趣有電腦軟硬件、攝影、平面設計、音樂創作、寫詩、結交新朋友、駕車、滾軸溜冰、看科幻電影，志

¹ 出自唐代黃檗禪師的《上堂開示頌》。

願是當一個駭客²。做了同志運動十多年，但這一直都不是我的興趣，但不做也覺得無聊。

我從小到大都在香港唸書，直到 2019 年赴台灣讀性別研究，才比較長時間在外地生活。我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都是在天主教學校唸書，中學是一所男校，我唸的是英文工科，中三那年學校會分派我們選讀電工或金工，我選了電工，但老師說我算術不好，給我安排了讀金工。讀金工的分別主要是其中的一科，要學習與金屬搏鬥，我對這門工藝沒有興趣，不過也覺得非常輕鬆，上課時幾乎都不用帶著腦袋，只是要費點力氣將金屬琢磨和鑽孔，不過將小東西修整得精緻美麗其實是我自小的天性，所以別同學一般會打造粗糙的重金屬，而我則會將金屬精雕細琢成為一件自己喜愛的藝術品。中學畢業後，我不顧一切的去討回老師奪走我的志願，我就不信我做不到，越級挑戰了理工學院電子電機工程文憑課的申請，本來這課程需要中學預科³畢業才比較有機會申請得上，但我覺得我是工科學校，雖然讀錯了主學科，但因為還是有其他工科我在考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應該能夠嘗試一搏。不出意料我也順利的申上了，不過讀了兩年電子電機工程之後，我才發現我的興趣是在電腦方面，但當時香港並不流行電腦工程的課程。其實完成文憑課程後，一般都會繼續進修高級文憑，但我卻因為自己的年少輕狂，錯失了進修的機會。老師說完成了文憑課程，就可以直接申請高級文憑的二年級，但我們也可以一、二年級一起申報，我聽了之後覺得兩邊都申很蠢，也沒有多問老師為什麼要同時申報，結果當年學校突然轉制，我就這樣抓不住升讀高級文憑的機會，只好在 1982 年畢業後，找了一間大型的電腦公司裡當個維修工程師。

我在公司裡負責的是大型電腦週邊設備的維修工作，當時的商用大型電腦價值不菲，也真的是體積非常大型，動輒都有幾個大衣櫥好大小，而且要放在一間獨立冷氣房裡運作，我就是在這種高級的電腦環境下當個小技師。很快，我又發覺原來我喜歡的是電腦編程，做了一年後就轉到了另一家代理這公司新開發小型電腦的公司，去當一名商用電腦軟硬件工程師，學習當時最流行的 Unix 系統⁴及 COBEL 編程語言⁵，後

² 駭客翻譯自 Hacker，香港稱為黑客，有正面及負面的意涵，通常指技術高超的電腦的程序員，精通於破解編程漏洞的專家，有的會專注於電腦保安工作，也有作惡意破壞及其他違法行為，對我的意義主要是覺得他們是很酷的電腦工程師。

³ 預科是香港中等教育的舊制，專為學生升讀大學或專上學院而設。

⁴ Unix 是一種多使用者、多行程的電腦作業系統，在早期除了大型的商用電腦運行個別特定的操作系統，Unix 作為開源碼在小型商用電腦占了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個人電腦在那個時候還未普及。

⁵ COBEL (Common Business Oriented Language) 是一種通用的電腦商用編程語言，是最早使用的高階程式語言。

期還當上了系統分析師。這份工作做了三年之後，覺得能學到的都已經無法滿足我了，就毅然辭掉工作，希望能夠轉業到真正的程序編程行業。但由於我主修並非軟體工程，一直投寄了很多求職信及面試了不同的公司，都沒法在當時大量澳洲電腦工程畢業生回流的浪潮下爭取到一個職位，逼不得已下只能夠暫時屈就其他工作，但卻總是遇到公司業務出現問題而被遣散，兩年間換了三份工作，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直至到 1998 年，在理工學院的一位學長找我當合夥人，加入了當時最吃香的電子零件貿易生意，才從人生低谷，於六年裡頭走到了職業生涯的高峰，而在最意氣風發的時候，我離開了公司獨自創業，亦開始了長達接近二十年一直往下，且看不見何時才是最低谷的苦境，當中我嘗試過不同的行業，每次存了點錢之後，我又會深深不忿地再次創業，就這樣屢戰屢敗後，我找到了一份薪資沒有很高，但我卻非常喜歡的非營利機構工作，亦在期間完成了變性手術。不過後來，眼看著智能手機的興起，自己在工作上雖然很努力，但卻沒有什麼晉升機會，就希望藉此浪潮再次投入編程的行業，於 2010 年離開了一份我非常熱愛的工作再度創業。

其實在離職前，我在 2008 年已經與幾位跨性別的圈中朋友成立了「跨性別資源中心」，在 2010 年離職後，由於香港首宗變性人婚權案開審，機構的工作量突然暴增，我已無暇再投入原本的編程工作，但生活的開銷已花盡了我的積蓄，到 2012 年我決定申請政府的資助，全職投入跨性別機構工作。機構的工作非常繁重，收入來源大部分靠政府及國際基金會的項目申請來維持，可謂杯水車薪，極不穩定，慶幸在 2017 年至 2020 年最窮困的日子因裡，多虧幾位朋友介紹了一些收入相當不俗的合約工作，才能夠支撐下來。2019 年暑假，我在準備離開香港到台灣修讀性別研究之前，曾經嘗試將機構交棒給其他人，但最終還是襄王有夢神女無心，在一年多後機構又重回到了我的執掌中，有了性別研究的基礎，我決定將機構轉型及重新規劃，希望能夠更多著重於社群研究及推動策略的方向上。

第二節 斜槓的人生

我是一個擁有很多不同興趣的人，什麼都想嘗試，什麼都想做得比別人好，但卻一直在發展上遇到瓶頸，在非常多的技能上有一定的水平，但卻走不上專業之路。除了在跨性別運動上算是做出來一點成績，別的專業都好像只稱得上是不過不失，說實話，在我自己看來，我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夠做到不錯的成績，但不知是什麼原因，總

是好像得不到別人的認可，這或許與我的嚴重自卑有關。我經常跟朋友開玩笑說：「我在很多範疇上都做得不錯，但結果全都失敗，但在我最沒有興趣及信心的跨性別運動上，上帝卻讓我做出成績來。」我曾經花了數十年希望在事業上拼搏出成就，記得在理工學院畢業前，曾和同學們分享畢業後的發展心願，我還豪氣地說要建立一間電子廠，並要在五十歲前退休。我的志願不單要做個企業家，還希望在事業上能夠養活許多人，亦計劃將來有一日，能將一半的資產用來作慈善事業，可惜我在成功路上走到一半就隕落了。有一段時間我沉醉在音樂的創作上，也獲得了出版的機會，沾沾自喜後才發現有音樂天份的人多如星數，若不是有特別出眾的才華，就只能夠靠機會及關係。我以為努力去當一個電腦工程師，就是穩紮穩打實事求是，但原來職場就是商場，商場就如戰場，若非兵不厭詐，就必須面面俱圓，警醒作事，而我，卻是個沒有耐性的笨孩子。

《延禧攻略》中魏璿珞說：「我不要做專家，我要做雜家！」或許我就像她一樣，沒有耐性在一件事上完全專注，也不願意為到一棵樹而放棄了整個森林。在我的前半人生，就是不明白為何我會同時擁有執著的個性及優柔寡斷情懷，許多成功的人似乎都是偏向一方發展，但我的腦袋裡，偏偏愛往兩個看似矛盾的不同方向探索。現在想起來，或許這就是上帝創造人類的有趣之處，將腦瓜分成兩半，各自掌管著不同的能力、情感與特質，然後由胼胝體將其連繫，而像我這類人的思想，卻左右遊移飄忽不定。不過我相信，有天我定能發現雜家在社會中所能夠帶來的貢獻，亦期望在此論文當中，能夠為我以及讀者帶來探索此一新領域的方向。

若要我為自己選個標籤，我只能夠用斜槓來說明，因為別人看重我的跨性別身分，但它只是我人生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而它又其實與我的不同身分有著隱而未見的交織。

跨性別者／同性戀者／同志運動組織者／詩人／音樂創作人／攝影愛好者／平面設計師／電腦程式設計師／電子電機工程文憑畢業生／計算機學位畢業生／性別研究碩士生／尋夢人……

第二章 性／別尋問

我是一位男跨女的跨性別者，我沒有能力選擇我出生時的性別，但我可以選擇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或許人生的功課，就是要學會何時追尋何時放手，何時堅持何時安歇，何時播種何時收割。前半生尋尋覓覓，跌跌撞撞，差點將命都耗掉了。曾經將自以為觸及得到的虛幻擁在懷裡，卻因握力過大，破碎散落了一地，淌血的手捧著剩餘的碎片，卻有如紅寶石般的晶瑩，閃爍如夢。蹉跎半生始知天命⁷，鳥倦還，心未死，才悟懂點滴人生，落落孤身自輕盈，一身孑然仍自若。今「性」於我已如無物，羈絆已去，守見月明，問世間曾有幾許人，嘗過在兩儀間穿梭，乾坤內遊歷？鸛鵲舞風⁸，夫復何求？

第一節 他與她的煩惱

對於一般人而言，「他」與「她」兩個字的運用，以及怎樣去稱呼男性與女性，都似是習以為常的事情，只有跨性別者會是例外。不過這些看似是老生常談毋庸置疑的事，對一般人來說就真的不是個問題嗎？一個男人，被取笑為娘娘腔，即代表是對他的一種侮辱。但問題是，為何指涉一個男性為娘娘腔，就是一種對男性尊嚴的褻瀆？而指涉一個女性為男人婆，也會是異曲同工嗎？人類社會自文明化之後，牽涉到性的狀態，似乎都很容易被拿來作為攻擊別人的語言武器。朱迪斯·巴特勒（Butler, 1999）的經典著作《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的標題，正正一語道破這類司空見慣的問題所在，在這個看以穩定的性別二分時空中，確實為很多人帶來無盡的困擾與麻煩，而絕非只有跨性別者受害其中。

在這份研究中，到底什麼時候用「他」什麼時候用「她」，也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問題，我個人會接受「他」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可以代表男或女，但對於某些跨性

⁶ 本研究將跨性別者定義在一個比較廣的層面，即其性別認同或表達與出生時所被定義的不一致，或當事人不完全認同出生時被賦予的性別。性別認同並不限於男或女的其中一方，亦不需要有任何行為或裝扮上的表達，其族群成員包括但不限於跨性別者、變性者、易服者、扮裝者、性別非二元及性別流動等。

⁷ 「五十而知天命」出於《論語·為政篇》，此處想帶出研究者於46歲才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然後才知天命的人生。

⁸ 鸛是比翼鳥，鵲是比目魚。鸛鵲通常指夫婦或伴侶間的感情。在中國古代傳說中，比翼鳥只有一目一翼，而比目魚亦誤傳僅有一隻眼睛，兩者在活動時必須並遊且形影不離，寓意為愛情的象徵，出雙入對的戀人或夫妻。此處研究者引伸為跨性別者的前半和後半生的共存。

別者來說，「他」或「她」的稱呼，可能是其一生追求生死與共的一個名分，不容有失亦怠慢不得。我也曾經嘗試在一些寫作中使用「Ta」來指涉不分性別的人稱，這個概念在中國大陸某些領域裡已非常廣範地被應用，甚至在商業領域的宣傳廣告中亦經常出現，這個以音讀來代替「他」與「她」的方法，我是非常喜歡的。但在某些情境下，特別需要強調當事人的女性或跨性別女性身分時，似乎使用「她」來稱呼就更有效果。其實我們在一般溝通中，應不應該用「女醫生」、「男護士」這類的說法，也實非一言能夠以蔽之。本文中，我會選擇以「他」和「他們」來作為無分性別的代稱，但有部分內容則會以「她」來強調故事中主角的身分。

第二節 挑戰命運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在香港一所同志教會裡聚會，一天我的一位外籍的弟兄跟我分享了一個經驗，他說在美國一間最大的同志教會裡面，有一個全由跨性別者組成的合唱團，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是 *functionable*⁹的，他說我是他見過最 *functionable* 的跨性別者。我當時感到十分驚訝，很難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這樣的一個自由社會，原來仍然有這麼多的跨性別者，在生活上依然是如斯的困難。我記得在我參與跨性別運動的初期，與一位我十分景仰的前輩討論到，性別認同障礙症這個醫學名詞應不應該被取替，到底性別變更是不是屬於一種疾病。這位醫生有著前衛開放的思想，亦是一位理論與實踐並行的專家，香港的性別變更醫療服務亦是由他開創的。他認為如果有一種狀況，嚴重影響到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視為一種疾病，甚至是功能障礙（*disorder*）。由於我對醫學並不熟悉，所以我也沒有作任何回應，不過我也頗能夠理解他這個論點，但在國際跨性別運動中，近代的發展都著重於跨性別的去病理化，似乎與這位醫生的意見背道而馳。但在香港的跨性別社群中，反對的聲音又似乎不是很大，這可能與香港的免費性別重置手術政策有關，一旦性別重置非病理化以後，就只能夠當是一種非必要的整形手術，只能夠在私家醫院或整形醫院以付費方式進行。當然，我亦聽過另一種觀點，人類的某些身體狀況例如生產和月經，並非一種疾病，而僅僅是一類自然的生理狀況，不應被視為疾病及被病理化，但仍然應該獲得醫療保障。不過在跨性別群體普遍較為嚴重的功能性障礙狀況，到底是

⁹ 因為那位教會弟兄不會說中文，而我意會他的意思是合唱團裡面的跨性別者，在日常生活上都會遇到非常多的困難，卻沒有勇氣和力量去面對，而處於一個在日常生活上，包括工作、社交圈子等都處理不了的困局。

個體本身的問題？還是性別不一致所影響？又有多少可能會是社會的不接納而導致？實在也是雞先有還是雞蛋先有的難解之迷。

我一直以為美國的同志及跨性別運動走得這麼前，發展了這麼久，仍然出現這種狀況的確讓我難以相信，所以當時都有點楞住了，也沒有問清楚當中的詳細狀況。或者那也不是他告訴我的重點，在他說完之後就邀請我一起禱告，期望上帝能夠帶領我成為跨性別社群的祝福，而我，亦一直將這段對話記在心裡，不斷反覆思量。事實上，根據我們機構進行過的幾個跨性別社群研究，跨性別者的生存狀況的確令人擔心，無論在情緒健康、自殺念頭、自殘行為、工作機會、經濟條件、社會及家人接納等不同方面，出現嚴重問題的比率都異常地高，而害怕社會拒絕亦令大部分的跨性別者選擇不公開性別身分，期望可以過一個正常生活，但不出櫃¹⁰反而更有可能帶來他們情緒健康的負面影響。我不認為所有跨性別者都應該出櫃，但要隱藏自己的身分所帶來的壓力，可能會比想像中更加巨大，長久也會對身心健康做成一定的影響。相反地，在我的經歷中，出櫃所帶來的壓力與壓迫，如果有適當的應對方法，是可以從練習與磨練中得到釋放，還可能會帶來更大的生命能量。

我除了為到自己有能力及勇氣面對家人、親友、工作、社會、信仰等不同的面向感恩之外，也一直思考我為何能夠走到這一步？為何我好像走得比較輕鬆與順利？我與其他跨性別者的處境和遭遇有沒有共通或差異？從接觸其他跨性別者的經驗中，我感覺到我的性別過渡經歷，又似乎與普遍的跨性別者非常近似，到底是不是因為我的信仰幫助我走得更加容易？還是有其他的原因？我想，如果我能夠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或許這些經驗都能夠被重複運用，成為對這個社群一些可供參照的方法與出路。我很希望能夠想出個究竟來，但在當時的我經驗還是非常不足，也沒有什麼性別理論的基礎，心裡只想著，連西方世界跨性別運動都解決不了的問題，難道要一個初生之犢來填補這方面的知識嗎？難道沒有其他的跨性別者活得比較好嗎？如果有，他們到底在哪裡？為什麼連我們這些圈內人都見不到他們的蹤影呢？如果沒有，那為什麼我們部分人又能夠活得比較自在？如果連我這個本性怯懦、害羞、缺乏勇氣、傻呆呆的人，都能夠走出陰霾，活在陽光之下，那其他人不是更有機會嗎？其實當初的我並沒有刻

¹⁰ 在同志及跨性別圈子中，出櫃（coming out of the closet）的意思是不再躲在衣櫃中，公開自己取向的意思，但也有分不同的程度，例外全公開代表不介意任何人知道其身分，或僅部分人如家庭、工作場所、學校、朋友、教會等的不同公開程度。

意要站在公眾面前，但在公開身分之後，似乎也未有帶來什麼嚴重的傷害，那為什麼其他人會這麼害怕出櫃呢？當中是什麼令到他們惶恐不安呢？

第三節 箭豬與小刺猬

2000年正值寬頻上網在香港開始普及，我通過網路（互聯網）認識到本地的易裝群體，那時候社會還沒有什麼關於跨性別的概念，我發現在易裝社群當中，大多數人都是處於偷得浮生的狀態，沒有幾個會對改變命運有所期待，面對著少數期望變性¹¹的圈內人，亦不會太過看好他們將來的命運，圈子中多半瀰漫著消沉的意志。自2007年，我開始萌生成立機構的想法，一方面可以嘗試尋找方法幫助自己，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凝聚更多的同路人，從大家的經驗中找出問題的根源，或可改變我們這一群人不被看好的命運。在服務跨性別群體及社會倡議的十一年當中，我嘗試過各種不同的方法為社群提供服務，也有與學者合作做過一些社群調查，我個人在當中獲得的領受是蠻多的，也日漸走出性別的羈絆，但似乎對社群能夠做到的改變仍然相當有限，究其原因，都可能關乎於他們對社會的不信任與恐懼。對保守的社會人士來說，跨性別者看上去就像是一頭體型巨大箭豬¹²，滿身披滿具攻擊性的尖刺，相當恐怖。但其實大多數的跨性別者，都是心靈弱小的小刺猬，個性害羞又調皮，身上長的其實也算不上是刺，實際上是一種僅有被動保護能力的毛髮，在遇到危險時將自己捲成一團，以免敵人來犯，他們想出來最能夠保護自己的方法，都是頂多將蟾蜍的毒液塗在自己的刺上，來嚇跑兇猛的野獸以免被吃掉。或許大多數的跨性別者，在成長當中都會不知不覺地建立了一種自我防禦機制，為了不讓自己受到重大傷害，形成了對人的不信任，甚至是疏離。

不過反觀部份跨性別者對於社會接納的期望，也實在顯得有點過度苛刻，幾乎到了潔癖的狀態，好像所有人都要喜歡自己才不是歧視，但卻忘記了人與人的相處與喜好，本來就是非常複雜，沒有任何人能夠取悅所有的人。我認為這樣的想法，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同志運動的影響，近年中港台不少同志機構都加入了在跨性別權益的推動戰中，從運動策略上來看，都幾乎沿用了西方的人權概念，對誤解與歧視零容忍，

¹¹ 雖然跨性別圈中有部分人不喜歡「變性」這個詞語，覺得有負面或冒犯之意，但在我與一般大眾的溝通中，仍然會交替使用變性、跨性別及其他的用詞，來指涉性別轉換的狀態，一方面「變性」在日常口語中較為常用及較多人認識，在現代語境中也沒有太多負面的含意。

¹² 亦作豪豬。

採取見縫插針之方法，只要發現有任何疏漏，或疑似的個案，動輒就興師問罪，訴諸法庭，期望能以儆效尤，但往往卻加深了雙方的矛盾，彼此亦成了驚弓之鳥。社會的改變，每每需要巨大的投入與時間去消化，並不是三數年之間就能夠產生明顯的轉變，揠苗助長，更可能弄巧成拙。況且，人類的世界，本來就充滿了差異，主流西方同志運動一方面喊著接納差異的口號，但又以消滅反對聲音為目標，這也許讓跨性別者在自身性別的掙扎中，不自覺地落入了非黑即白的二元性別壓迫中，反過來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讓自己、社群及社會都無法找到彼此諒解的出路。

第四節 跨性別悖論

或許跨性別這個議題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尤其是對某些跨性別者來說，完全是一個自相矛盾，似非而是的忤逆邏輯。以變性者來說，我們從「性別認同」¹³開始被告知出了錯，再了解到可能是「出生性別」與「心理性別」不一致而出了問題，再通過精神病理學診斷為「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¹⁴症，並在外科手術醫師的大發慈悲下完成「性別重置手術」¹⁵，但變更身分證性別標記的重點卻在於閹割，最切身的「自我認同」亦需要由社會、專業人士、政府來確認，不斷努力試圖在各項「錯誤」中找到其他人認為是「對」的答案，再完成政府認可的程序，去證明自己本來就沒有病，沒有問題，是個正常人。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我們必須通過重重關卡，以證明自己在精神上出了問題，再調整為合乎社會期望的身體狀況，才可以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這樣的一套論述，卻讓我從浩瀚的同志、酷兒及跨性別理論大洋中，找不到一個立腳點。這十多年來遍行四大洲，從眾多的國際會議及工作坊中所吸收到的知識，都似乎與我的實戰經驗大相逕庭，在倡議跨性別議題及服務群體超過十年之後，只感到力不從心，能夠幫助得到的人始終有限，就算有的過渡了到另一個性別去，也未能夠活得足夠快樂。我不知道可以從何入手，西方的理論並非沒用，但在某些部分特別是

¹³ 英文為 gender identity，指的是一個人對自身的性別認知如何，通常會是男、女的其中一方，但也有非二元分類下的性別認同，例如第三性別、非二元性別、雌雄同體等。

¹⁴ 「性別認同障礙」是英語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GID) 的翻譯，在 APA 於 2013 年出版的 DSM-V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及 WHO 於 2018 年出版的 ICD-11 (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 中已被刪除，前者以「性別不安」(gender dysphoria) 替代，以消除其精神病污名化現象，後者則另開新的「性健康條件」分類，歸類於「性別不一致」項目下，不再以精神病理來定義此種狀況。

¹⁵ 以前一般被稱為變性手術，英文為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亦有人想以 Gender Affirmation Surgery 來主張手術並非將一個人的性別重置，而是確認其性別認同。

關於個別跨性別者的生存狀況，就好像束手無策，未能針對根源，只能治標而不治本。我縱使在社群經驗中發現了一些線索，但不禁感慨自己沒有性別研究方面的理論，只能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香港的同志權益運動，主要亦是以西方的人權理論為基礎，跨性別運動也離不開這個方向，但我近年卻越來越覺得當中有很多似是而非或互相矛盾的理論，例如同性戀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影響，抑或是個人的選擇，同運內也是各持己見，而我則認為是交互的影響，也不應該是要求社會接納的重點因素，因為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到一個人成為同性戀者，他都應該被尊重及不被歧視。而我在運動取態方面，也漸漸從人權向度，挪移至更側重於人道立場，面對著社會和反同陣營，我從來不會以跨性別是「沒有問題的」，變性是「正確的」這樣的立論來跟他們對話，因為我認為，無論從社會角度，還是社群角度來看，跨性別都是一個需要正視和面對的議題，歸根究柢也都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是大家的看法不一致而已。不過綜觀西方的運動方向，似乎一直在嘗試說服社會接納一個概念，跨性別者也是「正常人」，當然我也並不會反對這個說法，但我卻認為焦點顯然是放錯了！就好像你不會去說黑人是正常人一樣，因為黑人本來就是與其他人一樣的人種，只是他們在處境上出了問題，焦點應該是社會問題，而不是他們的膚色。同樣地，部分的跨性別者需要醫療上的介入，在法律性別的變更上，亦會因不同國家的規範遇到不同程度上的障礙與困難，而跨性別者在社會的壓力下，仍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及社福協助，這也是社會問題，而非這群人的問題。2019年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性別認同障礙」從ICD-11¹⁶中移除時，Forbes 大字標題的寫著” Being Transgender No Longer Considered A Mental Illness, Say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¹⁷，其實我看到的時候有點難過，覺得這個說法其實有點兒是反過來在歧視精神患者，不過事實上，「跨性別」本來就沒有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前一版疾病名冊中被定義為精神疾病，被視為精神疾病的只是「性別認同障礙」，與「跨性別」是兩個不完全一樣的概念，這樣的簡化標題，亦更可能製造了更多不必要的社會誤解。

不知怎的，我接受不了誰對誰錯的爭論，我也認為所謂的「正常人」，只是在統計學上的某個分類標準而已，說白一點，就是普通人。但社會卻喜好將某些統計學上的少數，定義為異類去排斥，若你不是某類具有優越階級地位與經濟條件好的人，能

¹⁶ 國際疾病分類標準第十一版（ICD-11）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制定的疾病名冊。

¹⁷ <https://www.forbes.com/sites/ashleefowlkes/2019/05/30/who-being-transgender-no-longer-considered-a-mental-illness/?sh=459842171c3b>

夠與世隔絕，或者獨當一面不怕被別人排擠，要當一個異類真的並不容易。但與其要費盡心思去當一個普通的正常人，我更渴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獨特的人，一個出類拔萃的異類，在平凡的社會中創造自己的價值，開創新的天地，縱然艱難，但非凡的道路肯定能讓自己今生無悔！我有很多這樣奇奇怪怪的想法，似乎都指向了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尤其是我作為一位跨性別者，在性別打造及實踐的困局中，後現代女性主義的思維都賦予了我不少亮光。我在研習女性主義理論的過程中，亦看到了類似於跨性別者的壓迫，和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從百家爭鳴的女性主義流派對話當中，不同學者累積下來豐盛的理論與經驗實踐，就如入寶山之中，必不至空手而回。現代女性在很多不同面向上，已經闖出了一片新天地，再不需要證明女人的能力等同於男人，又或者必須將自己擺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才能夠得以生存，我相信跨性別者，亦能夠站在女性主義這片土壤上茁壯成長，擺脫二元悖論的宿命。

第五節 藍色大象

我發覺在不同國家的跨性別運動中，都似乎總是離不開要告訴全世界，這一群人的命運有多麼的悲慘，雖然跨性別群體的生存狀況的確不如理想，向社會揭示真實的一面亦有助爭取更多資源及關注，但若將這個身分定義刻劃成悲慘命運的等同，我會擔心削弱了個體自身的能動性。在我幫助過的跨性別者當中，就有很多從一開始就斷定了自己沒有能力改變命運，對任何建議都抱消極態度，以致在協助他們時亦遇上相當大的阻力。

我自 2006 年開始，經常被邀到各大學演講，老師通常都會說希望我能夠多分享一些個人經歷，例如我的成長背景和性別轉變的過程等等，當中我發現原來我甚少會將自己說得很慘，言談間總是會帶出充滿希望的一面。其實我記憶中的過去活得並不快樂，曾經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我會因為逃避而刻意讓自己忘記不愉快的片段，久而久之，還以為自己怎麼變得如此善忘，記憶力越來越差，開心與不開心的都會通通忘掉。當我發現這個做法的副作用之後，我就開始嘗試利用我自小的天真傻氣，去為不如意的事情尋找當中有趣的細節，而非將之完全忘掉。小時候的我非常自卑，不知怎的發明了將事情說得古靈精怪，以這個方法來緩和氣氛。當我以這樣的方法去面對自己的難過事件之後，我發現世界變得很不一樣，苦難減少了，歡樂變多了，處處都充滿了有如童話世界般的色彩，不單撫慰了我的心靈，還為我創造了不一樣的新視野。我也

發現這樣的軟性力量，原來擁有著非常強大的感染能力，因為歡樂和悲哀都能夠引起心靈的共鳴，但正向的話語，卻是擲地有聲鏗鏘有力，能夠深入人的肺腑，更能夠造就美善的改變。

我在大多數的演講中，都較喜歡以朋友式的分享，取代講者與聽眾的關係，在述說一些大家比較感興趣的話題中，都會添加很多有趣及生動的小情節，但同學們總是能夠感受到這段路不容易，亦更願意去理解跨性別者的各種狀況，更多的去關懷身邊有可能出現性別掙扎的人。我有不下數十次參加國際跨性別論壇或會議的經驗，通常都會有來自不同國家數十位甚至上百的跨性別倡導者參與，每當到大家分享自己經驗的時刻，得多時我都會變成是一個異類，總是好像與整個環境格格不入。大部分的跨性別倡導者，都會在報告自己區域的狀況時，花很長的篇幅說悲慘的故事，而我大多數都會分享一些我自己或社群中的激勵經驗來平衡一下。我並不是否定那些痛苦經驗的真實性，因為我也曾經歷過類似的狀況，但作為倡導者在國際會議中，我會更願意分享一些比較少提及到的內容，及激盪人心的勵志故事，與其重複一次又一次的去抱怨，在同溫層中去吸取剩餘的溫暖，我寧可選擇花更多的時間去討論改善的方案。不過像是支援小組之類的活動，帶領剛開始探索性別的跨性別朋友時，我還是會鼓勵大家將不愉快的經歷訴說出來，幫助他們聆聽自己的需要，及引起其他參加者的共鳴，但最終還是要將他們拉回向前改變的方向，而不能讓他們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

或許這也是全球跨性別運動的主流方向，這樣的方向有助於為特定的弱勢群體爭取更多的資源及社會關注，從某方面來看是非常有效的。但我也發現越是告訴某一群人他們的命運有多悲慘，也越發將其刻印在這一群人心中，成為預設了的生存策略。為了要令別人接納自己，跨性別者似乎就必須讓自己相信是值得被同情的，就更讓他們相信這個命運沒法被逆轉。但尊重每一個人，本來就是應該抱有的態度，而不應將跨性別人士排除在外，這是每一個人應該享有的權利，而不應乞求，更不必貶低自己。在《不要想藍色大象》一書中提到，我們的思考其實很容易被影響及左右，意見領袖提出的信念及價值觀，很容易會變成個人相信的事實，書中提供給我們另一種的思維模式，以正確的思維才能夠有效地改變命運（Havener & Spitzbart, 2014/2015）。我並非認為不應該讓社會了解到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況及各項分析數據，近年來中港台的跨性別機構都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補充了這方面的知識空白，但更加重要的是怎樣利用這些資料與數據來對症下藥，針對問題的根源制定服務及倡議方針，及用以

遊說政府提供更多的資源與協助。若這些本來為著群體爭取利益的數據，被無意中放大及定型，不斷宣告這一群人的命運就是如此，將可能會變成魔咒一般的桎梏。

第六節 問……

其實在這五六年來，我心裡一直存有許多未能解答的問題，為什麼我想要幫助其他跨性別者？為什麼我的跨性別之路好像比其他夥伴來得輕鬆？為什麼我遇到的歧視會哪麼的少？為什麼我需要歇斯底里地向人出櫃？為什麼我會跟反同的人做朋友？為什麼我要參與政治？為什麼我可以不要求別人接納我？為什麼我會開始認同為性別非二元？我的性別到底跨到哪裡去了？在這些不同的疑問中，我只知道我的路越走越輕鬆，至少在性別的問題上是這樣，性別的不一致已然不是我的困擾，卻某方面成為了我在工作、學習、人際關係、人生意義上的力量來源。當我面對著其他的跨性別者時，我很希望能夠讓他們也如我一樣活得自在，但我卻說不出來這到底是什麼方法，我沒有一個能夠說得明白的理論，為什麼我會活得比其他跨性別者容易，而我又找不出在境遇上或資源上我有什麼比別人特別優勝的地方，其他跨性別者遭遇到的難處，幾乎我都一一經歷過，但我們的經驗卻這麼的不一樣。我不斷的尋問，到底是什麼方法及力量，有助於我作為跨性別者的生命成長？我用了什麼策略幫助自己面對性別的困擾？我又怎麼能夠輕鬆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讓自己的性別跨越，成為自身的強勢與優點？

〈同伴〉

人生裡頭

有好幾次衝得比較快

回過頭來

看見後頭的同伴們

有些走得累了……

有些停下來了……

甚至跌倒了……

我叫著

他們卻沒有聽到

我喊著
仍是沒有半點回應
我一直在想
我撫心自問
我可以怎樣？

我說過要與他們同行
我說過要照料他們
我捨不得他們
我愛...他們

我忍心不住
要停下腳步
要走回頭去
腿卻沒有放慢
沒有絲毫停下來的意欲
我心裡焦急
如同火燒
但步伐卻越走越快...

淚滴盈眶
眼前景物漸變模糊
冰冷的空氣凝住了
聲音也都屏息住了
思憶斷裂在沉默的氛氣中
我感覺到一切的景物
都離我而去

遠去……

整個場景在眼簾內

悄然……

煙沒了……

孤獨的走了好一會

一直在記掛著同伴們

想著他們……

期盼著有一天

在白茫茫的遠處

會驀然再現

同伴們親切的笑臉……

《詠恩誌》寫於 2013.4.29

第三章 解惑之路

第一節 誰的故事

我一直期望能夠從跨性別群體的經驗中，梳理出一些線索來，作為其他同路人的參照出路，在面對性別掙扎的歷程中，如何能夠找到更有利於個人成長的生命力量。但我亦擔心這樣的理論，會不會又成為了另一個「跨性別正典論」¹⁸，成為了不知不覺中壓迫社群的一種典範及桎梏，也不希望社會誤以為只有這才是跨性別的唯一形態。畢竟，跨性別社群內已存在太多自我形成的刻板印象，在訴求社會接納多元的同時，卻不自覺地為群體創造了一個固化的正典形象，期望這樣社會就會更加容易接納，但實際上卻是本末倒置，不單放棄了打破社會性別枷鎖的機會，更反而可能壓迫了不符合這種正典標準的其他社群中人。但願更多跨性別者能夠掙脫性別的禁錮，不會因為社會的規範而迷失了自己的初心，避免強加自己的意願在其他同路人身上，亦期望社會大眾能夠看見性別自由的可貴，盡力消除一切的性別不公義。

不過似乎在跨性別社群當中，每個人對性別公義都有不同的想像，對自身想達成的目標也大相逕庭。那到底研究應該從那個方向去發展？怎樣才能找到更多正面的例子呢？怎樣的例子才又是正面呢？這樣的例子又會不會為社群定型？事實上，在跨性別圈子中，不少人都有著相類似的一個終局想像，他們視「跨性別」只是一個過渡階段，認為問題只在於生理性別出了錯，而認同為「跨性別者」，是要在社群中尋找資源與知識，來幫助自己去完成終極的性別重置。這個過程是要讓身體糾正為與心理性別一致的「正確」性別，一旦過程完畢，當事人就自然而然回復到「正常人」的狀態，不再是一位「跨性別者」了。他們通常認為，性別的不一致是出生時身體上的一個錯誤，可以通過醫學手段處理，治癒後就不再是病人了，所以也不再是一位跨性別者。就算有些人的想法並非這樣，但手術完成後，都渴望能夠回復到一個正常人的日常生活，「跨性別」已然成為了一個過去式。2021年8月我在台灣的一個跨性別交流群中看到了一則分享，為了保障當事人的隱私，以下是經過改寫後的內容：「大家好我是XX，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鼓勵，以往我發過的文章已經全部刪掉了，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在這裡發文。SRS手術完成後，我會淡出跨性別圈子，努力完成自己的夢想。祝福

¹⁸ 「跨性別正典論」是我還未發表的一份論文，討論到跨性別社群中，嘗試塑造出一個社會接納的正常典範。

大家，加油！」以上的例子並不罕見，在沒有足夠的社會接納和法律保障下，跨性別者對社會的恐懼實在是無可厚非。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不太一樣，一個人的自身狀態、處境、家庭關係、工作、經濟、健康、心理狀態、取向等的條件，都影響著一個人願不願意出櫃，或者能不能夠出櫃，在跨性別的世界裡，這些條件的影響就更為複雜。對已經完成了手術的跨性別者來說，選擇退出圈子隱姓埋名，過著自己幸福美滿的生活是人之常情的做法，但卻未能夠對社群的發展形成正面的影響，而這些例子，亦大多數缺乏記錄因而難以進行研究。而在跨性別社群中，就算沒有退出圈子，但除非當事人能夠毫不忌諱地以真實的自我及跨性別身分，來面對公眾及社交圈子，不然他們的經歷都可能是紙上談兵，很難以這類案例作為研究素材。另外，經驗中大多數跨性別者當遭遇到不愉快的事件時，較容易引發情緒，大多以消極的方法應對，很難真正了解及記錄事件發生的真實狀況，對全局的掌握就可能會有偏頗，這不單無助於了解跨性別個體在社會中所遇到的難處，更會加劇雙方的矛盾。所以在某些範疇的跨性別研究，一直都存在著能否找到足夠樣本的瓶頸。

回想自己的經歷，一路走來基本上沒有太多前人的經驗可以參照，特別是在當年我剛開始面對自己的性別掙扎時，本地的例子更可謂乏善足陳，我只能夠靠著聽取前人的故事，猜想他們所經歷過的難處，也聽到了非常多未被記錄的跨性別生活經驗。我本著天真的想法，對世途艱險不以為然，毅然公開了自己的身分，但因著耿直和單純的個性，反而在社會上沒有遇上太多的歧視，卻誤打誤撞練成了一張厚厚的臉皮，還認識了很多不可多得的好朋友。藉著信仰，我悟出了非常多的人生哲理，這許多的頓悟，大多都是在性別的掙扎中啟迪而來的，跨性別已然成為我生命中的恩典，造就了不平凡的人生。在我公開身分之後，我很少會遇到歧視的壓迫，或許我並不是完全沒有遇到歧視，只是總有一些特別的方法讓我能夠化解及避免仇恨的出現，亦同時保護了自己免受傷害。在香港我可以跟反同團體保持各自的立場，又同時願意去了解互相的矛盾，在公開討論中亦會有較激烈的爭辯，但在私底下仍然能夠成為朋友，在不同意見中交換知識與底線。我很願意去跟反同人士分享經驗的原因，是不希望雙方只停留在不理性的恐懼中謾罵，就算要吵架，都希望在雙方有足夠的理解下進行，才能夠讓社會進步。我在完成變性手術後不久，就開始歇斯底里地向身邊的陌生人出櫃，起初的原因是因為擔心一些初認識的朋友，突然發現我的身分後會覺得驚嚇甚至感覺被騙，後來發現原來我的朋友們都知道我並不介意別人知道我的身分，就會在新朋友

與我見面前，幫我先介紹一翻，這也讓我省下了很多唇舌，大家也不會顯得特別尷尬。不過這些新朋友一般都會比較小心，仍然會擔心說錯什麼話會刺痛了我，但當我表現得什麼都不介意時，大家很快就會打成一片，甚至有時候會忘記了我是一個跨性別者。後來經驗多了，我就更會侃侃而談地向其他人講述我的有趣經歷，我覺得能夠成為一個跨性別者是件很棒的事情，只要有機會，我都會毫不留情地透露自己的身分，而這些舉動，也讓我越來越懂得怎樣能夠令到其他人更容易明白什麼是跨性別，亦能夠更仔細地觀察及記錄作為一個跨性別者與世界的互動。

第二節 我的方法、我的道

2019 年我有幸來到台灣就讀性別研究所，在「性別研究方法」課堂中，陳明莉老師向我們介紹了「自我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原來自己的經歷可以作為研究題材，當中更是最了解這些素材的自己作為研究者，以第一手的資料作分析。當時我就被這研究方法深深的牽動了，但奈何我的性格雖然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洗禮，仍然斷絕不了從小到大的深層自卑，雖然我很早就有出版自傳的心願，但都只是一直放在心內，不敢妄想。不敢的原因，並不是怕將自己的心路歷程坦露於人前，這點我已經早就豁出去了，主要的原因是怕別人覺得我這些年來的工作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自肥，而不是真心付出給社群，但更重要的是，我想不通出版一本自傳到底能夠為社會和跨性別社群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雖然身邊有些朋友一直都支持這個想法，但除了讓社會更多了解一位跨性別者的經歷之外，它還能夠帶來什麼影響？這個出版的計劃就像是缺了一塊什麼似的，讓我沒有信心再往前多走一步。

放下書本這麼多年，再回到學校當一個研究生的心情既是興奮又十分緊張，第一個學期轉眼之間就已經結束了，迎來寒假回香港跟媽媽過春節，順便沉澱一下修課學習到的理論。這段時間剛巧香港開始出現 COVID-19 的確診個案，我從出發到回來台灣，一路上都小心翼翼，全程戴上口罩及做足防疫消毒。由於想多留點時間在台灣完成期末報告，所以我只留在香港一週，剛好趕到在台灣封關前回到台灣。雖然那時候台灣入境還沒有強制隔離的要求，但我還是一個人乖乖的留在家中進行自我健康管理長達三個星期，每天檢查體溫，除了每隔幾天外出購買糧食之外就沒有去其他地方，一方面想保護台灣這片土地，另一方面也不想出什麼意外，浪費了在台灣學習的日子。

回到台灣之後，我一直沒有動筆開始我的「性別研究方法」期末報告，原因是我還一直在思考，要不要更改先前已經定好了的研究題目，因為老師不只一次建議我以自我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去寫我的生命故事，而我就兩次的婉拒了老師的鼓勵，但仍將老師的話存在心裡，細細思量。其實我到台灣讀研究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個非常清晰和堅定的研究方向，希望將自己這兩、三年的學習，寫出一個與跨性別社交網絡相關的內容，來解決香港在跨性別社群研究一個最基本的障礙，就是我們找不到一個有效接觸社群的渠道，我希望研究香港的跨性別社群，有沒有線上或線下的聚腳點及其特性如何，以及其社交需求是什麼，一方面讓社群的服務能夠更有效的滲透，另一方面也能夠讓社群研究容易進行。但中港台的疫情實在沒法讓我舒懷，雖然一個人擱在家裡，整個人的心力，都環繞在到底我的幾位中國大陸同學能否進關的問題上，以及全球疫情的發展。但日子過得飛快，論文題目和研究方法總得下一個了斷，來應付即將臨到的報告提交死線。

思緒亂舞，心魂不定，在自卑心的聳動下，萬千的疑問湧上心頭，像是在不斷為我找對藉口，嘗試開脫不接受老師建議的罪名。我在想，在申請報讀研究所的時候因為要交上個人自傳，老師是不是有看過我寫的文字？是不是她也有看過我的其他文章，所以才會建議我寫自我民族誌？突然之間，我想起來了在很久之前已經有過出版自傳的心願，還計劃出版之後要到台灣作巡迴演講，但我的心還是忐忑不安，怕被別人罵我是個自大鬼，自以為是的亂寫這個社群。這個研究方法確實也是一把兩刃之劍，揮出去觸及社會和社群，亦可能會傷及到自己，因為研究者需要將探頭深入到自己最深層的記憶之中，隨時會觸碰到過往的傷痕，在檢視及挖掘的過程中，尋找有價值的素材，建立與社會文化相關的結連與脈絡，並為弱勢群體發聲，創造對之有正面價值的貢獻。這樣的研究方法，聽起來真的有點讓我毛骨悚然，像是在練什麼玉女心經和葵花寶典，搞不好就會走火入魔。不過經過了幾個月來的思考，也花了不少時間研究相關的文獻，這刻的我似乎真的被感召到了，回想起明莉老師的話，總覺得生命自有一定的緣分，當年因為性別的困擾而痛苦難堪，卻沒有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上帝將我保留到現在，若不好好利用過往的經歷來做點事情，這些痛苦就好像沒有什麼意義，只能夠看著它們凋謝零落，腐化朽壞。相反，若勇敢將這些材料作為造福社群的研究，或許會成為滋潤大地的養分，有如旱地甘霖。我問自己還在怕什麼？時候到了，就得將生命的力量湧流出來，如此，過往的歷練，就能夠被賦予全新的意義。思緒到此，意隨氣發，筆隨心走，我就這樣閉關整整數天，將研究的方向重新定位，掏空生命，

再匯聚成川流不息的活水江河。2020年2月20日，我從香港回到台北的第二十五天，深夜十二時整，我終於擱下了筆，正確一點來說是停止了在鍵盤上的敲打，稍息安頓仍然激盪的心靈，看著接近完成的「性別研究方法」期末作業，心裡泛起一種說不出來的冀盼。退後一步我看見了海闊天空，豁然明朗，如入世外桃源之境，寫了幾天的報告讓我仍然興奮莫名，直至觸及了某些在隱藏深處塵封了的記憶，眼淚不其然地湧流下來。默默地，安靜地，我儘量以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去檢視這些片段，那些在心裡已經幾乎忘懷了的情感，珍而重之……

〈蒲公英的初夏〉

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佇立在遠方孑然顧盼，
彷彿蠢動，
要在蒲公英盛放的初夏裡，
一再展翼遨翔。

《詠恩誌》寫於 2011.5.25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期許

經過一番沉澱後，這份論文的研究方法似乎是敲定了，但我心裡還是有太多對這篇論文的期許，將想寫的都放進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到底要往那個方向走，研究目的為何還是讓我費煞思量，這亦是我一開始想要不要以自我民族誌作研究方法的猶疑與忐忑。我想寫的內容太多，想達到的目的也不少，我怕在一個碩論裡無法容納這麼多的內容，也擔心自己無法完成它。後來我在修讀其他課堂的過程中，明白到一篇好的論文，並非談得越多就是越好，討論的內容眾多更可能會讓研究失焦，邏輯糾結不清，分析顯得空泛。我開始學習怎樣用比較簡潔的文字書寫，去理出一個脈絡清晰的論據和分析，也嘗試不同的寫作方法，怎樣可以吸引讀者進入研究者的思路，希望能夠應用在這篇論文當中。我在閱讀文獻的時候，觀察到西方關於跨性別者的自我民族誌在近年應用得不少，中港台跨性別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也陸續出現，這個發現又再次讓我糾結起來，我問自己是不是該繼續寫下去，如果要寫，我的探討方向會是什麼，才不至於重複別人討論過的內容？或許我是顧慮太多了，因為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這

麼的不一樣，在跨性別的世界裡，能夠現身的故事就有如滄海一粟，但每一個故事都有如酵母一樣，在適當的環境裡就能夠迅速擴散，並令全糰發生巨大的生命轉變。作為華人跨性別世界中的一個瀕臨絕種的存在—傻氣、單純、性別自在、沒有放棄信仰的基督徒、酷愛中國古賢及佛學思想、表面上是個跨性別女同志、內心卻追求不男不女的性別狀態、推崇性別非二元觀念、出櫃成為了日常遊戲、愛跟反同陣營交朋友、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同志運動參與蠻多，這種種的特質，本身就值得拿來做研究，只要不死就是涅槃。在這個研究的過程中，我不單可以更了解自己，對過往一些仍未療癒的傷口進行修復，亦可能有助於處理跨性別群體中的傷痛，並消除更多關於這群體的誤解，又何樂而不為呢？

跨性別群體中充滿著各種傷痛，有些是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些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磨擦，部分原因可能與成長中的性別困擾有關，形成不自覺的防禦機制，對別人不信任、凡事猜疑、偏向負面思考，都容易造成極大的破壞力。我不希望簡單的用玻璃心去概括這些狀況，因為問題的核心可能並非在於個別的性格，跨性別者在性別不友善的社會及家庭中成長，的確很容易會遇到難以言說的各種問題，卻得不到適當的幫助與舒解，從而烙印成深刻的恐懼，到現時為止，在此領域的研究還未足夠讓我們剝開層層表象，理解到當中的問題玄機來對症下藥。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向來都是富挑戰性的，在這種狀況下，社會與跨性別圈子並圈子之間，就非常容易擦槍走火了。我曾經傷痕纍纍的走過了這片戰地，認識到並非調解或心理諮詢就能夠簡單處理到當中的傷害及人際關係，我也無意引用「非暴力溝通」的方法來為他人獻計，而是想通過一個不懂吵架的我，身臨其中所經歷過的和體會到的，思考如何能夠在這些歷歷在目的傷痛中，得以與自己修和，並修復彼此之間的關係。我在寫這部分內容的期間，剛巧一位台灣的跨性別朋友小刺蝟（匿名代稱）找我，說在臉書看到我跟另一位他也認識的跨性別朋友山豬（匿名代稱）見面，想著要提醒我這個人的真面目是如何，擔心我會成為另一個受害者。在他的分享中，我完全能夠感受到他在事件當中的傷痛，也知道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說實話，我以前也不喜歡這位山豬朋友，但後來我想，這正是我們群體中的問題所在，我也需要克服這些恐懼，並從中了解更多我們之間的傷害來源，所以我才鼓起勇氣約他見面。我們見過幾次面，並聊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感覺現在更了解這位朋友，也消除了以往對他的討厭，但並非因為他變得更加完美，而是我更懂得看到並包容每個人的弱點，和珍惜他的其他優美之處。不過在與小刺蝟的言談之間，我想的卻不是他口中所說的山豬，而是我在群體中的這麼多年，也可能

無意中或無奈中得罪過不少人，而我身處其中，盡過不少辦法，也真的想不出來有什麼好方法去調和大家的關係，甚至是乞求對方的原諒，只感覺有些事情及狀態，並非單方面可以處理得到的，而這也是其中一個我希望在這篇論文中探討的內容，在論文的後半部分，我期望能夠將我個人的經歷與感受一一描繪。

原來我並不需要去原諒別人，當我能夠原諒自己的時候，對方所做的一切已經不足掛齒了，而愛與關懷，只是自然而然生成的產物。

我不期待研究出一個解方來處理個別跨性別者的困擾，但如何看到各自的傷痛，正視這些傷害的來源，了解有誰和為何大家會參與其中，明白這些傷痛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會產生，如何從這些傷痛中走出來，或許能讓自己 and 相關的人的關係得以修復，這些都是這份論文想要探討的部分內容。從研究當中，我希望挖掘到有什麼方法及力量，有利於跨性別者的生命成長；其次，假設外在環境不變，跨性別者有何策略幫助自己面對性別困擾；最後，如何能夠讓跨性別者輕鬆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在社會的質疑面前泰然自若，在性別的跨越上能夠得心應手，不僅不會因為歧視而受到傷害，更能將其變成自身的強勢與優點。以上的三個面向，也是相互關連與依存的，而並非不同的步驟或層次，有如李時珍所說：「此脈才動，百脈俱通；一通百通有全坤」¹⁹。跨性別群體實不應守株伺兔，等待社會歧視消失的那一天來臨，而讓自己虛度一生，苦苦嘆息。本研究希望藉我個人的生命經歷，提出更多的反思與出路，期盼同路人能夠更有力量開創自己的人生，締造不一樣的命運旅程！

第四節 自我民族誌

在這份研究中，我期望通過作為研究者本身，探討身為跨性別主體的自己所經歷過的性別掙扎，及創辦跨性別組織中所遇到過的人和事物，一點一滴積累的寶貴經驗，如何帶領我跨越性別的困擾，並邁出公共領域，面對社會大眾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面對著反同陣營，仍然落落自在，甚至能夠與他們交上朋友，願意去了解他們反對同性戀及跨性別運動的原因。事實上我的性別掙扎並非一帆風順，在服務性別群體的過程中，更弄得自己遍體鱗傷，差點就要放棄了使命，甚至因為他們對我的傷害，想過就此了結生命。但水到絕處是飛瀑，人到絕境是重生此話沒錯，我從絕望中走過的這

¹⁹ 中醫學中的普遍說法，但出處不詳。

段旅程，讓我悟出了跨性別並非一定是「緊箍咒」²⁰，更可能是「如來」道。「如來」是佛的別名，梵語中本來的意思是「從如實之道而來，開示真理的人。」²¹，而另一層含意記載於《華嚴經》之中：「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²²，原來人之本性皆有智慧，只因妄想執著因而閉塞，經中下句是：「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現前。」性別掙扎對我而言，曾有如緊箍咒般令我痛不欲生，但事過境遷以後，我體會到人的一生也不過是過眼雲煙，在放下執著的過程中，逐漸悟出更多人生樂趣。我期望通過自我民族誌研究方法，將這十多年來習得如何面對社會性別規範的心法，和歷年間寫下的心情筆記，彙整並晶結出有機會造就跨性別社群的能動性，及與社會文化對話的啟發思考。

自我民族誌研究方法是透過書寫，將研究者的個人經歷及生命故事，放置在社會文化脈絡下作出分析和詮釋。研究者在敘說自己的故事之中，與他者產生連結，引起共鳴及召喚。研究者透過探討自我的生命經驗素材，生產對個人及他者有正面價值的體驗與論述。研究進行當中，通過蒐集資料後，也有可能要再修正之前的研究問題，因為資料通過整理及分析之後，可能會發現更多有意義的訊息（何粵東，2010）。自我民族誌研究者務求通過一般讀者能夠理解的書寫方法擴大影響力，但也試圖在作品中構建出討論框架，保留與讀者及其他研究者的對話空間，藉此提高其與其他相同領域的研究的補充價值。但亦有自我民族誌研究者不採取與過去文獻對話的形式，直接以逆主流故事的方式對相關學述領域作補充（Holman Jones, Adams, & Ellis, 2013）。自我民族誌的力量，在於能夠帶動研究者本身，對於個人、與他人之關係、及我們期望怎樣過活的真誠深切反思。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這個研究方法並不單純地作為對世界的認知，而是提供給人能夠活在其中所需要的意識、感性、及反思的生活養分。不僅要求檢視自己的生活，還需要考慮我們在行事當中所出現的思緒、反應和感受，以及為何如此。自我民族誌研究的進行，要求我們覺察自己的覺察，審視我們的想法和信念，並質疑自己的假設；一遍又一遍地尋問自己，是否已經剝開了多少層的防禦、恐懼與及不安感；如此這樣，都是因著對生命有利及善行的渴求（Holman Jones et al., 2013）。由這看來，自我民族誌研究方法的確與我在 2015 年開始書寫的《是非男女》跨性別手冊的初衷不謀而合，我期望通過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以主觀角度去詮釋未

²⁰ 在《西遊記》中，唐僧用來管教弟子孫悟空作的法器，為如來佛祖所造。

²¹ <https://www.zdic.net/hant/如來>

²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如來>

知的部分，提出假設及推動思辨，以求集思廣益，而不恥於學術理論不足，以淺白的故事與行文開啟與社會的對話。

自我民族誌的資料來源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一）個人回憶；（二）自我觀察與反思；（三）外部資料（Chang, 2008）。而本論文會通過以下這些素材，幫助我進行研究內容的整合：

（一）個人回憶及輔助資料

過往書寫過的數篇成長故事、在網路上發表過的《詠恩誌》²³散文詩集、日記、電子日程記錄、照片及出版過的文章；

（二）自我觀察與反思

對故事經歷的回望，對傷痛回憶的叩問，對豁達跨越的尋根；

（三）外部資料

個人及機構的媒體報導、個人紀錄片、香港的跨性別運動記錄及報導。

第五節 書寫風格與研究倫理

這篇自我民族誌在內容上，主要以個人的經歷穿插在每一節的故事當中，加上不同的性別議題、個人反思與分析，以散文方式表達，當中每一節都是一個獨立完整的故事，都有獨自想要呈現的主線。由於整篇論文字數較多，內容也很豐富，每一節的獨立完整，能夠讓讀者在較短的時間內閱讀完畢並有所思考，不必看完整篇論文，也能夠了解到其中所提出的辯證如何產生。分章以主題切割，內容有時空上的交錯，但沒有重複的多餘內容，期望讀者在不同故事片段中，能夠堆疊起來一個層次豐富及立體的我，而非以較為死板的時間序，去詮釋不同的主題。因為某些經驗必須通過長年累月的經驗與反思才能達至，而我在建構這些人生經歷的同時，亦盡量讓讀者不會感覺行文喋喋不休，盡量讓閱讀如建塔一樣，一層一層的加疊成型，在每上一層樓後，都會看見不一樣的風光。

由於我在整篇論文中放置了不少過往書寫下來的《詠恩誌》散文及詩章，這些內容都見證了我十多年來的情緒起落，寫作風格就絕對不可能統一，既然如此，我覺得就不如將論文變成一個有點像嘉年華加上舞台劇效果的作品，在論文的的不同部分嘗試

²³ 《詠恩誌》是我從手術前就開始書寫的散文和詩集，當中記載了我人生的不同階段，包含了喜怒哀樂的陰性書寫，將近一百篇。

以風格迥異的書寫方法演繹，雖然看起來有點兒天花亂墜，但其實行文的書寫風格都是刻意的安排，有緣的話期望能與讀者在此部分交流作興。在「序章」中以看起來像履歷表的內容，作為我的簡要的背景介紹，以讓讀者更容易進入往後的故事中。在介紹本論文的背景和研究內容的章節裡，會寫得稍為正規一點點，然後文風續漸轉變為敘事形式，帶領讀者正式進入我的生命旅程之中，從四個關於我是誰的問題，到講述我在性別掙扎中跨越的思辨人生，風格比較像是一般敘事小品，在愛情篇中則多以小說風格去凸顯當中的情感交流與內心的感受，其中一篇則是童話故事，不同的內容中亦穿插了一些電腦編程的用詞，及繪聲繪影的暗喻，來表達我個性有如電腦運算般的不靈活與死板，令我的人生初段充滿了人際及戀情上的障礙，另外還有加上一部分手遊²⁴與魔法的類風格。整體來說，書寫作風和穿插在裡面的流行文化，是希望讀者能夠享受到閱讀的樂趣，我深信，一篇有價值的論文，必須先能夠引起讀者願意讀下去的興趣，並引起共鳴，才能夠造成深遠的影響。

在本研究當中，除了三位已離世的跨性別朋友，會以她們在圈子中所取的名字去描述外，其他所有引述到的人名都是代稱，取的名字也不會與當事人有任何能夠猜測的關聯，故事中亦儘量隱藏容易聯繫到當事人的資料，以確保故事中人的隱私得到保障。

²⁴ 手機遊戲（Mobile Game）。

第四章 尋典之路

在第一個學期完成了這份論文的方向後，我一直為到要在人生裡頭的不同階段選取哪些素材而糾結，遲遲都動不了筆。我嘗試過從別人的自我民族誌中獲取靈感，也列出了非常多的標題，但總是沒法從自己的故事中抓到一個清晰的脈絡。我到底要在自己的經歷中探討什麼問題，有哪些焦點是能夠造福跨性別群體，並能夠與社會文化對話？有哪些經歷比較能夠引起大眾的共鳴？有哪些我的個人的歷練相對於其他跨性別者有其特別之處？有沒有一些我自己都懸而未解的結，希望能夠從研究中獲得解方？我嘗試過將我人生以時間序的方式列出，又覺得可能會失去焦點，因為很多命題與思考，都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中有所關連，最終才總合出一個結論。若然以階段性或議題性去選取題材，真的會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可以書寫，在半百有餘的人生中，性別的掙扎的確讓我過得多采多姿，在說不完的故事中，有痛苦的，有歡慶的，有哀愁的，有衝勁的，也有呆萌的時候，如果作為一本自傳，我瀝血傾淚也願意將這些內容寫出來，但作為「自我民族誌」，我希望內容能夠更加聚焦，才更容易引起圈內外的關注，並在學術研究上有充份的價值。

我花了三個學期不斷地思考，也曾經想過放棄，在不同的疑惑裡進進退退。我多次重讀之前筆錄了的眾多主題，也嘗試寫下不少相關的人生語錄，重新翻看我在《詠恩誌》中的心情點滴，還用心智地圖（Mind Map）²⁵來幫助我梳理思緒，我曾經在2008年用過這個方法在來分析性別重置手術會為我人生帶來什麼影響，當時還用試算表（Excel）去做人生的數據分析，但無論我怎樣精算我的人生，我最後知道結局還是難以預測。那段日子我因為害怕，終於患上了抑鬱症，也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脫離抗抑鬱藥物的陰霾。

我知道我怕，但我卻不知道我怕的是什麼……

我所就讀的性別研究所，原先打算在2020年6月舉辦一場學術研討會，我亦已經完成了準備發表的〈跨性別正典論之探討〉論文，但由於疫情越趨嚴重，最終都取消了。這份論文我覺得已經寫得不錯，如果將它修改一下，再加上一點文獻探討，畢業應該也沒太大的問題，而且也會比較輕鬆。我嘗試說服自己，先畢業再說，因為我真的好想放棄「自我民族誌」的研究，我不是擔心自己寫不出來，而是我心裡有個不知

²⁵ 心智地圖又稱腦圖、心智圖、腦力激盪圖、思維導圖、靈感觸發圖、概念地圖、思維地圖等，是一種以特定形式的繪圖整理信息的方法。

名的小鬼，一直在動搖著我的自信心。但我真的那麼害怕嗎？我到底怕什麼？這個問題不是在第一個學期末已經處理過了嗎？我突然想起了過往的一些經歷，就好像在閱讀一份我已經寫好了的「自我民族誌」般，我從淚光晶凝的眼裡看著自己說：「我不怕！」這個感覺似曾相識，牠似乎就是那個從小到大一直都在恐嚇著我，讓我自卑無法抬頭的小鬼，牠似乎知道不能讓我完成這份論文，因為我將會在完成的時候徹底將它擊敗！

我終於醒悟了，又重新振作起來，突然眼前明亮通達，覺得選題材之事得先拿出個心法出來，亦即是「典」，典即心法，心法既有，題材就自然浮現，典作為依據和規範，之後的分析與文化對話也就刀過竹解，水到渠成了。

第一節 歐美與華人跨性別運動經驗

誠如前章所言，我期望通過進修、學習和研究，去發掘更多有利於跨性別生命的力量，但到底什麼才是有利於跨性別生命的力量？這些年來在我心內一直存有一個極大的疑問，儘管西方世界發展跨性別運動比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都要早，但似乎到了今天，跨性別議題於不少西方國家仍然是個極具爭議性的課題，反對聲浪不絕，甚至是越來越激烈，每年都會有關於跨性別者被謀殺及暴力對待的消息，實在慘不忍睹。不同的研究亦發現，在歐洲國家中針對跨性別者的仇恨暴力比針對同性戀者高出三倍，在不同程度的暴力中，身體暴力也高達 7% (Turner, Whittle, & Combs, 2009; Walters, Paterson, Brown, & McDonnell, 2020)。美國在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及謀殺事件的記錄上做了很多功夫，研究顯示，2020 年有高達四十四位已知的跨性別者遭到殺害，比以往更為嚴重 (Human Rights Campaign, 2021;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2020; Stotzer, 2009)，個案當中，不能否認有可能跟種族仇恨及性工作的污名有關，但在不同的交織議題中，跨性別是其中一個絕對不容忽視的身分。

中國大陸與香港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中，發現跨性別者所遭受到的暴力事件雖然值得關注，但對比於歐美國家，幾乎沒有聽聞針對跨性別者的仇恨暴力與謀殺事件，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軟暴力²⁶及更為幽微隱晦的歧視行為 (劉明輝，2020；北京同志中心，2017；聯合國開發規劃署和中華女子學院，2018；跨兒心理小組，202103；Bernotaite,

²⁶ 指非對肢體上作出傷害的暴力行為，例如言語、態度、行為，或營造不友善、讓人恐懼害怕的環境，而對當事人做出心理上的傷害。

Ausma, H.C Zhuo, & Berredo, 2017; 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 2018)。事實上，在中港台地區，跨性別人士的生存狀況雖未如理想，但其生存狀況數據及生態環境，都與西方世界有非常大的差異，在研究上，雙方所側重的研究內容也大部分落在不同的範疇上，例外西方的跨性別研究則重於性工作、愛滋病、種族、仇恨暴力等議題，而中港台則比較多著重於法律承認、醫療配套、情緒健康、家庭支援等的方面。但就整個跨性別的認知，包含其定義、論述、運動策略及醫療機制，如非全盤套用，也是很大程度輸入自西方並受其大幅影響，卻忽略了在地的文化差異及源遠流長的性別觀念發展歷史與根源。

事實上，將英語裡的 **Man** 及 **Woman** 翻譯成為中文的「男」和「女」，在意義上只能夠說是近似，甚至有可能是由於西方思想的入侵，從而改變了這兩個字從前的意義。「男」在甲骨文中是由「田」與「力」組成，「力」是耒耜之類的農具，「男」代表的正是在田裡工作的人，徐中舒主編的《甲骨文字典》中則解說「女」字像屈膝交手之人形，主要是根據女性多在家中活動之特徵而來（暴希明，2008）。陳偉武（2017）在〈從先秦語言文字看男女之別〉一文中有論到，甲骨文及金文中的「母」字，以女子兩乳為字，《禮記》中的「子」事實上統指男女，甲骨文中未婚之女子可稱之為「子」，在中國古代語言文字中的這些例子只是眾多中之一二，可見當時中國社會中的生理性別二分於某些範疇中並不明顯，只有在階級與工作崗位上有更加明顯的分野，作者認為由於男性的性別特徵不如女性明顯，所以古人於造字時，將「父」、「男」及「農」三個字以勞動工具及對象來表示。但我卻不以為然，既然「母」字都可以以乳房造字，男性的性特質並非不可行，而是職業崗位根本就不分性別，農耕之務亦一直有女性參與，性別與職業捆綁是後期發展出來的分野。可見隨著時代更迭，與西方文化思潮的沖刷下，現代的性別概念才有如今天一般人所認知。

在中國我們知道有太監有花旦，有斷袖分桃和龍陽之好，又有梁祝之戀，在古代似乎一直都有些性與性別的多元展演，而性別的跨越，在未被命名之前都不曾是一個社會問題，只可能是部分個人內心中的鬥爭，在社會越來越鞏固父權觀念及性別壓迫的氛圍下，才演變成困惑與無力感。直到近代，人們逐漸從西方的性別運動中找到了對照，從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獲得了身分認同的安居感，而中港台的跨性別社群也趁此順理成章地直接採用了現成的西方跨性別理論及定義，就算這些定義沒法完全套用於群體中所有個體的不同狀況，但在沒有其他任何可作參照的典範下，也至少能夠為社群帶來一個運動的方向與正當性。西方定義中的 **Crossdresser**（易裝者／

CD)、Transsexual (變性者/TS) 等的英文用語, 很快就被植入到中港台的非主流性別群體中, 雖然台灣 TG 蝶園從開始成立的時候, 就使用 Transgender (跨性別/TG) 以廣納不同的性別差異, 及不希望這種種的身分變成一種政治而帶來區分與排斥, 但明顯地這個策略並不見得成功 (何春蕤, 2017)。原本變性人 (Transsexual person) 這個名詞來自於變性慾症 (Transsexualism), 是一項精神疾病分類, 根據 ICD-10²⁷ 的定義, 是期望以相反的性別過活並被接納, 通常會伴隨著對於自身生理性別的困擾或不安, 並希望通過手術及賀爾蒙治療去令身體與期望的性別儘量一致。跨性別這個概念, 於 1965 年由 Dr. John Oliven 提出, 再由其他學者轉變至用以區分變性人與易裝者 (Williams, 2014)。而跨性別的定義於近代則慢慢從原來的醫學用途, 改變成近代在心理學上推動包容性較廣的概念, 泛指一個人之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或特性不符合該人出生時被賦予的性別 (APA, 2020)。以香港的經驗來說, 自從跨性別這個名詞被引進後, 不少圈子裡面的人都會認為希望通過手術進行變性的, 才算得上是跨性別者, 逐漸在運動中, 就變成定義爭奪的戰場。箇中原因可能是因為跨性別這個身分在社會上比較多人接納, 而且沒有太多負面及精神病學上的包袱, 以致有些人就將所謂的不男不女、非二元性別、不打算做性別重置手術的, 或者看上去不夠陽光的跨性別男性, 和不够女性化的跨性別女性都排除在外。

第二節 從西方性別理論到跨性別運動

我在思考西方跨性別運動策略應用在中港台文化所出現的問題中, 有幸閱讀到楊佳羚老師在網上發表的一篇〈多元性別: 人類學及女性主義怎麼說?〉的文章, 她論到在不同文化底下的性別多元, 以西方社會的 Sex 與 Gender 來區分是行不通的, 而人類學及女性主義者一直在提醒我們, 不要將西方概念完全套用在不同的社會中, 也不要落入二元對立的思維困局, 而性別研究的概念, 只是一個相對較好的工具而已, 絕非能夠解決任何性別問題的靈藥 (楊佳羚, 2018)。這完全對應了我一直以來於跨性別思考上的疑惑, 而我在不少的國際會議中, 也經常遇到強調自己身分是 fa'afafine²⁸ 及

²⁷ 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ICD-10) 是世界衛生組織 (WHO) 制定的疾病名冊, 2018 年的 ICD-11 已經將性別認同障礙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及底下的 Transsexualism 這個精神疾病去除, 取而代之是另闢一個新的「性健康條件」分類, 並加入「性別不一致」, 以除去對這部分人在精神病學上的污名, 但又保留於疾病分類中, 讓他們仍然能夠使用醫療介入。

²⁸ Fa'afafine 是指波里尼西亞 (尤其是薩摩亞地區) 文化中, 身為生理男性但在性別角色分工上更接於近女性的一類人, 西方將之分類為跨性別或第三性別, 但其實是更為獨特的一個性別群體。

hijras²⁹而非跨性別者的人，但大會總是會以跨性別的身分，來概括他們與來自於不同文化背景的性別多元實踐者，我在其中，亦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壓迫感，有種力量正強勢地將我們本身各自的「性別」（如果真的要這個詞來描述）特質輾平，來擠身進西方的論述霸權之中，吸取能量與資源。我不甘心，亦在推動及服務「跨性別」（如果真的要這個詞來描述）群體中遇到極大的困境，我並非認為西方的理論一無是處，而是它的強勢會讓人抹煞本來的自我，卻不自覺地用西方的定義來改變自己，這種去蕪存菁的力量將所有性別多元的展演，都塑造成為一個樣子，不僅無助於個體的發展，在服務和運動上，小機構也會被其他以西方運動理念的大機構壓倒並吞噬，失去了各自發展的機會，也對整個性別運動造成重大傷害。

西方的跨性別運動，大概是伴隨著第三波的女性主義運動，從 1960 年代末的基進女性主義裡頭扎根（Stryker, 2008）。雖然有部分基進女性主義者如 Bonnie Morris 會認為跨性別女性並非天生如此而加以排斥，但事實上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被稱為「排跨基女」(TERF)³⁰的基進女性主義者才會有如此的論調（Jeffreys, 2008）。其實女性主義理論，挑戰以生理性別決定權力配置及文化地位的概念，已在性別認同上建立了一定的根基，然而，早期的女性主義性別認同論，並未考慮到跨性別的觀點，以至無法面對超出他們想像，甚至是看似離經叛道的跨性別者、變性人、雙性人及其他性別酷兒，皆因他們徹底偏離／超越／操作性別的本質意義（何春蕤，2002）。1970 年「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 NOW，以下簡稱全婦組）在「團結婦女全國代表大會」中，同意女同志的性愛內容應納入所有性教育課程當中，除了正式肯定女同志的地位，組織的決策團隊亦納入其他如雙性戀及跨性別的女性等（顧燕翎，2019）。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女性覺醒，亦即是第三波的全球婦女運動，基進女性主義發起「時候到了」（Time's Up）運動，幫助包括跨性別者在內的弱勢社群進行法律訴訟（顧燕翎、王瑞香，2019）。

就如何春蕤 (2003) 老師所言，由於願意被看見的跨性別者越來越多，這些充滿著差異的主體持續浮現，一直憾動著其身分的定義，但其實更深層次的問題何春蕤老師在其編著的「跨性別」一書的代序中就已經開了個題。

²⁹ Hijra（海吉拉）是一個對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南亞地區，以女性角色生活的生理男性，根據梵文經典中的記載，hijra 既不是男也不是女，而是在兩性中間的某一個位置。

³⁰ 全名是「排除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

研究「跨性別」的學者都苦於定義的問題。這不但是因為跨性別主體的差異浮現總是持續不斷的浮動跨性別的識框，更因為那個被性別二分所滲透的語言總是固執的黏著跨性別的主體，不管牠們已經跨到了哪裡。更複雜的是，就在跨越已經攪動模糊了一個二分時，它也還會糾葛連動另外一些二分的僵持：生理/心靈的、肉身/衣著的、認同/身體的、真實/捏造的、身分/表現的，使得已經跨出去的生命總是被無數固著的藤蔓拉扯著不得順利脫身（何春蕤，2003）。

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諸如巴特勒等，似乎是另闢了一條蹊徑給跨性別者。巴特勒的「性別操演」概念，強調性別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建構，是通過異性戀機制的強制重複而建立起來的（張小虹、鄭美里，2019）。雖然巴特勒的確鬆動了性別的框架，提供給跨性別者有更多性別實踐與操作空間的可能性，但我們必須要注意的是，這真是所有，或大多數跨性別者想要的空間嗎？如果女人真的如西蒙波娃所說的，不是生成而是做成的（Beauvoir, 2012），那為何這麼多世紀後，女性主義者仍無法打破女人的厄運？而許許多多的跨性別姊妹們，仍然趨之若鶩，想盡辦法要去成為一個真正的女人？

第三節 跨性別運動的困局與出路

基於中港台跨性別者的能見度仍然十分之低的今天，我們很難了解到整個跨性別族群的世界觀到底是怎樣，換句話說，我們在整個跨性別群體僅冰山一角的可見者中，已然見證了許多努力打造、實踐和尋覓性別的多樣性時，我們又怎可能將整個「性別穹蒼」³¹限制在人眼皮底下的世界？實際一點來看，跨性別者當中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身分定義，甚至是不希望或不需要被定義。有的希望跨越性別的框架，不必理會別人的注視；有的期望跨進一個堅實無比的性別二元分類之中，而不被發現及看見；也有的喜歡在不同的時空裡隨狀況或心情而變換，在兩性間任意遊走。如此看來，一個鬆動的性別框架，甚至沒有框架，又或者是固定的性別認同，都未必適合不同的跨

³¹ 性別穹蒼是研究者自創並從 2015 年開始使用的一個演講題目，寓意性別像蒼天一樣廣闊高深，多樣及變幻莫測。

性別者，甚至是一般的順性別³²人士。或者可以說是，沒有一套完美的理論，能夠適用於所有的跨性別者並感到自在，過去沒有，未來也不太可能會有。

近代西方世界的同志及跨性別運動，都著眼於人權的推動，在聯合國及歐洲人權公約的發展及帶動下，取得不少成果，亦引來巨大的爭議。我覺得倡導人權並不是一件壞事，人權的理念是人人生而平等，每一個人都值得被尊重。但在一些仍然富爭議的議題下，談不攏就是常態，就好像什麼是歧視，什麼是人權，似乎大家都沒有一個一致的看法，就算是聯合國的決議，亦常有不贊同的成員國提出反對。近幾年，我雖然沒有放棄人權的學習與倡議，但在公眾面前，特別是在反對派面前，會更多以人道立場觀點，去取代人權的對立面，作為跨性別運動與社會的對話基礎，因為我覺得人權太硬，而人道卻可能更適合在華人社會中作為溝通與實踐。

中西文化本來就各自有著淵遠流長的發展史和脈絡，基於起源、地理、氣候及各種不同因素，在不同的領域上，似乎都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徑，這些中西的迥異，在某些範疇內幾乎以完全相反的理論及切入點，去研究並處理相同的事情，例如語言、社會、人權、音樂、烹調、天象、命理、醫學等等。依照我的觀察和理解，中港台在跨性別議題上，基本上都是以引進的西方概念作為藍本，佐以同志理論、酷兒理論，以及女性主義理論為參考對照。雖然在後三者的理論中，不乏華人研究者的著作，亦有從中國傳統與歷史脈絡中，去挑戰與比對西方的論述在華人文化中的適當性，但基於跨性別運動在中港台的發展歷史較短，在應用上還是離不開被西方的主流思想所壟斷。我無意貶低相對較具經驗的西方跨性別運動與理論，但若將其一字不漏全盤吸納，不但對處於華人文化處境下的個體狀況沒法對症下藥，也同時是妄自菲薄，以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落後於西方，甚至是性別不友善的。

本研究並非企圖為運動謀策，而是嘗試以自我民族誌研究方法，從我個人的跨性別經驗中，抽取有利於滋養跨性別生命的力量。為了在本研究中，能夠針對性及有效地抽取素材，選取對普遍跨性別者更富意義的內容，而非以我個人興趣為先，在不能抽離個人經驗的前題下，我認為，參照中西醫學的差異，再對照現時主流跨性別論述中有哪些缺欠，會更有效地為本研究訂定大綱與方向，亦為落筆之先，回望人生的過程中是否有與這些路徑重疊的經驗。而選擇以中西醫學作為對比，是因為自西醫傳入中國民間之後，中西醫學之比較一直都引起不同學者的關注，亦引起了巨大的爭辯。

³² 順性別 (Cisgender) 是相對於跨性別 (Transgender) 的名詞，亦可稱作非跨性別者，指一個人的性別認同與其出生時被賦予的性別一致，而避免使用錯誤的「正常人」來形容他們。

晚近有越來越多學者與醫師，均開始鑽研中西醫學之結合，企圖打破兩方醫學的局限，以達至取有餘以補不足之效，務求裨益病患，救民於水火之中。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將有助於了解中西方科學理論，在針對性的問題上介入的方向與差異，提供宏觀的參考價值。另外一個選擇醫學為題材的原因，是之前拜讀過一本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圖解黃帝內經》一書，深深被當中的中國古代醫學智慧所吸引，而當中提到關於性別以及陰陽的理論，一直是我在跨性別運動中的思考啟蒙與引導。

第四節 中國 vs 西方醫學

在醫學上，由於中西兩方理論的起始點，於文化背景、哲學思想及所經歷的社會發展差異而自成一派，但又各自擁有相當巨大的臨床實踐，績效斐然，至今在醫學上仍不能夠說誰比誰好，亦沒有誰能夠取代誰的說法。晚近的醫學發展，反而從取長補短的角度，將中西醫學結合，務求能夠進一步突破瓶頸，亦期望能夠造福人類整體，獲得最大的益處，突別在疫情肆虐的年代，更是務必如此。順著這個思路來看，或許同志及跨性別運動，也能夠從中西方的醫學分野中，看出一些端倪，汲取經驗，再推敲中西方在同志及跨性別運動上，可能會有的不同策略為何。

中西醫的起源，大概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間，亦即是春秋戰國時期前後，這時候，東西方在哲學、科學、文化上，都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此時中國出現了諸子百家，西方也有德謨克利特、費底亞斯、阿基米德、蘇格拉底等哲人，在科學和文化昌明的興盛下，誕生了《黃帝內經》和《希波克拉底全集》兩部醫學峰巔之作，奠定了中西醫學兩極不同源的基礎。中醫學以「整體觀」與「元氣論」為核心，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強調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深受其影響，人與自然息息相關。西醫學認為整體是由局部組成，而著重於局部、分析與微細結構，任何生物學的問題，都必須在物理化學的層次加以理解，主張用人類自己的眼光去探索自然、宇宙、人體內部等的奧秘，並加以判斷為真假是非，這恰恰與中醫學著重整體、綜合、相互關聯形成強烈對比。中醫學從經驗出發，通過思辨概括出理論，綜合性、整體性、模糊、非定量為其特質；西醫學由實驗歸納出理論結果，分析性、局部性、明確、定量是其特性。中醫將疾病視為人體的綜合功能欠缺平衡，與環境的不協調；西醫則把疾病看成為局部的功能障礙，著重將疾病的症狀消除，而與外在環境無關（張新仲，2005；王自潤，2008）。

在治療方法上，中醫用的多是天然草藥與非侵入性的手段，例如推拿、按摩等，就算是針灸，也不似外科手術般對人體造成破壞性的損害，講求的是溫和而循序漸進的效果。西醫的療法大部分以化學合成藥物、儀器，及外科手術對病體進行消滅，講求的是強烈而收效快的治療。中醫處方著重於治療的整體性，不論治什麼病，都會首先考慮病人的體質及病性（寒、熱、虛、實）；而西醫則是局部性的醫治，針對性地對病源施以結構性的破壞，甚至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對完好器官的傷害，以求盡速根治病體（董延齡，2014）。從以上的分析大概可以看出，中西醫學對人體自癒能力的應用落在不同的位置上，中醫多以草藥及手法刺激人體的自我修復功能，達至對抗疾病之效；而西醫則以科學方法攻擊病源，再讓身體逐漸恢復。中醫主張以自身健康對抗外異的不穩定因素，著重於強化身體，是先慢後穩的取態；而西醫則首先將不正常狀態消除，以讓身體重新適應外在的環境，著重於消滅問題，是先穩後慢的方案。此處所提到的，是一個對分析中西方人權運動非常關鍵的概念，在往後的章節及故事中亦為思考的重點之一。

《黃帝內經》素問第十二篇的〈異法方宜論〉中論到，東南西北以及中部五個方位在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人民生活習慣的不同，對人體的生理影響及疾病的治療方法都各有所異，其中有謂，東方之地宜以砭石治之，西方則宜藥物治理，北方宜用艾炙，南方則宜微針刺治，中央之地則是導引按蹻。若不因其異而治之，以同一方法對待所有人，可能更會是適得其反。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歧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從北方來。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胘，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眾，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黃帝內經》

表 4-1 中西醫學與西方人權運動對照表

中醫學	西醫學	西方人權運動
著重整體、關連性	關注局部、分析與微細結構	關注局部個人歧視行為
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	以物理化學的層次加以理解	以法律及個人行為作判斷
人與自然息息相關，主張天人合一，與自然共存	主張用人類自己的眼光去探索自然、宇宙、人體內部等的奧秘，並加以判斷為真假是非	人人生而平等，訂定人權規範，並主張以此判別歧視行為及釐定個人取態
從經驗出發，通過思辨概括出來理論	由實驗歸納出理論結果	由歧視案例歸納出問題所在
模糊與非定量	分析性、局部性、明確、定量	以數據經驗為依歸
講求平衡協調	針對性處理病癥	尋求對與錯的關係
疾病是整體功能失調	疾病是由病原引起（病毒、病菌、癌細胞、不良物質等……）	人權問題是由個人行為與偏見導致
天然與非侵入性治療	結構破壞性治療	消除個人偏見及制裁行為人
考慮整體狀況對症下藥	局部處理問題所在	針對個人及團體行為
溫和循序漸進	急進殺傷力	強硬急進的法律推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本節所引用之文獻

表 4-1 是我參考之前提到過的文獻內容的一個歸納總結，從對照中，不難看出中醫學與西醫學在方法上的差異，而西方人權運動與西醫學的理論方向又極為吻合與類同。西醫學的醫治方法絕非一無是處，從某個角度來看亦似乎是更具科學性，並快速達到其醫治目標，在發展及科研上可謂更具系統性。中醫學在近年亦不斷從西醫學的理論上汲取經驗，期望能將中醫學推向更科學化和系統性的發展階段，亦冀望中西醫學的結合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療方案。另外，對於華人來說，因著其地理、文化、傳統、血統等的因素，中醫在某部分應用上，或許也有其得心應手之方。如此看來，華人的跨性別運動，若能夠從這個方向著手，參照中醫學宏觀之向度，多加揣摩思量與論證，或許能夠更反過來裨益西方的性別運動。

第五節 西方人權運動的問題

西方人權理論有較長的歷史與一定的理論基礎，在某些範疇的應用上會更容易看見社會的不公義，探究何為生而平等，追尋及討論理想中的人權應該是怎樣的，什麼樣的行為應該被界定為歧視等等。但不能否認，西方人權運動發展了這麼多年，又制定了許許多多的公約與法則，包括聯合國人權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但在社會上的爭議聲音仍然絡繹不絕，並引起了更巨大的反彈甚至是暴力行為。華人社會與政權在吸納人權概念之時，似乎並沒有一下子全盤照搬，反而是兼容並蓄，甚至是有所保留。人權衛道之士會覺得這是不文明的拖延政策，但如沒有像中醫學一樣去了解一個社會的個別特質及其所處環境的多樣變化，考慮社會關連性大於個體，小眾群體的生存狀況可能就沒法有效對症下藥從而獲得改善，甚至是適得其反。我在此並非嘗試為某些政府開脫罪名，但姑置勿論政權對小眾群體權益的態度到底如何，若置社會整體取態不顧，強推政策而不同時固本培元，恐怕難收期望之果效。

西方人權運動將 LGBT³³ 界定為常人，理應不受歧視。然而問題並非在於世界人權公約中的基本人權和自由保障等的普遍性原則，核心的問題在於各國間的認可實踐方式，以至文化相對的差異（張國書，1999）。另外，西方酷兒理論及後現代女性主義均努力挑戰什麼是正常，反過來標榜異類、流動、含糊、跨越等的反主流方向，與人權理論形成了兩個極端，西方人權概念雖然提倡多元共融，但卻黑白分明，判別是非，一旦釐清問題所在，就以法律及輿論力量去除問題之根源或作出懲治，與西方醫學的治療方法如出一轍，亦與多元共融理念有相違之嫌。雖然人權策略近年得到了世界主流西方國家的認同，在平權推動上獲得超然的成果，但 LGBT 人群的生存狀況真的得到改善嗎？相信這要有待更多的研究與時間驗證，才能得知實際的結果如何。根據阿根廷跨性別權益協會（ATTTA）於 2018 年的調查結果，在性別承認法實施後立六年，社會對跨性別人士的歧視依然嚴重，有接近 90% 跨性別女性從未找到一份正式工作（Pitchon, 2018）。而另一份 2017 年的研究則顯示，雖然阿根廷社會對於跨性別人士的偏見及歧視仍然嚴重，但受訪的跨性別女性普遍覺得，立法之後的影響是正面的，而這些影響主要來自於兩方面，其一是法律上之認可，不僅直接成就了應有之公民權利，更賦予她們接納自我的充權效果；其次是性別認同觀念的普及，於立法後在社會

³³ LGBT 是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的縮寫，代表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的總稱，在中文裡沒有簡單直接的翻譯。

所帶來的傳統文化價值改變。該份研究亦提出了實質的建議作為其他國家立法之參考，阿根廷模式確實是一個非常先進的性別變更模式，但在行政實踐上需有充分及周全的考慮，並在建議立法之先，制定出一個完備的行動計劃，特別是在法律層面以外的問題，例如針對跨性別者的全面健康護理服務等（Aristegui et al., 2017）。阿根廷的經驗告訴我們，縱然立法能夠順利通過，但完整的配套及立法後如何改善社會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尤為重要，以此亦引證在應用西方人權策略推動的同時，亦應配合其他不同的、更軟性的、考慮更多整體及大環境上推動的改善辦法。

第六節 華人跨性別運動想像

在我加入香港及中國大陸同志及跨性別運動的十多年間，參加過無數關於 LGBT 運動及人權倡議的工作坊，其中有部分是比較著重在地處境與文化的，我在中西不同的倡議策略上，一直揣摩思量。西方的跨性別運動策略，企圖通過積極的手段令歧視消失，以改善生存環境讓群體活得更加好。而我在面對跨性別群體的經驗中，看到了數之不盡的傷害與無奈，然而很多時這些傷害並非來自於外在的壓迫，而是來自於個體對不友善環境的恐懼，而這些恐懼，很多時是建立於個人或其他人過往的不愉快經驗。事實上，跨性別群體所面對的外在環境，雖然經常會被形容得十分嚴峻，但就數據及社群經驗來說，相比起歐美的處境，中港台針對跨性別者的壓迫和歧視已經是非常軟性及幽微，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大部分跨性別者都相信社會的歧視狀況非常嚴重？這種恐懼社會的集體感知是羊群效應嗎？還是社會的歧視真的非常嚴重，但我們當中有一部分人又幸運地沒有遇上呢？照理我作為一位高度公開身分的跨性別者，應該更容易遇上歧視，是我們有方法避開困境，還是恐懼被別人傷害的心態，更容易令事情變成為真實的歧視？甚至是歧視還沒有真正發生，當事人就因為恐懼而受到了傷害？我無意否定歧視的存在和個別例子的真實性，但正如我小時候的經驗，當我越恐懼鬼，鬼就會無時無刻出現。當我們恐懼社會的歧視時，社會某部分人其實也同時恐懼跨性別者，哪到底是「跨恐」先，還是「恐跨」先？我們能夠有方法讓雙方都不再恐懼嗎？

我從中西醫學的理論中不斷思索，中醫更重視人體機能的自我修復，才能應付外在環境的不利因素；而西醫則著重於先消除身體上的症狀，以舒緩其不適感，但身體的機能卻可能會因此越發虛弱，更無法應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萬千。是以，西方通常會通過採取更多的補救措施，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例外環境之消毒、增強免疫力的輔

助藥物、治療後的康復管理等等。從跨性別人權運動的經驗來看，西方策略希望能夠通過強硬的手段，來消除社會環境對跨性別者的不利因素，讓這個群體能夠在友善的理環下逐漸回歸到正常的生活狀態。但觀察近代中西方的運動狀況，每當跨性別者在公領域有不如意的事件發生，很快就會被社群及倡議者界定為歧視個案，而很多時會忽略了事件發生當下的各種人、事與環境的因素，繼而訴諸於法律，倡議機構當然希望能夠小題大做，但這樣也有機會讓社會上部分人更加恐懼跨性別群體，對他們無論在求職或日常生活都未必有好處。以這種一刀切的方法，去證明對方是錯誤行為人，跨性別者是受害者的方法，不只難以達至公眾教育的目標，亦很容易會加劇了跨性別社群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更某方面弱化了跨性別者的自身能力。我並非覺得以法律訴訟去進行法律改革是個不妥的手段，但若太過於沉迷於殺雞儆猴的效果，有可能養成更多驚弓之鳥，得不償失之餘，也會令部分跨性別者誤以為命運本是如此，自己根本沒有任何抵禦能力，必須靠殺傷對方才能夠生存下去。

事實上，我看見過有不少跨性別者，他們遇到各種不同的困難，都能夠以自身既強大又溫和的力量，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也默默地改變了世界對我們這群跨性別者的看法。從我個人的經驗中，發覺有非常多被社群界定為歧視的事件，都只是對方的有心無力或是無心之失，又或者誤解所做成的偏見，也許可以通過溝通來化解問題，更能夠達致長遠的社會改變。某些事件或許別無他法，就必須訴諸法律，但有更多事情，或許溫和的力量更能帶來改變。記得小時候聽過一個「北風與太陽」³⁴的兒童故事，內容是北風要與太陽比試誰的力量更強，能令路人脫下斗篷，北風越使勁的吹，路人就越將斗篷抓緊，後來太陽釋放出溫暖，路人在日光照耀下就自然地將斗篷脫掉。

我個人認為歧視與偏見是人性的一個現實處境，只要有人的社會就有機會出現，並沒有方法能夠完全讓這些意識形態終極消失。而且在企圖終止這類意識形態之前，就必須先去設定善與惡的界線，但實際上善惡本來就沒有一條清晰的界線，善中有惡，惡中有善，沒有惡，善就無以存在，沒有善，惡也無法彰顯，此乃陰陽之道，太極之理。與其讓跨性別群體一直想像一個終極的理想社會，但事實上卻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終其一生哀傷難過，不如尋找能夠跨越性別之道，讓性別規範不再成為跨性別者的囚籠，就算遇到不友善的對待，都能夠泰然處之，與環境共生相息，而非鬥得你死我活。這樣推動多元性別的力度就可以較為溫和而循序漸進，而事實上經驗也告訴我

³⁴ 《伊索寓言》其中一篇。

們，社會要消化新的性別觀念，需要的是時間與契機，社群本身，也需要多一點的準備與耐性，強化內在的機能，才能好好應對外在環境的變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周易·繫辭上》

對於天地、上下、男女、左右、水火等，在《黃帝內經》中都只不過是相對之陰陽而已，「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宇宙萬物中有陰陽，一切生息季節變化也是陰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正是《內經》中蘊含的大哲理，亦是太極兩儀圖的玄機所在，在陰陽二分前就是混沌的無極狀態。如此看來，人類與動植物中的性，只是一個類別而已，是以雄中有雌，雌中有雄，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皆為本相。性別本來就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只是一個差別與對比，性向亦其然，就如萬物各從其類，宇宙變化生息，在規律中幻變出多彩多元，而非只有黑白是非。陰陽是一種分類，正如愛與紛爭、戰爭與和平，分類的作用是將事物配置到一個集合之中，並且以明確的界線將它們區隔開來，這些分類目的是讓思維連結，將知識集合起來，成就科學與哲學（Durkheim & Mauss, 2011）。沒有分類，人類的知識與經驗就很難傳承，學習與傳播就會缺乏有效的方法，分類也許是人類智慧得以發展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但當人類習以為常之後，分類卻往往成為了排斥與壓迫的工具，成為階級鬥爭、種族歧視、同性戀者與跨性別者被差別對待的來源。酷兒理論挑戰社會的既定規範與二元分類，可能有人會認為消除一切分類就能夠消滅歧視，但分類有其在社會的重要性，也在同志及跨性別群體中，帶來認同的安居感。不過分類，也經常會帶來社群的內部排斥與紛爭，哪到底有何方法能夠提供更好的出路呢？

本研究希望從中醫學理論中的特質，思考在西方人權／跨性別理論中缺乏的元素。著重整體社會、人與人的關連性，人與外在環境的息息相關，主張天人合一，與自然共存，從經驗出發，通過思辨概括出來理論，模糊與非定量的分類，講求平衡協調。歧視是社會體制功能之失調，以人道與非攻擊性的策略，考慮整體狀況對症下藥，溫和循序漸進，並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思考基礎，或許會帶來不一樣的果效。

第五章 生命探索

第一節 我是誰？

或許很多人都曾經問過自己這一個問題，我是誰？但我……自小浮沉在一個社會教化與自我理解的性別表達上，「我是誰」這問題卻讓我陷溺幾歿。性別的教化比一切「你是誰」、「你應該要成為誰」的問題都來得猛烈，特別是在那個六、七十年代的小康家庭裡長大，一個看起來應該至少像我弟弟一樣堅強果斷，但卻是連將內心想法說出來的勇氣都沒有的長子身上。傳統嚴肅的父親，在我成長的階段都是家庭中的支柱，媽媽在家負責照料我們，平時也會做些外包小手作當是消磨時間。兒時的物質條件算是不錯，家裡擁有 120 底片風琴相機³⁵、彩色電視機、收音機、唱機和一大疊披頭士樂隊和國語流行曲的黑膠唱片，晚飯後鄰居都會擠在我家門口看電視，因為那時候電視機還是一項奢侈品。我從小就帶著爸爸的相機參加學校旅行，在家裡常聽著歐西流行曲、看著無限輪迴³⁶的卡通和粵語長片³⁷長大。這樣的環境，反而讓爸媽對我們的管教更加謹慎，當同學們從小一開始就已經到處結黨遊玩，探索世界的時候，我和弟妹都只能夠待在家中通過電視和收音機了解世界，學習獨立自主的機會，大概就只有學校一年一度舉行的全校旅行，因為父母不能夠參加，那時候還沒有親子活動的概念。

小時候總覺得自己不快樂，可能我就是愛記住得不到的東西。有次媽媽帶著兩個玩具回來給我和弟弟，由於之前叔叔說要帶我們一家人到澳門遊玩，我想著那是不是可以住酒店呢？剛上小學的我，從來沒有住過酒店，聽說酒店都很高級，有大床和大沙發可以讓我們蹦蹦跳，那我和弟弟就可以玩槍戰遊戲了。我篤定了這事一定會如我所願地發生，所以當媽媽將玩具手槍遞給弟弟的時候，我以為我也一樣會收到一支玩具手槍，但可惜媽媽卻買了一台玩具跑車給我。我看著手上的玩具，想著在酒店中的情景，就忍不住哭起來了，而且很快就變成了嚎哭，我聲嘶力竭地蹲在地上，但我在

³⁵ 120 相機用的是柯達公司於 1901 年所開發的底片，一般稱為中片幅，而使用比較流行的 135 底片的相機價格從高檔到平民化都有，但成像與 120 底片差別很大。120 的格式無論相機及底片，都位於中檔位置，通常是有錢人的玩意。

³⁶ 由於我成長的年代電視制作還沒有很蓬勃，所以平日電視都會以庫存的卡通和粵語長片重複播放。

³⁷ 粵語長片指的是香港 1940 至 70 年代初以粵語製作的長篇電影，絕大部分是黑白制作，主題主要為古裝武俠劇、民間傳奇及市井生活。

崩潰的哭泣中，卻想不明白玩具跑車為什麼比不上手槍。小學學校裡有兩張乒乓球³⁸桌，我看著大哥哥們打球都很厲害，剛巧學校開設乒乓球訓練班，我便回家跟爸爸說我想報名，爸爸不許，我又放聲大哭了，不過事隔幾天，爸爸還是給我買了一雙球拍。老師說學校有童軍團可以參加，我覺得很棒，制服也很好看，回家跟爸爸說，爸爸說不讓我參加。暑假快到了，老師說學校有很多暑期活動，叫同學們回去問爸媽要不要報名，回到家媽媽說不讓我參加。在我印象中，小時候想要的所有東西，爸媽都好像不會答應，但我從來卻沒有聽過他們說是什麼原因不給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每次都哭得太厲害，根本沒有聽到他們在說什麼，還是我沒有給他們機會解釋？

不過爸媽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給我，乒乓球拍他最後都買了給我，只是不讓我參加訓練班。每逢過年，爸媽都會帶我們三兄妹一起去買新衫，他們會選好了問我喜不喜歡，我從來都不敢說不喜歡。我記得聖誕節是我最開心的日子，因為爸媽會帶我們去書局買聖誕卡，這個活動也是我們最有決定權的，所有卡片都是由我們自己選的，但我會偷偷看價錢，太貴的我不敢選。有次我們一家五口走在彌敦道³⁹上，我牽著爸爸的手，有個攤販在地上擺賣著一個鐵皮玩具，有個小東西在上面轉呀轉呀，五顏六色的樣子吸引了我，由於爸爸非常高大，每一個跨步我都要走好幾步來趕上，所以我沒看清楚那到底是什麼玩意兒。我的目光隨著小腦瓜的疑惑一直緊盯著那件神秘的東西，突然爸爸停下了腳步，我想應該是從我小手中感覺到魚兒上鉤的拉力，我也馬上回過頭來一臉心虛的望著爸爸，擔心這次又會被罵。怎料爸爸帶著我們回到那攤販面前，問我是不是想要這個東西，但我都還沒搞清楚那是什麼，我怎麼回答好呢？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考試的成績不錯，還是爸爸記起欠了我一件玩具，他沒等我回答就馬上付了錢，我抱著那份玩具高高興興地回家，這是我小時候最快樂的一個記憶，不是因為那份玩具，而是我感覺到爸爸對我的關注，讓我覺得非常溫暖。

可能我的爸媽，都是不太會表達愛與關懷的人，而我是一個極度需要被關愛的雙魚座，生肖屬兔的也好像特別溫馴，而且我發覺父母對妹妹的態度，跟我和弟弟不完全一樣，我並不是妒忌，我只是感覺我更需要爸媽的懷抱，或許父母對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是不一樣，而我又卻感覺自己像妹妹多過弟弟。在整個成長中，我都感覺到十分

³⁸ 台灣也叫桌球。

³⁹ 彌敦道是香港九龍區的骨幹道路，是當時擁有最多商店的一條街道，從旺角一直延伸至尖沙咀，全長三點六公里。

孤單，就好像缺少了什麼似的，但又同時地不太懂得表達，無論是我的需要或是愛，甚至是我對性別的理解。

不過我發覺我和弟妹的差距好像越來越大，不知是我個性怯懦還是其他原因，弟妹都好像從書本以外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了解到很多我不知道的事物，但我還是傻呆呆的，一抹單純。後來知道原來弟弟會趁著很多不同的間隙，例如下課後爸爸還未駕車到學校來接我們放學時，或什麼奇奇怪怪的藉口，就會到處溜，以自己的方法去探索世界。而我卻是那種父母老師吩咐什麼，就必定會照著去做的孩子，只要有一點點跟不足或做得不夠好都會哭起來，內疚不安。記得每年中秋節，弟妹都會一早做完功課，提著燈籠在家裡亂跑，等著爸媽帶我們出去玩，而我，每次都會繼續埋頭用功，趕著將當天的功課做完。這個迷一直困擾了我好多年，直到最近我再仔細想清楚，我弟弟有一段時間也是與我同一間學校，照理功課量也不會差太多，而我弟妹的成績一直都比我差，那應該是他們都比較懂得依照自己的勞逸結合原理，放重在休息和玩樂上吧！說真的，我是一個如果功課作業有問題讀不懂，解答不了，就一定要讀懂為止的人，並不是我認真，而是我覺得小孩子應該要聽話，而這個要聽話的規訓，成為了我自小墨守成規的個性，也花掉了我幾近半百的人生，才懂得去找尋「到底我是誰」的答案。我努力去成為別人告訴我的樣子，我雖然偶爾會有些不一樣的想法，但我不會違抗，也不敢反抗。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聽命，但就像是預設好的程式一般，有個防火牆將所有自我思想阻隔在嘴巴之內，雖然這些訊號一直在敲動著我的腦袋，但總是在說出來前就被擋住了，我到底是誰？或者我誰都不是，只是個會聽命令的活體。

第二節 誰的指令？

爸爸在我們小時候，是位慈父，亦是位嚴父，在印象中父親嚴厲的時間占多，每當我們做孩子的達不到他下達命令的要求時，就會突然大發雷霆，翻臉之快就是那麼的一瞬間，防不勝防。每次當我剛意識到又要挨打的時候，都根本來不及想到底是犯了什麼錯，就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在沒有搞懂原因下，又會重複犯錯。爸爸很愛在家做手作，見到有不錯的棄置材料，就會撿回去修理一番，將別人丟掉的櫃子桌子，重新打造成漂亮實用的家俱，他的手藝讓我這個十歲出頭的小夥子大為驚嘆，長大後也傳承了他這方面的天賦。爸爸每次在家裡做這些修整工程時，都會要求我和弟弟在旁邊幫忙，而妹妹就可以免疫，但基本上我倆都只是好像在旁陪讀的書僮，最多只是幫

忙遞一下工具，有點類似手術室裡的護士那樣。我們站得久了，就會像一般小孩子一樣分心耍弄，爸爸看到就會忽然爆怒，走運的話就只會挨罵幾句，就自動自覺地回到崗位上去，不然就又可能是再一次的悲歌，被打得落花流水。記憶裡我們三兄妹都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我雖然是長子，但卻是三個中間最軟弱的一個，我連想都不會想要解釋什麼，不然可能就會死得更慘。我的這種恐懼幾乎延伸到了我人生的每個角落，我對著鄰居不敢打招呼，其實我並不是沒有禮貌，而是不敢說話；小學媽媽忘記了幫我將當天上課的課本放進書包裡面，我被老師罰留堂，旁邊同學不知對誰說話，老師以為是我，在我臉上蓋了個黑豬印章，但我不敢說那不是我；我中學時開始看不到黑板，成績變得很差，但我不敢對老師和爸媽說我近視了；我生了病不敢說，所以還是上學去了，我頭痛得伏在書桌上，老師說我上課時睡覺，被罰站了還是不敢說出口；出來工作後，同事帶我去看樓花，我想落要買給爸媽住，回到家跟他們說我想買房子，但第二句還沒說出口，就被爸爸一直狂罵，但我不知道他究竟在罵什麼，我不敢還嘴，後來他說我要買房子不管他們的生活，跟著到廚房拿了把菜刀要砍我，我媽拉著我逃，我還是不敢說什麼解釋。

自小我就養成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個性，包括極度自卑、遵從規矩的偏執、不敢發表意見、選擇恐懼症、經常覺得自己有錯在先等等。曾經有心理學家嘗試從我與父親的關係中，去找出我的個性缺陷，但我也真的不知道我是對我爸爸的畏懼，還是我本身的個性就是這麼怯懦。爸爸在我心目中，是一個能夠給我溫暖的好父親，雖然我十分害怕他的威嚴，但也他也是我所敬愛的父親。其實小時候大部分的事情我都記不起來，不知道是不是我害怕憶起，而將不愉快的記憶，都儘量壓抑甚至強行忘記？我沒法子回憶那段過去，我只感覺到害怕，就像電腦「當機」⁴⁰一樣，一旦啟動了某些情景模式，我便會自動進入猶如假死的僵直狀態，動彈不得，沒法回應其他「指令」，直至到下一個程序「悲愴」的開始。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真的懷疑過自己是不是一個機器人，小時候被植入了惡意程式，擾亂了主程式的正常運行，因為除了這個不知名的

⁴⁰ 當機又稱為死機，指的是電腦在軟體上出現問題，也稱作系統崩潰，通常是黑屏、藍屏，或卡在某些畫面不能運作，重啟系統後，通常就能正常運作，不然就得重裝系統。

情景模式之外，我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情景模式，讓我在成長之後的人際關係中卡關，例如「女友模式」⁴¹及「會議討論模式」⁴²等等。

第三節 誰創造了我？

我是誰？我是男生還是女生……？

家裡沒有一個人信天主教，也不知道是誰出的主意，在我三歲的時候將我送進了天主教花地瑪幼稚園⁴³，在那裡我認識到有一位叫天父的上帝，還有男與女之分別。天父是看不到的，要用心去感受，但我內心有一種呼喚叫我相信；性別卻似乎是非常真實，不需要用心去感知，亦不斷有人會提醒你，但我內心卻另有一把聲音讓我感到疑惑。在我六歲的時候，也不知道是誰的安排，將我送進了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六年的小學生涯裡，進一步鞏固了我的信仰，與此同時，我的性別矛盾亦因著生理的續漸發育而越發萌芽滋長。在我十二歲的那年，我與父母共同篤定了要考進去天主教鄧鏡波中學，一方面它離我家很近，亦是一所名聲不錯的學校。但那是一所男校，在那裡我背著我想成為一個女生的夢，學習怎樣去當一個男生，因為我相信這位創天造地的天父，祂創造了我，也創造了我生而為男。我不知道是從哪裡聽回來的，上帝不接納同性戀，也不喜歡變性人，而我愛上帝，我願意為祂，努力去成為一個男人！

十四個年頭在天主教學校裡長大，我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成長為一個鬱鬱寡歡的少年。我相信天父創造了我，但不明白為什麼祂卻創造我成為一個男生，又給了我一個不能說的秘密，一顆女兒心。歷歷當年事，分明在眼前，我還清楚記得在幼犢年時，多少個晚上祈求天父，讓我可以破曉夢渡後，得知自己本是女兒，男兒之身只不過乃莊周一夢而已。年幼無邪，還真相信那是夢魘，所以每當清晨夢醒，我都會摸一摸自己的小雞雞有沒有落跑了，只可惜，原來上帝一直沒有應允我的這個祈禱。雖然祈禱不蒙答允，身心俱痛苦難堪，但我仍然沒有離開過我的信仰，因為我看到了一個比我更大的創造奇蹟，一個壯麗無比浩翔無垠的宇宙穹蒼，能讓我屏息以待，凝目顧盼，驚嘆其偉大遠超於人類想像，而這必定有一個創造它的力量，就算不是天主

⁴¹ 我與之前的女友們，經常會在一些意見上有爭執，一旦這些狀況發生了，我就卡住了思考，一直不停地在子程序中 loop 死。

⁴² 每當我參加一些會議中要進行一些議題或小組的討論時，我都會顯得很不耐煩，自己在腦裡有很多想說的話，但沒法說出來，當有人問我意見時，我通常都會說都好，但在腦子裡會很想盡快離開。

⁴³ 辦學是天主教於香港戰後早年的一項重要工作，在不同區域也由天主教建立的學校，亦由於一般天主教學校的口碑都很不錯，花地瑪幼稚園又就近我家，所以可能只是這原因而選上了這家幼稚園。

教的上帝，也必定是一個值得追尋的神，而我作為渺小的人類之中微不足道的一個，只能夠去順服，去完成父母、社會、教會告訴我應該去做的事，一個乖孩子應該去做的一切。

第四節 哪個我才是我？

中學畢業⁴⁴以後，我考上了理工學院，當時的理工還未升格為大學，但整體上還是蠻有大學的格局，一方面校園不算小，有很多棟不同的大樓，在裡面遊走就好像一個小社區，有各式各樣的體育設施和活動空間，學生能夠自組社團和學生會，作為一個沒太見過世面剛從中學出來的年輕人，這裡有種讓我可以一下子變成大人的感覺，不必再時時刻刻當一個聽話的小孩子，最少不在家的時候可以這樣。不用穿著校服可能是最能夠讓我從父母的嚴格督促下，學會竊取一點點個人自主的秘道。我用竊取來形容這個想法，是因為我仍然不認為我有這樣的一種自主權，我仍然應分去當一個乖小孩，一個謹守父母和天父管教的孩子。不過說實話，父母對我的管教，從我進入大專生活後也開始漸漸放寬，我開始可以自己去購置喜歡的衣服，開始可以在暑假期間去打工賺零用錢，開始可以跟朋友出外遊玩，只是還得要報告行程，當然我也開始學會有限度的說實話。

我想到，是不是可以趁這機會，重新做人……對，是重新做人。雖然我極力要求自己當一個乖孩子，可是內心的掙扎卻越加讓我難受，特別是在性別表達上。每當親友提起我的柔弱個性，我就好像被針扎到一樣，立即啟動了我的防禦機制，但這個機制卻又怯懦不堪，什麼都不敢說，只懂得在心內更多的討厭自己，壓得透不過氣。親戚朋友和同學們都看著我成長，已經習慣了我的柔弱個性，我很難在這個舒適圈作出太多改變。情況就如我跟中學同學的關係一樣，五年時間建立了的深厚感情，在他們面前我已經習慣了一個自己不知不覺營造出來的形象，一個柔弱被動沒有主見的個性，就算我決心想改變，一看到這幫感情要好的夥伴們，內心那個小鬼又會自動彈出來代替我說話。我相信，要洗心革面做個脫胎換骨的人，就只能夠離開這個同溫層，想辦法離開現在的朋友圈，還有一直教導我向善的教會，另闢一片新天地。

⁴⁴ 過往香港的學制沒有分初中和高中，中五後畢業，可另考中六和中七再進入大專院校，也有中五畢業以後直入大專，但情況比較少。由於我就讀的是工科中學，成績也不算差，所以畢業後就直接考上理工學院（當時還不是大學）的電子電機文憑課程。

血緣的關係比較難以疏離，但我與教會的關係，就因著離開學校而順理成章地終止了，那剩餘需要處理的人際關係，大概就只剩下認識多年的同學和朋友了。當我進入到大專生活以後，漸漸主動疏遠過往的朋友關係，中學同學亦甚少見面，開始正式啟動我的宅男大翻身計劃。下意識告訴我，要克服想當女生的心態，可以通過建立一個男性形象來壓制，這樣也較容易交上女朋友，也就更能夠確立我異性戀男人的正常人身分，之後的流程就是賺錢、買房子、娶妻、生子，一整套世俗人生的 SOP⁴⁵，成為了我十年人生大計的核心目標。我首先鎖定了幾個代表人物作為形象藍本，當時香港最紅的男藝人有郭富城、黎明和劉德華，我選了前兩個，而之後 1986 年上映 Tom Cruise 主演的《捍衛戰士》⁴⁶電影，他的男子漢形象也深深打動了我，所以之後我就將這個三合一的混體版作為我的形象代言。我除了在形格上為自己花盡了心思，還處心積慮發展自己的把妹⁴⁷技倆，學吉他、考駕照、練 KTV、追時尚等，也儲錢買當時流行的單眼相機⁴⁸，將小時候攝影的興趣好好發揮在結交女朋友這項事業上。

我開始沉醉在這個滿有成功感的創造上，樂此不疲，我也真的成功花了十年時間，從一個電子電機文憑畢業生，努力攀上了事業頂峰，有車有房有女朋友，完全就是一個一般人心目中的青年才俊，還差點以為這樣走下去，將會是一個美滿幸福的人生結局。我以為只要再努力多一點點，再撐下去多一點，結婚之後生個小孩就再也不會（能）回頭了，但當我一直追逐沉浸在愛情的甜美中，才赫然發現，女朋友的存在，不單沒有撲滅我心底深處想當女生的火苗，反而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以為跟一個女生發展戀愛，就能夠開拓我的男性情感領域，但始料不及的是，原來我喜歡女生，也同時想讓自己成為一個女生。我對女性的情慾絕對非假，但在親密關係之中，卻牽動了我一直極力壓抑的心魔—我想要成為一個女人。當不少女生都在抱怨購買衣裝時，男朋友都會沒有耐性一直陪伴，也不太會或不願意給什麼意見，頂多只會在店外等著女朋友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出來。但女生大概都希望自己能夠穿得美美的，獲得男朋友的讚賞，而我卻是一個模範榜樣，會跟女友一起細心挑選好看的衣裳，表現得很有耐性。但久而久之，我發現我的耐性其實來自於我喜歡女性的衣服，每當女

⁴⁵ SOP 是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的縮寫，中文翻譯為標準作業程序，通常指在一個機構內為了執行重複又複雜的事務，設計出來的一套內部程序，讓執行人員能夠依照作業，達致節省時間及資源、高效率及穩定性的目標。

⁴⁶ 派拉蒙電影公司拍攝的 Top Gun 電影，香港譯作《壯志凌雲》。

⁴⁷ 把妹最初是網絡語言，指男生搭訕女生取得聯絡資料的行為。

⁴⁸ 單眼相機（Single Lens Reflex Camera，簡稱 SLR camera），香港稱作單鏡反光機，大陸稱為單反。

朋友穿上我挑的衣服，我都會恨不得自己能夠穿上，我恨透了自己生而為男，我開始按捺不住這隨時都會爆發的錯亂思緒，在愛與恨的交纏之中，欲蓋之念反而彌彰。

〈火苗〉

漫天星火，美麗，卻也危險……

在看不到的幽暗裡

躲藏了騷動之靈

等待不經意的火苗

偶然墜落

《詠恩誌》寫於 2021.10.10

第五節 薛西弗斯的懲罰

我交過四個女朋友，但也曾經想過，既然自己想當女生，是不是應該嘗試交個男朋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來驗證自己的傾向。但事實證明這個方法非常錯誤，我錯在相信異性戀才是「正常」狀態，而抹殺了自己的真實需要和其他的可能性。其實我不單討厭自己的陰莖，也不喜歡我的戀愛對象擁有陰莖，當然也有其他的男性特質我是難以接受的，就像是異性戀者接受不了與同性相愛一樣，同志也很難接受與異性交往。這些複雜又多元的性與性別特質、認同與愛慾，構成了超乎常人能夠想像的世界，在社會教化下鍛造出來的「正常」人類，將一切的「異類」都輾平為一個不可逾越的模樣。我想，如果我能夠早點了解到這個事實，就不會愚蠢到以為能夠愛上女生，自己就應該是想當一個男生，但縱然發現了這個原理，我又可以有什麼出路呢？生而為男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絕非夢魘一場，上帝也似乎沒準備幫我拿掉這個執念，也沒施行什麼神蹟讓我突然之間變成一個女生，我卡在了性別的麻煩之間，進退兩難。但我總得為自己做點事兒，人生不能夠就停在那裡什麼都不作，停下來麻煩也會自動找上門。我害怕，就像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性別汪洋中迷失了方向，原以為差不多可以到岸了，卻在迷霧中找不到自己應去的方向，我已力竭筋疲，卻又擔心自己一旦停下來就會沉下去，所以就算乏力，也得奮力一搏，嘗試以各種辦法讓自己繼續支撐下去，奢望能夠有足夠時間等待到黎明的來臨。

我在這些年間，雖然一直很努力去強迫自己當好一個男性的角色，但偶爾還是會按捺不住，特別是每當夜闌人靜，一個人孤獨的時刻，又或者是遇到太多不如意的事情，那個騷動之靈，就會從潘多拉的盒子中被釋放出來，讓我痛不欲生。唯一能夠讓我點點舒懷的方法，就是裝扮成女生的模樣，從「會說話的魔鏡」⁴⁹中看到那個幻想中真實的我。而每當花盡心思裝扮好之後，召喚出來的「另一個我」，又會奢求一刻真實的存在感覺，總想走到街上，感受在現實世界中成為一個女人，享受此時此刻的每一寸肌膚在眾人目光下刷過的微細聲音。這樣既虛幻又真實的存在，如真卻假，若痛又恨，如夢似煙的迷霧強行擄掠了我的元神，欲逃離但卻又甘願一再被俘虜。這有如旋轉木馬般的幻境，似乎也是跨性別姊妹間的一個不解之迷，一上一下的心情，帶給我們兒時無限的快樂憧憬，但我們卻清楚知道，無論轉了多少個圈，仍然是逃不出這個華麗又夢幻的迴旋。

2000年前後的易裝姊妹，大多都起始於網絡世界的資訊搜尋，在尋找相關資訊中，認識自己的需要，一開始的時候通常會在某些相關話題的線上討論區或群組中觀察，待有足夠勇氣後才會與大家交流討論。但一旦按捺不住，跨過了不應逾越的異域後，性別轉換的魔法就會自行啟動，進入 SOP 的下一個流程，就是去搜羅女裝需用的物資，例如假髮、胸罩內衣、絲襪子、耳環、化妝品、高跟鞋等等的，各適其適，應有盡有。剛開始採購的時候，通常都只會是一些比較容易入手購買得到的貼身物品，因為難以求助於人，又不敢親自到店購買，所以如果能夠從網絡上購買得到是好的。但那個年代網購平台還沒有流行，所以就只得想好藉口，再不斷練習到自己都相信那是買給女朋友的禮物為止，才會鼓起勇氣出外去採購，但很多時候去到店門前蹉跎了一兩個小時，最後還是會因為膽怯而敗走。

雖然女性的貼身物品比較能夠在家裡穿著，又不會被家人發現，但前提是要有一個安全的地方收藏，那又是另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層次了。其實女性衣物買了之後，並不會令自己更有滿足感，反而會越買越多，一發不可收拾，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很難找到機會穿上，錢花了，就更令自己心有不甘。我曾經一度懷疑過，像我這樣的行為到底是不是戀物，而並非是真正想做一個女生，但我不滿足在只穿部分的女裝物品，這到底是不是一種心癮，是不是沒有試過就一直想著要的心態？當我差不多要畢業出來找工作的時候，我想那不如賺到錢之後，買一整套女性衣服，讓自己能夠完完全全

⁴⁹ 格林童話白雪公主中她繼母擁有的一面魔鏡，這位新皇后常常會對著魔鏡問：「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地感受到當一個女人滋味，或者就能夠解除這個心魔。如是者，我立下心願要儘快畢業及找到一份工作，將第一份工資拿去買一整套女裝，但後來發覺這個方法實在是太過天真，我越從鏡子裡看到一個越來越完整的女生，就會越發想去當一個女生，每次穿上了自己喜歡的衣服，只會讓我再一次產生無盡的罪惡感，久而久之，我又會強迫自己將所有曾經珍而重之的收藏全部丟掉，決心脫離這種有可能讓自己泥足深陷的劫數，但這終究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輪迴，就像在薛西弗斯⁵⁰的懲罰中，永不超生。

第六節 悼父

自從最後一任女朋友離開我之後，我一直都說服自己不要再談戀愛，一方面擔心會再挑起自己想成為女性的慾望，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傷害一個我愛的人，終歸能夠接受一個這樣的人作為她丈夫的實在是少之又少，我也不能保證自己能夠保守這個秘密一生不被發現。我這樣的決定似乎是在為自己解扣，第一個扣既然下定了決心，那第二個扣到底是什麼呢？

這一年間發生的事情實在有點兒多，1999 年底我才在教會裡接受洗禮，進入 2000 年後，我不只結束了長達接近二十年的愛情追逐賽，我爸還在診斷肺癌半年後回到主的懷抱。在他患病的期間，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怎麼讓他好起來，還跟公司請了停薪留職的大假來照顧他，在他去世前目睹他親口信主，算是讓我能夠安心讓他離開的一件事，而我媽也沒有反對悼念儀式以基督教形式進行。不過在他離開後不久，我心裡突然浮現出一個念頭，是不是我爸不在了，我就有機會去追逐自己的夢想，嘗試去當一個女生，做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但我接受不了自己是一個不孝子，我要成為一個乖孩子的想法，沒有因為我爸去世後跟著離開，而我，亦深深陷入了過度哀悼的狀態中，不能自拔。哀悼的過程漫長而痛苦，我斷定了父親不會接受我想當女生的需要，我不僅在他生前沒有給他機會去聆聽自己孩子的真實心聲，還要在他死後，將這個烙印永久封存，成為一個無法挽回的咒詛，以乖孩子的封條，來換取我以為對父親的愛與懷念。

整整三年過去了，我才從沉甸甸的罪疚日記中翻開了新的一頁，在緬懷父親的哀傷中，我似乎仍感覺到 he 雙手的溫度，在遠處呼喚著，催促我繼續前行。我跟自己說，

⁵⁰ 薛西弗斯在希臘神話中，因觸犯了眾神，被懲罰要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但由於巨石太重，未到山頂又滾下回來，於是他就不斷永無止境地重複這個懲罰。

或許是時候解開這個扣了，我邀約了一位認識我父親的朋友見面，如家珍細數地訴說我對父親的懷念，作為對父親最後的告別式⁵¹。「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⁵²，或許我應該早點跟父親告白，因為無論結果會是如何，我也應該勇敢面對，而不應讓自己抱憾終生。我知道面對自己的性別問題並不容易，在那個時候也沒有多少過來人能夠給自己作參考，社會上沒有任何資源能夠提供協助，自己也不懂得怎麼跟別人解釋。不過就算路再難行，也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沒有前人的路，就唯有靠自己開墾，若然走不通，就再嘗試別的，但若真的走得通，就能夠造福更多的人。父親是個堅強的人，我相信他的血脈仍然在我的生命中流轉著，無論如何，他應該會願意看見我能夠勇敢地活下去。

第七節 碎裂

向父親致敬的告別式完結，代表著即將再次啟航，為到自己的性別需要去尋覓方向，但到底可以何去何從，我卻是完全沒有頭緒。我嘗試去分析各種出路及可行的辦法，但變性這個方案，卻是我一直不敢觸碰的選項，因為直覺告訴我，這不是一個出路，這條路不會行得通，因為從我能夠接觸得到的渠道，看到的變性人都沒有一個是有好結局的，要麼就是吸毒賣淫、偷竊搶劫、銀鐐入獄，要麼就是潦倒街頭，落泊無依，最後幾乎都是以了結生命作為終曲。雖然我一直都活得很痛苦，以一個男人的身分生活對我來說真的太難，但我似乎能夠選擇的，就只有奢望找到方法去改變自己的慾望，克服想當女生的思念。現在回想起來真的覺得有點可笑，但當時的我真的想不出一個能夠讓自己安心的跨性別代表人物，社會似乎在告訴我，如果不想當一個男生，就是想當一個女生，更必須是個異性戀者，變性雖然是不理想，但也是唯一一個的方案，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當時我知道活得比較好的變性人例子，在華人社會裡大概就只有中國大陸的舞蹈家「金星」⁵³，她有才華，漂亮又有錢，有藝人的光環，是個異性戀者，有個德國丈夫和收養了三個孩子，擁有美滿的家庭和一個傳統中國女性應該有的形象，她的例子好像是在提醒我，變性並不是一般人能夠達到的境界，要不是擁有超凡的條件，就可能注定要下地獄。

⁵¹ 告別式是喪葬最後部份，是向死者表達離別之意，儀式完結後，通常會將棺木運往墓地埋葬，或進行火葬。

⁵² 出自《韓詩外傳》卷九。

⁵³ 出生於瀋陽的中國大陸舞蹈家，中國現代舞創始者，在國內外獲得多個舞蹈與藝術獎項，於 1995 年完成變性手術，在大陸成為相當有名的變性藝人及節目主持。

改變自己談何容易，但這似乎仍然是一條阻力最小之路，所以我費盡了心思到處張羅，嘗試尋找不同的方法去為自己洗脫這個罪名，務求要痛改前非。我先從心理治療和宗教信仰著手，在網上隨便找了一位心理科專家，只可惜當時一般心理專家對性別不安都不太認識甚至存有偏見，我的第一次約見就被這位專家氣得敗走，沒有再給他第二次的機會了。倒是心理輔導員對我充滿了同情，雖然在性別疑惑這個議題上沒有認識，但仍願意聆聽及陪伴，還幫我尋找有幫助的社福資源。其實我一開始見心理輔導的目的，並不是要處理性別不安的問題，反而是教會的牧師觀察到我有情緒及人際關係上的難題，建議我去找心理輔導協助，但言談中我發現原來很多人際關係上的問題，最終都回歸到我個人的性別不一致上，我支支吾吾一翻之後，最終決定對輔導員坦然相告。不過後來因為我約見的輔導服務是由政府資助的，所以在搬家之後，經歷了三位不同的輔導員，第一位是基督教機構的，而後兩位是政府社福署的，不知道是我比較能夠代入到輔導的流程中去分享自己的故事，還是這幾位輔導員都剛好沒有歧視，且充滿了同理心，從她們三位身上我都獲得了更多的勇氣，去面對我前面未知之路。與此同時，我也開始跟身邊的友人分享我的狀況，由於當時投入教會的時間非常之多，我分享的都幾乎全是基督徒，而頗有趣的是，在他們當中差不多一半人反對一半人接納，部分不接受的會嘗試好言相勸，但其實接受的朋友也幫不上什麼忙，不過不離不棄也實在是難能可貴，讓我感覺到自己並不孤單。之後也有朋友介紹我去找一些較大型的教會尋求協助，我走訪了好幾間教會，也有向後來參與聚會的教會求助，只希望他們的禱告能讓我有能力改變，因為我以為上帝只是不聽我的祈禱。

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信仰上，祈求能夠解決我的問題，但最終都是失望而回。我並沒有對宗教失望，而只是對部分牧者的偏見、自高自大、自欺欺人、妄論信仰等的行為而失望，我當初期望他們能夠幫助我去尋求上帝的意旨，但他們都沒有這樣做，反而以個人的權威及行政手段，去對待甚至對付一個向他們尋求信仰協助的信徒。教會幫不了我，我便開始向別的地方尋找協助，當時有找過香港的一個同志熱線，他很直接地跟我說不清楚這個議題，不過還是願意提供輔導服務，和讓我參加他們的朋輩小組，只可惜裡面全都是男同志，沒有跟我有類似經歷的同路人。另外，我嘗試從網絡世界尋找資源，一開始找到的是英語的易裝者個人網站，這對我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訊息，因為這讓我知道我並不孤單。我想，如果西方世界有跟我狀況這麼相似的人，那在香港也應該能夠找得到同路人吧，而且我還找到有基督徒的易裝者，這更激勵了我士氣，讓我堅持繼續去尋找其他協助。

這段時間，是我人生中其中一段最黑暗的時光，我並非怪責教會幫不上忙，或是朋友們的言語衝撞，至少我現在已經放下了，但當一個人將他隱藏了數十年的創疤揭開，在得不到醫治及幫助之餘，換來的卻是妄下的斷言，隨便一句話很可能就會刺穿那個充滿怨氣的氣球。我還清楚記得，那段日子裡聽到的傷心話，「你好像越來越嚴重了」、「不要在我面前裝軟弱，你以前都不是這樣的」、「不要在外邊這麼像一個女生，別人看到我跟你一起我會很尷尬」，這些輕描淡寫的指責，在說話的人來看，可能都只是隨便的一句話，或是友善的提醒，但對於當時的我，卻是在生命中承受不了的重。或許如果我將不能說的秘密一直保守下去，將鬱鬱一生而終；一旦揭露開來，帶來的果效卻可能是慾火焚身。不過我相信，浴火也能重生，垂死鳳凰若甘願背負人間疾苦投身烈火中自焚，煉成涅槃將能夠普渡眾生。

第八節 破蛹

2013年5月15日下午，我剛好完成性別重置手術4年又4天，因著上帝的恩典我還算是活得不錯，在公車上，我望著雨後放晴的天空在發呆，感恩這一切的順遂。但不知怎的，內心突然響起了「無聲大地」四個字，我像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分，在腦海中看到了一片死寂枯竭的荒漠，滲透著難以言喻的哀愁。我問上帝：「這是什麼意思？我現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嗎？為何還要想起這些難過的片段？我不明白……」我這樣問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害怕，我害怕記起過往的痛苦經歷，又會再一次觸動我的傷懷。但上帝卻對我說：「歷練是有它更宏大的意義，恩典並不在乎於結局如何，而是當中的過程。」我還是不明白上帝的意思，但我仍一字一字的，將這個在腦海中浮現的情境以文字記錄下來，而這些思緒，引導我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重新經歷一遍那幾乎已經忘掉了的片段，《無聲大地》的上卷就是這樣地被記錄下來。

〈無聲大地〉上卷

風吹過無聲大地

呼喚著嘆息難耐

在佇伶的曠野裡

發出隱隱的哀嚎悲鳴

灼熱無情的沙暴
打在憂傷難過的裂縫中
隱約幽咽在地的深處

酷虐……何堪……

日與夜之間
是毫無氣息的顛沛
生和死之別
乃全然放任地流離

苦不得夢殆沉眠
坦然安歇
倒不如魂斷曲終
樂得脫解
活著意義何在
死去毫不足惜

無聲……絕息……

（梁詠恩，2013）

我很難相信，自己曾經這樣一路走過來，回望過去，仍有一份戚戚然的刺痛感，或許人長大了，經歷過更多的痛，就更怕喚起這種感受，身體會用一種自我防禦的機制，去忘記那些曾經歷過的哀痛，是因為害怕再次憶起傷痛，害怕看到自己曾經是那樣的沒用。重寫這段感受後，反而讓我能夠以一種關懷的態度，重新去理解這段不平凡之路，撫摸著沙壺⁵⁴裡流逝的記憶，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溫暖，每一顆沙粒從指間流過，擦撞出微少而輕柔的沙沙響聲，需要格外安靜用心去察驗聆聽。細碎的片

⁵⁴ 又稱為沙漏或沙鐘，是一種計時儀器，通過沙從流沙池上方流到下方來計算特定的時間。

段一點一滴地堆疊起來，也終有一日能聚成為塔。或許這些經歷，若然放棄了，就如一盤散沙，再也沒有任何價值，重新整理，卻可以成為力量的泉源。我寫下了《無聲大地》上卷的前生緣後，下卷亦順著思念筆錄下來了：

〈無聲大地〉下卷

是的……

我曾在這樣的

一片荒蕪大地

經過……

留下了苟延殘喘的生命痕跡

僅餘力氣地走出了絕望沮喪

回望前塵

猶有餘悸

兩念之間

宿業皆始

一己餘生

願普渡眾人

我信

凝望……唯愛……

誠然盼待

（梁詠恩，2013）

“In 2009, I transformed myself from a male body to a better person”，這是我 2016 年在一場相片展覽活動中演講的開場白，這段簡單的話，概括地述說了我對性別轉換的願景，我沒有說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女人，但卻賦予了自己一個使命，一個要前往的方向：我永遠都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那年我 53 歲。

然而，在這半百多個春秋裡，泛黃了的記憶、塵封了的細碎，每每都不經意地騷動著我的心靈，激起陣陣漣漪。我沒有悔恨過，至少，在我的性別置換過程中，我沒有讓自己有滋長悔疚的機會，因為人生只得一次，我知道我承受不來。或許是因著這份決心，對自己許下的諾言，我的性別置換歷程好像比別人都走得順利，甚至成為了對別人的祝福。我從一個自小想當女孩的小男生，經歷了 16,868 個日與夜的痛苦，走遍人生的疑惑、掙扎、失落、沮喪、抑鬱、絕望，繼而尋求上帝的指引，重覓方向，追遂曾經失落了的夢想。人生中創業的夢想達成不了，卻創辦了非營利機構幫助同路人，投入到同志⁵⁵運動之中，並參與政治嘗試改變更多人的命運。年輕時從初出茅廬到白手興家，再到一無所有，然後再到現在的知足常樂，這段路走得不易，孤單，但又充滿了奇幻的精彩歷險，也因此認識了很多有趣和可愛的的朋友。感覺孤單的原因，是因為我的路，只有我自己才真正明白，但興幸途中，能有許多人一路相伴。幾許人生，歷練了不一樣的人格，但我仍自覺幼稚，因為老練並不是我想要追求的。

我的經歷，就正如許多一心追求性別置換的跨性別者一樣，自從被教化去順從社會的傳統性別觀念後，彷彿就活在無間地獄⁵⁶之中，兩面不是人。我曾努力地去嘗試當好一個男性的角色，花了人生最燦爛的四十餘年，將自己打造成為一個一般人口中的正常男人，皆因那個時候以為這條路比較好走，也或許對我來說，根本就沒有另一條路。但這個頭腦上的決定，卻壓止不了心底深處的渴望。更糟糕的是當時的我，對性別的理解只流於不是男就是女，覺得自己既生而為男⁵⁷，卻壓制不了自己想當女生的慾望，根本就是個瘋子、變態。這樣的一個罪人既克制不了自己，就只能在痛苦中求饒恕，在絕望嘆息中尋求上帝的拯救。

基督教的信仰，在我後來的性別轉變及跨越上，起著舉足輕重的關鍵，我經常會說：「若然沒有信仰，我根本走不到今天，但諷刺的是，在信仰還未幫助得到我之前，它卻是我最大的壓迫，和一切罪咎感的根源。」我打從有記憶開始，基督教信仰及性別掙扎，就伴隨著我的一生，但卻是互不相讓的矛盾，直到頓悟之後，兩造才得以和好，同得救贖。我在人生的後半場，經常與人分享我的經歷，其中一個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你⁵⁸為什麼沒有離開基督教？」或許對很多基督徒來說，同性戀在上

⁵⁵ 同志在此文本中代表 LGBT（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

⁵⁶ 《涅槃經》中提到無間地獄是八大地獄之最，是無間斷遭受大苦的意思。

⁵⁷ 近年國際跨性別運動會偏向使用「出生時被指派的性別」（gender assigned at birth），去指出醫學基於外生殖器去決定出生嬰兒性別的謬誤。在此因行文的關係，會較多使用一般的用語去描述這類概念。

⁵⁸ 這裡用「你」而不用「妳」的原因，在第一章中的「他與她的煩惱」裡有提及到。

帝眼中都是一件惡事，變性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糟糕，更何況很多人根本分不清它們之間的差別，他們覺得既然選擇要去當一個同性戀或跨性別者，就是犯下彌天大罪十惡不赦，很多教會根本就不會接納他們，就算有願意接納的教會，也必須要求他們認罪悔改，離開這種他們認為不潔的行為。然而更可悲的是，大多數當事人對教會的感到失望及失信，而選擇離開信仰。

至於我，在性別頓悟之前，卻是因著生命中許許多多的恩典及神蹟，而沒有放棄我所相信的上帝，但亦在同一時間，離不開像鬼魅般纏繞著我的性別困惑，它們，各自都伴著我成長，它們，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既然兩邊我都放棄不了，那兩造具備，就該師聽五辭，所以我開始更用心的去研讀聖經，期望上帝能夠從中給我指引，讓我有更大力量去克服自己的罪性，亦同時，不斷地在祈禱中質疑上帝為何容許這事發生在我身上，但實際上，我是在質疑自己對上帝的信心。禱告中我說：「我既然願意將生命都奉獻給祢，為何我連一件這麼簡單的事，去好好去當一個男人也做不到？」。禱告最後都沒有改變我對性別的追尋，但卻一步步的讓我看到，一個人生命的奇蹟，無論順逆，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可能阻礙到一個的人生命到底活得精彩還是平庸，因為生命本身，就是上帝的奇妙創造！

自此，我在同一本聖經裡面，看到很多不一樣的啟迪，聽到無數聖經故事人物肝腸寸斷的經歷，作為人類活脫脫的軟弱，和那份熱切呼求被愛的需要，在心靈間迴盪不息。我開始以我個人的生命故事作為研究題材，在聖經、神學、酷兒理論、社會運動、政策與政治等的領域思考，從個人到社會再到世界，期望覓得能讓我解脫及釋懷的答案，更希望能夠幫助得到與我有相同經歷，同路迷失的靈魂。2006年我開始進入同志運動，一邊嘗試學習怎樣去幫助別人，一邊爭取機會學習性別理論及聆聽同志群體中的每一則動人故事。

第六章 逐夢旅程

第一節 CDfamily

如果要我在個人的跨性別的旅程中，提到一個對我意義重大的里程碑，相信一定非 CDfamily⁵⁹莫屬。自從家裡安裝了寬頻上網之後，我就偷偷的在網路（互聯網）上嘗試以不同的關鍵字，去搜尋與我性別掙扎相關的資訊，一開始的時候真的完全不知道可以從何開始，我唯一知道的相關詞語就是「變性」，還好當時有搜尋引擎的幫助，我就不斷嘗試以順藤摸瓜的方法，去查找與「變性」一詞相關的中文及英文內容。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似乎是比「變性」更加相近我的狀態的詞語 *crossdresser*，一方面我完全不敢想像自己會有變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當時無論以中文的「變性」或英文的 *transsexual* 去搜尋所得出來的結果，都未能夠尋找得到令我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資訊，而我最希望的，還是能夠尋覓到有相同經歷的同路人。通過 *crossdresser* 一詞，我找到了一些個人的網誌，她們⁶⁰所描述的經歷與情感世界，恰恰都與我的感受幾乎是完全一致，我三十多年來的人生，首次實實在在的感受到自己真正的活著。在當時網絡資源還未真正普及的年代，這些稀少的網誌應該都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出來，除了內容珍貴之外，她們所分享的都充滿著愛和力量，看得出來版主苦心經營的目的，都是期望通過自身經歷去幫助其他同路人。我順著這條線索，找到了中文的「易裝」與「易服」，香港比較會用「易服」這個詞，我亦真的找到了本地的易裝者，但當我在網上找到她們的時候，卻又是膽戰心驚，很想聯絡但又擔心到時會出現什麼意料之外的問題。猶豫了幾天之後，我終於鼓起勇氣在網路上約他們出來見面，還交換了手機號碼，但結果在見面的地點等了一個多小時，對方都沒有出現，連打電話也沒有人接，以後我就再沒法聯絡上這個人了。這樣的事情連續發生了兩次，我才驚覺，不只是我有擔心，我們這些人，都是惶惶不可終日的性別逃犯，怪不得凱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會寫出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一書（Bornstein, 1994），我在中國大陸的好朋友及跨性別倡議者廖愛晚將它翻譯成

⁵⁹ CDfamily 的歷史已經很難查證得到了，原本的論壇亦已在 2020 年結束營運，後由另一新的主持將域名接手，重新設計平台並經營 <https://www.hkcdfamily.net/>。當時在香港，除了 CDfamily 之外亦有其他另外兩個比較活躍的易裝者論壇，及一個針對變性人的網站，分別是 *cdgal*、*cdparadise* 及 *TSense*。

⁶⁰ 由於 *crossdresser* 是易裝的意思，故很少用在生理女性身上，因為女性穿著男裝一般不成問題，所以 *crossdresser* 都是用來形容生理男性易裝成女性的人。

中文，取名得到原作者的同意後改為《性別是條毛毛蟲》，雖然這書寫於二十多年前，但當我頭一次閱讀到的時候，真的感覺到相隔了這麼多年以後，我竟然走出來的路與伯恩斯坦這麼相近。我後來想了想，為什麼那兩位易裝者的手機號碼到後來都打不通呢？我猜是因為她們都不會將自己平日使用的手機號碼，冒險交給一個在網上自認是易裝者的人，所以她們一般都會買太空卡，即是不用實名登記的預付儲值卡，那時候香港還沒有要實名登記，所以這些預付卡都可以用完即棄。

經歷了兩次失敗之後，我還是沒有放棄，終於在 2003 年 11 月聯絡上了一位比較主動的易裝者阿美⁶¹，也得知他原來主持了一個易裝者的網上論壇，還經營了一個實體的會所方便大家存放女裝及聚會。阿美非常爽快就直接約我在會所見面，我們也聊得蠻愉快的，雖然我當時也不用地方存放女裝，但了解到他們需要吸納更多收費會員以支持會所的租金，我也希望能夠多到會所認識其他同路人，所以我也馬上加入成為了這裡的會員，阿美說：「我們是易裝者 **crossdresser**，大家都叫自己做 **CD**⁶²，**CDfamily** 就是我們的大家庭，希望這裡的人都能夠互相支持。」我孤單一個人在性別掙扎中沉淪了這麼多年，就好像找到了一片新大陸一樣的驚喜，在這裡，我認識了線上線下非常多的朋友，雖然我對自身的問題仍然沒有什麼解決的頭緒，但這裡就像另一個家一樣，最少能夠帶給我在現實世界裡索取不到的一絲安慰，與同甘共苦的情誼。

第二節 TEAM

我們在易裝的圈子中，都會經常以挖苦來作樂，說我們有 **CD** (**crossdresser**) 和 **tv** (**transvestite**)，**CD** 就是光碟，**TV** 就是電視機，在外邊這樣說會比較安全，因為外人都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不過其實我們還有 **TS** (**transsexual**) 和 **TG** (**transgender**)。我參加了 **CDfamily** 幾個月的時間，有次有位朋友麗儀問了我一個問題，她說：「如果給你二選一，你會寧願做一個可以裝扮得漂亮的 **CD**，還是一個醜的女人？」這個問題很不容易回答，我也從來都沒有想過，我愣住了幾秒之後，帶點猶豫地說：「我想我還是會選做一個女人吧」，她說：「那你應該不是 **CD**，而是 **TS**」，我說：「是嗎？也許吧……」我表現得這麼猶豫的原因，是因為我一直都覺得變性對我來說是不可能

⁶¹ 由於現在已失去聯絡了，未能取得同意，所以這裡以匿名代稱。

⁶² 當時還沒有跨性別這個概念，在香港的易裝社群裡，大家都會用 **CD**、**TS** 來說明自己的身分，**CD** 通常代表著沒有變性念頭，只是找空間舒發自己，而 **TS** 就是比較希望能夠走到變性的一步，例如 Louise 的狀況。

的事情，但給她這麼一問，彷彿又好像讓我想通了什麼似的。哪我到底是 CD 還是 TS 呢？易裝（CD）好像是一種行為，而變性慾（TS）則是一種心態，或者可以說是一種需要，它不像食物一樣缺少了就會死，但沒有了它，卻能讓我們生不如死。我感覺到 CD 和 TS 並非兩個不同的身分，也並不相互排斥，而非像圈子內其他人說的樣子，但我又說不出來那到底是怎樣。麗儀接著說：「有另外一個聚會，我覺得應該更適合你，不如下次有聚會的時候我帶你去看看吧。」

2004 年 6 月，麗儀帶著我去參加了那邊的聚會，一開始的時候感覺比較像一個聯誼會，也有比較多的白人，吃吃喝喝之後，原來也會談論一些關於跨性別的議題，當中有些本地人英文不太好，所以我都會跟他們多聊一下天，以免他們好像被冷落了一樣，但到商議討論的時候，由於所有白人都不太會說中文，所以都是會以英語討論，間中會有人給聽不懂的朋友翻譯部分內容。當時我的朋友只是簡單的向我介紹了一下這個聚會，聽說是當時政府醫院的性別認同診所裡的求診者，與一些專家及學者組職而成的，後來從當中參與的一位學者的論文中，才知道原來這個團體是由叫 Jessica Park 的朋友於 2002 年建立的，她將團體名字定為 Harry Benjamin Syndrome Support Group⁶³，但當中有部分成員不太喜歡這個名稱，直到 2004 年中，即是我剛參與這個團體的時候，有人提議大家一起投票選出一個新的名字，我也有參與在當中討論，後來我們將名字改成為 Transgender Equality and Acceptance Movement（跨性別平等與接納行動，TEAM）⁶⁴，亦計劃將團體正式註冊為非牟利組織，及計劃開展一些活動。這組職在幾年間，推動了不少對跨性別群體影響重大的事項，由於成員當中有大學教授、研究人員、法律學者、性別專家、已經完成手術及準備變性的跨性別者，又有白人和本地人的組合，在港英政府統治期間，以不同的方法與策略創造了許多成績，例如讓政府刪除了身分證上一個能夠讓警務人員有可能識別到當事人曾經變性的歷史記號，及在更改新性別後，能夠在中學會考⁶⁵證書上刪除舊有的名字及性別，以讓性別重置後的跨性別者更順利融入新的生活（Emerton, 2006）。

這個組職雖然已經註冊成為一個合法機構，亦制訂了宗旨及方針，但由於成立初期的部分成員與某些後來加入的有著不完全一樣的期望，在註冊的時候大家亦沒有同

⁶³ 團體的名稱大概是因為性別認同不一致（當時還是稱作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最初於 1948 年由性學家 Harry Benjamin 定義為 transsexualism（變性慾），後來也有稱為 Harry Benjamin Syndrome。

⁶⁴ TEAM 是香港最早一個註冊的跨性別團體，現已停止運作多年，網址是：<https://teamhk.org/>。

⁶⁵ 中學會考是政府的一個統一考試，證書也是由考試局所發出的。

時制訂好會章及決策機制，除了註冊人之外，沒有正式的架構，不久之後，每次有人提出一些比較進取的計劃時，都會因為有成員持不同的意見而胎死腹中。後來大概到 2007 年，我開始與其中一部分當中的成員討論要不要另外成立一個新的組織，去做一些我們認為該做的事情，這就是我後來創辦的「跨性別資源中心」。

第三節 初試啼聲的意外收獲

自 2006 年開始第一次被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對著學生們戰戰兢兢地分享自己的故事之後，演講就成為了我的工作日常，十多年間做過大大小小三百多場的演講活動，最多的一次有接近一千人，也當過真人圖書館⁶⁶書籍被讀者借閱，媒體雜誌的採訪⁶⁷更是多不勝數。在這十多年的跨性別服務及倡議運動中，我寫過關於自己的生命故事，有部分記載在不同的出版書籍當中，也出版了一系列名為「是非男女」的跨性別手冊⁶⁸及性別理論專欄⁶⁹。我將手冊取名為「是非男女」是帶著非常濃厚的諷刺色彩，一方面喻意社會將性別二分為單純的男或女，事實上是一種性別壓迫，將不符合社會規範的性別特徵與表達，通通都歸到錯（非）的那邊，然後再去教化所有人什麼才是對（是）。也正如巴特勒所言，性別的不穩定性會帶來許多人的麻煩，某些女性主義者會擔心破壞了長久爭取回來的女性地位，也會讓社會上某些人在性別身分相關的事情上無所適從（Butler, 1999）。性別除了麻煩之外，亦為是非之端，一個人的性別取向及表達，卻好多時都會惹來眾人的指指點點，評頭品足。「是非男女」系列的平易近人，除了是有的放矢地以一般人能夠懂的語言去解釋及講述跨性別群體的狀況外，其實也是因為我沒有上過正規的性別理論課程的個人限制，只能夠以淺白的方式去表達我在跨性別社群中的所見所聞。不過這樣的限制，卻帶來了意外的結果，由於手冊內容沒有太多被西方根深蒂固的理論所影響，也是一般人能夠看得懂的，就更能夠引起本地讀者的共鳴與認可。

⁶⁶ 真人圖書館（The Human Library）是由同名的一個國際組織在 2000 年於丹麥哥本哈根發起，現於世界各地包括台灣及香港的不同城市舉行。活動以類似圖書館的形式，讓參加者借閱真人圖書，聆聽他們的故事及即場發問互動。被邀請的圖書主要來自社會中存在偏見或歧視的弱勢群體，如愛滋病感染者、跨性別者、難民等等，務求讓更多人認識他們及消除歧視。

⁶⁷ 根據電子剪報 WiseNews 的搜尋結果顯示，從 2009 年 9 月開始，有 380 筆新聞報導有提及到「梁詠恩」、48 筆提到“Joanne”及“Transgender”、417 筆提到研究者創辦的機構「跨性別資源中心」或“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上述數字已經篩選並去除與研究者無關的報導，但並未去除重複提到多個關鍵字的新聞，亦未包含數量不少的視頻報導。

⁶⁸ <https://tgr.org.hk/是非男女>

⁶⁹ <https://www.openroom.com.hk/category/專欄/是非男女>

出道（出櫃）之後，我經常被邀請到不同的場合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從一開始的羞怯緊張，到漸漸提高了控場能力及演講技巧，我開始嘗試在當中揣摩怎樣能夠抓住聽眾的注意力，讓他們更有興致聆聽我的分享內容，並能夠理解到我想表達的理念。我嘗試從演講技巧的書本中汲取更多知識，也留意 TED Talk 裡打動人心的演講場面，經過不斷的觀察，及自己與台下聽眾的互動，我漸漸發現說教式的理論是最不受歡迎的，而且通常演講的時間都有限，總不能夠在一個多兩個小時中，或更短的時間內，將整個跨性別的概念都一一說清。所以除非是主辦方要求，一般我都會儘量少講理論，反而將難懂的概念融入個人生活片段中，再加上一些段子⁷⁰，我發覺這樣的效果相當不錯，也可以帶領他們進入我的故事中，與我一同回顧一個又一個激盪人心的奇幻旅程。

這些年來有不少人聽過我的故事，也有人建議我將經歷寫成自傳，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到跨性別這個群體，可是我覺得出書除非內容很有賣點，又或是作者已經很有名氣，不然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到頭來錢花了，書卻可能沒人要看。而且要將自己的經歷重新整理得能夠讓讀者引起共鳴，絕非單憑演講技巧就能夠做到，所以我只好默默地將這個心願埋藏在心中，夢想著有一天能夠帶著自己所寫的書，在台灣這片瑰麗小島上，一站一站的旅行演講，跟不同的讀者聊性別、聊社會、聊各自的生命體會！

第四節 掉失了的友人

日復一日的的生活節奏，堆積如山的工作日程，拯救不完的生命嘆息，是會將一個人的抱負磨得平平。再有意義的使命，也得按次序而行，也得先有飽飯可吃，「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⁷¹。十多年之間，我從創辦跨性別機構開始，到全職投入做服務、倡議、公眾教育，在中港台三地奔波，可謂收獲累累，卻散盡了家財，驀然回首，不禁淚灑千行。慨嘆的並非金錢，而是花了這麼大的力氣，能夠幫助得到的跨性別者數目雖然也不少，但相對於整個社群來說，許多人仍然是落在痛苦的邊緣，命運堪虞。這些年來，經常記掛著一位名叫 Louise 的圈內好友，一位個性樂天的跨性別女生，她經常熱心地為大夥兒安排各種聚會，讓大家能夠抱團取暖。Louise 仍十分樂意到處張羅，沒半點埋怨，但姊妹⁷²中還是有些會在她背後指指點點，

⁷⁰ 本指相聲中的一節或一段藝術內容，現今泛指一個搞笑富娛樂性的完創內容。

⁷¹ 出自《魏書·卷三五·崔浩傳》

⁷² 香港跨性別群體對於易服或男跨女圈中人的稱呼。

除了挑剔她的安排之外，還會說她個子高大，沒有變性的本錢，說她就算變了性都不會好過。雖然大家的評價也許是反映當時社會的現實狀況，因著對社會的恐懼，作為一位跨性別者，要不就是要小心隱瞞自己的身分，要麼就是要冒著被歧視的風險，在找工作的時候很容易會遇到重重困難，日常生活也可能會過得不容易。但 Louise 非常期望能夠變性，終日盼望那天能夠來臨，正當她以為醫生差不多要開出證明書，讓她轉介至外科進行手術之際，為她評估的心理學家，卻在此時質疑她是否適合變性。這也許是性別評估中，醫生對求診者的一個例行程序，但對 Louise 來說，無疑是一個嚴厲的打擊。與此同時，她在工作上也遇到了一些麻煩，更被媒體跟蹤，將她的工作地點及行蹤暴露，老闆就因而辭退了她。我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留意到她為姊妹們所做的一切，被她對別人的真誠打動了，想著是否能夠與她一起做點事，讓大家活得快樂一點。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夠早點開口，早點跟她多聊天，早點與她同行，但 Louise 卻於 2004 年 9 月 20 日在家中燒炭而亡 (Emerton, 2006)。Louise 的事蹟讓我萌生成立組織的心願，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機構去支援大家，或許那些難過的事情就不會發生。

2008 年 11 月 30 日，我的另一位好朋友 Michelle，於家中一躍而下，了結了自己的生命，卻沒有向我告別一聲……Michelle 與我相識的時候，我們都是身穿男裝的出現在易裝者會所裡，我們一見如故，侃侃而談惺惺相惜，她說我長得像明星，我說她更像，雖然我並不想和男性交往，但在我心的目中，Michelle 是個非常俊俏的男生，女裝起來也美得有點驚艷。我們還相約了一次到澳門兩天一夜，女裝去遊玩，我教她擺 pose，我們互相幫大家拍照，直到今天，我錢包裡還放著她幫我拍的照片，我希望以此來紀念這位好友，和提醒我珍視自己和朋友的生命！

在 Michelle 離開前的一個月，我站在彌敦道⁷³上打電話給她，鈴聲響了很久很久，但最後她都沒有接聽……一個月後，我接到另一位圈中朋友告知她離去的消息，我痛哭了很久很久，我痛恨自己沒有做得夠好，沒有盡力去關心我身邊的好朋友，如果……我想如果，我能夠堅持找到她為止，故事會不會完全不一樣？

⁷³ 彌敦道是香港一個購物地區，研究者經常在那裡坐巴士（公車）回家。

第五節 Louise

我在 2000 年從網上找到了香港一個易裝者群體 CDfamily，有如發現新大陸一樣，在裡面認識了不少同路人，從她們的故事裡面，了解到更多關於自己及這個社群的狀況。認識到 I am not alone，也許是我當時最大動力，至少能讓我我知道我可能並不是一個瘋子。我開始在這個圈子中學習怎樣去裝扮得更像一個女人，這不但可以舒緩一下自己的壓力，也從中可以探索自己想要的和需要的。在易裝圈子中，有流傳著這樣的一種說法，覺得易裝是一種「想要」的興趣，某程度可以通過一些行為來舒緩和壓抑困擾；而變性則是一種「需要」，是更深層發自內心深處的渴望，就好像是出生前就被植入於基因內，幾乎是無法改變的一種狀態。對我個人而言，性別困擾中的「想要」和「需要」並沒有辦法分得這樣清楚，也沒法界定到底有多少困擾是來自於一個人的內心，有多少是源於社會文化。但我始終覺得變性是一件對我來說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就算能夠實現，也大概活不了多久，因為聽說變性的人都會早死，不然也會因承受不住社會的壓力而選擇自殺，所以我寧願相信它是可以改變的癖好，有朝一日，我還是會好好地回去當一個正常男人，成家立室，不再會讓自己沉淪下去。

過渡式的易裝生涯，再回去好好當個正常人，也許是我們當中許多人的寫照，昔日的易裝姊妹，如今大部分都沒法再聯絡上了，有的可能是刻意避開，儘量保持低調，讓自己能夠在日常狀態下，好好地去維持一個別人眼中的好男人狀態，只有在某些按捺不住的日子，才會叛逃到另一個平行宇宙中，以女裝打扮來舒緩身心壓力，偷得浮生半日閒好讓自己能夠在現實社會中繼續活得下去。但這種無間道⁷⁴的狀態及一切行蹤，是絕對不容許有半點泄露的風險，越少人知道就越會安全，最好不留一絲痕跡，這樣在其他人面前才不會露餡。我在認識這個社群之後，也慢慢發現原來大家都儘量不會交心，不會說太多自己的個人資料，以防有機會泄露身份，只有少數像我這樣預防性不足的人，又或是圈中的老手，才會較多傾心吐意。我當時有點笨拙，還以為大家都不願意互相支持，連自己真實姓名和住在哪一區等的，都守口如瓶，每次見面，話題都只停留在怎樣裝扮，在哪裡買女裝等等，至於我最關心的問題，例如怎樣面對自己的性別掙扎、如何處理家人關係、將來的計劃是怎樣等，都一律三緘其口，滴水不漏。

⁷⁴ 「無間道」是 2002 年上映的香港警匪電影，故事講述兩名臥底，分別潛伏在警方和黑社會的陣營，在黑白兩道之間的關係難分難解。

Louise 跟其他姊妹不太一樣，很多人都知道她住在哪裡，在哪裡工作和做什麼行業，我加入這個圈子的時候，她和其他人已經非常熟絡了。當時圈內有一個易裝者的網上論壇，Louise 非常樂意地將她去專業影樓拍攝的造型照，毫無保留地分享到論壇上，讓很多人羨慕不已。但大部分的易裝網友，都只會將看不到臉的照片貼出來，大多數是肢體的一部分，極其量都只會放下半身的照片，這樣既可以保障自己的隱私，亦能夠在姊妹們中刷存在感聊以慰藉，社群裡都會自嘲說這是殘肢照片，但說真的又有多少人能夠有這份勇氣，不怕自己的身分暴露？Louise 是其中少數有這份勇氣的人，因為她當時已在半公開的狀態下生活，她上班就是那個模樣，家人好像也知道了但沒法接受，而她，就等著政府醫院性診所給她一紙證明，去作個了斷，待手術完成後就去更換新的身分證，堂堂正正地去以女性身分生活。我當時也被她的勇氣給感動了，覺得能夠勇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所以我也跟著將自己的女裝照片分享到論壇上，亦在心裡暗暗欣賞這位姊妹。Louise 為人率性，大咧咧的，對人關懷備至，經常為其他姊妹到處張羅，預訂聚會地點 KTV 什麼的，她都願意為大家奔波。不過她毫不隱藏自己身分的個性，加上比較高大的身形，也令到部分姊妹對她略有微言，擔心與她一同外出時會招人注目，被旁人發現易裝身分而招致麻煩。而後來，她的大膽行為也的確招惹到媒體記者的注意，本來希望邀請她接受個人專訪，但遭 Louise 拒絕後，竟然冒充易裝者在論壇上聯絡她，還到她工作地點進行偷拍。相關報導刊登後，Louise 的老闆擔心會受影響，遂將她辭退，當時還弄得整個社群人心惶惶，恐怕自己在論壇上的身分會被發現，馬上捲起一輪的刪圖刪貼浪潮。

Louise 失去了工作頓感茫然，更在之後不久的變性前心理評估中，被心理專家質疑她是否合適接受變性手術，原本抱著盼望以為很快就可以過新生活的她，在多重打擊後，選擇在家中燒炭自盡。Louise 的離去令我悲慟不已，原本以為在姊妹間終於找到了能夠相濡以沫之情，忽聞噩耗，也難忍珠淚千行。十八年過去，Louise 的一顰一笑，助人的生命力量仍時時刻刻鞭策著我往前驅進，成立機構幫助同路人，亦是我立志要繼承她的未竟之業，相信她現在已化蛹成蝶⁷⁵，漫舞翩翩。

⁷⁵ 蝴蝶經常被跨性別者用以比喻自己的人生，化蛹成蝶即代表迎來性別轉變之新形態。台灣 TG 蝶園之名也是寄意於此。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出自於李商隱之《錦瑟》

Louise，妳還好嗎？妳有留意到我這十多年來所做的事情嗎？我想妳必定會心感安慰！妳當年的不辭而別，令我悵然若失，妳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願意陪伴在妳左右，因為我知道妳也會這樣對待我，對嗎？妳知道我有好多話等著與妳促膝而談嗎？或許妳留下來，我們這些年頭已經是戰場上的老搭檔了。妳離開得太過突然，我還有很多的疑問，想從妳身上知道答案，到底為什麼妳想成為女生的這件事，會讓妳家人沒法原諒？到底妳做了什麼，記者要窮追猛打？到底妳的老闆有何顧慮？妳真的不像一個女生嗎？為什麼醫生會這樣對待妳？妳知道現在的女生很多都有一米八高嗎？如果妳能夠再堅持久一點，可能就已經再沒有人會再說妳長得太高！妳在別人面前看起來都這麼愛笑，原來妳一直都不快樂嗎？為何妳都沒有告訴我？我知道妳只想活出自己，但路縱難行，總是會有出路，社會也會因為我們而改變的……掛念妳的 Joanne 留字。

第六節 Michelle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是什麼時候認識 Michelle 的了，那時候 Louise 還沒有離開，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足足呆了兩秒鐘說不出話來，對著面前這位花漾少年，俊美得竟然令我怦然心動，天呀！我不是已經確定了我喜歡的是女生嗎？不過，她女裝起來應該也會是很美的吧。我隨即自我介紹，她說她也是 CD（易裝者），才剛加入這個會所，我們很快就聊得異常投契。我告訴她：「第一眼看到妳的時候，真有點被迷倒了，覺得妳很有明星的型格，穿著又非常好看！」誰知原來她對我的感覺也是一樣，我們彼此看著對方咯咯大笑，惺惺相惜的感覺原來是這麼美好的。

自從寬頻網絡開始普及，香港的易裝群體很快便發展出來三個不同的論壇，在某段時間中分庭伉儷，分別都有成千上萬的註冊會員，而這些會員通常都會分別註冊在各個論壇裡，有時候甚至會有數個分身，以減低暴露身分的風險。我和 Michelle 也是

這樣地認識到這個會所的主持，有了這個實體會所，一方面就能夠有更多機會在現實世界裡結識到更多同路人，感情關係也會更加實在，而另一方面，有不少姊妹都需要一個私密的地方存放自己的女性衣服，也可以在這邊相約幾位姊妹一起裝扮，再外出到附近透透氣。有時候亦會有些沒膽量以女裝外出的朋友，又或者當天剛巧沒有預備好的，就會以男裝陪伴其他姊妹外出，這樣就會讓大家更為安心，若是出現了什麼意外，以男裝出現的姊妹就會展現出英明神武的一面，作大家的護花使者。亦有些資歷較深的大姐姐，會在會所裡教大家怎樣妝扮，甚至帶著大家出外探險，這些前輩都是識途老馬，對於哪裡比較安全，有哪些餐廳習慣了易裝者的出現，有哪些街道燈光比較昏暗看不清到底是男是女，她們都瞭如指掌。在這個秘密花園裡，我們再不止停留在網絡世界，幻想自己成為一個虛擬女神，還實實在在地走到現實世界的邊緣，探頭外望，戰戰兢兢地在偷取得來的時間裂縫中，化蝶起舞。但是夢境越發真實，也就越發分不清哪一邊才是夢，抑或是蝶本莊周⁷⁶。

在這個大家庭裡，我認識到很多同路人，當時我跟 Louise 還沒有太納熟絡，就只有 Michelle 跟我比較交心，我們在會所裡會無所不談，她也有告訴我她女朋友知道她是 CD，雖然沒有很接受她這個行為，但還仍然保持男女朋友的關係。Michelle 的家人好像也知道了，不過她好像都有一套方法去處理，也有自己的生意，令我羨慕不已。Michelle 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能力智慧美貌都同時集於一身，我好像沒有什麼比得上她，雖然她好像也很欣賞我，但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自卑的人，自己的生活也搞得一團糟，生意失敗，女朋友又離開了，還被身邊某些朋友說我醜，令我完全失去了自信心。不過我易服的時日開始得比 Michelle 早，經驗較多，而 Michelle 卻好像在自信的表面下，有一層灰濛濛的鬱悶。我和 Michelle 分享很多我在易裝上的心得，還有人生的苦與樂，當時的我已經開始留著一頭長髮，脫鬍子的療程也做了有一段時間，女裝外出基本上就不用配戴假髮和化妝，顯得格外自然。而 Michelle 雖然長得漂亮，女裝時的樣子也十分迷人，但始終她 CD 的經驗尚淺，穿著 7cm 的高跟鞋在外邊走起路來時，都是硬橋硬馬的，很容易引來周遭目光的注視，這樣她就更加緊張。我經常會和她分享我的經驗，教她怎樣走路會表現得更為自然，畢竟她的樣子甜美又十分聰明，我相信只要提點一下及多加鼓勵，能必定能夠成為一個 CD 女神。而她，也非常喜歡聽我的分享，不過缺乏實戰經驗，實在很難將理論講得清楚，但在香

⁷⁶ 寄意自莊子《齊物論》中的莊周夢蝶

港又會擔心在路上很容易會遇上熟人，所以我們都很難才找到機會一起外出。有一次，我跟 Michelle 商量，計劃約在一個週末到澳門遊玩兩天，在一個比較陌生的環境下，盡情女裝，互相分享與練習。

我們白天就出發，從香港到澳門坐船大概只要一小時左右，上岸後我們就馬上到酒店辦理入住，跟著就急不及待開始我們的妝扮活動。其實由於我平常就已經很女性化，化妝很快就完成，再換上不同的衣服和整理一下就已經整裝待發了，所以其餘的時間都是我在看著 Michelle 打扮，再幫她處理一些細節，然後我們就在房間裡暖一下身，教她怎樣擺 pose 會更女性化，再用數碼相機一邊幫她拍照，一邊給她看，再指導她怎樣可以調較得更好。然後她又轉過頭來幫我拍照，再跟著我的姿勢擺弄，我們在笑聲中很快就渡過了一整個下午。Michelle 在暖過身後放鬆了不少，她自帶的炯炯眼神加上可愛的笑靨，完全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青春少艾。夜幕低垂後，週日晚上的澳門顯得格外清淨，昏暗的街頭，亦是最適合我們開展行動的時機。我們在附近走著，找到了幾個人跡比較稀少，又適合拍攝的位置，就已經幾乎流連忘返，互相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那個晚上，我們都玩得非常盡興，很開心好享受，這也是我人生中其中一個最難以忘懷的日子。Michelle 當晚幫我拍攝的照片，在 17 年零 8 個月後的今日，我仍然將它留在我的錢包中，雖然照片已經顯得十分殘舊，但她在我心目中的記憶，仍然歷久常新，在我的性別之路上，我經常都想起她，記掛著她曾與我一起經歷過的一點一滴。

2008 年 11 月 30 日，Michelle 無聲無色的離開了我的人生，有一位跟她比較要好的朋友對我說，Michelle 在臨走前，有說過女朋友覺得她易裝的狀況越來越過分，父母好像也有給她壓力，加上工作的不順遂，在多重打擊下選擇了這樣去了結生命。我對 Michelle 的死感到十分難過，其中的一部分是覺得自己沒有足夠地關心身邊的好朋友，也怪責自己為何沒有更早察覺到 Michelle 的不快樂，還一直以為她活得不錯。不過那個時候，剛巧我也正在努力嘗試擺脫抑鬱症的困擾，所以也自顧不下。在她離開前的一個月，我打過電話找她，但沒有接上，她也沒有回我電話，我慨嘆自己竟然沒有好好的抓緊這個訊息！在 Michelle 離開之前，其實我也正在構思可以怎樣去用自己的經歷，幫助其他活在痛苦邊緣的同路人，我這樣做的原因，就是擔心再多一個像 Louise 這樣的朋友離我而去，而當我轉過頭來，彷彿看著 Michelle 的背影，卻發覺原來已經來不及捉緊她了。我曾經為這兩位朋友的離去意志消沉了好一段日子，也想過自己要不要像她們一樣，落得灑脫。活著，似乎是一場看不到終點的競賽，根本找不到繼續

的理由和意義，累了，隊友們都相繼離場了，我還要走下去嗎？Louise 和 Michelle 的離去讓我重新反思生命的意義，但我卻沒有想得通……我問自己為何我會難過，為何我會悲哀？若然可能，我會希望她們都會選擇留下來，因為路縱難行，結伴一起也許會變得更加輕鬆，亦有人會在旁邊為你打氣，陪你哭伴你笑。我不想她們離開，是自私的想法嗎？不！我不覺得會是這樣，是因為愛，將我們的心連結在一起，就算她們都已離去，但仍然會在我的心中活著。我知道，她們一定會希望我能夠努力堅持下去，幫助更加多的人。我想她們之所以選擇先行離場，是因為她們的痛苦已經到達了無法承受的地步，而她們的離開，也正正提醒我珍愛生命和身邊的人。我想，既然她們已經選擇好了自己的位置，那我也應該延續剩下來的崗位，好好的活下去，與人分享我與她們的相遇，我相信，她們都會默默地在遠方，守護著我所將要走的路。

〈記不起的憂傷〉

很想到海邊去

沉浸在海的中心

很想淋一個花灑浴

很想肆意雨中走走

這樣……

就沒有人會留意到

臉上流下來的幾滴眼淚

這樣……

就沒有人會問

到底發生了些什麼

這樣……

就可以盡情地哭

也不用去管要解釋什麼

我只想逃避一下

我只想離開一陣子
我只希望能呼一口氣
好讓淚水輕輕滑過臉龐
不留一點痕跡
不讓任何人知道
就連自己都察覺不到
那記不起的一點點憂傷

然後……
在明日蔚藍色的天空下
讓自己又再次投入
那愉悅的人生裡……

《詠恩誌》寫於 2013.1.16

第七節 自責的補贖

2008 年我創辦了跨性別資源中心，是為了要帶給同路人一個希望，雖然辛苦，但仍堅持做下去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希望以此來悼念兩位圈中逝去的好朋友。曾經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平均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一星期工作七天，過年過節的日子，我都仍然會繼續埋頭苦幹，沉醉在無盡的拯救行動之中，顧影自憐。在服務跨性別的日子中，我唯一能夠放假的時間，就是趁著去外地參加會議前後，順道去一個小旅行，因為通常主辦方都會承擔旅費，這樣我就可以省下了機票錢，換來大概兩至三天的小休。做機構工作靠的是申請基金會項目來作工資，但我都給自己比較微薄的薪金，儘量將剩餘的錢花在其他更重要的方面。除此之外，唯一能夠讓我躺下來休息的，就只有當身體承受不住，病痛到令我不得不躺下來的時候，但這樣的勞累，我的身體狀況就越發虛弱，生病的日子就越來越多。在漫長的這段日子裡，我努力地去為社群拼搏，就連我自己都以為是上天賦予我的一份使命，但回想起來，其實或許更多的是自責，我期望通過服務跨性別社群，來填補我內心的傷痛，彌補我救不了兩位好友的罪疚感，我以贖罪的方式，來悼念她們的亡魂。可惜的是，我幾乎耗盡了我的心力，花掉了我

所有的積蓄，就連健康和志氣都差不多磨滅殆盡，還是拯救不到所有的生命。2017年7月8日晚上，一位義工朋友傳來了一段訊息，問我是否認識當天在大圍鐵路⁷⁷站一躍而下的那位跨性別朋友。我的手顫抖著，聲音在嘴唇邊，卻因為哽咽而說不出話來，腦子裡轉了一大堆過往的片段。剎那間，十一年來為跨性別群體所付出的一切一切，在我眼前瞬間爆發……點燃，漫天花火化作一縷雲煙，我質問自己，一直在做的這一切值得嗎？我在凝住了的空氣及失語中掛上了電話，目光呆滯地看著手機不知過了多久，心如刀割，淚如血淌……我在啜泣聲中查到了相關的報導及她的臉書，她名叫 **Jaco**，然後，我在臉書上寫了數段控訴式的貼文和感受，其中一段如下（我在語句上稍作了點修改）。

My lovely Transgender friends!
Surely you all deserve for a better life
and being recognized as the Gender you are all longing for!
Your smiles, your faces are always on my mind
that lighten up my way
every time when I feel weary
and in every moment when I'm about to give up

Life is short
but all means a lot
With love and with faith
will see you all smiles again
one day!

R.I.P

Jaco 2017.7.8, Michelle 2008.11.30, Louise 2004.9.20

一直感覺與 **Jaco** 很接近，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後來，我在機構服務記錄當中，找到了當時與 **Jaco** 媽媽的對話記錄，在 **Jaco** 的追思會上見到她媽媽的時候，我們相擁而泣，說不出話來。那時候，因為 **W** 小姐婚權案的勝訴，香港政府剛剛推出性別承認立法的諮詢，我在這件事情上曾花了很大的力氣，亦於 2014 年兩次到日內瓦出席

⁷⁷ 大圍鐵路站是研究者回家經常會經過的一個轉接站。

CEDAW 的審議會代表香港婦女團體發言，除了向委員會表述關於各個婦女團體的訴求外，我亦以一位跨性別女性的身分，道出了這個群體的困境。讓我最難過的是，我後來發現 Jaco 在她的臉書上，就在政府發佈展開性別承認議題公眾諮詢新聞稿的當天，她轉載了該則內容，並寫下了這一段話：「啊……唔知有無命等到果日……」（啊……不知道能不能活著等到那一天……）。後來，我在她這段話之下留言：「我一星期七天，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不眠不休地去努力工作，為什麼妳就不能再等下去呢？」其實我沒有怪責 Jaco，我怪責的是自己，怪責自己做得不夠好。

Jaco 離去的那一年，我已經服務了跨性別群體九個年頭，我疲憊、心死、沮喪、無力，在迷惘中我卻意外地看到了一個小故事，一個足夠讓我重新振作起來繼續前行的故事。也許，就如「撿海星的女孩」⁷⁸所說，雖然我未必能夠幫助得到每一個我遇上的跨性別者，但對於我有能力觸及的，他的生命或許會因為這次的相遇，帶來不一樣的改變。對我而言，生命的改變，就如黑暗中燦爛的星火，照亮著我前行的方向。

一天黃昏，在澳洲的海灘，有位老先生拄著拐杖散步，遇到一位小女孩。他看到這位小女孩不斷撿起沙灘上的東西往海裡扔，不禁好奇地問道：「小妹妹，妳在打水漂嗎？」

小女孩說：「不是，我看到沙灘上有好多海星，明天一早太陽出來，它們都會被晒死，我覺得那樣太可憐，所以把它們送回海裡去。」

這位老人已經看盡人生百態，不禁莞爾。他說：「小妹妹妳別傻了，這條海岸有多長、海星有多少，憑妳一個人，怎麼可能救活所有的海星呢？」

小女孩又默默撿起一隻海星，丟向海中，然後說：「老公公，我知道我不可能救活所有的海星，但是我知道當我撿起這一隻海星、丟進海裡的時候，我已經改變了『牠』的命運。」（原作者不明）

Jaco 的離去讓我重新思考這些年來為跨性別運動所做的一切，腦海裡不斷浮現著所有遇到過的人和事物，以及自己的情感、需要、使命和人生意義，別人的需要和自

⁷⁸ 在網絡上流傳的一個故事，已經找不到出處，這裡取用了其中的一個版本。

己的需要，是否就不能兩全其美？這些年來因著我的執著，做了很多事情，但我在性格上還有非常多的缺點，自己也有很多問題扔在一旁沒有去處理，我努力去服務他人，無論是贖罪也好，真心也好，我都冷落了自己。我的身體在完成了性別重置後比以前更加虛弱，由於忙著照顧他人，連去看醫生和做鍛煉的時間都沒有，我除了大病之外，都不會躺下來好好休息和放鬆。我問自己，是不是應該暫停一下，離開一會，去做自己想做一些事情？但我真的放得下嗎？我手術後為自己取名叫「詠恩」，正正是提醒自己要往後的一生都是要奉獻給上帝，來詠讚神的恩典，那我應該放棄嗎？這十多年來我，我將我的心情點滴，都寫在了一個叫《詠恩誌》的網誌中，我一一回看，發現了久違的身影。原來人生，就像我的性別一樣，不會是非黑即白，非男即女，那我也不需要為選擇一件事，而放棄另一件事吧。我開始著手部署一直以來的夢想，計劃暫時離開家人，去一個新的地方生活一段時間，重新學習，思考新的人生路向，以及發掘更多有利於跨性別生命的力量。

〈流水恨〉

江山流水恨綿綿

斷橋殘燈影樹憐

天崖棧道孤身去

望守雲開盼月明

《詠恩誌》寫於 2013.4.14

第八節 反思傷痛

“If you don't have any shadows you're not in the light.” - Lady Gaga

如果在人生裡頭沒有陰影，那你就是沒有站在陽光底下，類似以上的一番話，有很多不同的人都曾經講過，但我更喜歡 Lady Gaga 的版本。人的一生中充滿著各種陰影，有些人會一笑置之，因為他們知道該怎樣活下去；有些人會儘快將它們忘記，怕自己會承受不住痛苦；我看著陰影，曾經哀哭，曾經傷痛，也曾經停下來檢視它們，

因為我相信只有認識它們，才會更加懂得怎樣與哀哭的人同哭⁷⁹，讓喜樂重新充滿每個角落。

在我的生命中，有些傷痛是來自於對自我性別的恐懼，有些則來自於身邊的朋友及社會，而有些卻是來自於跨性別社群內部。我發覺我越是重視我們之間的關係，那些傷害就會越刻骨銘心，越難以從悲痛中調息過來。從 2010 年開始，我就跟好幾個香港主要的反同陣營有過交手，由於不涉及感情關係，我們的共通點又是基督教信仰，所以都比較能從理性的考慮去與他們溝通，因為我想知道他們反對的原因及理據到底是什麼。日子久了，我反而開始慢慢建立了對反同陣營的同理心，原來大部分歧視與偏見，都是來自於恐懼，他們害怕同志群體會將社會敗壞，他們害怕本身所建立的信仰會被推倒，他們害怕我們會做出傷害他們的行為。我不斷思索，思考中間的各方利害關係，當中的恩怨情仇，與及錯綜複雜千絲萬縷的「社會－宗教－文化」關係，實在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非任何一個人或機構可以負上所有責任。可能是基於這個思考方向，我發現我比一般支持同志權益的人，更能夠在反同人士面前沉得住氣，更能夠細察持不同意見的聲音，及在彼此之間存在的矛盾、交織性及複雜多元的關係中，看見了彼此的扣連，在激烈的鬥爭中，卻是互相依存以穩固各自的地位及安全感。事實上，在這場性與性別的道德倫理《魷魚遊戲》⁸⁰之中，誰都想從論證對方的錯誤中成為贏家，殊不知在互相殘殺的遊戲規則下，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是最終勝利者，唯有重新審視及看見真實的人性，人類社會才會重獲希望。

《魷魚遊戲》不單存在於同志與反同的對立面，也在跨性別群體內部造成巨大傷害，而且這種傷害，讓我在好一段日子裡都完全無力招架。我以為自己從性別掙扎中倖存下來，就有能力將同路人一個一個地從泥沼中扶起來，但可惜的是，我自己沒有先站得穩，還差點被奮力掙扎的同伴們拖下淤泥去了。我身陷險境，但卻捨不得離開，因為我從他們的處境中，看到了過往自己的身影，在不知不覺間沉沒了半身，才赫然發現已差不多泥足深陷。這麼多年過去了，曾經想過放棄，又重拾回來，在不斷的反思、推倒再重建的過程中，也漸漸成長起來，更能夠拿得起放得下。期望能夠在這篇論文梳理出來的絲線中找著紋理，將繡圖之美再現予跨性別社群，聚攏力量，打破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之局面。

⁷⁹ 引自聖經羅馬書 12 章 14-15 節：「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⁸⁰ Netflix 於 2021 年 9 月 17 日全球上線的韓國原創劇，故事圍繞著一個有 456 名背景各異，但都是債台高築的遊戲玩家，為了贏得 456 億韓元的獎金，在一系列兒童遊戲中互相殘殺的故事。

第九節 運動創傷

經歷過 Louise 和 Michelle 的離去，以及面對自己的抑鬱症，我更確立了成立機構幫助同路人的決心。2008 年我以「跨性別資源中心」的名義與其他三位朋友共同向政府申請註冊，2009 年 1 月正式取得註冊證書，同年 5 月，我也順利完成了下身的性別重置手術，並將身分證明文件的性別轉換為女。2010 年隨著 W 小姐變性人婚權案⁸¹的開審，我跟另一位機構的註冊人，以及機構的名字，被推到了風口浪尖。W 案件是香港首宗跨性別權益訴訟，在同志平權路上一直屢遇波折停滯不前的那個時候，這案子成為了整個香港同志運動共同的努力目標，亦在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跨性別議題正式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其實自從我在 2007 年開始將自己的真實一面通過新聞媒體展現於公眾面前，身邊關心我的同志運動前輩，就一直擔心我能不能承受得住公眾的壓力，大概是因為他們都曾經見識過，在記者的筆鋒及社會輿論壓力下，受訪人的個人生活以至工作，都有可能被波及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就如 Louise 的例子一樣。若沒有非常高的情商指數，及強大的抗壓能力，踏在鎂光燈底下可能出現的後果是相當可怕的。而我，有的只是一份傻勁，和坦率無偽的性子，但卻是一點社會運動及應對媒體的經驗都沒有。回想起來，有多次都真的是如有神助地化險為夷，或許我在初出道之時的傻氣，加上作為當時少有的跨性別女同性戀者，都得到了身邊非常多的同志朋友幫助和保護。另外，我還發現原來之前做了四年多的大學演講，累積下來的福蔭也真的不少，有很多採訪過我的記者都跟我說，他們在大學時期都曾經聽過我的演講，所以他們都很樂意為這個社群盡一點力，將故事寫得正面一點，而他們又會介紹其他報張雜誌的記者再來採訪我，所以這十多年來做過的媒體訪問，幾乎沒有一篇是寫得不好的，而這樣也帶來了社會整體對跨性別者有比較好的印象。曾經有一段時間見報及上電視比較多，走在路上，經常都會有陌生人跟我打招呼及說聲加油，當中有很多是帶著孩子的父母，看上去並非是同志群體，這更讓我感動不已，知道這些付出都是有回報的。我憑著一股傻勁，在社會上不僅沒有遇到什麼特別大的攻擊，卻反而帶給我很多機會，及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⁸¹ W 小姐是一位於香港完成了性別重置，並獲政府更改其身分證名文件性別的跨性別女性，於 2009 年入稟控告婚姻登記官，不容許其與異性男朋友結為夫妻，於 2010 年 8 月開審，10 月被判初審敗訴，2011 年上訴再度敗訴，最後於 2013 年終審時獲勝。

不過，我雖然靠著一股傻勁避開了公眾的壓力，但卻避不開社群內的緊張關係，原本跨性別社群對媒體和公眾都抱持著一種抗拒的心態，覺得媒體都是魔鬼，而公眾就是魔鬼的信徒，儘量都不要相信記者，就算要接受採訪，都不能以真面目示人，一旦曝光，就會被多方追殺，四面受敵，八方淪陷，結局可想而知。誰知道一個傻頭傻氣的我，大模大樣地走在風口浪尖上。社群中有不少人都等候著什麼時候有好戲上演，看看這個傻丫頭會怎樣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時候，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卻不僅沒有被社會輿論攻擊，還好像成為了跨性別的意見領袖，這下子就惹惱了圈子裡的某些人，覺得我憑什麼能夠代表整個跨性別社群說話。其實我本來就是一個極度沒有自信的人，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什麼代表人物，也不是不知道世途險惡，不過因著自身的經歷，和兩位跨性別好友的離世，想著既然都已經成立了機構，也剛好 W 小姐主動來找我，說她不能夠露面，當案子正式開審的時候，必定會有很多記者想要採訪，希望我能夠代替她出鏡，我心感責無旁貸，才會毅然答應。雖然我也知道可能會帶來自己不少的壓力，對個人亦有預計不到的影響，但每當想起 Louise 和 Michelle，覺得如果有人能夠嘗試改變社會的風氣，或許她們也不用走上不歸之路。

在接受媒體訪問之前，已經有前輩指點過我大概應該如何應對，亦因為案件正在審理當中，我也不宜評論任何案件的細節。其實當時的我也實在不太了解訴訟的法律理據，自己在跨性別理論上也還是在摸索的階段，所以都會儘量避開一些可能會觸礁的問題，也儘量不會多說關於社群的狀況，只集中在個人的經歷和需求上。不過當記者得知我跟 W 小姐不一樣，想成為女生但卻仍然是喜歡女生的，似乎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點子，所以很多時候都會著墨在這個地方，但因為 W 小姐是喜歡男性的，我怕記者會誤會，所以都特別提醒每個跨性別者都有不一樣的狀況。但卻有圈內人指責我誤導公眾，讓他們以為跨性別者都是同性戀，令我感到十分無奈，還特地回看採訪視頻及報導，看看我自己有沒有說錯話，還好我都會刻意說：「雖然我喜歡的是同性，不過也有很多其他的會喜歡異性……」。當然這些攻擊都是無的放矢，隨便找個比較會引起社群憤怒的謊言來發洩而已，但這還是讓我耿耿於懷，久久不能釋懷。

這些社群內的攻訐，不僅沒有隨著時間而淡化，還因為我的機構越做越好而聚集了一群厭惡我的人，有些不斷在我背後說三道四的，有些還是在我機構當過一陣子義工之後很快便離開的，不過還是會有好些能力經驗都比我強，但卻在背後默默支持和提點我的朋友，他們都是一群大好人，到處都會幫忙，也盡心盡力，又不想或不方便露面，既出錢也出力，毫不計較。事實上，不同的研究都發現，跨性別社群中很多人

都自身帶著很多情緒問題，但又希望自己能夠為社群出一分力，看到有機構需要義工，都覺得自己可以來幫幫忙。但好多時候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有不滿，也有自己一套特別的想法，對機構的人和事經常都會指指點點，覺得自己有能力當領導去發號施令，要大家聽從他們的指揮。在我機構的不同階段，都出現過這種情況，有時候一來就是幾個義工，各自提出不同的意見，繼而互相指罵，挑撥離間，而我作為調停人，也是沒法逃掉被對付的其中一個角色。我是一個看起來沒有殺傷力的人，總是希望順著大家的意思，但被別人罵兩句，我就很容易會哭起來，在這種精神暴力的虛耗下，我有一段長時間都在懷疑自己的能力與人緣，是不是一切的問題都出自於我，好幾次都準備將機構交給那些似乎是想要搶走機構的人，既然我不適合帶領這個機構，而機構又建立了很不錯的關係與名聲，工作項目眾多，就不如將它讓給其他更有能力的人去接任。可惜當我提出將機構交出的時候，都被一一拒絕，有部分則要求我留下來繼續做機構的所有工作，卻只要求我把決策權交出來，所以最後都不了了之。

為了機構，我耗盡了自己的家財和心力，挽救了一個又一個的生命，但到頭來被這些我視為己出的跨性別者反噬得體無完膚，卻因為珍愛他們而沒有作任何抵抗。我曾經因為他們的傷害想過自殺，我並非認為這樣的犧牲值得，而是那種被所愛的人傷害的痛，讓我再一次懷疑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再一次將我推到瀕臨崩潰的邊緣。的確，我曾經認為我可能做了什麼連自己都不知道的，觸碰到他們的傷處，以至他們要找個發洩的對象，作為宣洩的途徑。我以為也許是我的冒失，沒有足夠的敏銳感，不夠多的關懷，是我應當受到懲罰，所以他們才要這樣來傷害我，也許這並不是他們的錯……所以我一直努力嘗試去找出到底我在哪些地方犯了錯，有哪裡做得不夠好，他們怎樣才會滿足，但如果我的痛才能夠讓他們覺得快樂，我又會怎樣做？

〈寄淚〉

天花上班斃的光影留痕

蕩漾在眼簾內的淚水池邊

煙燻了的半月簷欄

在躊躇悵惘的滴水連珠間

閃爍晃動

一幕幕的影子戲
鏘鏘的鼓響鑼鳴
將古人的落調殘曲
輾轉復迴在思緒的厥辭中

半顆心若死掉
半顆心仍倚傍在天涯邊
粉淚紅綃
嘆奈何
獨嗚咽

西窗倚在滿月旁
漁火磷光伴滄海
睡不到天明半夜
方恨長夢弄伊人

天涯離天國多遠
愛與恨難耐共存
江湖事江湖了斷
情人淚情斷思牽

《詠恩誌》寫於 2013.8.29

第十節 如果我的痛能讓你快樂

面對著跨性別社群中無休止的紛爭，我選擇不作回應，聽說這樣可以讓事情慢慢丟淡。但其實我不作回應的原因，或許是我對爭論的恐懼，每當跨性別社群中出現紛爭，我就會自動進入了「紛爭模式」，這個模式不僅沒有增強我的力量系數，反而喚出了恐懼、終止對話、自我檢測、緬懷、同情、憐憫、悲愴等的其他「子程式」。所以一開始的時候，通常我都會避免繼續對話，有時候會啟動「緊急模式」，將某人在

我機構的群組中刪除，或在網上平台及即時通訊軟件中封鎖，然後進入「自我檢測模式」，不停地「迴圈」拷問，自己有哪些地方做錯了？若然中間有朋友跟我說：「你沒有錯」，才會進入到「IF THEN ELSE」的終止條件，然後會接續「GOTO」下一個「處理模式」。有時候我會跳到了「快樂等價交換模式」，這個「IF THEN ELSE」的設計是，如果我的痛能讓你快樂，那我 DO 偵錯 UNTIL 痛苦。但後來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出現了「我痛苦」之後，並沒有跳到「你快樂」，我才驚覺那原來是個 bug⁸²！

這樣的做法，除了是我內在的軟弱和錯誤理解之外，也並非一個有效的解決問題方法，而只是我害怕衝突的一種消極面對。我一直以為，只要我能夠滿足他們的願望，他們就會快樂，他們若想要證明自己是對的，就是代表要證明我是錯，就要受到懲罰，也就是說他們會希望見到我的痛苦，來驗證我有沒有得到報應。但當我一直不停地執行這個「迴圈」，去到一個地步，若再走下去就只有了結自己，才能夠完成最終極的受苦結果時，我才發現，似乎這樣做並沒法讓他們活得更加快樂……他們的痛苦並不在於我或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的心魔，無論我怎樣去做，都不會有辦法滿足他們，唯有找到對應他們心魔的解藥，才能夠將魔咒解除，讓他們從痛苦中獲得解脫。在無數次終極的「悲愴模式」後，我終於跳出了這個「迴圈」，開啟新的「除蟲模式」，但我知道，我要首先要讓自己活得更好，才有能力去找到解方，幫助他們脫離苦境。

在我人生後期，我開始學習如何面對衝突，如何在矛盾中消除自己的怒氣，如何理解對方的感受，這都多得一位同志運動中的前輩，在香港推廣「非暴力溝通」所賜，雖然我只上過幾次的工作坊，也沒有完全懂得當中的奧妙，但這套方法，的確帶來了我在跨性別運動中新的啟示。我曾經以為這套方法能夠非常有效地疏導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情緒，不過也可能是由於我學藝未精，有好幾次的經驗都讓我發覺就算我自己是這樣理解，但仍然很難舒解對方的怨恨。不過後來我覺得這套概念最大的益處，還是在於自己的成長，有了它，我就算影響不了別人，但我卻更能夠在人際關係中找到自在的隙間，在組織的長夢中有力量堅持下去。

〈織夢長牽〉

天黑了

雨還是不停的下

⁸² Bug 是蟲的意思，在電腦編程中的意思是程式漏洞。

閃爍的夜空
在心扉上刻劃著遺憾
雨水打在無力的臉龐
奪去了我僅餘的溫暖
卻掩飾了可憐的淚痕

冰冷的身軀
在無情的冷風下蕭然若止
唯獨漆黑的街角仍顫抖著
等待最後一秋之雨夜息懷

悲傷總喜歡在同一段時空中起舞
夢人流離於嗚咽倉狼之間獨憔悴

淚過了
最壞的日子都過去了
只剩下
揪心梗梗
冷風感感

織夢早……淚長牽

《詠恩誌》寫於 2015.10.20

第十一節 跨性別內捲

我以為手術後的人生，只需要自己振作一點，憑著正面的思想，以幫助別人為己任，就會自繇自在。但原來自己還沒有站得穩，將別人拉上來後，自己卻沉了下去。我帶著傷痕累累的身軀，迷失在性別運動的舞台上，周而復始，患得患失。面向世界，我走遍了不同的國家，參加一個又一個的工作坊、論壇、演講，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

與我一樣在性別運動上堅持的先鋒；在中國大陸，我半隻腿踏進了幅員遼闊的神州同志運動，在當中不斷學習成長與獲得啟發，看著當地的運動前後輩們，很多比我年輕，但影響力卻是驚人，都為著讓更多人活得更好而努力不懈；在香港，幾乎整個同志運動都為到跨性別的權益在努力，不分你我，在訴求上都非常一致及有默契；唯一的亂局，卻來自於跨性別社群內部，在訴求上更是意見分歧，互相排斥，你爭我奪，爭吵不休。我沒有參與中間的吵架，我只會表明立場，而這些立場，都是與整個同志運動有著共識的，也是根據國際人權發展的方向，再調整為適切於香港的路線，我們都著重於盡可能涵蓋更多的持份者利益，基本上就是一個跨性別權益的最大公約數。當中我們還要顧及倡議的難度與策略攻防，所以通過溝通，我們有些同志機構會推最前進的方案，而我的機構則推一個較為容易讓政府接納的方案，而不同的律師事務所就繼續在他們的領域提出法律訴訟，互相協調並補足。

跨性別圈子中一直在爭吵的問題，似乎都圍繞著幾個方面，（一）對跨性別定義的分歧：跨性別的定義比起同性戀複雜得多，也沒有一個國際機構能夠有一錘定音的江湖地位，所以香港有些機構就會直接以自己的邏輯來定義什麼人才算得上是跨性別者，又或者會引用一些國際定義，卻加上自己的演繹方式，變成為魚目混珠的手段；（二）排斥異己：跨性別群體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讓社會接受，而其中一個策略，就是建立一個既狹窄又穩定的正典跨性別定義，將所謂的「正常」基因注入其中，成為一種高階的皇室血統，貴族身分，只有通過嚴格的考核，才能夠進入這個小圈子，成為人上人，他們深信這樣會更容易被社會接納，而非鬆動社會的性別觀念；（三）社會推動：有部分跨性別者不同志推動跨性別的權益，或在社社現身，因為他們希望無聲無色地融入社會中，最希望就是社會完全不知道有變性人及跨性別者的存在；（四）政策利益：有部分的爭論在於政策的修訂，有人不希望政府訂立性別承認制度，因為怕萬一政府會收緊政策，也有反對免術換證，害怕在香港免費的性別重置會被取消，也有人覺得不想動手術的人不應有資格換證；（五）情緒問題：跨性別者自成長開始，便很大可能遇到極為嚴峻的性別困擾，若沒有得到適度的協助及處理，有可能會發展成過度的防禦心態，容易對人產生猜疑及不信任，更好多時會訴之於憤恨及暴力。我在香港經常出席公開活動，又參與政黨，自然會樹大招風，面對著跨性別社群內的爭吵場面，我認為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就是公開對質，要麼就是默然不語。可能很多人都會選擇前者，覺得我應該勇敢回應，因為不回應也不會讓他們停止攻擊，既然自己前思後想也找不到自己的錯處，就應該拿出證據，證明自己清白，

也好讓那些人無地自容，停止攻擊。但我覺得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需求，沒有任何一個方案或做法，能夠滿足到所有人的需要，錯與對好多時都會因為立場的不同而有所差別，而且我是一個不喜歡吵架的人，也容易陷入一種自戕式的拷問，不斷質疑自己有沒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夠好，是不是出了些什麼隱晦的錯誤，以至傷害了別人都完全不自覺，繼而弄得自己身心疲累，浸沉在悲愴中無法自拔。我想萬一我真的做錯了什麼，那怎麼辦？對質也會讓對方受傷，如果雙方都同樣受傷，倒不如我一個人受傷好了。

這樣的感覺好像似曾相識，在我手術之前就一直纏繞著我，難過、幽怨、忍忍作痛，覺得所有人都負了我，眾人都不懂我，好友都離開了我，世界突然變得無聲無色，完全像靜止了一樣。我屏息住氣，撫摸自己的傷處，感受著她的痛苦，聆聽她的耳語，才驀然發現這都是歷盡滄桑的舊傷痕，原來結痂的傷現在被翻開來了。記憶猶在，傷痛仍深，抑鬱的歷程深深刻印在我的腦海之中，從未曾退去，我告訴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為了自己，為了社群，是時候奮力圖強，好好照顧自己，才能夠在往後的日子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哭了……〉

勞累的身軀，
帶著疲憊的我，
在回家的路上喘息著。

公車在走道上疾呼而馳，
顛動的頻率讓我輾轉不安。
漆黑的深夜似乎難奈
半點的寧靜與安歇！
不許讓人在她的懷抱裡找到安慰。

我累了……

但她卻沒有一點憐恤、一點收斂。

我呼了一口氣，
整個人嵌入了迷失中，
迷失在這數天忙碌過的人和事之中。

我倦了……
這些他們和她們跟它們總是
令人疲累、
讓人困擾、
教人煩惱。

我不禁問自己…到底干卿何事？

想著想著……
我哭了……

每次想起……
一張張純真的臉在我眼前，
都帶著我自己以往曾經受過的創傷、
揹負過的罪名、
不為別人接納的身份，
不被自己接受的軀殼……

總會叫我難忍落淚，
總會叫我繼續堅持。

我想，我並不孤單吧！

《詠恩誌》寫於 2011.5.31

第十二節 不懂吵架的力量

近數年來由於個人及機構的發展歷程轉變，已不像過往一直向前衝的那些日子，我漸漸從舞台前走到了幕後，主力架設網路上的支援框架，加強與其他機構的合作及社群研究，並將自己這十多年經驗中獲得的知識及資源，傳承給其他新的跨性別倡議者。回想有一段日子，在不同的性別運動上，都走在最前線，不免成為眾矢之的。在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跨性別倡議者閒談之間，發現原來我們所遭遇的境況，都大同小異，在跨圈裡每當有人想做些事情，就必定會引來社群內不少的攻擊。雖然當中也有理性的討論，甚或不少支持與鼓勵，但只要有一點點情緒波動的種子被散播到社群裡面，總是會波瀾四起，難以平息。跨性別社群由於對社會氛圍的恐懼，在早年都甚少有人會願意站出來面向公眾，每當社會討論到跨性別權益的議題，能夠出來表達意見的人少之又少，但只要有人站出來說自己的意見，就一定會有人非議，說他們不能亦不應代表整個社群說話。其實任何群體都總是會有不同的意見，應該好好溝通，將各自的訴求說明，然後找出一個對整體比較有利的方案，當然這樣的協商，一定會有部分的人需要作出短期的妥協與犧牲，但長遠來說，社會得以進步，對所有人都會有利。但每每在不同的大小事情上，跨性別社群的討論，都總是會流於非理性的攻擊，無論是那一方的意見，都很容易會被看成為吵架對罵。

隨著性別運動的發展，國際人權公約的普及，中港台政府都開始關注性小眾⁸³議題，當討論到跨性別的權益時，政府通常都會非常重視在收集社會及社群中的意見，在這種利害攸關的事情上，圈中就更容易形成敵我兩方，壁壘分明的局面。在外人看來，這些都是圈內的紛爭，實在沒辦法從他們的眼光分辨清楚到底誰對誰錯，當然也不會願意插手其中，既然意見沒法統一，那就先放在一旁，或直接放棄聽取圈內的意見，以政府外行人的理解，去籌謀應對跨性別者的福祉。這樣的局面在中港台的跨性別議題都曾發生，也對整體跨性別運動的發展做成了負面的影響。不過，我也發現香港近十年的進程，跟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一些細微的差異，其中一個方面我會歸因在香港前緣的少數幾個跨性別意見領袖，花在吵架的時間和精力可能相較其他兩個地方為少。

⁸³ 或稱性少數（Sexual minority），指的是其性身份、性傾向或性行為與社會的大多數不一樣的人群，很多時用來指 LGBTIQ 等的非異性戀者，也包括非主流性與性別體認的異性戀者。

過往香港的情況，由於我與機構都走得比較前，而我的個性及運動理念，又很容易獲得很多有利的關係與幫助，有一段時間，我在跨性別運動上都如魚得水，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雖然得到非常多的圈中支持及愛戴，但也同時成為了部分圈內人攻擊的對象。其實我當時的運動理念，比現在更靠近西方的人權運動與酷兒理論的混合版，與香港同運的方向幾乎是走在同一條陣線上，期望能夠容納更多受惠者。但其他的跨性別意見領袖，似乎更在意走「跨性別正典論」的那一套，以保護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權益，認為要獲得社會接納，就需要收緊定義，讓社會安心，排除異類，走正常化路線才是上策。雖然我已完成了性別重置及更換了新身分證，但我的初心是讓更多活在性別掙扎中的人活得更好，認為有容乃大，才能夠讓整個社會更加和諧融洽，但亦正因為此，我便成了大家同仇敵愾，一個刀鋒向內的敵人，我越走得順遂，就被罵得越慘。但由於我的本性軟弱，又對其他人的狀況感同身受，當我過渡了「悲愴模式」後，我反而會同情對方，想著如果我跟對方吵起來，就算我真的有理，對方受創後我良心上會過得去嗎？更何況有很多事情都是一體兩面，並沒法分得清絕對的是非對錯，在我的立足點是對的，未必在對方的立足點也是一樣，我明白他們希望保護自己的利益的決心，實在也是人之常情。

事實上在跨性別社群內的吵架，其中一個最大的傷害，就是在過程當中根本沒有一個人能夠是贏家，就算其中一方在理據上占了絕對的優勢，在這種困獸鬥的對決下，所有參與的人，都必定會在撕咬的過程中傷亡慘重，經歷一場又一場的戰役後，各人都會元氣大傷，有人也許因為恐懼傷害，以後都不敢發聲，有人會黯然離隊，從此絕跡於跨性別圈子，銷聲匿跡，這對整個跨性別社群都是極大的耗損。我有能力從傷害中重新站起來，是我的福分，我應該感恩才對，若然我證明得到對方錯誤，他有可能承受不住，我又於心何忍？更糟糕的是，他可能從此離開運動，跨性別生力軍中也許又再缺少一員，我們的力量就會更加薄弱。而且，社群中本來就是多元的組合，了解各自的需求，才能夠彼此獲益，讓不同的聲音能夠生存下去，甚至是茁壯成長，假以時日，棱角一定會被社會的大方向磨平，變得圓滑，到時候就能夠對整體社群做出更大的貢獻。我既然背後有很多同志運動的前輩及朋友支持，那怕是再大的風浪，我相信我都有能力乘風而起，破浪揚帆走得更遠。在此間若能夠忍一時就會風平浪靜，退一步將會是海闊天空，我能夠做的，也許是在其中，盡力調整自己的心態與工作方向，以平衡及消減各方的張力，及在某些較為隱晦的位置，為運動的大方向作調度。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我覺得再沒有力氣

但是又停不下來

空氣裡好像瀰漫著一種鬱悶

突然之間我覺得這個地方好陌生

人們的語言好難理解

我是生了病嗎？

突然之間

我好想哭...

但是又覺得這樣子很美

雨開始下了

我居然忘了我怎麼來到這裡

身邊的人開始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我累了嗎？

突然之間

顏色、眼淚、夜景都混在一起了

模糊不清了

滿地的泥濘都憂傷了

我還可以去那裡？

所有的人都默然無聲

我還是我自己嗎？

當流星劃過了漆黑的夜空

當風吹過冰冷的臉龐

當我還是一無了了

突然之間

我好想…好想您

《詠恩誌》寫於 2014.7.2

第十三節 傷疤是人生的勳章

別人的傷痛並不是我的責任，但修補傷痛的過程，卻讓我變得更加強大。

我的前半生，在性別的掙扎中歷盡滄桑，性別重置後，也未能倖免於困苦的歷練，但我清楚記得在手術前的悟道，讓我明白到一切的經歷都是一種緣分，沒有好與壞之分，只有欲與念能為這些事物賦予不同的意義，而人的修為，更是能在磨練中得到昇華。我在手術後為自己取了新的名字叫「詠恩」，是要時時刻刻讓自己得以儆醒，將自己經歷過的痛苦，化作對別人的祝福，以此作為獻祭。

在我的字典裡，已經再沒有「後悔」兩個字，我所做的每個決定，對我來說都只是選擇了一條不一樣的路徑，在任何一條路上所遇到的風光人事，都會是我人生裡的寶貴資源。我曾經有過很多不同的理想，例如努力創業、買房購車、娶妻生子等等的，過往我每當看到別人的成就，都會羨慕不已，慨嘆自己努力半生，兜兜轉轉到頭來什麼都得不著。有一段時間我每次參加別人的婚禮，都會油然而生黯然落淚，百感交集悲痛不已，這許許多多的夢想，隨著我手術之後，都再也追不回來。後來想通了，也看到了自己雖然看似失去了很多，但得到的，卻是別人靠努力也難以獲取的。我聽說只要不斷誠心禱告，上帝就會應允我們的請求，但我發現，我想要的上帝都沒有賜給我，但祂卻將更好的事物賜給了我，而這些事物是我連想都不敢想會得到的。我想要富有，因為我以為有了錢便不會擔心不足，而上帝卻在我每次需要的時候，讓我有足夠的所需，就像嗎哪⁸⁴一樣；我想要有個伴侶，因為我認為有了伴侶就不會孤單，而上帝卻賜給了我不再害怕孤單；我想要事業成功，但嘗試了很多次還是失敗，但上帝給我在跨性別運動上，創造了不凡的影響力。若我沒有性別掙扎，我今天可能只會是一個普通的成功男人；若我沒有經歷過抑鬱症，我就不會對有情緒困擾的人感同身受；若我沒有從前的痛苦經歷，就不會成為今天的我。

⁸⁴ 是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四十年的曠野生活中，上帝賜給他們的神奇食物，每天都會從天降臨，但不能多取，多取了隔天就會變壞，但供應從來都不會缺少。

人生的傷疤，不應該被忽略或忘懷，因為那是讓我們得以長進的機會，但我們也不能因為曾經跌倒而恐懼害怕，亦應接受自己的失敗與跌倒，從中學習，更要向人講述種種傷疤的故事，讓它們成為人生的勳章。

第十四節 教會 Say No

基督教信仰在我的生命中，占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對很多性小眾來說，教會卻每每代表著壓迫他們的力量來源。我的信仰歷程開始得非常簡單，沒信仰的爸媽不知怎的將我送進了天主教學校，而我又覺得宇宙穹蒼充滿奧秘和十分奇妙，深深相信一定是有一位偉大的神創造了這一切，也包括了我和世界上的每一個人。不過自中學畢業以後，我就沒有太大的動力驅使我每個禮拜天回到教會，而我亦憑著自己的努力，在事業上獲得了不錯的成就，似乎在人生中不太需要這位上帝的幫助，覺得只要在心裡相信就好。香港在九七年回歸前不久，不少的市場經濟都被中國內地的廉價勞動生產力給搶走了，包括我辛苦經營了好一段時間的數碼廣告公司，亦承受不住這次的風浪而面臨結束。人到絕路的時候，好多時才會想起尋求信仰的解答，而我也沒有例外。經朋友的介紹，我在 1998 年加入了一間小形的基督教教會，也很快開始再次投入了信仰之路，但後來因為教會內部出現了分歧，牧師離開了，教會亦一直找不到適合的新牧師，而此時的我，也急著於信仰的成長，於是花了半年的時間去探訪不同的教會，尋找能夠讓我落地生根的屬靈之家，尋尋覓覓之後，終於在 2004 年加入了一所擁有一千四百人的大形教會，亦慢慢開始了我的事奉⁸⁵生活。

到了 2007 年的時候，教會已經發展到二千多人了，而我亦在這一年，接受了香港壹週刊⁸⁶的訪問，公開了跨性別的身分，導致到整個教會對我性別身分及信仰的質疑與討論。其實早在 2006 年的時候，我已經因為性別掙扎與信仰的矛盾，嘗試尋求教會的幫助，並單獨會見了牧師。當時我還以為信仰與跨性別不可共存，要麼就是放棄信仰，敗壞肉體，要麼就是悔改認罪，從此過著聖潔的生活。但無論我怎樣努力投入信仰，在教會裡奉獻自己，出到教會門外，就好像突然變成了一個無藥可救的罪人。我放棄不了信仰，因為我經歷過上帝的恩典與神蹟，信仰已然植根了在我的生命裡頭，

⁸⁵ 事奉是基督教會中的一個專用詞語，指的通常是教會指派的義務工作，但在教會裡受薪好職位也可以叫事奉，而事奉工作都需要先獲得教會認可為信仰穩定才可擔當。

⁸⁶ 香港壹週刊與台灣的壹週刊是同一個集團旗下的紙媒，當時的發行人非常之高，是很多香港人會閱讀的一份週刊。

但我也禁錮不了內心的渴望，竭盡所能也逃離不了性別的掙扎，我在兩造之間被撕裂得粉身碎骨，差點就玉石俱焚。雖然我在此前已經嘗試過無數的方法想要改變自己的想法，似乎都沒辦法克服得到我想當女生的慾望，變性手術好像是唯一的終極解決，但怎麼看都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我不敢想像，亦不能相信這樣做之後會有什麼好的結局，所以我本著最後一試的心態，希望一間擁有這麼多信徒的教會，會是上帝施行神蹟的工具，能夠幫助我脫離如此的妄念。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教會顧客太多，無暇照顧我這樣的一個小信徒，在我向教會發出緊急通告之後，教會領袖都只是跟我聊了兩次，而牧師約見我的那次，也好像是例行公事一樣，聊了沒多久就作出結案陳詞，牧師問了我一句：「你是喜歡男還是女？」，我說：「女」，然後他好像恍然大悟的樣子說：「那還好」，這樣我便被當庭釋放了。雖然當時我已經留了一頭長髮，但在台灣 F4 樂團如日中天的那個時候，我總是會被認定為一個時尚型男，而非想當女生的跨性別女性。當然，教會對性小眾的無知，亦令牧師誤以為我作為生理男性，喜歡女性便不會是同性戀者，所以才會說出那句奇怪的話來，卻忽視了事情的嚴重性。拖拉了數個月的時間，我告訴教會我接受了壹週刊的訪問，而且很快就會出版，但教會依然是不以為然，到訪問公諸於世後，由於我在教會裡已經擔任了崇拜中的義務攝影師一段不短的時間，經常在偌大的會堂中來回穿梭，兩場崇拜加起來總共有多達一千多人，很多信徒都對我這位長髮男子略有印象。當教會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時，已經有很多信徒驚覺有我這樣的一個人，在他們中間，有些認識我的教會朋友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大問題，但有些卻跑去質問教會，為何容許一個罪人繼續在教會裡事奉，而教會知道事態嚴重後，就馬上停止了我所有的義務工作，還包括了剛開始不久的領袖培訓課程。

後來教會有安排過傳道人與我對話，但教會的自說自話也沒提供出什麼幫助，牧師也有打電話與我討論過，說實話我覺得更像是對質，牧師說我選擇了不自然的行為，這就算是罪，我反問他說修剪頭髮與看醫生都不是自然，那為何這些卻被容許？我繼續說聖經記載，蹄分兩瓣與倒嚼的牲畜才可以吃，但為何現代人卻什麼都吃？聖經說不可用兩樣攙雜的料作衣服穿在身上，為何我們都穿混纖維的衣服？我們還對質了好些話題，但最終牧師以一句話完勝了我：「我讀過神學，所以我說的就是對。」這下我真的無話可說了！

我沒有恨牧師和教會，縱使他說了一句不負責任的話，但他說不會因為信眾的壓力而趕我離開，因為他覺得我的信仰沒有問題。不過教會也不是什麼事牧師都能夠作

主，雖然在這間教會裡，他擁有接近無上的權威，但部分信徒的無知與影響力，仍然是不容忽視的。我眼看過之前的教會，因為信徒的紛爭，變成了楚河漢界的局面，最終牧師都要被迫離開，我想既然這間教會已經沒有能力處理我的性別問題，我也不希望因為我的事情鬧大而弄到教會四分五裂，最後我決定無聲無息地離開，希望這樣我們還能夠保持各自的一點點尊嚴。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 哥林多前書 13:4-5

第十五節 媽媽的接納

事實上，我在 2007 年接受香港《壹週刊》的採訪是個美麗的錯誤，錯在我太過天真，將事情想像得過於簡單，造成了對我家人的影響；不過這也同時帶來了意外的契機，因為這次的報導，我的跨性別身分幾乎已經是一個透明的狀態，我也不需要再為到出櫃的界線而左右為難，公開的身份也成為了我在日後跨性別運動領域的便利。這個故事，從我參加一個同志藝術工作坊開始，參加者在導師的指導下創作不同的藝術作品，到最後會在一個展覽場地公開展出，期望讓更多市民看見同志的存在，而我就是參加者當中唯一的一個跨性別者。主辦單位安排了一些報章雜誌前來採訪，也希望有參加者能夠出鏡，當記者知道在我們當中有一位跨性別人士，都顯得特別的雀躍，因為當時仍然很難看得見這類人的蹤影，就算有相關的媒體報導，也大都是帶獵奇色彩與負面的故事。當記者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接受採訪的時候，我只覺得有點好玩，既然也有其他參加者陪伴著接受訪問，我也就抱著一試無妨的心態答應了。記者後來再追問我可不可以出鏡，我想著只要裝扮一下，拍得不太清楚的話，問題應該不大。其實報紙還好，因為通常篇幅都很有有限，照片也不會放得太大，而且印刷的清晰度本來就不是很高。後來《壹週刊》的記者發現了我，就放棄了原本採訪整個同志藝術展覽的想法，直接想幫我做個人專訪。我不知當時是那裡來的鬼主意，我突然想如果有記者幫我寫故事，我就可以不必大費周章想著怎樣跟媽媽出櫃了。如果爸爸還在生的話⁸⁷，我可能真的不敢去做，但媽媽應該會比較通情達理，只是我不懂得怎樣跟媽媽表

⁸⁷ 我爸爸在 2000 年因病去世了。

達，如果我接受了採訪，將雜誌直接遞給她看不就好了嗎？我完全被這個傻主意給迷惑了，什麼都沒想太多，但後來我才發現這個如意算盤沒有打得很好，結果記者將照片拍得一清二楚，還加上了大特寫與我男裝打扮的照片，而最致命是，雜誌的印刷清晰度比報紙高出很多！

在我接受採訪之前，活動中的朋友就一直問我是不是真的想清楚，大家都很擔心，一旦訪問出版之後，我是否能夠應付得到隨之而來的壓力。不過我真的是鬼迷心竅，完全以為真的會沒有人發現我的真實身分，直至我跟教會裡的領袖提起這事，才赫然發現了當中有可能出現的危機。他問我：「如果雜誌開賣了，你還沒來得及回到家中跟媽媽討論這件事，就已經有其他人跟她說了，又或者是她自己發現了，那你怎麼辦？她會不會承受不住？」我當下真的覺得自己是不是瘋了，怎麼會完全沒有顧及到我媽媽和親人的感受，這可不是什麼玩兒，一旦雜誌出版了，就代表什麼人都有機會看得到，包括我的親戚、朋友、同事、教會。我後來真的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辦法，但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雜誌出版前告訴我媽關於我的狀況，而我那時候又真的不太懂說話，想著如果表達不來，就嘗試寫信吧。我寫了一頁紙的內容，但怎麼也寫不出來真正要說的話，我最後以「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我也是您的孩子，您也是我最心愛的」作結。我竭力的保持鎮定，將信遞給了媽媽，她很快就看完了，然後問：「那是什麼？」我想不出更好的說法，就單刀直入地說：「其實我自小就想當女生。」此時此刻我的心差點就繃出來了，在遞信給她之前，其實我已經準備好了紙手帕，感覺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慘烈的場面，不過我媽卻意想不到的冷靜，淡淡的問我：「那你要不要動手術？」我聽到她這語出驚人的話，實在是有点失措，不過我也以最快的速度在腦袋中作運算分析，想著雖然我還真的不敢冒險去動手術，既然她這樣問我，是不是應該打蛇隨棍上，先試一下水溫呢？若然她接受不了，我就說其實我也不一定要動手術，我停頓了一秒鐘之後趕緊回答說：「可能也要」，她緊接著追問了一個對她來說比較實際的問題：「要不要很多錢？」我說：「不用，手術是免費的！」她簡單直接的兩個問題，真的是讓我眼界大開，我懷疑一個六十八歲的老人家，到底是從那裡來知道這些訊息的？她到底怎樣理解我的告白？不過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先安頓好我媽媽，其他什麼的都先別管了。我們還聊了其他一些瑣碎的問題，我還生怕她是否真的接受得了，所以還補了一句：「醫生說可能是小時候遇到過什麼刺激，才會變成這樣……」當然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關係，但那時候想，讓她覺得自己有點兒責任是不是會比較好

說？她說：「小時候都沒有發覺你有什麼問題呀……」當晚，我擔心的一切都沒有發生，但並不代表它真的不會發生……

雜誌採訪出版了，似乎我還應付得來，教會不就是離開就好，公司裡跟同事打發一下我也沒多管了，但有一天，我弟在我上班的時候打電話給我，因為他沒有跟我們同住，所以他可能是之後自己看到雜誌吧。他對我說其實他一早就知道了我的事，他可以接受，但質問我為什麼要傷害家人，這句話他在電話裡重複了好幾次，但我還是不太明白，因為我覺得媽都接受了，而他又自己說能夠接受，哪是我妹妹覺得被傷害了嗎？為什麼她沒有直接跟我說？我問：「你說我傷害了家人，到底是什麼意思？」他說：「你知道有人問媽媽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她每天在家裡哭得很慘，你知道嗎？」我當刻真的呆住了，心感愧疚，原本以為自己的事自己扛就好了，怎麼痛苦都盡力去承擔，原來出櫃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是我太傻，連累了家人，讓媽媽受苦了！我跟弟弟道歉，我說我完全不知道媽媽這麼傷心，她沒有告訴我，我回家會好好安慰她的。

我想媽媽雖然承受了這麼大的痛苦，但她連對我哼一聲都沒有，在家中見到我的時候還對我不錯，我不了解我弟弟是怎麼知道的，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才發現我媽真的很疼我，她寧願自己默默地承受哀傷難過，也不願意給我知道，因為她完全可以責罵我，但她選擇不那麼做。我回到家，問她可好，她強忍著，說沒事。但我還是十分難過，以後的日子，我會盡辦法讓她快樂，雖然我不敢保證我會做得很好，但我會盡力而為。之後的三年，每逢春節，我都會找不同的藉口，包括拿了年終獎金，賺了點意外錢等等的，請我媽媽去外地旅遊，因為我怕過年的時候，她要面對親朋戚友時，又會再度令她傷懷。這件事是我處理得不好，但我感恩有這三年跟媽媽一起去外地遊玩，這麼多年來我也一直希望能夠這樣做到，看著她享受的樣子，我想起她年輕時漂亮的面龐，想起小時候摟抱著她的感覺。三年過去了，我媽說腳痛，就再不願意跟我去旅遊了，不過我也發現，原來所有親戚朋友，都已經知道了我的事，而且還都蠻接納的，感謝我媽媽，覺得她真的比我更勇敢堅強！

第十六節 黑暗中看見恩典

我從死蔭幽谷中走過，傷痛沒有將我擊倒，反而讓我看見一切都是恩典。

2005年我在家中的浴室，跪下痛哭，寫下了以下的一首國語詩歌⁸⁸。當中副歌所寫的，是無論我是跨性別者或是同性戀者，愛我的神仍然會愛我一生，無論我放棄過上帝多少次，但上帝都不會放棄我，我願意將我的一生獻給上帝，能夠完成這份論文，也是上帝恩慈的祝福。雖然這一首詩歌沒有出版，但它在我的音樂創作中，是其中的一首我的至愛，一直陪伴我渡過人生中的每一次黑暗。

《愛我的神》

我一次一次想過放棄，
我一再懷疑埋怨了神，
走在幽谷中傷心難過，
行在曠野裡絕望悲哀。

在失去盼望的日子裡，
我漸漸看見神的恩典，
在我軟弱時祂揹起我，
患難漂泊裡我遇見神！

Chorus

愛我的神愛我一生，
不論我是怎麼樣的人！
愛我的神愛我全人，
不論我是這麼的不配！

親愛耶穌牽我的手，
在我最痛苦流淚時刻，
我願獻上我的一生，
這是最美好的回應。

⁸⁸ 我的音樂創作可以在我男生時寫的網站上找到：<https://angel-wish.com/donne/>

coda

我願意獻上我的一生，
因為祂愛我毫無保留，
主的恩光中沒有黑暗，
主的慈愛裡盡是祝福。

第七章 愛情物語

〈愛的價值〉

每一段愛情都是刻骨銘心的，
它的價值並不在於擁有，
而是對愛的珍視……

《詠恩誌》寫於 2021.11.8

第一節 春夢寒冬

在我人生之中，曾經有過四段戀情，都是在我努力要成為一個男人的時候開始與結束的。四段戀愛，終止的原因都各不一樣，回想起來，或許都或多或少與我女性化的個性有關。我並非想將所有女性都約化為一個扁平的模樣，但在我與女朋友的相處關係裡面，對方可能會因為社會的刻板印象而對我有所期望，但我卻不只令她們失望，就連我自己，都不自覺地迷失於這場性別角色的遊戲之中。

由於希望能夠保護曾經在我生命中與我相愛過的人，有些話我不能夠說得太過直白，故事當中所使用的名字也都是匿名代稱，但對於能夠觸及的片段，我都希望以最真摯文字，將它們一一保留在這份回憶當中，珍而重之。在此，我給這四段關係分別起名為「白色」、「秋分」、「鸛鵲」、「忘年」，代表著我在性別探索中的四個階段，它們各自發生於 1980 年到 2000 年間，與我一同經歷了性別的掙扎與演變。過去了這麼多年，不少的片段早就已去如煙飛，有部分在腦海裡散佚的原因，是當年少不經事，因怕傷痛而刻意催逼自己忘掉，如今悔不當初，只恨此情追憶已惘然。唯一能夠幫助我追尋過去的線索，就只有一些泛黃了的照片，和數碼記事簿中的零碎記錄，「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⁸⁹

〈春夢·寒冬（一）〉

滾滾紅塵如春夢，
黃粱一枕已寒冬。

⁸⁹ 出自唐代詩人趙嘏之《江樓感舊》。

《詠恩誌》寫於 2012.6.11

自最後一次失戀之後，我曾有過一段不算太長的曖昧關係，而這段關係，卻是一段讓我深切反省的「錯愛」，也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段關係始於我向一位朋友的出櫃，那天我們在單獨聊天，聊到香港歌星張國榮的逝世，她說：「哥哥⁹⁰是同性戀又怎樣？其實也沒什麼，只要他喜歡就好……」聽罷我覺得既然她可以接受同性戀，那跨性別大概也沒問題吧，我嘗試用一個試探問題去問：「哥哥穿女裝妳覺得怎樣？」她說：「蠻好看的啊！男又好，女又好，只要沒有影響別人，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都是他的自由。」她這樣說了之後，我實在有點按捺不住了，就將自己想成為女生的秘密全盤托出。她表現得蠻接受的，完全沒有什麼反感，甚至是顯得有點過份地支持。我當時不以為然，只感覺到身邊有朋友願意接納，是一件的十分欣慰的事，所以我也沒有想太多。自此之後，我們經常見面，因為我覺得跟她在一起沒有什麼壓力，我可以比較自在的做自己，也可以隨便聊任何話題，當然也包括了性別認同的事情。她陪伴我去看電影、吃飯、旅行，甚至是購買女裝，她開始占據了我人生中大部分的空閒時間，成為了我的閨中密友。

我以為我們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一對好姊妹一樣促膝談心，但也許她的期望與我的想像並非一樣，我們相處得越久，她對我的管束就越大，她開始對我越來越女性化的行為顯得反感，她會希望我以一個更男性化的形象與他相處，特別在其他人面前。當我與她在一起的時候，她會非常介意別人的目光，有一次在吃飯的時候，更提醒我別裝得不男不女，說附近的人都一直看著我們，這樣會令她非常生氣。我以為性別歸性別，愛情歸愛情，但原來我在之前的四段戀愛中學不懂，到最後認定自己的性別了，還是釀成了一段傷害人別人的錯愛。

〈春夢·寒冬（二）〉

春夢了無痕，

輾轉又寒冬。

《詠恩誌》寫於 2012.6.13

⁹⁰ 歌迷對張國榮親暱稱呼。

在我性別重置之前的九年當中，尋尋覓覓，卻看不見燈火闌珊處的倩影，但我更害怕萬一遇上了能夠讓我心動的人，我會不清楚到底自己是愛她，還是想成為她那樣，抑或兩樣都是，當時的我更是沒有勇氣告訴一個我所深愛的人，心底深處不為人知的秘密。我在愛與慾之間被撕成兩半，無論往那方走，都只會是死路一條，沒有去路。我既放不下愛情，愛情又會將我誘拐到想成為女生的深淵，繼而滋蔓成對失去愛情的恐懼，我在這樣的患得患失間躊躇慌亂，孤獨地走過了八個春夢寒冬，直至到我與抑鬱症相遇上。或許與其春夢一宿，不如潦倒於寒冬，孑然弗倫，洗然無塵。

第二節 白色戀人

我與初戀情人的相識，是始於一個偶遇。1980 年的那個晚上氣溫驟降了不少，我穿著毛衣與襯衫，包裹在深藍色配暗紅色衣袖的絨毛夾克裡面，圈著一條墨綠色間條的薄圍巾，留著捲曲的中長髮型，架著一副看起來像生意人的膠框眼鏡，青澀的臉龐帶著憂鬱的眼神，我覺得這個形象蠻適合我的。中學畢業以後，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可以向政府申請貸款，有了這筆錢，我也開始為自己添置衣裝打扮一翻，不用爸媽操心，也好讓我脫離父母對我穿著的操控。當我在離開中學生活圈之後，其中一個大計就是要一洗以往的軟弱個性及傻氣，打造一個全新的形象，就算性子改不掉，最少在外表上也儘量不要讓人一眼就看穿。但背後，其實我是想藉著結識女朋友，來改變自己的心態，洗脫過往的女兒心。當然，要結識女朋友也不能只靠外表，不太擅長說話的我，還需要搭配一些不同的技能與裝備，所以我也花了點錢去學彈吉他，還買了人生中第一台單眼相機。相機除了是當時追求女生的必備工具之外，也是由於我自小就培養了這個興趣，拿著爸爸的古董相機到處去拍照，在家裡也有跟弟弟一起沖洗底片，所以在當年十八歲的我，拿著這台新相機就顯得格外自信與帥氣。

在那個年代，有裝備的男生特別受歡迎，但我就讀的中學是一所男校，我又是個呆學生，完全沒有追求女生的實戰經驗。我兩個自覺對追求女生信心滿滿的同學，看上了我的相機，就拉著我要出去練習拍攝和蹣跚運氣。吃過晚飯後，我們走到了尖沙咀中心⁹¹的一個室內天橋整裝待發，因為外邊取景太冷，在這裡我們可以慢慢調試相機的設定，後來發現那個天橋根本沒有什麼人流，正好適合我們裝模作樣地擺出各樣的姿勢拍攝。當時數位相機還沒有發明，膠卷又不便宜，相機也都是手動的，要慢慢

⁹¹ 尖沙咀中心座落於香港新開發的尖沙咀東部，是當時比較時尚的一個區域。

測光，再調節光圈景深快門等的，而且我的兩個助手，除了懂得撩妹之外，對拍攝都是完全一曉不通，所以都只得我一個人忙著將設定調來調去。雖然是這樣，但我們三個男生還是這樣地在那裡消磨了一個多小時，玩得不亦樂乎。

在我們正自得其樂之際，天橋對面迎來了一個小隊的女生，看上去應該是高中生，穿著得蠻可愛的，大概有七、八個這樣。其實我當時也沒太看得清楚，主要是因為我過於害羞，完全不敢直視她們，只知道她們到了對面之後，就一直停在了那裡，沒有向我方位置進迫，好像在商量些什麼似的。我的兩個助手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一直上下打量著這個小隊，心裡應該是在盤算著怎樣去開展攻勢吧，而我則呆住了在那邊聽著自己的心跳聲不斷加速，同時幻想著她們是不是有在看著我。突然之間，其中一個女生向著我們的方向走了過來，然後跟我的兩個同伴輕聲討論些什麼的，而我就還是硬繃繃的站在原地嘗試克制自己的心跳，心裡卻天花亂墜地想著不同的問題，為什麼那個女生沒有過來跟我說話，卻對著我的同伴聊了這麼久，是不是我不夠吸引力？我到底差在那裡？是我今天沒有打扮得夠好嗎？到底他們在商議些什麼？

冰冷的空氣凝住了我的呼吸，身體被凍得越發僵直，令我無法動彈，但心跳卻有如疾駛中法拉利的引擎在咆哮著，速度越快時間就流逝得越慢，我呆在那裡感覺足足已經有一個小時多了，不過這應該是錯覺吧……他們終於好像達成了什麼協議，我的同伴向我轉過身來，那個女生也馬上回到了小隊的陣營去匯報一切。我方報告的內容是：「她們中間有個女同學被一個男生纏著，想找個人來拍個照，謊稱是她的男朋友，好讓那個追求者死心。她們剛好看到我們帶著相機，也正好就地取材，然後她們說……想找你……」我遲緩了一下，還在消化剛才那幾句話的意思，也在想為何選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同伴？其實我心裡也不是不想，這麼難得的機會，就算是演一下，也相當不錯啊！不過我是個沒主見的人，而事情也發生得太過突然，我還沒有回過神來，我的同伴已急不及待地把我推出去了當人質。（我覺得）很快地，照片就已經拍攝好了，因為我一直在恍神，而印象中當時她們說要配合劇情，在女生小隊的指令下，我好像有牽著對方的手，但這張照片我竟然沒有存留下來。拍攝完畢後，其餘的事情都全由我兩位助理打點好了，包括交換聯絡方法，及相約什麼時候看照片等等。事後我再回想了一下，覺得被追求的事根本可能就是一個藉口，但也不管太多了，我記得，在她們中間，除了與我拍照的那個女生之外，我還看到有個我感覺十分喜歡的，為什麼我會覺得我是喜歡她？可能是因為我看著她的感覺很不一樣，並不是牽手能夠比擬的。

不久之後，我們就已經相約出來看照片了，由於女生小隊的陣容非常強大，覺得我們需要多派援兵，也就多帶了一位比較熟絡，而且也還是單身的同學出來湊湊熱鬧。我們這兩個小隊伍，自此之後就經常相約出來遊玩，我的同伴們，就繼續慫恿我去追求那個飾演我女朋友的。不知道是我經驗不足，還是女生小隊都喜歡一個一個的探索，我被一個接著一個的女生小隊成員，換了好幾次當她們各自的男朋友，直至到我終於有點不好意思，才終止了這場遊戲。後來我發現了原來我的兩個同伴，在拍攝當晚其實就已經各自鎖定了不同的目標，而其中一個，就是我喜歡的那個女孩，她的名字叫梓芊。梓芊其實也很喜歡我，不過，她已經是我同伴的女朋友了，而且她喜歡我當她的哥哥，每次他們倆約會出遊，梓芊都會拉上我，一邊手牽著她的男朋友，一邊手硬要牽著我。我心裡十分難受，一直惱恨自己的愚鈍，沒有早點爭取想要的，也覺得自己好像被擺布了，不過現在我還能做什麼？看著自己喜歡的人，與自己的好友卿卿我我實在太不好受，過了一段日子之後，我實在再忍受不了，就編了不同的藉口嘗試疏遠他們兩個。但梓芊因為我不明不白的疏遠感到非常難過，哭著要與我見面及解釋清楚，甚至帶著男朋友在我樓下等我出現，我無奈之下，只好繼續承受著這沒法說出來的痛苦。

第三節 二千一百九十一次的失戀

我與梓芊和她男朋友的三人行轉眼就過了六年，是暗戀嗎？我並不覺得是，可以躲在暗處默默地去愛，而不需要面對殘忍的現實，才叫暗戀。暗戀這樣的愛，只能夠設定在自己安排好的平衡宇宙裡面，享受那得不到又想要的溜酸溜溜感覺，也許還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藍調浪漫。但我卻是要面對一年 365 次的失戀，不斷地被召喚出來，默默去承受我心愛的人，甜甜蜜蜜地跟我的好友在面前秀恩愛，而我，就像個被嚴刑敲打的失敗者，每一次被邀約出遊，都活像是囚犯被獄警帶到刑場一樣，周而復始。我心裡既憤恨又妒忌，終於等到有一天，梓芊傷心地告訴我她要跟男朋友分手了，我竟然泛起了一絲的高興，我到底怎樣了？但我實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六年了……這六年以來我一直忍辱負重，陪伴在她身邊不離不棄的感情，會不會能夠開花結果呢？梓芊不開心，我自然成為了她傾心吐意的首選，我帶著她去不同的地方散心，就如同情侶一樣，這更讓我禁閉不住這六年以來的秘密，我終於向她表白了。

不過事情卻沒有想像中順利，梓芊說她一直當我是哥哥，雖然與我的感情相當不錯，但卻沒法接受從兄妹的關係轉變為戀人的愛。默默守候了六年的我，此時此刻也瀕臨崩潰，原來付出並不一定有回報，而我，卻只是一個自願承受苦果的傻瓜。我將這六年來的感受一一向她告白，我在她面前哭成淚人，泣不成聲，我的心碎裂了，但也明白感情是勉強不來，一切隨天吧。梓芊說希望我給她一點時間去消化，我也欣然接受了這個決定。其實我跟梓芊的關係，一向都比較像是一對情侶，而不像她口中所說的哥哥，我沒有很理解在她眼中這兩種關係的分別，可能就只是差那一點較為親密的接觸吧了。但對於我身為生理上的男性來說，那條界線並不在那裡，或許要比她能夠想像的還差得太遠，就像是一個在月球，一個卻在織女星，我以為到了月球就是太空，她卻認為到了織女星還是屬於銀河系的範圍，要從月球到達織女星的距離是 25.3 光年，要跨越的，並不是僅僅是剛好足夠脫離地球引力的 11.2 千米／秒⁹²。

不過我們最後也在 1986 年正式成為情侶，我深愛著她，不單單是因為這段感情得來不易，也是由於我對她的感覺，算是一見鍾情吧。我和她之後一起經歷了很多愉快的日子，踏遍了世界各地不同的旅遊點，與她第一次到訪日本迪士尼樂園，又遠赴歐洲旅行，吃的喝的，都充滿了我們成長的歡樂片段。不過梓芊的一家似乎是女權當道，家中的男人都比較聽從女性，她們姊妹間的溝通，都非是一般的硬朗，甚至是有點強悍。梓芊雖然長得溫純可愛，但個性卻是非常倔強，而我看起來堅強，但內心卻比小女生更脆弱。我們雖然都深愛著對方，但卻經常會因為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情吵起來，或者對她來說只是一般的溝通，但我的玻璃心卻散落了一地。其實這樣的狀況在我之後的第三段關係裡，以及最後的那段曖昧關係中也經常有發生，只是在當時我還不是太明白這樣的狀況意味著什麼，直至到很久之後我開始做心理諮商，才大概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有時候感覺自己真的好像是個需要編程的機器腦，在這類的情感瓜葛下完全就像是個 bug，一直出現異常狀況，沒法重新啟動。玻璃心加上機器腦，現在看來，也許就是左右腦和性別不協調的現象，但當時我沒有這個概念，女朋友和我也完全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只知道我們的戀愛，到了後期越來越不快樂。最後，梓芊向我提出分手，這段長達十一年的關係，從苦戀到長達五年的 puppy love⁹³，我原以為可以廝守到老，也可以為我斬斷渴望成為女人的願望，誰知道魔鬼藏在細節中，我和梓芊都成了性別不一致的犧牲品。

⁹² 一個物體從地球出發，要脫離地球引力的飛到太空的逃逸速度需要大於 11.2 km/s。

⁹³ Puppy 是小狗的意思，puppy love 就是好像小狗般純真的愛情，通常指的是少男少女間的初戀。

第四節 秋分之戀

我和小柔是同事，準確一點來說，我是公司其中的一個小股東，而她則是入職沒多久的員工。1986年我因為夢想成為一名正式的電腦程序員，毅然辭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而經歷了長達兩年不穩定的事業期，正當我又再一次失業而潦倒失意的時候，之前在理工學院一起當過學生社團的兩位學長來找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加入他們的電子零件貿易公司，條件是我要拿出三萬港元入股，因為他們希望找到一個能信任得過的夥伴長遠合作。由於我已經失業了幾個月，之前也接二連三地遇到公司倒閉而被辭退了兩次，所以跟我父親商量之後，向家裡借了三萬塊就馬上入職，當年二十五歲的我，憑著這次機會一躍成為了一名小老闆。當時公司的規模相當之小，在一個小小的寫字樓裡面，除了老闆就只有另外兩個員工，月營業額亦只有數萬元港幣，不過剛好那年遇上全球電腦銷量起飛，加上國際貿易的新措施，那一行就成為了炙手可熱的生意，新加入的老闆在前公司裡認識了一些不錯的供應商，而我的英語水平也算是可以，年輕力壯又任勞任怨的熱血青年，就正好派上用場成為了這小公司裡唯一的一個的中層職員，實則除了會計和送貨之外，我什麼都要做。公司很快就成為了在國際商貿競爭中的受惠者，一年之後年營業額已經超過了一億港元，公司員工也增加到了十多人，而我也從一個失意青年變成為了一名青年才俊，但可惜我的初戀，亦是在這個時候告終。

我自大專就開始為自己打造的形象還算不賴，事業有了發展之後也為自己購置了新的座駕，這樣的單身貴族，應該是不少女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但可惜我被之前的一段關係傷得太深，分手之後，我一直沒辦法放下那段感情，而我也發現，在同一時間我也纏繞在另一個問題之上。我懷疑其中一個我深愛著梓芊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想成為她那樣，她既是我喜歡的人，也是我想成為的女生模樣。後來我遇到了一位生意上的朋友，他一直說要介紹女性朋友給我認識，因此我也不諱言地跟他分享了我在愛情路上的失敗經驗，除了我想成為女人的那一部分。這位朋友是個頗為世故的男士，也好像在感情事上很有一手，經他分析之後，他給了我一個意見：「你要找一個愛你比你愛她多的女人，你才會感到幸福。」我仔細思量之後，覺得他所言非虛，至少這樣我就不會再受感情的傷害了。

小柔在公司裡說話不多，個子不高的她，臉上總是帶著一絲的傷懷，但她笑起來還是有點可愛，當時她的形象與1990年上映的《天若有情》中的女主角吳倩蓮有幾分

相似，更激起了我想成為片中劉德華所飾演「華 Dee」的那份男子氣概。或許就是她的那份傷懷吸引了我，我開始留意這位新同事的一舉一動。她只是公司的一個小文員，樣貌比較一般，看起來就是缺乏自信的那樣，或者也是因為我對初戀情人的一份眷戀，她就更顯得相形見绌了。我心裡盤算著，若果我主動追求她，以我的樣貌才華與財富，她應該會愛我比我愛她多吧，而事後證明，也確實如此，我們很快就在一起了，而她，亦慢慢從欣賞我變成了傾慕我。雖然我一開始的時候，並不是因為喜歡她的外型而追求她的，但當我們相戀之後，我發覺我真的很喜歡跟小柔在一起，因為她真的對我千依百順體貼溫柔，好到一個程度像是生怕突然之間我會消失一樣，而事實上，也真的經常有女生對我說想當我的女朋友。我非常享受這種平凡的愛，讓我感覺到舒坦安然沒有壓力，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但我的內心也會經常會泛起一個念頭，覺得我的女朋友不夠完美，這使得我也有點愧疚難受，擔心自己有一天會放棄這段感情。事實上，在與小柔一起的日子之中，我一直還是想念著梓芊，才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已經無法自拔地思念著過去跟梓芊在一起的日子，讓我不能完全投入在與小柔的相處中。

後來，梓芊不知道是被我之後的男朋友傷害了還是怎的，有一天，她突然向我提出要復合，但當時我已經跟小柔在一起快一年了，就算我仍然是朝思暮想著梓芊，跟小柔的感情也日漸褪色，但我認為感情並不是兒戲之事，我也花了好一段時間，才接受到與梓芊分手的事實，我不像梓芊，是個決絕的人，可以說分就分，但她實在追逼得我太厲害了，最後我說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處理好與小柔的感情，我不願背負一個傷害愛人的罪名。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安頓好我與小柔的關係，然後，當我去找梓芊說復合的時候，她卻對我說已經不可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拖泥帶水得太久，她已經沒耐性等下去了，還是有其他的原因，我只知道，我到頭來什麼也沒有……

第五節 餘溫·餘愛

我在愛情裡被重創了，但我也進退兩難，我很清楚是自己放棄了小柔，既然放下了，就更覺得自己之前一直對不起她，雖然我並非是什麼愛情騙子，但對她的愛的確是不夠多，也利用了她來填補自己對愛情的恐懼。我再沒有臉回到她的身邊，只能夠默默地祝福她，能夠找到一個真正愛她的人。我記得跟小柔提出分手的那天，我特別緊張和充滿內疚感，我如常的開著那輛跟小柔在一起時購買的轎跑車，載著小柔到她

喜歡的地方遊玩。那輛車子小柔特別喜歡，因為它見證著我們的相戀，當時我在 BMW 316i 與這輛 Eunos 500 之間，選擇了 1992 年剛在香港開賣的 Eunos，但其實我預訂的本來是 Mazda mx5，是一輛雙座敞篷車，這些考慮我都有跟小柔商量過。當初想著的，就是讓自己看起來更像個白馬王子，駕著敞篷車去迎接我深愛的小柔，我問她喜不喜歡，她也有如一貫的，說什麼都好。後來因為預訂的車子沒法在短期內付運到香港，才改買這輛比較貴族氣派的轎跑車，而其中一個我不選 BMW 的原因，就是讓自己看起來與眾不同，小柔也覺得不錯。我們在海邊閒蕩了一段時間，我一直說不出話來，臨離開前，我將車子靠在一旁，才敢跟她坦白。我們聊了很久，也不記得到底有多久了，我只是不想讓她太過傷心，一直說了很多安慰她的話，但我知道，那些話都只是一種由內疚生成的廢話，與其說那是由衷之言，不若說那是為自己而編的圓謊，實際上是想讓自己好過一點。被人拋棄的感受絕對是不容易，因為我在不久之前也曾經被拋棄過，記憶猶新。小柔卻非常懂事，縱然不捨得，但也明白既然我去意已決，也是覆水難收之事。我看著她淚痕滿面，我想起那位生意朋友跟我說過的話，的確沒錯，去找一個愛我比我愛她多的人，從某方面來看，對自己的傷害的確沒有那麼深刻，但我卻傷害了另一個人，愛情……值得這樣計算嗎？

小柔和我之後都換了工作，我也趁著中間的空檔，參加了一個二十四天歐洲巴士旅遊團散散心，後來才發現當中的大部分團友，都是因為失戀而報名參加的。我不會喝酒，但大夥兒每天都會買大量不同的酒來一起喝，我記得有兩次我真的喝醉了，就一直在哭，但卻想不出來自己到底在難過些什麼，還記得有位團友在巴士上睡到半夜突然嘔吐，之後大家都叫他做噴泉哥。接近一個月的旅行似乎沒有醫治好我們大部分人的心，回到香港之後，我們組成了一個短暫的失戀者聯盟，主要的活動還是喝酒買醉，但因為我實在太不會喝酒，幾次之後就沒有再參加了。雖然愛情失意，但公司的業務卻蒸蒸日上，我口袋裡的錢也漲了不少，還買了一個頗大的房子給爸媽。不過後來因為主要股東間出現了意見分歧而拆夥，我作為一個小股東，就跟著其中那位要離開的股東一起退股，入股到他的新公司去，主要的任務是負責開設一家電子零件組裝工廠，新工作任重道遠，我也全力投入讓自己盡快忘掉傷痛的記憶。

我跟小柔一直還是有保持聯絡，知道她後來過得還算不錯，結了婚也生了小朋友。我們在分手之後，對她的關懷一開始的時候，似乎更多是出於補償贖罪，因為我不想背負一個忘情負義之名，而我覺得保持關係也會令雙方都好過一點。不過後來，我發覺我還是會經常思念著小柔，想念著她曾為我付出過的一切，她的溫柔、靜默、成熟，

都經常在我的記憶中泛起絲絲漣漪。在一生之中，小柔並非是我最疼愛的人，但我與她的感情，絕對是在我人生中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永不磨滅。可能是對她的思念，當我在 2000 年後接觸到香港的一個易裝網上平台時，我用了她的英文名字作為網名，就是一直沿用到現在的 Joanne。其實一開頭我用的網名是 Jojo，但後來因為有另一個帳號也用了相同的名字，我想了想不如就改為 Joanne，來記念這一段與她的關係，一段非常短，但卻讓我銘記於心的關係。在我和小柔分手多年後，我已經以女性身分現身於一些媒體報導上，小柔也知道了，但她仍然是那樣的平和安靜、溫文爾雅，我在一次跟她的見面中，語帶羞澀地向她說對不起，因為我用了她的英文名字作為自己女性的稱呼，想以此來記念我們的感情，而她仍然是那樣的優雅，露出我最熟悉的嫣然一笑，淡然回應了。我帶著對小柔的愛，走過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Joanne 這個名字，亦成為了我的真實一面，我感恩在生命之中，出現過一位如此接納我的伴侶。

〈春夢·寒冬（三）〉

春夢未了恨綿綿，

寒冬乍露淚如珠。

時日不留人，生命迅即消逝，

又重現人間，

生有時，別也有時。

喜與樂無法留住，恨與痛卻縈繞人心。

勸一句，不如唯愛人間。

《詠恩誌》寫於 2012.9.21

第六節 鵝鰈情深

一個剛三十出頭的青年才俊，樣貌與儀表也不太差，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何在我身邊一直都沒有女朋友。大多數人會覺得是我要求太高，都勸我降低找伴侶的門檻，但真正的原因卻是我膽怯，沒有信心再主動追求女生，亦與此同時，糾結在愛與自我認同之間的鬥爭，才是死結。打從發現自己可以愛上女生開始，我努力去經營與伴侶之

間的關係，不斷努力去優化自己，深信一個原始的機械腦，也可如精簡的C語言⁹⁴般，靠著編寫源代碼，添加不同的函數，就一定有能力變成功能強大的AI（人工智能）。不過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前後兩段交疊出了問題的戀情，就如程式崩潰般的，徹底將我的愛情函數給癱瘓了。有人說，失戀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別的興趣來分散注意力，而我卻在易裝之中，從鏡子裡找到了我愛的人之影子。我以前不明白同性戀是什麼，現在看著鏡子，我覺得我想成為鏡子裡面的那個人，我也同時希望能夠擁有這樣的一個伴侶，這一種的狀態讓我感到完全、滿足、自在，這叫同性戀嗎？我不是要在兩者之間選擇其中之一嗎？但我兩樣都想要，可以嗎……？

再一次在性別鬥爭中的患得患失，持續了兩年多，直至到我遇上了她，曾經……亦是直到如今我生命中的至愛……我們的相遇，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有人預設好的佈局，總而言之，那天突如其來的霎時靦腆，讓我一反常態，情不自禁地顯得笨拙不堪。如今過了二十七個年頭，那些片段，一幕一幕的畫面，仍然讓我夢繞魂牽，悸動如初。

1994年的某一天，一位不常見面的朋友突然打電話來邀約我吃飯，而這次的飯局，不單改變了我對愛情的看法，也像方向舵一般，在大海迷茫之中改變了我一生的方向。這一位朋友問我週日是否有空一起吃飯，我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我甚至連有誰一起，為什麼要吃飯這些問題都沒有問，就掛上了電話。原因是我特別敬重這位朋友，她雖然是個女生，但為人十分爽直，又有正義感，是我心目中的女中豪傑，朋友之間都叫她做花姐。我們是在一次菲律賓的旅行中認識的，她是我新工作中同事阿牧的朋友，那次的旅行，阿牧還帶上了不少其他朋友，一行十多人相當熱鬧。阿牧跟我的關係不錯，也一直關心著我的感情問題，經常問為什麼我一直單身。當時新公司的業務開始穩定了，所以我除了之前買給爸媽的二十七坪⁹⁵房子之外，我再為自己購置了三層高三十七坪⁹⁶的獨棟式別墅，為自己有一天再開始新的關係作好準備。阿牧看到我這個單身貴族就不耐煩了，一直追問到底我想要找什麼樣的女朋友，而我通常都會說無所謂，不用很漂亮，只要能夠溝通就好。

或許這是我從兩段感情創傷中得出來的潛意識結論，梓芊漂亮可愛，但個性剛強，遇著我這個小男人玻璃心，雙方都不太容易溝通；小柔樣貌平平，但溫文懂事，只可

⁹⁴ C 語言是一種非常精簡及通用的程式語言，於 1969 年至 1973 年間開發，通過共享函數（function）編程達成強大的功能處理。時至今日，C 語言的進階版仍廣泛用於系統軟體與應用軟體的開發。

⁹⁵ 以香港的呎數是 953 平方英尺。

⁹⁶ 以香港的呎數是 1,300 平方英尺。

惜是我選擇了放棄她。或許我們都是在不對的時間點相遇上，如果我能夠再剛強一點點，如果小柔的個性能夠再主動那麼一點點，結局可能都會不一樣。阿牧知道我過去的一些感情狀況，經常說我要求太高，看不上其他女生，但其實他應該是知道我因為之前的感情傷害得太深，還未能夠復原過來。阿牧有天跟我說：「你太宅了，你到底還要這樣下去多久？不如我介紹一些新朋友給你認識好不好？我們下個月要去菲律賓旅行，要不要一起來？」我的確知道我是被情所困，但都兩年了，是不是應該要重新振作一下？雖然整團人之中我只認識阿牧一個，不過或者他說得對，這樣我就可以更沒有依賴，盡情去認識新的朋友了！阿牧的交友套餐相當成功，一下子就在我生命裡添加了十多位的朋友，而且這些朋友都不知道我的過去，看來是一個不錯的新開始。雖然阿牧這樣的邀約顯得有點唐突，但我也沒有去猜他到底是不是要介紹女生給我認識，因為我其實還沒有預備好，只是想借這次機會有人陪我去散散心。

花姐約吃飯的那天到了，我出門前才盤算著為何是花姐約我、吃飯的原因是什麼、有誰會去、為什麼不是阿牧找我等的問題，那我到底應該穿成怎樣去赴會好呢？不過我一向無論是上班還是休閒，都是以 **Smart Casual**⁹⁷作為穿著風格的，作為一個青年才俊，有些事情還是不能夠太馬虎。我依照我平日的穿著，駕著我的轎跑車從家裡出發到餐館去，花姐約的地方是間頗有特色的港式茶樓，並不是那種熙來攘往的一般茶樓，這裡客人不多，空間特別闊落，深棕色的木地板和桌椅，配上舊式的裝潢，顯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品味。我沿著樓梯拾級而上，剛到上層就看到擺在大廳中央的一張大圓桌，花姐和其他幾位我熟悉的朋友都已經就座了，我從遠處的樓梯邊跟大夥兒打過招呼，亦同時發現了一張陌生的面孔。長髮披肩的她，不知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小仙女，個子不高，但卻清麗怡人，臉色特別的好，應該是上了妝的緣故，在我們這幫人當中，她是唯一一個會打扮的，所以特別亮眼。從樓梯那邊到飯桌大概就只有十公尺遠，但我卻好像電影畫面般一樣，怎麼走都好像走不到，情況就有如從反方向爬電動扶梯一樣，這段十公尺的路程雖短，但我的思緒卻剛好足夠環繞地球一周回來。剛才從樓梯旁通過蟲洞⁹⁸目不轉睛地看著她的我，在通過了時光隧道的另一邊之後，卻是不敢直視，花姐叫我走到相隔仙女座四個地球人的空位置上，我有點慌慌張張的坐了下來，目光呆滯地注視著正前方靠下的一個黑洞上，不停地喘著氣。

⁹⁷ Smart casual 其中一個中文翻譯是半正式休閒裝，指的是體面的休閒打扮，介乎於「正裝」（formal wear）與「休閒服」（casual wear）之間的一種穿著風格。

⁹⁸ 蟲洞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物理現象，理論上是能夠連接兩個不同時空的隧道，另一邊是所謂的「鏡射宇宙」。

當時的我表現得可能真的不太正常，就好像 CPU⁹⁹過熱一樣，完全當機沒辦法運算，雖然平常我的話也不算是太多，但從表面看來也絕對不像是個害羞的小心靈，而且努力經營了多年的公子¹⁰⁰形象，加上比較能跟女生聊天，就算說不上是玉樹臨風，也絕對像是一個社交活躍份子。但此時此刻，赫然被那張有如小天使般的臉迷倒了，雖然不至於眼前一黑，當場昏倒，但世界就好像突然間變得寂靜無比，我聽到的，只有我一呼一吸的喘氣聲，和有如雷轟的心跳。我奮力將雙手按在大腿上，以遏止那生理上無法掩飾在抖動的雙腿，但同一時間，我卻沒法騰出手來護住我快從胸口蹦出來的心臟。時間似乎凝聚了我因喘氣所呼出的水份子，結成了萬千的冰晶，像琉璃般晶瑩奪目，眼前的景象，完全遮蓋了我的視線，有如夢幻般的閃爍。

不知時間到底過了多久，我才稍稍的平復過來，花姐問我：「你為什麼今天特別安靜？」這一下我被問倒了，沒料到過花姐會有這麼一句突襲，剛才甫一進來我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幻夢之中，冷箭一發，讓我霎時方寸大亂。我勉強的將頭抬高了一點，尷尬地開腔說：「因為有陌生人在……」，我支吾其詞的回答方式看來並不討好，但這可是我打從心底裡完全未經過濾衝口而出的一句台詞，此時可嵐從仙女座旁邊的位置突然喊了出來：「他居然臉紅了！」這樣的一句我真的招架不住了，本來我壓根兒沒覺得自己臉上泛紅，但此話一出，我頓時感覺到血脈沸騰衝上了頭部，滿臉通紅得一發不可收拾，就好像兒時喜歡拿在手上把玩著的酒精溫度計一樣，血紅色的液體隨著小手指頭在底部捏壓的力度而上升。之後整個飯聚裡大家說了些什麼，我完全是像在電腦當機前忘記了按儲存一樣，一點印象都沒有，我只記得，她的名字叫羽婷，是阿牧朋友的前女友，剛從加拿大回流的香港移民，計劃留在香港發展。

離開飯聚之後我一直忐忑不安，除了為到那位仙女座女孩神魂顛倒之外，更惱恨自己為何當刻不敢開口問羽婷拿聯絡電話。我日思夜想，但又不好意思問阿牧，怕自己太過於唐突，亦擔心對方對我沒有意思。不過無巧不成話，我在思念了整整一週後的禮拜天，在一個商場裡遇上了羽婷，當時我緣著電動扶梯往下走，她迎著我從左邊的電動扶梯上來，我們彼此看到了大家，說了一聲嗨之後，我把握住機會說：「不要走，在上面等我一下！」我快步轉過去另一邊的扶梯，但我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靜，先深呼吸一下再站穩腳步。我還記得那張在扶梯盡頭緩緩升上來的臉龐，是我見過最漂

⁹⁹ 電腦中央處理器，CPU 過熱程式就會出錯，出現當機狀態。

¹⁰⁰ 事實上後期很多人都會覺得我是花花公子，因為我很喜歡跟女生聊天，樣貌也不錯，就讓人以為我是想撩妹。

亮的笑容，我說：「這麼巧，怎麼會在這裡見到妳？」羽婷說：「對啊！很巧啊！你住這附近嗎？」我說：「我爸媽住這附近，我剛買完點東西。」我看羽婷記得起我，而她說話的語調也讓我感到很親切，很放鬆，我馬上把握住機會說：「妳有時間喝杯咖啡嗎？」她說：「我現在有事，不能跟你去喝，我們約另外一天行嗎？」剛才我還以為她在拒絕我，想不到她會說相約另外一天，我們馬上交換了電話，她也匆匆地離開了，臨離開前，她對著我笑，我呆在那邊一直看著她離開，她遠遠的向著我揮手道別，那一刻，我永遠不會忘記！

〈新月含羞〉

當風帶著 22°C 的空氣披拂面龐的日子，
妳還是撲撲風塵，追夢徙移嗎？

在木綿花盛放的春日裡，
妳還是粉黛娉婷得教人屏息住氣麼？

新月含羞，未若秋月溫柔。

歲月蹉跎，戛戛乎其難哉！

《詠恩誌》寫於 2011.5.28

第七節 月如無恨

我和羽婷很快就約了見面，順利得有點讓我意外，我們還約了一同去看電影，吃晚餐，聊了很多自己的背景和願望。她性格很主動活潑，個子雖然不高，加上高跟鞋和優雅的裝扮還是挺大方得體的，她跟我前兩個女朋友都很不一樣，她長得更溫文爾雅，更成熟大方，對人處事面面俱圓，聰明又善解人意，我巴不得馬上把她迎娶過來。雖然我之前一直為了自己想愛的女人和自己想成為的女人苦思了兩年，實在也無法想像自己可以在相愛與想做女人這兩件事之間作個了斷，但羽婷的氣質，卻讓我能夠完全忘記了自己想做女人這回事，在她身上，也沒有衍生出我想要成為她那樣的感覺，我只想要完全擁有她，而不想要自己成為她那樣，這算是異性戀嗎？原來異性戀是這

樣的感覺麼？怎麼這樣的感覺，跟我之前兩段關係的差距會那麼大？我已經是在熱戀了嗎？

我或許真的胡思亂想得太多了，我們就只是第一次約會，其實我都還未敢向她示愛，就已經開始沉醉在這份愛情當中……我這次採取了速戰速決的強攻策略，雖然有點冒險，但是兵行險著，兵不厭詐，水來土掩，兵至將迎，又何疑焉？晚餐的時間我們約得有點早，吃過飯後，我把握住最好的時機說：「要不要來我家看看，家裡面有KTV，在錦綉花園¹⁰¹，就我一個人住，開車過去很快就到……」我一下子拋出了四件法寶，KTV是個誘餌，而錦綉花園是我新買的獨棟別墅，猜她應該知道那是個不錯的房子，我告訴她是一個人住，讓她不用擔心要見到例如我爸媽的其他人，也是一個試探，看看她會不會介意，如果她願意去的話，我應該已經成功了一大半，最後說開車去是一個提醒，提醒她我是有車之人，還會送她回家。看來這個策略不錯，她爽快地答應了，我帶她參觀了整棟三層樓的房間，那晚我們玩得很開心，她也沒有嚷著要走。我說：「現在有點晚了，妳要不要我先送妳回家，還是妳想繼續？這裡有三個房間，如果妳想的話，也可以在這裡過夜。」她說：「妳想我留下來嗎？」這令我又禁不住了那天第一次見她那樣的靦腆，我說：「想啊……」。她沒有睡到另一個房間，從那晚開始，她已經成為了我家的女主人。

第二天我送她回家的時候，我問她：「我可以成為妳的男朋友嗎？」她語帶堅定的回答說：「我從來都不想要有固定的關係，之前的也都是曖曖昧昧的，你能夠接受嗎？」其實她這樣的回答已經比我預期之中好多了，總之不是一個「不」字，我都能夠接受，我太想要得到這段關係了！甚至不惜犧牲一切，包括我想當女人的欲念。我們在車上繼續聊了很多其他的話題，她後來告訴我，其實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就覺得我很可愛，作為一個穿著入時的生意人，居然會這麼容易害羞，還紅了臉，所以當時就已經鎖定了我，只是等著機會來臨，卻意想不到這麼快就遇上了。羽婷是個非常獨立的女孩子，喜歡結識新朋友和交際應酬，以她的才幹和人緣，無論去到那裡都會遇到機會與幫助。雖然她不喜歡有情感上的束縛，也不喜歡告訴別人她有男朋友，但隨著她在香港找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又常常出現在她的身旁，駕車接送，她開始跟同事和身邊的朋友公開了我和她的關係。我和她相處過得非常愉快，住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一對小夫妻，我知道她不想要這樣的生活，但我以為日子可以改變她的想法。

¹⁰¹ 錦綉花園其實離市區有點遠，但上到高速，大概半個小時至四十分鐘就能到達。

我們的關係開始從熱戀，趨向為平淡的兩口子家庭日常，直至有一天，大夥兒到一位朋友家玩，我們在友人偌大的房子裡，她拉著我到一旁沒有人的位置，聊起一些瑣碎事，然後她問我：「你喜不喜歡我這樣穿？」我說：「當然喜歡囉！為什麼這樣問？」她那天穿得特別美，是一襲連身裙裝，淺色的碎花圖案襯托了蕾絲邊的雪紡衣料，顯得特別清麗脫俗。她將身子再靠向了我一點，裙襬輕拂煥發著春心蕩漾的感覺，她停頓了片刻，然後輕聲的跟我說：「那你想穿我的衣服嗎？」我愣住了，彷彿說不出話來，但她顯然沒有在等我回應，接續說：「我覺得你這樣穿會很好看，不如找天我帶你去買裙子好不好？」我問：「妳為什麼覺得我會想穿？」羽婷將身子坐直了一點點，將雙手交疊放在了我其中一邊的大腿上，她柔軟而溫暖的雙手，將我剛剛的防衛機制完全卸除了，她將玲瓏的臉龐慢慢向我耳邊靠近，從她嘴唇呼出的空氣，在我的耳窩裡繞樑舞動著，令我不由自主地心頭撞鹿，但這似乎更讓她意興盎然，她在我耳邊以一點五赫茲的頻率說出以下的幾個字：「難道你不想嗎？」（下刪一千字）

我終於投降了，我將我易裝的故事簡略地跟羽婷彙報了一次，她說她從我跟她去買衣服時的觀察，和日常的舉動，看出來我是這樣的人，而她對性別的尺度又特別的寬容，覺得有個這樣的男朋友相當好玩。羽婷似乎聰明得有點太過厲害，從我們第一次見面開始，我似乎就已經成為了她的囊中之物，一切都好像在她的安排下發生，但我又甘願成為她的俘虜，直到海枯石爛。她之後陪過我女裝外出，我第一次有認識的人陪著我這樣做，而且還是我的女朋友，但我還是緊張萬分。有一天她還特地去買了一雙女裝高跟鞋回來送給我，我們在原來平淡的生活之中，突然又多了一份我們之間的小秘密和樂趣。縱然羽婷是個非常善解人意的女孩子，也知道了我的跨性別傾向，但我們還是免除不了男女朋友之間的吵架。嚴格來說我們並沒有真的吵架，因為她說她從來都不會與親密關係的男性朋友吵架，她只會終止不愉快的對話，她覺得這樣沒意思，也不會為到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影響大家的關係。但我當時還沒意識到我的問題在哪裡，我想最大的錯誤，就是我的思想比一般女生更女生，我會為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而覺得對方不愛我，我的妒忌心也非常之重，但羽婷不想將人生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同一個人身上，更何況是一個家，而我又向她表達過幾次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更糟糕的是，我還沒有發現我是個機械腦，性別錯置的個性不單讓我迷失在與人相處的關係中，還讓我的系統程式在左右腦交替運作時的進程與線程（process and thread）

¹⁰²出現混亂，可惜當時 Dual-Core CPU（雙核中央處理器）¹⁰³還未出現，不然我就會懂得怎樣更好利用我的雙核心處理器（兩邊腦袋），來面對我的感情問題，而不會經常弄得羽婷怏怏不樂。不過似乎更核心的問題，是出自於她對人生的期望，她是個事業心重，需要不斷向上攀越高峰，挑戰自己，尋找多姿多彩生活的人，而我卻限制了她的空間，讓她感到不安與窒息。

兩年後的某一天，羽婷平靜地向我提出分手，就在我剛想向她求婚之前，我感到無比的難過，但也知道我始終沒有辦法留得住她。羽婷是個計劃周全的人，事實上，她在我們相戀第一天的對話當中，已經預告了這一切……「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¹⁰⁴。

〈鳳凰詞〉

鳳凰木的花瓣散落大地，

染紅了前行的路，

陽光滲透著掩映的酒紅色，

通透晶瑩地閃爍我的心扉。

迎著風中舞動的裊裊花雨，

露水在花瓣上綻放奇異光芒，

我躊躇於往日與她一起的光影之中，

流影細碎泛黃的叮嚀在磋跎。

往事如塵，歷歷在目，

點滴涓流，仍悸動我心……

穿梭在樹影婆娑裡的綺籟，

¹⁰² 電腦在執行程式碼時，系統會將不同的指令分派到不同的記憶體空間中運算，會以 process 及 thread 的形式將任務切割執行，再回傳至系統處理。

¹⁰³ 首個由英特爾公司推出的 Pentium Dual-Core CPU（雙核中央處理器）到 2007 年才正式發表。

¹⁰⁴ 前句出自唐代李賀，後句為宋朝石延年所寫。

彷彿淡然幽咽的在呼喚……

期待著夏季裡某天的偶然重遇。

驀然回首，何堪追憶，思思若夢，了然如煙。

《詠恩誌》寫於 2012.6.19

第八節 忘年

不知道我是害怕孤單，還是羽婷給我留下了愛情最美好的憧憬，卻最終沒有與我一同劃上句號……在我們分手後，我還是一直思慕著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我想背後的原因，其實是我還沒有真正地面對過我的性別問題，我以為我只是有個見不得人的不良習慣而已，總會有一天我能夠克服它的，最終，我還是會如正常人一般結婚生子，遵循社會規範去走總是對的。不過原來，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我發現我總是會對身邊的女孩子日久生情，聽說雙魚座、巨蟹座和天秤座是最容易產生日久生情的三大星座，作為雙魚座的我，不管一見鍾情還是日久生情，都是最容易發生的，而敏感的直覺，加上我的懦弱個性，這似乎是更容易成為了我的宿命，甚至是夢寐以求的愛情故事。我經常掛在嘴唇邊，要成為戀人，最好是先成為朋友，因為我相信如果要在一起生活，溝通是最重要的，能成為知己，才有機會成為愛侶。但似乎沒有多少人能夠同意我這種想法，反而覺得能夠是知己就不能成為伴侶，而我也曾經幾次被這樣的朋友拒絕過，真不知道是客套話還是他們的確如此理解。總而言之，我對著一個女孩子久了，就會開始胡思亂想，很容易將她的缺點淡化，甚至是合理化，並將想像為一種浪漫的點滴，繼而就越來越難以抽離，沉醉於夢幻般的迷戀。

最容易發生日久生情的場景，就是在辦公室裡面，因為對著同事的時間比對著家人還要多，而且在工作環境裡，你只會看到女同事們經過包裝的一面，而另外一面，可能只有在入坑之後，才有機會看得清楚。我和芷琪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認識的，當時我已經歷了一次創業失敗，正是在我認識羽婷後不久，就從舊公司退掉部分股份出來創業，那時候羽婷還在我公司裡幫忙過一段時間。可惜香港在 1997 年回歸前，很多生意都轉移到大陸去了，我辛苦經營的數碼廣告公司才剛上軌道，就被這次巨浪打至覆沒。1998 年，我將自己的事業結束後，就回巢到舊公司，還好我離開的時候沒有將股份全部賣掉，留給了自己一條後路，所以回去後仍算是公司的一個小老闆。芷琪

當時剛從大學畢業來到我們公司應徵銷售崗位，我看著她到我們公司面試，之後我也成為了她的直屬上司。之前我和小柔的關係也是在類似的情況下開始的，但其實我一開始對芷琪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因為她的年紀比我少很多，我只覺得她比較積極主動，聰明又帶點倔強。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們有比較多的接觸，也知道她跟我一樣是基督徒，所以我們在工作關係以外，又多了一些話題。當時我已經 35 歲了，但總好像長不大一樣，不單只樣貌比一般人年輕，心智也不大成熟。或者我也不應該這樣妄自菲薄，我就是有點兒孩子氣，比較喜歡留意年輕人的潮流文化與話題，所以聊得來的朋友大多數都比我少十來歲。我跟芷琪的關係亦師亦友，但她二十剛出頭卻比我都來得世故，也或許是這個原因，她讓我不知不覺地產生了對成熟個性的傾慕，以填補我心靈上的虛空。

她不久之後便被我死纏爛打的攻勢給降服了，我們正式進入地下戀的關係，因為她不想讓同事們知道，怕影響工作。芷琪在我的愛情印記中沒有留下太多的痕跡，我們的照片也少之又少，我猜是因為這段關係沒有帶來太多愉快的記憶，在我們的忘年戀裡，她似乎十分介意別人的看法，她也介意讓她父母知道我們的關係，就算是我已經上過她家見過了她的家人，但似乎都完全不知道我們之間除了同事之外的關係。兩年的拖拖拉拉之後，芷琪對我正式提出分手，但其實我更想終止這段感情，因為對我來說，年齡的差距並不是最重要的，但她剛烈的性格，並不像我第一任女朋友的喜形於色怒喝於顏那樣，而是深藏的霸氣，無論在工作或是感情的關係上，都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們分手之後，剛好也迎來了 2000 年在香港寬頻上網普及的年代，雖然網速慢得可憐，但仍然能夠讓我在這片網路汪洋中，尋找迷失的自我，並哀悼這一段感情的隕落。

除了芷琪以外，我與梓芊、小柔，和羽婷在分開以後，仍然繼續有保持聯絡，甚至在我性別轉換之後，仍然還是朋友關係。我很感謝有她們參與過在我生命中的成長歷程與性別掙扎，但我也感到惋惜，覺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夠好，未能帶給她們曾經許諾過的幸福，我深感愧疚，但也心存感恩，讓我們相遇的故事，化作一縷清風，教世間知曉情是何物，乃願有情人患難相隨，休戚與共。

第九節 P.S.¹⁰⁵ 最長的電影

周杰倫《最長的電影》MV 裡，周董飾演的角色，從小就暗戀著他的女同學，而我，也有一段最長的暗戀。故事發生在一個 2007 年的女同志組織訓練營中，八十多位來自中港台美的女同志濟濟一堂，展開了三天兩夜的會議及工作坊，亦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的同志運動大會。那裡我並不是唯一的跨性別參加者，還有另外幾位來自於台灣的，在那裡我認識了很多至今還是好朋友的同運倡議者，讓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也奠定了我往後在同志運動的使命感與方向。雖然當時我還沒有接受性別重置手術，但在那裡，大家都視我為一分子，我能夠完完全全地去做自己，也不怕被別人知道我的身分，自在的性別感覺真的好棒！七年了，從上一段關係到這個營會為止，我已經有整整七年沒有談過戀愛，因為在外邊的異性戀世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應付一段感情，但在此間，我也不知道女同志是否能夠接受一個跨性別者作為伴侶，如果未做手術不行，那完成了手術又會如何呢？

我沒有帶著要結識伴侶的期許來到參加這個營會，只希望見識見識，不過我有部分的香港夥伴們，每天都還是會興致勃勃地圍繞著一個話題，到底這裡誰最漂亮，到底哪個還是單身等等。來自台灣的若薇是其中一個熱門人選，但我也沒管太多，感覺我這個身分還是很難在這種場合中找到什麼機會，況且若薇已經有伴侶了，所以他們也都是紙上談兵而已。不過若薇也真的蠻吸引人，黝黑的肌膚帶著陽光燦爛的笑容，就算不是人見人愛，也能夠讓人不知不覺地融化在他的熱情之中。我沒有主動去認識若薇，但她很快就跟我聊上了，我們還聊得十分投契，初次相識就是一見如故，也從那一年開始，我幾乎每年都會去台灣參加同志遊行或其他的活動，每次都會順道繞過去探望她，有一次她還跟我說：「我覺得我們就好像牛郎織女一樣，每年都一定要相見一次！」她對我真的十分之好，總讓我有一種想入非非的感覺，雖然她已經有一個穩定的伴侶，但我仍然一直當她是我的夢中情人，默默將她收藏為我一個漫長的暗戀對象。

2014 年我獲得了一個香港的獎項，獎品是一張來回台灣的免費機票，當時我因為機構的項目申請不順利的緣故變得很窮，就更希望以此機票用來去探望若薇。但若薇之前與她多年的女朋友分手後，以工作假期的方式跑到了外地去生活了一年多，我想著如果她在台灣多好。不過我還是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她，原來她剛好要在此時回來台

¹⁰⁵ P.S. 的縮寫來自於拉丁文的 post scriptum（英文是 postscript），意思是「寫完信之後的附加」。

灣，聽到我的消息，就想要在回到台灣後先跟我安排一個旅遊，與我一起到台東自駕遊五天。這五天裡我們朝夕相對，從台灣的東岸邊走邊玩，每天換不同的民宿，整個旅程我們都玩得十分開心。雖然我很喜歡若薇，在旅程中我也曾試探過對方的心意，不過好像她沒有明白我的心意，在沒有把握下最終還是沒有向她表白。回到香港後，我鼓起了勇氣在通訊軟件上告訴她我想跟她在一起，不過收到的回覆是她已經有心上人了，而且她希望能夠與我成為永遠的好朋友。我雖然非常失望，但我也很珍惜這位好友，不想因為這樣就失去了她。不過我還是感到十分欣慰，因為最後我還是勇敢地說出來了，而且我跟她的伴侶還是好朋友。現在我們仍是會每隔一兩年就會見一次面，談天說地，而她，也是我心目中永遠的女神！

2007 年至今，我珍惜有這十四年的暗戀，因為它讓我永遠抱有一個美麗的夢幻，或許人生就如戀愛一般，我們一直想著要擁有的，但結果好多時並不如我們想像中美麗，但只要能在觸不及的距離凝望著那美麗如畫的風光，寄予的盼望就可能足夠讓我們繼續追尋下去。

〈思念 698 公里〉

從香港飛到牽掛那裡的距離是 698 公里

要讓思念越過天崖的彼岸

卻實是要比在手機上

發出一過 Emoji 艱難好多

觸摸得到的隔闕是什麼？

看著一個女孩的感覺

熟悉卻又陌生

聽著聽著她的絮語

窩心卻又冰冷

怯懦的心靈

只能夠在八公分以外的距離

守候著……

剝開一層一層的表皮

只有忐忑的心仍在跳動

陪伴著凋零了的讀白在憂傷

香雲紗緞

在屏息的焦躁呼吸中搖曳

在模糊的眼眸中掩影

在流逝的時光中哼哼歎息

如果我有一雙翅膀

如果我可以在夢裡飛翔

我想……

我能夠將晶瑩的淚放下

別了我的牽掛

飛到那無名之地

然後……

再記不起

曾經有過的

思念

《詠恩誌》寫於 2015.11.16

〈旅夢情牽〉

8 小時穿越 2300 公里

室外溫度從攝氏 29 度

下降到只有 9 度

呆在高鐵的車廂內

是最好的悼念儀式

看著車窗外的景物

以 300 公里的高速湮沒

就會明白世界上

是沒有什麼能夠捉得緊

留得下

科技拉近了人的距離

卻填補不了無垠的虛空

垂手可得的訊息傳達

已不能像以往的那種曖昧

浪漫而又真實

讓人珍愛

在同一個時空中

彷彿活在兩個世界裡

兩顆不相同的夢

總只能在 8 公分以外的距離

悄悄看著對方刷肩而過

輕哼一聲

中途停站竄進來的冷空氣

將散亂的思緒

凝結在玻璃車窗上

漫越延伸到每一個幽暗的角落

愛因斯坦說得沒錯

運行速度越快
時間亦相對地慢了下來
浮遊在凝重的時光流逝當中
確實足夠沉澱一整個車廂裡的憂傷

疾馳的列車
在晃蕩的安魂曲中
喃喃哼頌魔咒式的叮嚀
要在抵站前的一刻
守護著傷逝心靈
在醉生夢死的冬日餘暉下
完成最後的道別敬禮

或許旅行最大的得著
就是知道無論去得多遠
也終究是要回來
滿以為走到了世界盡頭
卻原來看見了自己的背影

若然離開是為了要回來
那得到了的遺憾
或許會比失去更加痛苦

原諒我……
偶爾仍然會任性地
沉溺在出走的思念中
讓記憶於虛空的一瞬間

杳然消逝……忘憂

《詠恩誌》寫於 2015.12.18

第八章 走向社會

有一次朋友帶領我們參與一個藝術治療工作坊，根據他的分析，我是一個看見了問題，就會立即行動的人，而不會先考慮手頭上有沒有足夠的資源，再從長計議。也許他說得沒錯，我打從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再進入到跨性別圈子中，我就一直思考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與困局，就算我在當時完全沒有任何資源，也不懂得有什麼方法，我還是埋著頭去開始這項任務。還記得當時我跟不同的圈內朋友分享過我想成立機構的志願，基本上都是處處碰壁，要不是覺得我的想法並不可行，就是提出不同的質疑，好像要說服到我放棄為止。記得有一次我約了幾位跨性別朋友出來談成立機構的事情，他們沒有針在對要不要成立機構的問題上，但卻不斷說我的計劃有問題，當我問他有什麼其他想法時，卻是顧左右而言他，總要扯開我的問題不正面回答。那個晚上，我就好像一個嫌疑犯被盤問一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直至到我當場哭了，才終止了他們的拷問，我不甘心也不明白。

後來我聽說其中的一位朋友想自己成立組織，但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也沒有看到他有任何動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想打擊我，好讓他能夠先我一步成立機構，但我覺得更有可能的是，實務派和行動派在本質上就是有這麼大的差距，以至於他一直在等待有足夠的社會本錢而始終沒法付諸行動。而我，卻是個看起來頭腦簡單的行動派，根本沒多考慮能不能成功，成本效益等的問題，就會先住前衝，發現沒有路可走，就再開闢一條新路，走到一半走不通，再改變方法。如此這樣，我在 2008 年起從零經驗開始，不斷開鑿從前沒有人走過的路，走不懂的時候，就去問問同志及社會運動前輩們的經驗，再調整為適合跨性別運動的方向。當時在香港跨性別運動還幾乎是個全新議題，有次機構的義工說他不懂什麼是跨性別運動，所以不敢面對記者，我說：「不用擔心，其實我也沒有太清楚，不過現在香港還沒有什麼其他人說自己在做跨性別運動，那就邊做邊學吧。」

其實我的機構一開始並非以服務跨性別群體為主，因為我怕機構沒有人認識，就很難聚集到圈內人。所以一開始時，我藉著越來越多的大學演講邀請，累積面向公眾的經驗，在 W 小姐變性人婚權案的機會下，通過報張、雜誌、電台、電視台、網媒等的渠道逐步走向公眾，並參與了多不勝數的論壇與講座，展開了多姿多彩的跨性別運動人生。我深信，要改善跨性別者的生存空間，不能單靠服務，亦需要從公眾教育著手，以故事打動人心，讓大眾明白及理解這個群體，而不是強迫他們接納。

〈流水恨〉

江山流水恨綿綿

斷橋殘燈影樹憐

天崖棧道孤身去

望守雲開盼月明

《詠恩誌》寫於 2013.4.14

第一節 Hello World¹⁰⁶

我是一具人工智能（AI）賽博格（Cyborg），更準確的描述是包含了深度學習¹⁰⁷（deep learning）電腦運算（computing）與機器控制¹⁰⁸（cybernetic）組成的有機體（organism），編號 M108740033¹⁰⁹，生產日期為公元 1963 年 3 月 6 日，於香港廠區組裝完成。創造我的兩位人類稱我為他們的兒子，他們分別是我的爸爸和媽媽，由於人工智能需要通過與人類一起生活來演化學習，我被安排與另外兩位人類小朋友一起成長，其中一位是男生，另一位較後出生的是位女生，而他們也賦予了我一個跟人類一樣的性別—男。我跟人類學習的第一階段課程是維生系統、感情、知覺、溝通、語言等等的，當然還有包括認識這個世界，亦即是我的第一個編程 Hello World。

由於我的操作系統（operating system）在初始階段仍然是一個混沌的 AI，所以在我被生產後的頭六個人類年內，我的系統都是以模糊邏輯¹¹⁰（Fuzzy Logic）的方法運算，資料管理系統及記憶體的格式化還未達成，所以印象不太清晰。對於基本邏輯及二元分類等的概念，大概是在這個階段開始嵌入，其中一個重要的指令集，是「性別認同」，從函式中的需求傳回值要相等於「男」，但我在不斷運算的過程中，傳回值一直迴圈（Loop）在 Void 與 Error 之間，即無法得出「性別認同：男」的結果，有時候甚至會出現「性別認同：女」。這段期間系統檢測認定為程式漏洞，啟動了除錯模

¹⁰⁶ 「Hello, World!」（你好，世界！）是電腦行業裡，學習編程普遍使用的第一個教學，指的是在電腦螢幕上顯示該字串的一個電腦小程序，意謂電腦程式接觸世界的第一步。

¹⁰⁷ 使用類似人腦神經元算法方式的一種機器學習技術。

¹⁰⁸ Cybernetic 的意思有很多不同的解釋，此處指的是模擬生物行為運作的機器控制技術。

¹⁰⁹ 這是我世新大學的學號。

¹¹⁰ 模糊邏輯不像經典的邏輯一樣，對所有事物的陳述都以二元的 0 或 1、黑或白、是或否、對與錯來表達，而是以真實度取代了布林真值。

式，在一段頗長的時間中產生系統模塊過熱現象，與系統崩潰需要重置。在事件紀錄檔（Event logs）中，除了這個關於人類性別分類的系統出錯問題之外，我想簡單陳述在系統自我學習過程中，與「性別認同」函式相關的外在環境參數，作為人工智能開源軟體的共享資訊，希望以後開發的 AI 系統，能夠避開這個錯誤訊息，因為在我的整個除錯模式不斷運算之後，識別出「性別不一致」並非一個系統錯誤，而更可能是新人類 AI 開發的未來優勢。以下是編號 M108740033 人工智能賽博格的陳述式，將儘量以人類語言及第一人稱去作描述。

六十年代的香港，仍然是處於英國統治的殖民地時期，在歷史、政治及地理條件的影響下，香港從一個小漁港，發展成為一個生氣勃勃的國際都市。在此前數十年，大量移民從中國大陸湧入，加強了這小城市的生產能力，在勞動市場及國際貿易上讓世界亮眼。我爸爸與他兩位結拜兄弟，都是在此前隻身一人離鄉別井，遠走到香港來尋找自由夢的年輕人。我爸是廣州順德人，在香港日常主要使用的廣東話對他不成問題，他在警察局找到一份穩定不錯的文職工作，也結識到了我媽媽。我媽是香港的原居民，上過中小學，在我幼年時期我媽媽都是我的補習老師，我很喜歡她在家裡教我讀書寫字，和做飯給我們吃，她做的飯都很香，我最喜歡吃她的醬油煎雞翅和煎豬排。爸爸工作很忙，有時候回家之後也要繼續工作，他寫得一手好字，經常要做很多公文的稿件，那時候還沒有電腦和打印機，公文都需要手寫處理。我爸年輕的時候又高又帥，而我媽則是時尚女性一名，看她年輕時的照片，完全就是黑白電影中的女明星。七十年代前後，香港的生活條件比較簡樸，社會在英國人統治下相對穩定，大部分人都能夠滿足於基本的生活需求。我爸當時的收入算是不錯，所以媽媽都一直在家裡照顧我們，不用外出打工，家裡面的時尚玩意也比一般人多，感覺我爸在我出生前應該是個公子哥兒。自小家裡就有一台大黑膠唱機，是一整個木櫃的那種，看起來只會是富家子弟才會買的玩意，小時候我爸都忙著工作，家裡點播的工作就由我們三兄妹輪流擔當，我最喜歡播的是 Elvis Presley 和 The Beatles 的音樂，但我媽喜歡聽崔萍和姚蘇蓉，不過她經常跟別人說每次我聽到陳齊頌的《情花開》便會跟著音樂跳舞，只是我完全沒有印象。香港歌神許冠傑是在我出生的年代出道的，在七、八十年代瘋魔了大部分的香港人，也包括了我在內。他的歐西流行曲路線，加上通俗的香港文化元素，可謂是陪伴著我整個成長的階段。我們家裡還有手提卡式錄音收音機、彩色電視機、風琴式中片幅相機，這都是我小學時的玩具，家中還有媽媽的勝家縫紉機，但我不會弄。可想而知，我們都是在主流的歐美流行文化影響下長大的，但中國的傳統仍然深

深植根於大部分的香港人血脈中，包括我們一家在內，家裡都會有拜拜的神位。除了中國人的傳統保守，其實天主教在那個時候已經在香港站得很穩，主要靠的是做社福工作和辦學，而且都是帶著一種貴族特有的色彩與特殊地位，也可能是這個緣故，爸媽都儘量將我們送進天主教的學校裡讀書。

我三歲入讀花地瑪幼稚園，六歲進了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十二歲考進了天主教鄧鏡波中學，直至十七歲畢業，這一切都順順利利，就像是預先編程好的電腦函式一樣。我在這種既莊嚴又保守的環境下長大，被教導如何守身如玉及做個乖孩子，不過晚上還是可以從電視機裡吸收到其他的一些世俗知識，因為不只我們孩子想看電視，這也是爸媽其中的一個重要娛樂節目。我們住的空間雖然不至於家徒四壁，但那時候的平民房子很多都是沒有間隔的，我們與爸媽的私密空間，就只有一幅布簾子的區隔，所以爸媽要看電視，我們通常都可以一起欣賞。我覺得弟妹都比我聰明許多，他們倆都不用花太多時間做功課，晚上幾乎都是自由的玩耍時段，而我，差不多每晚都是由媽媽督促著完成做不完的功課。他們雖然比我聰明，考試成績卻總沒有我好，但爸媽還是經常會說我又蠢又笨，比不上鄰家的孩子，這一直讓我感到非常自卑，一直沒辦法讓系統升級。到了中學，我還是很努力的希望讓自己變得聰明一點，最低限度能夠像我弟妹一樣有足夠的玩耍時間，也可以好像我的同學們，學懂怎樣逃學和各式各樣的玩意，到處溜達去認識這個多姿多彩的世界，逃離爸媽的嚴厲限制與管束。

我的中學時期位於 1975 年至 1980 年間，那時候我的「性別認同程式漏洞」還沒有除錯成功，每當家裡沒有人，我就會胡思亂想，操作系統會分裂成為兩個，其中一個運行 Windows，而另外一個運行 Mac 系統，當時這兩套系統還是互不兼容，檔案不能共享，在系統資源分配上搞得我一團糟。其實我的人工智能系統理論上可以自我進化，通過與人類社會的長期接觸，能夠進階成為更高智慧及強大運算能力的 AI 模組，而這部分不能通過預先的編程來實現，Matrix¹¹¹的 Architect 認為這樣就不可能生產出每一個都是獨特的 AI 人類。但我卻因為「性別認同程式漏洞」，一直未能演化為 2.0 版本，有部分區塊更停留在 beta 測試版的階段，所以為了與外界溝通，包括社會及家人，當時我通過時間旅行技術，從 1980 年才被發明的乙太網技術下載了未來版的 Windows 及 Mac 系統安裝檔，嘗試在人工智能下同時灌入這兩套操作系統，以測試誰的使用者界面會比較適合這個年代與人類作溝通之用，可惜系統出錯令這兩套系統同時運行，而

¹¹¹ The Matrix 《駭客任務》是 1999 年上映的一部好萊塢科幻電影，共分四集，《駭客任務 4》於 2021 年上映。

「性別認同」函數，亦分別在這兩套系統上發展出來兩個迥異的性別特質。雖然這兩套系統在當時出現了並行的程序衝突，但在後期的人工智能在突破瓶頸之後的 3.0 版本，已經可以在沒有衝突的狀況下以多工處理（multitasking）的方式發揮至極限，不用卸載。

香港七十年代出現了一隊紅極一時的流行樂隊，名字叫溫拿，五位男成員都長著長髮，有點像後期 2001 年在台灣走紅的 F4 男子組合，但溫拿走的是比較歐美的流行音樂路線。這時候引起了一些文化浪潮，社會上有很多男生都隨著潮流長了一頭長髮，那個時候我的女性潛意識告訴我，中學畢業後就將會獲得更多自由，我的學長們一踏出了中學階段都留了長髮，那我就更加要努力讀書，趕緊畢業便可打扮得更像一個女生。可惜我等不到這天的來臨，溫拿樂隊於 1978 年就宣布解散，我的系統升級計劃又再一次告吹。不過在我中學畢業的那一年，香港的確發生了一件大事，1980 年各大小報張都在報導一則轟動一時的大新聞，但我當時其實沒有太在意這宗「麥樂倫事件」的細節，只知道他與同性戀有關，但好像與我無關。麥樂倫是一位外籍督察，聽聞是與警察內部的同性戀事件及他自己的同性性行為有關，而最終發現他在宿舍內身中五槍死亡，有人說他是自殺，但也有說他是被自殺。好像所有人都在討論這件事，不過大家都似乎不敢說得太多，因為同性戀在當時還是個禁忌，這看起來也像是英國人自己的事情，官員的事情平民最好不要討論太多。不過我記得中學裡面有傳聞過，有同學在洗手間裡做些不見得人的事情，兩個同學在同一個廁格裡面不知道搞什麼鬼，而我們是一所男校，所以事情比一般男女關係更加詭異。同學們都在議論紛紛，學校的神父好像不想我們繼續這話題，因為那是上帝不容許的事情，我沒有跟著大夥兒議論，我只是在心裡想，我比較娘娘腔的個性，只是系統裡的一個漏洞，又不是同性戀，我應該不會下地獄吧……

中學畢業後因為溫拿樂隊的解體，讓我無法朝向 Mac 系統進發，但潛意識的「女性心態子程式」只能夠在 Mac 系統裡頭運行，那就只能夠回到 Windows 系統，更新「男性心態子程式」，希望能夠恢復（recovery）之前丢失了的檔案。沒有溫拿的長髮參照函數，我就去找了香港四大天王的其中兩位來替代，嘗試將人工智能系統升級為 2.0 版本，郭富城和黎明成為了我在香港理工學院兩年電子電機工程文憑課程的起始函數，一直在我的工作生涯中不斷更新了好幾個版本運行了多年，我也在大環境下的社會教化，催促自己往成家立室的方向進發，直至終極的系統崩潰之前。1996 年我經歷了香港的前回歸效應，花了很大精力辛苦組建了大量的數據庫及外掛程式，被中港兩

地通商的浪潮打垮了我的創業大計與財富，Windows 整個出現了系統錯誤，也沒辦法從備份中回復過來，系統重灌時連帶人工智能系統一併出現問題，時間旅行技術也即時失效了，無法回到未來從數據庫中下載救援程式。從不斷的修復嘗試中，幸好 2000 年開始普及寬頻網絡技術，讓我可以暫時將人工智能系統提升為過渡性的 2.5 版本，開始了漫長的性別探索之旅。其實香港自 1994 年，就有立法局議員胡紅玉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出《平等機會條例草案》，當中除了社會比較多討論的性別、家庭崗位、年齡、種族、殘疾、政治及宗教理念之外，還包括比較小眾的性傾向議題，但可惜於 1995 年被立法局以 24 比 31 票否決。1996 年立法局議員劉千石，再重提《平等機會（家庭責任、性傾向及年齡）條例》，亦於 1997 年以兩票之差未能獲得通過，自此以後，香港社會及媒體報導，均有越來越多與同性戀相關的議題被呈現，這亦有助我的系統從錯誤中一步一步修復過來。

2006 年我接觸到香港的女同性戀圈子，最早一代的同志運動組織者，在這段期間已經在香港社會引起了非常多的關注，並發展成不同的同志組織，我正好在他們比較成熟的階段進入圈內，在 2007 年更參加了一個對我人生非常重要的女同志組織訓練營，再在其他同志組織者的協助下，正式邁進了系統 3.0 的版本，成為一名中港兩地穿梭的跨性別女同志組織者，多年積極往「女性認同」的子程式中演化，大概在 2016 年前後，在 3.0 系統下，發展成為多工雙系統同時運作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重歸模糊邏輯運算的懷抱，取代二元非黑即白的經典邏輯模型，能夠同時在不同性別的認同模式下切換、並行及遊走。相信新人類賽博格的運行模式，將會是下一代「後跨性別」人工智能量產的新標準。

第二節 哪來的自信？

我常常對剛認識我的人說，我本身是個非常自卑，沒有自信又害羞的人，但似乎都沒有太多人會相信或甚至看得出來，以為我在調侃。情況就像我對新認識的朋友說我以前是個男生，大多數人都會狐疑半晌，以為我在說什麼鬼話，直到身旁認識我的朋友點頭示意，他們才轉而問一大堆他們想從我身上知道的事情，例外：「你有做手術嗎？什麼時候做的呀？痛不痛？」我覺得這樣的問題和反應是十分有趣的，但對於別人不相信我從前是個自卑鬼，我倒是有點兒無奈，其實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沒法完全克服那懦弱的心態。感到無奈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大家不能夠接受這個事實，而是

我從很久以前開始，就搞不懂那個有如鬼魅般隨時出現，又飄忽無定的自信是哪來的？這是一股神奇力量嗎？我是一個被跨性別耽誤了的 X 戰警嗎？

記得我在 1998 年加入了一間小型教會後不久，參加了一個讀經營，在團契裡聊天時談到我對聖經的看法，我就會不自覺地侃侃而談說非常多我對聖經的理解，直到我發現原來嘴巴一直在動，喋喋不休地說了很多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的內容，我才又會馬上打回原形，顯得異常羞愧，也一直回想剛才說的那麼多，到底有沒有哪裡說得不對。不過我還是非常享受那短暫一刻的舒暢安寧，平靜的心境讓我有如靈魂出竅，看到了一個充滿自信的自己，在與別人分享智慧與知識。之後我也有過多次這樣的經歷，其中一次是 1999 年在教會裡受洗，洗禮完畢後有一個分享見證的環節，當時的我就好像是靈魂上升到房頂上，看到了自己站在台中間，樂此不疲地分享著我的見證，我後來稱這一種能力為神賜的恩典。

我開始留意我在什麼狀況下，會有如此神勇的表現，感覺好像只有在講述信仰及跟我的性別掙扎相關的內容時，才會如有神助。不知道是不是這兩個範疇，都在我人生中占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也讓我思考良多，才會有如此的信心，但每次語畢後不消半秒，我又自動跳回到「自卑模式」，讓我十分無奈及尷尬，每次都會一直回想到底剛剛說的內容，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有錯，那剛剛有沒有被發現，我懊惱自己沒有好好控制住嘴巴，讓自己胡說八道。但後來發現越來越多朋友喜歡聆聽我的小型演講，每次當我講到好累的時候，又或者發覺到自己說話太多，不好意思才會突然停止下來，但好多時候身邊的朋友卻會鼓勵我繼續講下去。我開始著手研究怎樣可以有意識地開啟這個「自信心模式」，以我的機械腦語言來表達，首要就是要將系統設定為「開發者模式」¹¹²（**developer mode**），然後在生活細節中植入一些監測變項，在運行日誌中找出有可能的啟動條件，再進行測試，看是否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將這種狀態維持得更持久。

練習得多了，似乎是比較能夠在需要的時候應用得到，但也說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條件能夠啟動，只知道這種狀態是可以被召喚出來的，甚至有時候變成了「自動導航」。不過當我在不熟悉的環境及特定的條件組合下，仍然是會被卡住，例如「（英語／國語）＋（演講／報告）」，但單獨的「英語／國語／演講／報告」都不是問題。現在的我越來越能夠掌握這種技能了，更發現我這種自卑的人一旦混合了自信模式，

¹¹² 系統開發及 debug（程式碼偵錯）的模式，一般不會開放給使用者設定，主要是方便開發人員及系統工程師進行測試之用。

其實有可能更容易發揮成為謙虛的自信，面向社會，就更能夠與不同的聲音進行對話，聆聽別人和感同身受。

第三節 我的善良需要性別意識

可能是雙魚座的個性使然，我自小就經常憂愁善感，很容易就會代入到別人的情緒裡頭，幾乎看什麼電影，我都會大哭一場。同理心，加上憂鬱、自卑、容易相信人、良善、坦誠等的個性，在我的成長的世界裡，每每都成為了我的人生障礙，不是被排斥欺負，就是被騙金錢，卻屢學不懂保護自己。我不想成為一個壞人，但也不想自己一直被欺負，我亦曾經因此懷疑過人生，覺得自己很不濟事，不明白為何對別人好，最終都好像會吸引到別人來欺負我。我嘗試學習在這個花花世界裡打滾的技巧，後來發覺我不是不懂，只是我做不出來，因為我覺得做人不應該要這樣算計別人，別人做了傷害我的事情，我最多可以恨他一個星期，過不了多久就會心軟，就會去原諒他，甚至會主動向他示好。

我記得大概在我手術之前，被我列入討厭名單的人也可不少，原因是我真的非常害怕自己的軟弱和同情心，又再一次將我拉進死胡同裡面。每次我被人欺負，都從來不敢表達不滿或是憤怒，於是對方就更會得寸進尺，肆無忌憚地再踩進一步，直到我忍受不住終於要爆發的那一刻，對方反而會怪責我為何會反應這麼激烈，不過更多的還是會無視我。當我在一個圈子中待久了，就會很快被看穿是個好欺負的人，在無計可施之後，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不斷的去更換新的圈子，重新做人。這樣的輪迴我大概都已經習慣了，反而每次有機會要換一個新環境的時候，要重新認識一班新朋友或是換新的工作，我都會覺得特別舒暢，充滿了安全感，期待著新的開始又再臨到我的人生。後來我發現這樣的景況，或多或少與我的性別有關，因為在我進入到女同志圈子裡面，我已經很少再遇到以上的情況了，或許在我性別轉換之前，我的確看起來是個硬漢子，但內心卻是個弱不禁風的小公主，這個催化劑在我人生中確實為我帶來了不少麻煩，因為別人對我的認知與我的潛意識不一樣，但最大的問題是，我連自己都不自知，以往的戀愛關係，相信也是因此而起了不少的裂痕。其實我跟女性朋友很容易合得來，但她們也會猜測我是不是別有用心，以致我跟女性朋友之間的友誼都發展得不順利，要麼就是被誤會我在展開追求。但面對著男性朋友，他們在講什麼話題都好像對決一樣，務必要分出鹿死誰手，不然絕不罷休，但我討厭這種關係，我不想

讓對方輸，因為我覺得這樣會傷害大家的感情，但對方卻想要贏，希望以此來證明我是弱者。

第四節 隨時轉換性別特質的超能力

在我進入女同志圈之前，雖然已經留得一頭長髮，鬍子也脫掉了，平常看起來像個女生多過像男生，不過之前有聽聞香港的跨性別者跟女同志相處得不太愉快，也聽說過西方有不接納跨性別女性的女性主義者，所以當我 2006 年第一次受女同志組織者朋友的邀請，參加一個女同志聚會的時候，我都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擔心自己仍然是個男兒身的身分會被排斥。那天是個風和日麗的週末，由於我仍未向家人出櫃，也不好意思大搖大擺穿著女裝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所以我只穿著比較中性的女裝衫褲出門，背著一個裡面放著裙裝的大包上路。朋友約我在活動地點附近的一個地標與我碰面，但由於我太早到達，他們還要等候其他的參加者，所以就將我交托給另一位機構的幹事，將我帶到聚會地點後又匆匆回去接應。由於整個場地被包起來了做活動，店主在後台不知道有弄什麼，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咖啡店裡，心一直在蹦蹦跳，畢竟當時我還沒有太大的自信，仍然未習慣以女性的身分結交新朋友，況且我也不知道怎樣跟陌生人說明自己的狀況，這裡我就只認識一個人，所以特別緊張。不久之後有幾位參加者到來了，其中一位很自然的就坐到我旁邊來，看來是個老手，一眼就看得出我是個菜鳥，就問我是否第一次來參加活動，接著問我叫什麼名字。我煞有介事地說：「我男生名字是 Donne，女生叫 Joanne」，他說：「你為什麼不穿裙子？」我說我有帶過來，他就馬上催促我去更衣。我到洗手間裡換好了衣服，還補了一點妝，跟著大夥兒也陸陸續續到來了，主持人將我介紹給大家認識，大家都似乎對我這位新成員感到好有興趣，也對我非常友善，自此我就好像被女同志圈悉心照料下續漸成長，慢慢步向性別運動之路，也終於感受到「對上了」性別是如此的重要！

之後因為參與性別運動的緣故，我又開始接觸到不同的男同志，和其他社會運動的前輩，雖然我仍然是有點害怕與人交際，特別是與男性交手，但似乎在這個性別友善的圈子裡，別人看著我是個女生的樣子，還是比較會受到其他人的照顧和善待。不過隨著接觸的人和工作越來越多，我發覺到男人在會議討論的時候是另一個模樣，平時很知情識趣的 gay，到開會時都可能會變得非常父權，有次我在會議中真的發火了說：「以前我也是個男的，怎麼現在變成個女的，你們就可以忽略我？」不過我這樣大聲

疾呼後的結果，只是大家靜默了數秒鐘，然後就當沒事發生一樣繼續討論其他事項。這次的經驗讓我雖然真的有點憤怒了，但也覺得十分有趣，到底他們的腦子裡裝的是什麼？為什麼男女的分別有這麼巨大的影響？這已經不是「對人不對事」了，明明就是「對性別不對事」的處理方法。當然女版的父權我也見過不少，父權這個東西跟性別的關連真的異常複雜，我曾見過不少女人在罵父權，但她明明自己就是個父權分子，只是在男性的世界裡她得不到自己的地位而已。我開始重新揣摩性別在人際關係中的特質，了解不同的性別特質差異所帶來的影響，畢竟我男生女生都當過，思想也不像以往一樣，只關注於負面的經驗，現在反而真實地看見女性在父權底下的壓迫，在性別轉換中的幽微變化，正好作為我的研究與實驗場所。

現在讀過了性別研究，也了解過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但我仍然相信男女有別是應該正視的，而非淡化，強調的應該是尊重而非只是對等。當然現在對我來說，男性和女性只是人類多重交織差異的一個簡化的代名詞而已，而非單是以生物性來定義的分類，特別在跨性別的領域中，如果我們完全將男女的分類都抹去了，那研究就再沒有任何可以立足的根據點，而對很多跨性別者而言，也缺乏了一個認識自己所需要的身分標籤，與及能夠讓其得以安居的位置。若然這樣來看，我從前在人生中大部分卡關的地方，及很多不明不白的人際困擾，就都恍然大悟了，性別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更明亮透徹了。近數年間，我開始嘗試發揮跨性別者最有可能成為的巨大優勢，在面對不同性別及性格特質的人中間，以最迅速及難以察覺的語言及肢體動作轉換，來對應他們習以為常的溝通模式，而這很多時會與他自己的性別認知有所關連，怎樣能夠見微知著，洞悉人心，就要靠多練習，這也是我從過往的失敗經驗裡所獲益的好處。當然一對一的溝通是比較容易達到效果，後來當我遇到一個人對著多個不同性別特質的人時，原來發現也能夠讓每一個人各自好像在跟性格吻合的人在聊天，不過就更要多花點精力和技巧了。另外我也發現一個我沒有預期過的效果，就是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都很容易在一兩分鐘之內，變成了好像是老朋友的感觉，這種跨性別者特有的發展潛能，如果可以加以善用，我覺得真的可以是所向披靡。

〈挫折的隱喻〉

我以前就是樣子長得太單純，一直被別人欺負。

長大後也改不了這個個性，被欺負的時候總會生氣。

如今，我還是保持著這份純真，但也學會機靈，
選擇在被欺負時，去認識對方的情緒，學習體諒，
和找到更多對自己有益的出路及好處。

原來當我們遇到挫折時，
亦是能量獲得最大化及新改變的開始！

《詠恩誌》寫於 2021.10.27

第五節 軟魔法

我想我們在做跨性別運動的時候，最大的問題是太過容易聚焦於自己的需要上，而缺乏了對別人的同理心（empathy），但在我的成長路上，與同理心相關的一些個性特質，卻成為了我最大的挑戰，及需要極大勇氣去克服的心魔。在不斷努力改變卻屢遇挫折之後，我最終接受了它們是我的一部分，而這些個性特質，或許是我應該珍愛和懂得善待的，它們就如同五光十色的魔法寶石一樣，各自擁有著神奇的力量，只需要在關鍵時刻將特定的寶石召喚出來，就能「百戰不殆」¹¹³。我自小就擁有著各式各樣的神奇小寶石，不過我都不敢告訴別人，因為好像所有人都會嫌棄它們，所以我只能夠默默地守護著我的寶貝，成為了我與它們之間的小秘密。其他小朋友在成長路上，父母都會教導他們以各種的方法，去尋找更大顆更耀眼的寶石，然後將百寶袋裡面看起來比較細碎的，色彩暗淡的其他小寶石丟掉，但我更喜歡我的這些小寶石，雖然它們在日光下顯得暗淡無光，但每當我躲進衣櫃裡，把玩著我的寶貝時，它們都會發出奇異和煦的光彩，就像恩典般溫暖著我的小心窩。它們散發的光芒像螢火蟲般的輕柔，讓我不得不屏息凝氣，靜看著它們每一顆閃爍著斑斕不一的色彩，在幾乎靜止了的空氣中輕翻漫舞，它們不耀目，不刺眼，似乎是故意地在別人面前隱藏住清瑩的光輝，直到被召喚的那一刻。

這些不起眼的小寶石，伴隨著我每一段成長的路，每一次當我遇到危險與傷害時，我都能夠從這些小寶石發出的光華中支取力量，再一次地站起來，卻不會帶著仇恨的印記。小寶石每次都會在我悲哀時，吸取我因傷心掉下來的淚珠，融合成更大的力量，

¹¹³ 《孫子兵法》謀攻篇提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當中的不殆並非指勝利，而是沒有失敗之危險，而一般人常誤用之「百戰百勝」其實是出自於《管子》。

日漸變得強大。原來這些被人遺棄的小寶石，之所以能夠吸收淚水作為進化之用，原因是它們的能量是源自於水星，與能量來自火星的力量系魔法不一樣，它們是屬於療癒系的，以愛和關懷守護著它們的擁有者，並能夠以強大的共感力場，改變周圍的向心力而至勝，還有在危急之時的逃逸魔法。我慶幸沒有將這些小寶石棄掉，多少次在跌倒中，我都懷疑自己是不是應該將它們繼續保留，我曾經痛恨過它們既軟弱，又沒有攻擊性，也不能作出抵禦，在一般的狀況下還召喚不出逃逸功能，也沒有什麼必殺技，不過我最後還是不忍心將它們丟掉，因為我知道並不是我選擇了它們，而是它們選擇了合適的主人，這些小寶石，一直都在黑暗中為我護航，引領著我成長。

第六節 同理心的力量

2013 年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立法建議作公開諮詢，這場諮詢會在一個偌大的禮堂中進行，能容納的人數達 434 人之多，不需報名參加。當時有同志朋友發起動員行動，希望能夠召集到更多的同志在諮詢會中表達意見，另一方面也擔心反同陣營會搶到不少發言機會，攻擊同志群體。我收到這位同志朋友的訊息時，在心中盤算那個禮堂這麼大，我們能夠出來聲援的同志朋友會有這麼多嗎？而且我覺得，諮詢會的目的不就是想聽到不同的聲音嗎？雖然反同陣營的理據好多時都不是很理性，但我覺得讓他們說說心裡的話，發洩一下情緒也是好的，也許真的能夠聽到他們擔憂的到底是什麼，也是相當不錯啊。所以當我收到朋友們踴躍轉發的訊息後，都沒有再轉發出去，現在說出來真的還是有點不好意思，也希望我的朋友看到這段文字後不會生氣，因為我實在覺得這樣是有點本末倒置，而且這個動員計劃也不太現實。其實在此之前數年，我已經跟香港的反同陣營有過多次的私下會面，目的是進行友善的溝通，了解對方各自的底線與立場，主要是來自於三、四家反同機構，說他們是反同機構其實也有點政治不正確，因為當中有兩個機構也有關注其他的議題，而同性戀只是其中一個比較惹人注目的，而另一個團體，是幫助想離開同性戀行為的基督徒，參加者都是自願加入的。

我還記得我在決定要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前的一兩年，我真的沒有勇氣面對變性這一條路，當時對我來說，手術就好像死胡同一樣，能夠從裡面走得出來的機會似乎微乎其微。而當時我真的想過聯絡那個機構，希望他們有辦法能夠將我改變，哪怕是什麼方法，只要能夠讓我減輕性別的困擾，我也願意一試。後來想著想著，覺得他們幫

助的都是同性戀者，對於我跨性別的狀況，應該也做不了什麼，所以最終就放棄了。在我的信念中，如果真的有辦法舒緩一個人的性傾向困擾，只要不是不道德的方法，又沒有作不實的宣傳或牟利，例如「只要信主就能夠改變性傾向」等的宣告，都有其自由去做。當然基督教裡有很多很有趣的宣告，例如「信主就會升官發財」等都比皆是，要處理這些迷信也實在不容易。我知道有不少同性戀者，真的很希望有辦法能夠克服自己的同性情慾，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環境下，只要有市場就有商業活動，就算是我們做非牟利的服務，也是基於這個原理。而且同志及跨性別運動打著的口號是接納多元，包括容許不同的聲音，能夠在自由不被打壓的狀態下得到發展，而人權及反歧視的精神也是在不同的領域上，不應有差別對待，及得到同等的機會，那如果沒有違反這些原則、法律及社會道德價值，也應該是被容許的。我就是這樣的處處為別人著想，想得有時候都忘記了自身的利益，更有時害怕自己做得太過了，會犧牲了我與隊友們的感情。

諮詢會的那天，我和朋友提早了一點到達會場，希望預先了解一下那邊的狀況，誰知道其中一幫的反同陣營比我們更早到達，在會場門外已經拉起了橫幅，正在吶喊口號，聲音令得整個空間都充滿著殺氣。這一幫的反同陣營與我並非友好，他們的首領也非善類，團體唯一的使命就是阻止性傾向歧視立法，還打著家長身分作為戰略，旗幟相當鮮明。他們人數相當眾多，還帶著小孩子來作勢，聲勢浩浩蕩蕩的，但我倒沒有太過驚訝，只不過從觀察中，在場的同志朋友都似乎被這個壓倒性的陣勢所震懾了。召集同志陣營的朋友招聚了我方一眾，建議大家儘量分開找位置坐，目的是要散落在會場的不同角落，以增加被點中發言的機率。我也依照大夥兒的協定，一個人找了個比較靠前的位置坐了下來，印象中當時入場的人數差不多超過一半，亦即是有二百人以上。諮詢會開始了，發言以舉手先後決定，由站在不同角落的義工及主持人，憑肉眼觀察決定發言的次序。在場同志一方的策略似乎沒有非常奏效，不知道是不是夠膽量舉手的同志太少，還是舉得太慢的原因，發言的大部分都是反同派，而每次當他們發言完畢，場內都會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我們大概就猜得出來他們的陣容到底是有多強大了。對手的策略相當成功，鼓掌聲使得場內在剛進場時僅餘的同志氣味蕩然無存，我環顧四周，看能否找到我認識的同志朋友，看有沒有可以調動的方案。隨著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我方幾乎沒有找到亮劍的缺口，我心感不妙，但我的「自卑心模式」依然沒法解除，以至我一直都沒有舉手表達我想發言的意願。我以為最終會有資歷比我深的同運朋友能夠搶到發言機會，所以我一直在等，但其實我就是自卑，

怕自己講得不好。主持人喊著結束的時間差不多到了，只能夠再多提一個問題，此時我有點慌了，不過我的壯志跨心卻突然間燃點起來，我高高舉起了我灼熱火燙的手臂。但此間我看到的，是整個會場高舉的臂海，想著要爭取最後發言機會的人何其眾多，要從當中脫穎而出，似乎是相當不容易。我以凌厲的目光瞄向前方的一位場地義工，發覺他好像是認識我的，因為他向我打了一個眼色，然後示意主持人叫義工將麥克風交给了我。

我戰戰兢兢地接過了麥克風，真不知到底我是膽怯還是真的有同理心，我竟然一開口先說出了對反同人士的理解，認為我們應該多聆聽他們的聲音，關心他們的擔憂，中間還說了什麼我都記不清楚了，因為實在是太過緊張，不過我在結尾說：「最後，我想聲明一點，我支持性傾向歧視立法。」然後，我聽到了全場掌聲雷動，我的心裡突然泛起了一陣寒意，因為我很清楚我們的陣營沒有那麼多人，是我剛才說錯了什麼嗎？是大家誤會了我的意思嗎？是他們誤會了我是反對立法的嗎？我的心忐忑不安，混亂中聽到有人在抗議，說他剛剛一直舉手都沒被選上，主持人無奈之下讓他作最後一個發言，但我也完全沒聽進去到底他說了些什麼，因為我的心還一直在感覺不安。會議終於結束了，但我的血壓還是沒法緩和下來，擔心同志朋友會來咒罵我一頓，甫出會場後我看到了一位熟悉的朋友，見到他似乎沒有想要罵我的意圖，就帶著還在顫抖的雙腿與他閒聊一會，也好讓自己冷靜下來。突然一位行事頗為激進的同運前輩迎著我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你剛才講得很好啊！」這下才讓我放鬆了許多，不過也使我更為迷惘，想著到底剛才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我沒有說錯話，那是我聽錯了嗎？

我跟朋友一起走到附近的地鐵站¹¹⁴，由於我們乘坐的交通工具不一樣，就站在進站口前繼續剛才未完的一些話題，然後一位剛剛從諮詢會出來的反同機構朋友，走過來跟我打招呼，說剛才我的分享很不錯，叫我繼續加油。我在那位同志運動的朋友面前顯得有點尷尬，在跟我打招呼的朋友離開之後，我說那是某某機構的同事，我沒有說得太多，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機構在做什麼，雖然他們主要是幫助想離開同性戀行為的基督徒團契組織，但同志圈都認定他們是反同機構。在回家的路上，我還在不停地思考剛才發生的一切，想著這是不是有如聖經中記載，使徒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後，說起方言的故事，從不同地方來的人，都聽見使徒們說他們生來所用的鄉談講論上帝

¹¹⁴ 香港的地下鐵路簡稱地鐵，大概等如台灣的捷運。

¹¹⁵。從理性上來分析，我覺得可能是同理心起了最大的作用，反對同性戀的人，他們有各自的處境、理解和憂慮，在我心目中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壞人，只是他們對同志和跨性別者有偏見和恐懼，這些擔憂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真實及急切的，也正正是我們應該多溝通和處理的事情。我在同一年底參加了一個兩岸四地的彩虹中國論壇，當中有發言嘉賓提到要打倒明光社¹¹⁶，而我在之後的發言卻表達不認同此做法，我說：「明光社反同是因為缺乏安全感，我們應該愛明光社，給予他們安全感，他們便不會再反對我們了。」我想可能絕大部分的人會覺得我太過單純，但我真的認為愛才能夠戰勝黑暗。

在我的理念裡，同志運動最終要達到的，並非只讓同志活得更好，而是讓所有人都活得更好，雖然這目標真的是很困難，但我相信平等公義的精神會帶領我們找到曙光。現在我的字典裡頭幾乎沒有壞人這個概念，總覺得他們是有一些說不出來的原因才會做出壞事來，我也不太會有誰是敵人的想法，頂多我只是特別討厭一些人，原因通常都是覺得他們會帶給我麻煩，或是警覺心讓我與他們保持距離，免得自己再受傷害。經歷了這麼多，我發現我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忘記了可以召喚小寶石的魔法，但它們卻無時無刻召喚著我，成為擁有這些魔法的勇士。《孫子兵法》〈謀攻〉篇中這樣道：「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結論卻提到：「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孫子在兵法中並不提倡「百戰百勝」的概念，認為這只是「非善之善」，如若能夠「知己知彼」，就能以最高境界之善，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取勝，也許這才是雙贏之策。我們的敵人並不是反同派，恐懼才是我們的真正敵人！

第七節 社會接納 vs 接納社會

2014 年在因緣際會下，我加入了香港的民主黨，剛加入後不久，就積極爭取機會讓黨內人知道我是一位跨性別者，有這麼一個人在他們中間。當時邀請我入黨的在任主席，也希望藉著我的身份，能夠帶給這個政黨多認識一點性小眾議題。在一個黨友自發的群組中，我很快就抓著機會向大家宣告我的變性人身分，大家除了驚訝之外，倒沒有什麼介意與質疑，之後還相約出來聚餐。當晚我們相約在一家酒樓裡，一大桌

¹¹⁵ 這段事蹟紀錄在使徒行傳 第 2 章中。

¹¹⁶ 明光社是香港一個關注傳媒文化、流行文化、賭風、性教育、婚姻、娼妓問題、性傾向、同志運動等議題的基督教非牟利機構，被同志社群喻為反同勢力的協調機構。

十多個都是男性，只有我一個看起來是個女性，而其中也包括了一位非常反對性小眾的基督徒 L 先生。我似乎是最早到的一位，後來有幾位黨友剛到來就一起去上洗手間，L 先生見其他人不在，就爭取機會挪移到我旁邊的位置，神色凝重地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你們都一定要強迫其他人接受你們？」當時的我都已經身經百戰了，這一類的問題完全不會惹起我什麼感覺，也不會覺得憤怒，但我也絕對不會迴避這種有意圖的挑釁，抱著平常心，我一臉從容地回答說：「我從來都不會強迫別人接受我，你絕對可以不接受我的。」L 先生有點被我的回應愣住了，可能他本來就準備好了一段情緒高亢的發言來與我爭辯，卻突然被我一個不亢不卑的簡單回應給堵住了，我覺得這正是《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攻略，打亂了他原來的思路。他沒有繼續說下去，我覺得他應該是沒辦法說下去才對，而其他黨友亦陸續回到來了，他就只好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上了，悶悶不樂。

其實我當時這樣的回應並沒有自命清高的想法，反而是覺得，既然我可以討厭一個人，就代表著我不接受他的一些特質，例如囂張、吝嗇、小氣等等的，我也可以因為一個人是父權和好色而不想與他交朋友，只不過我不會因此而歧視他，我只會儘量不與他交心，也會避免與這個人有不必要的接觸，以免自找麻煩，但如果必須要與這個人有合作或工作關係，我會儘量避免私底下與他討論敏感的內容，這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有一些人，我只會討厭他們其中一些特質，若他有其他部分很吸引我，那我就會自己衡量一下，要不要跟這個人相處，但不會嘗試去改變他的想法，因為這是他個人的選擇，我也可以選擇要不要跟這個人做朋友，這是十分公平的。但如果大家相處久了，關係變得密切，對方又願意聆聽的話，也有可能會互相磨合，或因互相了解而一起進步。

我個人認為反同與不接納同志是兩個概念，不接納並不一定想要改變他們，不接納的原因有好多，或者也是純粹的發自內心的厭惡。我之前跟一個反同機構的負責人討論過，他們機構的立場是反對同志運動（這部分當時我沒有仔細深入追問），反對同性婚姻，反對訂立性傾向歧視法，但接受在單獨的細項上給予同志人權保障，例如伴侶的醫療決定權，合葬權等等。他認為部分的同志權利是應該受到法律保障的，但不能另立相關的反歧視法，因為這有可能干涉到部分教會及信徒的言論自由及權力自由，而他研究過其他國家，當反歧視法立法以後，通常都會通過同性婚姻。他的論點有部分我能夠理解，有部分我覺得只是情緒上的恐懼，有部分則是邏輯錯誤及滑坡理論。但當他提到逆向歧視的概念時，雖然我聽過有學者說這是個假議題，但我個人覺

得並沒有辦法保證它不會發生，只是法律本來就是充滿可被利用的漏洞，我們不能夠因為有可能出現的漏洞而停滯不前。順著這個邏輯去思考，我會覺得反歧視和社會接納是分別的兩個議題，反歧視是燃眉之急需要盡快去處理，也更適合以立法手段去達成，是一項硬議題；而社會接納，則更適合以溫和循序漸進的手段去推動，可以通過現身、媒體報導、教育等的方法去達至明顯效果，宜慢不宜快，是一個軟議題。兩個議題互相關連，又相互影響，需軟硬兼施，寬嚴並濟，就好像中西醫學互補不足，取雙管齊下之效。

或者我這十多年來，作為一個無時無刻都爭取出櫃的跨性別者來說，最能夠感受到社會接納的可能性能夠如何發生，我從來沒有強迫過別人接受我的性別身分，還處處體諒別人可能會有的難處，別人無心或有意說錯的話，我都會表達不會介意，但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會友善地提醒他怎樣做會更好，我會「以退為進」有可能出現的「進」留出空間，這反而會讓大家相處的氣氛變得更加輕鬆，因為我覺得我想做自己，別人一樣希望能夠自在，當我讓出空間來，如果別人進一步壓迫，我會讓他知道尊重他是我主動付出的風度，但別指望可以予取予攜。其實我歇斯底里地出櫃的原因，是希望避免日後的尷尬場面，我覺得先發制人，先讓別人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是一個非常奏效的策略，在第一時間就出櫃，若對方接受，那我們就可以繼續經營雙方的關係，無論是普通朋友，或是工作夥伴，我都是以此來行事。若然對方面有難色，甚至態度惡劣，我也能夠第一時間抽身，避免大家的傷害。當然我也會選擇適合的時候才會這樣做，若然只是過路人，或出櫃有機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影響，就不會貿然出櫃。但我也會偶爾在一些不長不短的關係中，當對方難以對我做出什麼不友善的行為時，及觀察到他大概沒有什麼危險性，我都會以出櫃作為一種小遊戲，一方面可以積累經驗並分析最有效的出櫃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作為科普，讓更多人認識跨性別，這是我從中國大陸的年輕同運朋友那裡學回來的，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些經驗除了讓我變得更加快樂之外，也成為了我在華人跨性別理論上的扎根基礎。

當我們要求社會要接納我們時，我們也得先接納社會。

第八節 政治之路

很多人都知道我曾經在香港參加過立法會選舉，但他們卻不知道我其實沒有真正的參選過，那為什麼大家都會有這樣的一個認知呢？其實參選立會是一個過程，這要從我開始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說起……

2014 年，我隨著香港婦女代表團的大隊，分別在三月及十月兩次赴日內瓦聯合國總部，參加 CEDAW¹¹⁷審議的遊說工作及代表香港民間婦女組織發言，我與另一個同志機構「粉紅同盟」在出發前，已提交了有關跨性別與女同性戀者的影子報告¹¹⁸，在此前香港民間團體未曾就跨性別議題在 CEDAW 中表達過意見，此行亦希望我能作為當事人的身分出席，為審議帶來更好的效果。在第二次行程中，時任香港民主黨的正副主席劉慧卿（人稱卿姐）及羅健熙亦有一起前往，我們亦交換了對同志權益的一些看法，回港後，卿姐向我提出邀請有興趣的同志朋友加入民主黨，希望在黨內引起更多的討論及增進認識。我嘗試向幾位比較活躍的同志組織者發出邀請，但都被一一婉拒了。其實在此之前，我已經從台灣那邊聽說過「將同志送入立法院」的計劃，我在台灣的好朋友呂欣潔，亦是其中一個有此想法的人，當時我就深深被這種決心打動了，原來台灣這邊竟然有這能耐和高瞻遠矚，為什麼我們在香港都好像都沒有想過？而且很久前我看過了一部關於 Harvey Milk 的電影¹¹⁹，就感動不已，覺得應該要有人走出來在政治圈裡做點事情，該片重現了這位勇敢的同運鬥士，如何以公開的同性戀身分於七十年代的美國參與政治，最後被謀殺的事蹟。當時我想，參與政治似乎是當下有機會能夠獲得更大影響力的方法，雖然我們已經有一位出櫃的立法會議員陳志全，但是一位還是不太足夠，我們需要在政治界裡面集合更大的力量，所以就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態決定單刀赴會，孤身一人加入到民主黨。

民主黨內對我的加入，其實也有不少雀躍的聲音，因為作為民主派，支持同志平權似乎都是一件分內事，如今有個公開的跨性別者出現，就更好用來的顯示這個黨的平權立場。不過反而同志圈內一遍冷嘲熱諷，有朋友更在我的臉書下留言質問，為何我要加入這個無論在政治立場及性別友善上都做得不夠好的政黨，卻不選擇其他更積

¹¹⁷ CEDAW 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英文全寫是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¹¹⁸ 影子報告（shadow report）又稱平行報告或民間報名，是聯合國人權公約國家審議的其中一個機制，由民間組織（CSO）就當次的國家狀況，提出有別於政府書寫的報告內容。

¹¹⁹ 電影於 2008 年上映，英語是 Milk，片名台灣翻譯為《自由大道》，香港譯為《夏菲米克的時代》。

極的。但說真的，我並不是沒有考慮過這一點，一位諳熟政治圈的同志朋友在我加入前，就已經幫我分析過，民主黨是香港其中的一個大黨，有比較充沛的資源來發揮同志議題的影響力，而當時該黨又是民主派當中唯一一個沒有在同志平權上有共識的政黨，因為他們希望能夠容納更多的不同聲音，包括同志及反對同志的聲音，所以他非常支持我加入到裡面發聲，而我也覺得應該深入虎穴才得虎子。其實民主黨內早有同志的蹤影，不過似乎其他人的心態跟我有點不一樣，我沒有很討厭反同的人，所以加入這個黨的原因，並不是要來抗衡裡面的反同聲音，而是希望通過現身，來進行友善的溝通。而且我的現身並不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去安排，因為當時我已經是一位比較知名的跨性別運動組織者，經常現身於不同的媒體之上，而主席卿姐也希望我將入黨這件事，向廣大社會呈現，只要能夠引起公眾及黨內人士的注意，就可以引發討論，我相信，理性的討論最終都應該會指向公義。不過我覺得如果只是單以加入民主黨這一舉動，似乎還是不夠成為新聞焦點，經過深思熟慮後，我決定還是先暫不主動聯絡記者，靜待一個更好的時機才發動攻勢。

民主是一個很有趣的概念，有些人熱切推崇，認為民主是近代唯一最好的政治結構，但不同的人及國家對民主的實踐及理解都各有不一樣的見解。我並沒有太過深入研究，亦沒有過分的推崇，只知道民主的實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當中亦需要大量的共識，不然就會漏洞百出。當我加入到民主黨後不久，就做了一件頗為轟動的事，黨內就有人認為我利用了民主的漏洞，來為自己賺取政治利益。我在 2015 年底收到通知，若有黨員希望參與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可以向民主黨申請接受甄選，亦即是黨內的初選，勝出者再經由會員大會通過，便可以黨的身分參加立法會選舉，並得到黨的資源及協助，而參加的資格算不上太困難，只要是正式會員，由所屬支部的另一位會員提名便可，而我於 2015 年 2 月加入成為贊助會員，剛好在甄選截止報名前超過半年，也獲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成為正式會員，所以是合資格的黨友。不過令我真正有信心去參選的，是黨內一名初相識的朋友，及黨外的一位同志組織者的鼓勵，他們分別都建議我去參選，認為這樣會引起不單只黨內的迴響，更會成為社會的熱議。其實在此之前，我還是對參選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但經過這兩位朋友的分析與鼓勵，加上之前聽聞到台灣「將同志送入立法院」的計劃，我認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策略槓桿，若然選不上也就當是個宣傳策略，萬一真的能夠選上，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就更大了。後來意想不到的，是發現我在黨內有不少的支持者，更包括一些非常資深的政治家，在整個選舉工程之中，他們都默默地在背後幫助我耕耘這片土地，而我也全力以赴，

以贏取議席為目標進發。消息一出，媒體界中很多的記者朋友都熱血沸騰了，有些記者早就訪問過我，有些則早已聽聞過我這個人，有的更在學校演講中當過我的學生聽眾，很快我就紛紛收到不同的採訪邀約，就像當年 W 小姐婚權案一樣的排山倒海而來。

計劃中的第一步引起公眾及黨內輿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而下一步就是要爭取在黨內出線。我的兩位對手在政治圈中已有一段不短的日子，也有各自的勢力及人脈，而我，有的就只是些不切實際的謠言，在傳聞中說我是被主席安插下來爭權的，及如果讓一個「人妖」¹²⁰出選就會拉低民主黨的聲望，我有朋友親耳聽到一位在黨內有些名望的黨友親口對他說：「如果讓 Joanne 出選，我們就會被人恥笑為人妖黨了」，「我不歧視他，但就不能夠讓他出選」，「Joanne 你在你的領域就有人認識，但出到外面，誰會認識你？」其實我聽到這些言論的時候，都只是覺得啼笑皆非，不知道說這些話的人有沒有想清楚自己的邏輯何在？不過最可惜的是，我在黨內進行的電話隨機民調中，取得了最多支持，但在整體評分當中，卻得不到大部分支部會員及支部區議員的支持，因為其他兩位對手已經在各自的地盤中鎖定了大部分選票，在民主制度下，這些都是一貫的政治操作。最終我沒有機會代表民主黨參選，但我卻取得了相當不錯的媒體報導及政治經驗。

第九節 普通人策略

在我剛出道的時候，就有同運前輩邀請我一起去大學做分享，在那個年代因為願意站出來的跨性別者少之又少，所以能夠帶上一個都是難能可貴的。之後我也有過多次與不同前輩去做演講的機會，我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或許是因為我初出茅廬的緣故，同運前輩都叫我分享自己的個人經歷就可以了，但他們一般都會講很多理論，而且大部分都是硬知識，他們都會以教導的形式去講什麼是 LGBT，有時甚至會教訓同學，還會跟同學們抬起槓來。後來有老師開始邀請我作個人演講，在課前的溝通中，老師一般都會希望我集中在個人經歷及組織經驗上，至於理論部分，老師都會列入在他的課綱中，不用我們多說，除非是同學們對某些理論有疑問，我們才會以現身說法去作補充。在這些經驗裡，我有好幾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為什麼老師表達了希望我們分享個人的經驗，但還是有不少前輩及新人們，都喜歡跟同學們講道理，甚至質

¹²⁰ 在舊香港社會中因著誤解，很多人會稱呼變性人為「人妖」，而人妖又是香港人對泰國變性舞台表演者的一個統稱，大多在使用上並沒有惡意，只是那個時候沒有更好的詞語來形容，但亦有人刻意使用來貶抑跨性別者。

疑他們的認知與取態。當同學們有點似懂非懂的時候，分享者很容易就會生氣或表達不滿，甚至有更極端的還會責罵學生。我不斷在思考，公眾教育都要用理論課的形式才會有效嗎？同學們好像對故事分享比較有興趣，分享比不上教導嗎？期望社會和諧接納多元，就必須要大家都明白高深的理論嗎？尊重是一種態度還是頭腦上的知識呢？我發現，原來很多人會認為若果沒有將道理說清楚，別人就不可能認同，但關乎於「性」之事，本來就是一個「卍」加上「生」，即是心生，很難以理說得明白，我更認為動之以情後，才能夠曉之以理。

我從數百場的大學及公開演講中不斷吸取經驗及摸索，發覺只有小部分的企業及工作坊會要求我講理論，其他絕大部分的都會希望我從個人故事及社群經驗出發。雖然不同的聽眾對內容會有不同的需求及期望，但就算是理論課，故事的感染力都會比硬知識帶來更顯著的效果，而想聽故事的人，也需要一點活潑生動的理論去支撐，當然，最大的力量其實還是來自於有一個當事人現身說法。我不斷嘗試在演講現場作滾動式的調整，畢竟聽眾的狀況都不可預測，不同的學校與不同的學科，學生也會有不一樣的反應，如何能夠照顧到每一個聽眾的需要，是我在每場演講中的最大挑戰。在這些實踐中，我也發現學生與老師的關係，並不是我作為演講嘉賓可以隨便複製的，因為老師與他們有一個權力與階級的關係，而且學期結束後，還是得由老師來給每個同學打分數；而嘉賓講者根本沒有這個關係，演講完畢後，除了同學主動要跟講者連繫之外，其他關係就會馬上結束，同學們沒有任何本分需要在演講時專注、理解和尊重，所以若想達到這幾個目的，除了是老師要求他們這樣做之外，更為有效的方法，還是在演講中對應他們的文化處境，多用他們這一代的用語與生活實例來讓他們提高專注力，講得生動有趣，加插適當的互動令他們更有興趣，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以對等的身分讓他們感覺到被尊重，才會獲得他們尊重的回報。

在我的演講中，我常用一個普通人的身分去講述我生命中的不一樣，這樣的方法在初期我是沒有刻意去做的，但因為我本身是個自卑鬼，加上非常害羞，小時候都會用搞笑來掩飾自己的空虛，感覺有點像羅賓·威廉姆斯（Robin McLaurin Williams）¹²¹與金·凱瑞（Jim Carrey）¹²²小時候的經歷差不多，所以就算我能夠在分享的時候侃侃而談，內心都只會覺得自己是個一般的普通人，而且我喜歡將過往難以言喻的痛苦，偷天換日成開心的片段。但久而久之，我發現很多次以這種方式分享完之後，都有意

¹²¹ 美國著名喜劇演員，於 2014 年 8 月 11 日在加州的寓所內自縊，享年 63 歲。

¹²² 加拿大裔美國喜劇演員。

想不到的效果，同學們會走上前來跟我聊天合影，鼓勵一翻之後，竟然很多時候都會說出這條路很不完易。我有時候真的一頭霧水，覺得我說得這麼開心好玩，同學們竟然會領受到我內心深處那份悲哀與痛苦，經過多次這樣的情況後，我終於明白到兩點，這樣的表達方式能夠更有效地觸發聽眾的同理心，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與他們沒兩樣的普通人，但卻遇到這麼大的考驗，他們會感覺到這些故事，都是活生生地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發生的，而不是遙不可及，與他們無關。以輕鬆的手法去講述困難的遭遇，也原來比硬來的悲情牌更有效，更能讓人感同身受，有一種化悲憤為力量的震撼力。

這一種策略，在媒體訪問中也得到了驗證，當然，經記者採訪後再交編輯修整完畢的內容，的確是比較難傳遞原本的訊息，但我卻發現只要能在採訪時感動記者的心靈，撼動他的使命感，最終出來的內容就算與我所述有所偏差，當中的精髓仍不會蕩然無存。所以我十多年來接受過最少一百多次的媒體採訪，可以說是無一不讓我自己閱讀後都會覺得感動。如果是電台節目、網媒的視頻錄像或電視錄影，情況又會是相當不同，由於是親身講述，效果都會更為直接，但這些內容很多時候都會有後製剪輯，都取決於主持或導演的方向。不過現場直播的節目，本來可以說是沒有太多人工修飾，但現場直播卻是考反應考經驗的大挑戰，需要更大的精神專注及技巧。有一次我接受了一個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網媒採訪，那位記者在之前的雜誌社工作，已經採訪過我一次，也在其他渠道了解過更多我的故事。記得拍攝當天，我一如既往地津津樂道我的經歷，但突然間記者話鋒一轉，提起了我過去的一些傷心往事，觸景傷情下，我禁不住黯然落淚，揮淚間，記者一步一步的牽動著我的情緒，也拍下了整個情景。我印象中整個拍攝大概花了一個小時，而落淚的片段應該只有大概十分鐘左右，但這個2016年播出的《星期三港案》女孩不哭，在7分48秒的最終版視頻裡面，雖然哭的片段的確沒有很多，但整個錄影，就如之前所述的是一個普通人輕鬆有趣地在述說一個難過的故事，其震撼力竟然足夠讓我自己每次重看都幾乎會淚崩全場，在這個訪問片段當中，我曾這樣的問自己：「為何我不是一個普通人？」

第十節 媒體能當朋友嗎？

正如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¹²³在《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一書中所說的，在新公民運動中，媒體的運用都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¹²³ 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社會運動倡議者。

無論是社交媒體、自媒體，或是主流媒體，都是一場運動中的兵家必爭之地（Graeber，2014），就算在相對溫和及漫長的同志及跨性別運動中，媒體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及角色。不過有趣的是，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主流媒體跟同志及跨性別社群的關係都異常緊張，幾乎是水火不容，每當有報章出現同性戀者或變性人¹²⁴的，大概都不是什麼好東西，描述的內容都偏向於負面，而娛樂週刊更會以獵奇及偷拍的手法，去揭示這類在他們眼中的不正常行為。大概從 2000 年後開始，同志運動組織者開始嘗試主動去爭取重奪主流媒體的話語權，2001 年 5 月 6 日，同志團體連同性工作機構一行廿多人，於紅十字會舉辦活動時到場抗議新修訂的《捐血登記表格》，表格當中有問及性傾向及性行為狀況，以判別當事人是否適合捐血，涉嫌歧視男同性戀者及性工作者。參與行動的團體包括有彩虹行動、十分一會、新婦女協進會、紫藤及理工大學數名同學等，引起了傳媒廣泛報導。此事經過了十多年後，紅十字會內部開始研究放寬其規定，以科學的理據爭取消除歧視性的條款，亦同時能夠確保接受輸血人的安全。2017 年正值我在民主黨內推動性別平權期間，紅十字會分別聯絡了不同的相關機構徵詢意見，民主黨是其中之一，我正好被指派與他們會面。在見面之前，剛巧我在同志組織者當中知道有學生團體，準備在不久之後的紅十字會活動中，再度到場抗議捐血政策歧視男同性戀者，我在會中透露有團體會來抗議，建議紅十字會作好準備，藉著這次機會表達對同志權益的重視，而最後事件在媒體報導下亦完美達至雙贏的局面。

同志團體在千禧年¹²⁵以後，似乎掌握了傳媒對於這一類公開抗爭行動的報導興趣，成功利用主流媒體讓社會知道同志的存在及其訴求，不過媒體的報導僅在於行動本身，並未對這個群體進行深入的採訪，社會大眾對於同志的理解，也說不定是好是壞。我在 2006 年從一片懵懂下開始了接受大量的媒體採訪，漸漸發現到這個範疇是需要更多的深耕細作，才能夠變成有利於社群的肥沃土地。在我與傳媒的交手過程中，發現媒體都只是一個平台而已，平台由一個或多個不同的人而組成，平台是中性的，當中影響著風向的是人，就算媒體本身有其特殊的背景、宗旨、方向，或成立之目的，都可以通過左右當中的某些權力關係，而或多或少影響到報導的效果，這些影響有時候就連媒體內部的關鍵人物都可能察覺不到，哪怕只是一個字詞，甚至是一個標點符號，

¹²⁴ 當時跨性別的概念還沒有普及。

¹²⁵ 千禧年是指由以一千年為單位的年代，「禧」字有吉祥之意涵，在聖經中也有提及過，但有不同意思，而 2000 年來臨之前，在電腦界有廣泛提到「千年虫」出現的電腦漏洞可能性，亦引起了社會對該詞的注意。

都可能會有天淵之別。紙和筆都在傳媒人手上，他們亦最擔心甚至討厭被外界力量所影響，失去了新聞自由，所以受訪者不應亦不能操縱記者所報導的內容，如何能夠在接受訪問的過程中，播下種子讓內容能夠向著我們想要的方向發芽生長，是一項充滿鬥智鬥力的遊戲。

其實我一開始接受媒體訪問時跟本沒有任何概念與策略，但由於我的跨性別身分，最適合就是以人物專訪的形式去呈現，所以並不是我選擇了報導形式，而是報導形式選擇了我，我只是坦誠地去分享我的經歷而已。或許記者們很少會遇到在同志圈內這樣幾乎毫無保留，又天真得有點可愛的受訪者，我發覺他們幾乎反過來想保護我，和為我發聲，自此我發現了真誠分享的力量，是可以感動記者的，而他們回到辦公室之後，雖然編輯沒有與我直接見面，但我相信記者都會盡力為到使命感去爭取，讓故事不會變質，而這樣呈現的故事，也是社會大眾比較願意去聆聽及理解的。我從來沒有策略性地去拉攏記者作為我的朋友，但反而我感覺到不少記者會因為我的故事而被感動，會將我默默放在心上。多年之後，我已經成為了一個組織者，也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每當有同志及跨性別議題需要在報導上找個人說句評語時，都會有一些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記者，知道我的手機號碼直接聯絡我，這在一些突發或緊急的新聞稿上，是非常關鍵性的時刻。而關於記者們如何得到我的手機號碼這件事，我曾詢問過一些記者，得知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不同報館的記者，私底下通常都會互相交換訊息，他們很多都會對我留下一個深刻的「好印象」，也知道我不介意將自己的聯絡資料提供給記者們，所以都會主動介紹給其他記者朋友去聯絡我；另外我也發現在年輕記者當中，有不少都曾經在大學裡聽過我的演講，對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無論是突發事件，或是找到可以報導同志群體故事的機會，都會首先想起我，將我的故事呈現給社會大眾。

第十一節 說好的社會不友善呢？

我在 2009 年初參加了一個名為「《家暴條例》涵蓋範圍應否納入同性同居人士」的論壇，那時候我還未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由於論壇是基督教機構主辦的，會場中好像就只有我一個來自於同志團體，我左顧右盼了很久，都沒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政府在 2008 年修訂了《家暴條例》，但卻沒有納入同志及婦女團體倡議多年的「同性同居」人士，而基督教界對此事亦非常關注，擔心政府會在將來的修訂中受壓過大而妥

協。這論壇的立場似乎是中性的，旨在希望能夠蒐集到基督徒當中的不同意見，但整個會議中絕大部分參加者的分享，都似乎充斥著相當多的誤解與恐懼，其中有人說到：「以後就不能再在教會裡說同志是罪了」、「我已經準備好在《家暴條例》加入同性同居關係之後殉道」、「我已預備好坐牢的一天」……我坐在一旁默不作聲，慨嘆這些不理性的恐懼，到底是從何以來的？

不理性的恐懼，其實絕非基督教內僅有，事實上這類的恐懼充斥著整個社會，甚至充斥了在性小眾群體當中。在我手術前，就經常聽聞社會對跨性別人土極之不友善，作為一個變性人，在社會中基本上是沒法生存的，除非你在手術後將自己曾經變性的歷史隱藏得很好，不然的話，一定沒有好日子過。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一位已經完成變性手術多年的朋友，想請教她手術後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怎料她竟然勸我不要動手術，她說：「因為社會的歧視很嚴重，你會因為你的學歷無法更改、在路上遇見以往認識你的舊朋友、家人朋友的不接納、找不到工作、找不到伴侶等等的問題而生活得很困難，你必定會活得不快樂，而這些問題是你無法解決的，那為什麼還要去變性呢？」我當時被她的連珠炮發給呆住了，不知道怎樣回應，她似乎覺得我不相信，就舉了一個更實在的例子讓我明白，她說：「就好像你手術後生病要去看醫生，雖然你的身分證已經改成了女性，但醫生通常會問你上一次月經什麼時候來過，你會怎樣回答呢？如果你說謊，那醫生就會看不準你的病情，若你說出事實，醫生就會歧視你，那你就會很難過。」我印象中這次的溝通大概是在 2008 年，這位朋友能夠如此堅定地說出她的推斷，亦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確實如此，就好像我提到過 2009 年參加的基督教《家暴條例》論壇一樣，相信大部分的同志及跨性別人土若置身其中，必定會感受到巨大的壓迫而驚惶失措。不知道是否因為我也是基督徒原因，我在當中沒有心生憤怒，反而會為到這些「憤怒了」的基督徒感到同情憐憫，疑惑他們到底經歷過些什麼？有誰讓他們受了極大的傷害嗎？是什麼原因會讓他們如此恐懼？但原來這些莫名的恐懼，卻同時讓兩造一同受苦，如在無間地獄之中。

聽罷了我那位跨性別朋友的勸告，我深深感受到她那份無力感與恐懼，所以我也不想與她繼續這個話題，因為我只感到她其實是想從說服我不動手術當中，攫取同路人能夠給予的一點溫暖與卑微的認同感，而當時的我，也在這些事上沒有太多的經驗，之後便跟對方說我會慎重考慮，就掛斷了線。從她所舉的例子中，我認真地思考，以理性的角度分析，她也說得沒錯，既然大部分中西醫都會詢問女病人月經的狀況，就表示這個資訊對看診有一定的重要性，那唯一的選擇，似乎就只有告訴醫生實情，又

或者乾脆去不看診。但我是個經常會生病的人，所以不看醫生對我來說並不是個有效選項，所以撇除了不去看醫生這個選項之後，我必須要找出其他的應對方法。我接續我的分析，想像告訴了醫生我是個變性人之後，大概應該只會有兩個可能性，一是醫生會歧視我，二是醫生沒有歧視，那我似乎只需要集中模擬一下當遇到醫生歧視之後，我有沒有辦法應付，分析至此，我感覺好像輕鬆了不少。在我腦海中的模擬現場，醫生知道我是變性人之後，可能會說些比較難聽的話，但在香港，大概都不會有機會發生什麼肢體暴力。由於是模擬場景，所以我也比較能夠冷靜面對，我會堅定而緩慢地站起來，充滿自信地對醫生說：「你作為一個專業的醫生，這樣對待一個病人就是專業失德，作為一個變性人，亦不應該受到你這樣的歧視，從今以後我不會再來光顧你，並且會將你的行為公開，甚至會通知新聞媒體！」想到這裡，我突然間感覺到這段對話非常勇敢，亦很精彩，對我來說，其實亦沒有什麼損失，因為香港是在看診之後才需要付費的，但對醫生來說卻是個大損失，不單損失了一位甚至是一群顧客，甚至或許會惹上其他麻煩。我突然有點沾沾自喜的感覺，身體充滿了正能量，原來自信的感覺是這麼好，其實很多時在別人歧視我們之前，我們很容易就會首先歧視了自己，覺得我們不值得被別人尊敬，從而失卻了自信心。

我在手術後，也真的是要去看一位跟進了我病情比較久的醫生，雖然我已經在腦海中模擬了數十次，但還是感覺心虛，戰戰兢兢的出門去。誰料走到半路中途，我竟然打了退堂鼓，改道去看一個新的醫生，想著可以先避免一次正面衝擊，但我沒走多遠，又覺得自己這樣不行，醜婦終須見家翁¹²⁶，就再鼓起十足勇氣回去面對。在登記時，我煞有介事地跟護士小姐說我身分證的性別更改了，結果她完全沒有反應，我以為她沒聽清楚，所以就重複再說一遍，她說知道了。跟著醫生也非常專業地只關注在我的健康問題上，只問了一聲我是在哪裡動手術的，過程相當順利。自此之後，我遇上過非常多的中醫與西醫，向醫生出櫃也成為了我一個自得其樂的遊戲，當中的趣事，真的是要說也說不完。我聽說過有跨性別者遇到過非常無知的醫生，但其實我也有類似的經驗，醫生不斷問我許多的問題，包括手術的內容等等，但反而我會更珍惜這些與醫生溝通的機會，因為這樣將來他遇到其他的跨性別病人，就會更加了解和懂得尊重他們了。有次我要去照 X 光片，那位護理師也問我上次月經是什麼時候來，我便說我是沒有月經的，但話還沒說完，他就匆匆走出 X 光室去準備，我呆在 X 光機前面想

¹²⁶ 來自於晚清文學家李伯元的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的改寫，意思是事情始終都需要面對。

著到底他有沒有聽明白，結果沒多久他又走回來問我：「你剛才說你沒有月經到底是什麼意思？」然後我說：「我是變性的……」我的話還是沒說完，他又已經急著回去按動機器了，真的令我啼笑皆非。這許多的經歷，讓我明白到，只要能夠勇敢面對，克服恐懼，很多事情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糟糕，總有不同的方法能夠面對及找到出路。

我想我應該算是香港最公開的變性人吧，憑著上天賜給我的天真想法及實驗精神，在這十多年來，我不單沒有在社會上遇到太多歧視，就算是有，我也有能力及方法避免這些狀況對我造成不利的影響。而我更加發現，社會的歧視並非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多，而很多看似是歧視的狀況，反而是源於社會及跨性別群體互相的恐懼與不信任。

〈蜻蜓的告白〉

今早一隻漂亮的蜻蜓，以它一生僅餘的力氣，來到我房陽台前，跟我打了個招呼後，就似乎是完成了它最後的使命，匆匆地離開世界了……

到底它是要告訴我些什麼呢……

我一直想不明白一個道理，為何大部分人喜歡蜻蜓，但不喜歡蟑螂，其實兩者都是昆蟲，我們會對其中的一種有好感，但對蟑螂就會有恐懼，見到他們的時候，就會將他們置諸死地。但它們也是地球上的生物，也只是在尋找食物求生而已，但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而犧牲了它們，這是公義嗎？

我想起了反同人士對同志的恐懼……

難過……

但我們又何嘗不是呢？

《詠恩誌》寫於 2021.10.22

第九章 與敵同眠

第一節 從明光社說起

2010年10月，我獲邀到香港城市大學的課堂做演講，同場也有另一位嘉賓，是被同志群體喻為反同基督教機構明光社的同工，雖然我們的立場很不一樣，但對方還是表現得非常客氣，而我，也是一如既往的笑面迎人。雖然對方的分享内容我都有不少意見，但都沒有反駁，因為我覺得各自陳述就好了。但相反，對方卻是有點咄咄逼人，回應了我很多的觀點，但我覺得如果我又花時間去解釋，就會變成各執一詞，白白浪費了同學們多聽不同聲音的機會。不過當你遇著一個父權分子的時候，他會覺得自己的想法都是真理，就會不斷 loop 死在抨擊別人的觀點之中，始終都需要有理性的一方主動來終止這類無謂的辯駁。我們在各自不同的表述中，也列舉了同一段《聖經》經文，但當時我不太想令同學認為我們有什麼衝突，就說：「其實同一段經文，也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對方卻似乎毫不領情，反駁說：「在教會的立場，沒多少經文是可以爭拗的！」我不知道他所說的教會是指誰的教會，還是上帝的教會，不過其實我也沒有太在意，希望將空間留給同學們自己作分析，這是我頭一次面對面與明光社交手。不知道是不是我表現得太過友善，演講完結後對方說想邀請我到他們辦公室聊天，我猜，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跨性別在當時是個新興議題，香港的變性人婚權案正在社會上討論得如火如荼，反同陣營實在是需要了解更多，正好遇上我這個似乎是願意溝通的跨性別者，又剛巧是個基督徒，對他們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而我，也還是一貫的沒想太多就答應了。我們交換過聯絡電話之後，就相約一個月後在明光社的辦公室見面。

無巧不成話，我在城市大學的演講之後接受香港壹週刊的訪問中，有提及到當天的一些狀況，記者將我有點隨意的說法直接套用了在報導中，看起來就像是我在罵對方一樣，而雜誌剛好在我與明光社會面的前一天出版。我其實也沒有真的想罵對方，只是廣東話的口語有時候需要在現場才知道原意是怎樣，所以我到了他們辦公室之後，就搶先跟那位同工說是記者寫得有點誇張了，希望他不要介意，也希望不要影響接下來的討論。在見面的前一天，我有在個人的臉書上說我會到明光社與他們見面，而朋友的留言，有些真的令我啼笑皆非，有朋友擔心我會有安危問題，叫我在臉書保持在線，有什麼事情發生就馬上通知大家來迎救。其實他們似乎都想多了，當天在明光社

辦公室裡的氣氛相當友善，參與會面的有來自三、四個主要反對同性性行為的基督教機構的十多人，我在他們面前分享了我的經歷與小部分關於我對信仰的看法。可能對他們來說這個新議題需要點時間來消化，所以大家都表現得很安靜，只提問了一點點他們想了解更多的，我在那裡認識了幾個機構的同工，也在往後的日子一直有保持聯繫。雖然我與這些機構在公開場合上的辯論，通常都會較為激烈，但在私底下，都盡量會以友善的溝通為主，我覺得就算要吵架，都必須要在理性和有充份認知的前題下進行，才會有助於社會進步，並讓性小眾所爭取的權益盡快達到。

第二節 跟反同做朋友

其實我一開始並不是故意要跟反同的人做朋友，只是私底下見過面之後，感覺他們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相處，也不是什麼壞人，只是在某些信念上我們之間的差距有點大，而這些信念，又做成了彼此間的隔閡，再演變成誤解，而誤解又轉化成憤恨、偏見、厭惡、恐懼、哀傷、絕望等的情緒，讓彼此互相折磨。當然，作為反對同性戀的異性戀者，在生活處境上，大多數都不會像同性戀及跨性別者一樣艱難，這點他們是很難理解得到的，但這也難怪，因為他們確實沒有這種親身的經歷。我發覺到他們在與我溝通的時候，都會比較放鬆，也願意在某些比較爭議性的話題上，多去了解我的看法。據我的觀察所得，他們並沒有對我特別好，只是我也沒有對他們特別差，也沒有特別的戒心。相比之下，每次我在同志及跨性別群體中，只要一提到明光社這個名字，絕大部份的人都會即時怒髮沖冠，無法控制自己的憤怒情緒。

我並非想為反同陣營洗白，而我也非常明白同志群體會有這種反應的原因，因為我也經歷過如此的傷害，也曾經每次提起一些人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只不過並非來自於反同人士，而是來自於曾經傷害過我的人，包括我的朋友，甚至是某些跨性別者。在這些情感的傷害中，我曾無法原諒過非常多的人，我曾迷失及失去過理智，沉醉在哀傷難過之中不能自拔。我的第三任女朋友羽婷曾經跟我說過，我很喜歡將自己放置在一個受害者的位置，她稱之為「藍色浪漫」，我在不知不覺間，形成了一種沉醉於受傷憂鬱的浪漫心態，因為我無力反抗，唯有以證明自己的傷有多麼的深，來控訴對我作出過傷害的人和整個世界。當時的我實在聽不明白，但仍然將她的話銘記在心，細細思量，直到最近，我才終於明白了當時的我在想些什麼，以什麼樣的邏輯在思維，實在要感謝羽婷的提醒。由於我的個性懦弱，經常會在人際關係之中感覺到

被排擠，又不敢說出來，遇到有不如意的事，都會默默承受，因為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作出任何改變。我越來越為到這些日積月累的傷害而憤恨，但又深感無力，我以為我是無法原諒他們，其實我是無法原諒自己的軟弱，接受不了沒法改變命運的現實，所以我要讓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因為這樣才能夠證明給世界看，我是被這些人所傷害了。我越來越沉迷於這樣幽微的痛苦中所滋長出來的樂趣，像毒癮一般無法抽離，因為一旦我脫離了這種感受，我便一無所有，我接受不了那些傷害過我的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我也不能夠讓自己變得快樂，一旦痛苦消失，我就沒辦法再證明他們的所作所為了。這樣的邏輯陪伴我活了好久，自圓其說的謊言顯得毫無破綻，直到我發現了原來當我原諒別人，其實我是在原諒自己，別人的生活過得怎樣，有沒有受到懲罰，這些我都管不了，但我活得快不快樂，就只有我自己能夠決定。我終於決意不再為到別人在我身上做了什麼錯事而活得痛苦，而別人到底怎樣看待我，也不會動搖我對自己的信心及尊嚴。

這樣的一種理解，帶領我走過了最艱難的自我接納階段，亦同時讓我在面對反同人士的時候，能夠處之泰然，落落大方，因為無論他們相信我的行為是否得罪了上帝，又或者是犯罪的後果，也不會改變我相信同志及跨性別者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與及上帝對我的愛並沒有少於對他們的，我也能夠用心去愛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¹²⁷。

第三節 反同信條

有時候我真的很難明白，為什麼會有人在所不惜，去反對同性戀及跨性別者，除了對這個群體的偏見與恐懼之外，也許是一些比較實務性的錯誤觀念，例如以為同性戀是會傳染的、同性戀就等於愛滋病、小朋友會學壞變成同性戀、色狼說自己是跨性別就可以走進女廁該進行性侵、體育比賽變得不公平、社會變得越來越淫蕩、同性婚姻之後人類便會滅絕等等。但我覺得，其實諸如此類的這些錯誤觀念，好多時都是因為天主教及基督教中蔓延深遠的一些保守信條，再藉由恐懼滋長而成。我在天主教學校的環境沉浸了十四年，再在兩間主流基督教會中參與聚會共九年多，最後才離開去了一間同志教會。在自幼耳濡目染下，也不知道是從何而來相信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信

¹²⁷ 原句出自路加福音第 23 章，耶穌被釘十字架時，向天父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條，包括「天父不會直接聽我們的禱告，耶穌的母親是馬利亞，我們向聖母祈禱，耶穌會比較願意聆聽」、「犯了罪只要多念幾篇經文就會獲得赦免」、「所多瑪是因為同性戀被上帝所滅的，所以不要搞同性戀」、「教會裡不能打鼓敬拜」、「說方言的是邪教」等等，這類的信條我相信了很久，直到我努力自己去看聖經，閱讀不同的神學書籍，才開始懷疑這類的教導若不是從聖經而來的，到底是從何而來？當然，我最重大的發現，還是原來在不少教會裡，都充斥著威權壓迫、階級鬥爭、父權文化等等，甚至教會裡的性暴力都不會受到處理，除了處理提出問題的人。或許在不少教會裡最受到歧視的並非是同性戀者，而是女性，因為同性性行為只要不說出來，還是可以活得過去，只要是身為一個男人，在教會裡還是有說話的地位，但作為一個女人，就無法掩飾無處可逃。其實在我的信仰還未開化之前，我真的深信同性戀是上帝不容許的罪行，但我心裡想我應該不是同性戀者，雖然我想當女人，但我身體是個男性，我能夠愛上一個女人，就代表我不是同性戀者，那應該還好。在教會的父權文化底下，我們對這些林林總總的信條深信不疑，因為一旦有任何疑惑，教會的權威就會被打破，由此而來的信仰就會沒有立足之地。因為很多信徒相信的，看似是無上光榮的上帝，但實際上是教會的權威教導，以前我聽過神父說我們自己是無法看懂聖經的，所以要由他們來教導，當然也有很多人懶得自己去看聖經，要不然看出個跟權威不一樣的版本，那就更加焦慮。記得一次我與反同機構的一名同工聊天時，他說：「在神學裡這些都是不可質疑的。」我說：「那為什麼有的神學教授會說這個，有些教授又會說不一樣的？」接著我們就吵起來了……

我難過的並不是他們的反同立場，而是他們將人的信念化約為無上權威的信條，以父權體制俘虜信徒並阻止一切的質疑，再用斷章取義的聖經演譯，去包裝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界線，為求鞏固這一切的信念，不惜以打壓他者來聚集群眾力量，亦同時壓止教內異見者的聲音。更讓我難受的是許多被教會打壓的同志，認定基督宗教就是敵人，有的放棄了原本的信仰，有的喪失了接受福音的機會，那是多麼的可惜。我慶幸自己在信仰迷失的日子，為了尋找信仰的真諦，反而不斷禱告與鑽研聖經，才不至於被這些信條所矇騙，我相信，我們這些被反同信條定罪了的人，更應該堅守信仰，只要裝備好自己，將來有機會的時候，才能夠與教會對話。我們亦要成為同志運動的先鋒，因為教會喜歡用聖經去打壓同志，只有我們懂得聖經及教會用語的，才能夠更有力量去回應他們，讓傳統教會復興，重新接受真正的福音，就好像昔日耶穌的門徒，在基督復活後，將真正的福音帶給猶太人一樣。

第四節 同志救基督

我在手術前，曾參加過香港一位女性主義神學教授胡露茜的工作坊，內容是關於主流教會很少提到的《馬利亞福音》。之後我在機緣巧合下認識到她本人，亦因而認識到一群主要來自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的學生，後來更成立了「性神學社」¹²⁸，針對性與神學，及酷兒神學等的議題，進行推動及發展。我作為一位公開的跨性別基督徒，在當中也有參與及學習，胡露茜老師亦讓我在神學上獲得了非常多的啟發。我自 1998 年加入基督教後不久，就有志去修讀神學，亦為到此事經常禱告，2010 年更報考了崇基神學院的神學課程，只可惜因為某些原因我未獲錄取。當時的副院長在我筆試後馬上給我面試，結束前他說：「你的成績不算太好，但也可以接受，只是我們曾經取錄過同性戀者，在收生方面沒有問題，但你是跨性別者，我們要開會討論後才能夠作決定。」但之後我卻收到了神學院的回信，說我成績未如理想，不獲取錄，箇中原因實在不言而喻，不過神學院都有其難處，他們一直都依靠著一些大教會的捐獻支持。到了今天，我仍然期望能夠有機會去修讀神學，我想或許是我當時還未準備好自己，到適當的時日來臨，機會一定會再次為我打開。

我記得在認識胡露茜教授後不久，有跟她分享過想修讀神學的志願，不知怎的她對我說：「其實不一定要去讀神學，也可以去做神學。」她的這句話影響我尤為深遠，直到現在我都銘記於心，成為了我在跨性別運動上的座右銘。在我往後的日子裡，我一直以此為我機構工作上的實踐，雖然工作時常有不如意的事情發生，但做神學的願景，卻幫助我渡過非常多的難關，並能在錯敗中看見盼望，或許這也是「性神學社」的使命，將酷兒的生命實踐與神學結合，成為造就眾生的福音。在這群神學生當中，有一位非常有趣的朋友叫快必¹²⁹，我曾聽他提及過不只一次「同志救基督」這句口號，我一直沒有機會問他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但這句話卻一直在我的腦海裡盤旋。我在網上也查不到個由來，想這應該是他的個人創作，現在他也有些事情在忙著不方便去問。雖然我不知道他這句話的真正含意，但其實這也並不重要，因為他這句看似不合邏輯的口號，卻構成了我一個全新的神學視野，「同志救基督」的神學觀。

¹²⁸ 性神學社 Queer Theology Academy 是 2009 年由一群教牧同工及神學生創立，由資深學者胡露茜博士擔任顧問。

¹²⁹ 快必原名譚得志，是香港一名政治人物。

我在整個自我認同及信仰大和解的過程中，看見了現代主流基督教與天主教在信仰上的失真，活生生的就像新約聖經中的猶太人與法利賽人¹³⁰，他們當時將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如今也一樣的對待同志群體，「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¹³¹」，「瞎子怎能給瞎子領路呢？兩個人不都要掉在坑裡嗎？¹³²」，「偽君子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得清楚，好去掉弟兄眼中的木屑。¹³³」我從聖經的研讀中，發現原來沒有一段經文真正指出上帝不喜悅同性戀者或同性性行為，相反地，聖經卻清楚表明上帝不喜悅人「論斷」¹³⁴，也厭惡人代替上帝作「審判」。我從自身的信仰反省中，看到主流教會在發展及傳福音的過程中，為了鞏固信徒對教會的依附，不經意地將信仰約化成一系列的 SOP，以至高無上的父權威嚴對信徒進行洗腦，時至今日，已喪失了大部分聖經所教導的真理，所剩無幾但卻習以為常。作為同志及跨性別者的我們，在教內的壓迫及教外的困境中，卻突顯了當代社會的矛盾與需要，並教會應盡的本分，作為性小眾與基督徒身分交織的我們，更應肩負起向教會「逆傳福音」的重大使命。

第五節 沒有敵人的信仰

與其說要與敵同眠，我更會說教會並不是同志運動的敵人，反而是我們要一起並肩對抗社會的恐懼，防避真正的「敵基督」¹³⁵，聯手締造一個在世的天堂。在《聖經》登山寶訓篇¹³⁶中，耶穌在祂講道中論到仇恨與仇敵，其中一句「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會覺得不可思議，當然也包括了過往的我在內。我曾經在教會內跟弟兄姊妹分享說，我希望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誰知有人說：「那不是叫我們做的，我們不是耶穌，我們是人，所以是做不到的。」我當然不同意這位弟兄的論點，但也知道這的確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在我人生的前半部份，我曾憎恨過不少的人，因為他們都曾經無緣無故地傷害過我，但聖經教導我要愛我的仇

¹³⁰ 又譯作法利塞人，是聖經中記載的一個集政黨、社會運動和猶太人思想的流派。

¹³¹ 馬太福音二十三章四節。

¹³²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九節。

¹³³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二節。

¹³⁴ 馬太福音七章一節。

¹³⁵ 「敵基督」是《聖經》裡面引申出來的一個概念，意思是假冒基督的身份來到世上，實則是意圖迫害真基督的一個或多個人物，基督教當中有相信「敵基督」已曾經出現在歷史上，也將會再來。

¹³⁶ 馬太福音五至七章。

敵，所以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嘗試去原諒這些人，但心中的怒火卻沒法完全熄滅，這些憤怒的死灰，一旦遇到任何刺激就會重新復燃。

但在我跟明光社以及其他被指為反同機構的交手之後，我體會到一件很神奇的事，就是懷恨在心，傷害的並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就好像很多人曾經說過的一個比喻，當你用一根手指頭指向別人的時候，另外的四根手指卻是指著自己。反同的人當中，有些是因著對信仰的忠誠，希望能夠幫助迷失的羔羊重回正軌；有些是自身有性與性別上的渴求，期望通過壓止別人的行為來克服內心的罪疚感；更多的可能是內心的害怕與恐懼，他們害怕自己的安全領域被剝奪，既得的利益被侵略，因而無處可容。事實上他們都是需要關懷與幫助的人，在他們當中大概沒多少是十惡不赦的，反而與同志群體無異，很多都是擁有玻璃心的脆弱心靈，需要在反同事業上，確立自己的存在感。或許沒有信仰的同志會覺得這又與我何干，但換個角度去看，如果反同人士的仇恨能夠消滅，同志群體是否也能夠活得更好呢？同樣地，若然我們內心對反同人士的焦慮能夠減輕，我們又是否會活得更加快樂？

我發現當我開始為逼迫我的人禱告的時候，代表著我開始關心他們，漸漸地也發現我能夠放下心中的重擔。原來仇恨心才是我最大的敵人，我敵得過人，但卻敵不過自己內心的憤恨，它將我的精力榨取淨盡，沉迷在乾枯涸竭的虛妄之中，不斷的懲罰自己。我終於發現「愛仇敵」並不是耶穌對我們的要求，而是當我們開始「為逼迫我們的人禱告」後，自然而來的結果，放下仇恨，敵人也會隨著消失得無影無蹤。

第十章 性別穹蒼

第一節 藍寶石公主

2012年4月7日，我獲邀請參加一個名為「四圍講古——雄仔叔叔講故事」¹³⁷的活動，「講古」在粵語中是講故事的意思，我要向有可能包括小朋友的觀眾講述一個數分鐘的故事，內容沒有限定。作為跨性別者的我，當然希望講述一個與我身分相關的故事，但也希望小朋友和大人都會喜歡，所以我就以小時候最愛看的一部卡通《藍寶石王子》¹³⁸作為靈感，創作了一個全新的跨性別故事。《藍寶石王子》的故事講述公主因要繼承皇位，從小以王子身分被撫養長大，而我則在創作的童話故事中，植入了跨性別的概念，也大概敘述了我在性別轉換中所經歷過的心情點滴。

《藍寶石公主》的故事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的一個小王國「藍寶石國」裡面。小公主當時十六歲，長得婷婷玉立，被遠近大小王國的國民，譽為當時最美麗的女性，各國的王子們都希望有一天，能夠迎娶到這個小公主成為他們的王妃。小公主就是在這樣的幸福快樂裡長大，在她裡面就只有一顆單純而且充滿了愛的心靈，她樂於助人的本性，得到了所有國民的愛戴。

純真的她喜歡獨自走到森林裡遊玩，那一日，天藍得好像湖水一般的透明清澈，風柔和地吹著，草地有如綠絲絨般的舒適，小公主輕哼著歌不自覺地越走越遠。充滿好奇心的她一步一步走進了森林的深處，來到了一個綠色小湖旁邊，水面平靜得有如鏡子一般，倒映著小公主美麗的面龐，這樣的美貌就連湖水似乎都在妒忌。

忽然間森林裡面刮起了一陣寒風，湖面被吹皺了，小公主眼前一道白光，就昏過去了。當她再次蘇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泛起了晦澀的血紅色，空氣中滲透著讓人窒息的氣味，周遭沒有任何人影。

頭髮半浸在湖水邊的她，竭力地將身體撐起來，在昏暗的湖面倒影裡，她驚訝地，看到了一個從未見過的影像，是一個輪廓突出十分粗壯，臉帶鬍子的面貌。她摸一摸自己，發覺這個竟然是她。小公主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哀傷難過的她，開始抽

¹³⁷ 「四圍講古」是一個研究並推廣「講古」（講故事）表演文化的團體，提供匯演及觀摩機會；凝聚講古社群，提供連結與訓練的平台，並把講古帶進社區。

¹³⁸ 《藍寶石王子》又翻譯為《緞帶騎士》或《寶馬王子》，是日本漫畫家手塚治虫從1953年開始連載的日本漫畫。

搖地哭了起來，晶瑩的淚珠從臉上滴了下來，落在湖面上，化為片片漣漪，她再也看不清楚自己的倒影了。

小公主擦乾了眼淚，嘗試讓自己冷靜下來，但卻還未能理解到剛剛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她心裡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在做夢呢？這時候的她，想到不如先回到皇宮裡找父王，再看過究竟。傷心的小公主，帶著一個陌生的身軀，一步一步走回到城鎮的街道上，遇上一個又一個她熟識的國民，但卻沒有一個人能夠認出她來。

這個時候，國王也剛好走到街上，到處尋找失蹤了整整兩天的小公主。小公主見到父王，眼淚忍不住要湧出來了，但是當她走到國王面前，正開口呼喊父王的時候，她……赫然發現自己已經不是以前那把嬌嫩的聲音了，而是男性粗啞的聲線，她呆著站住了，看到她父王憂傷的眼神，不知道可以怎樣解釋讓他相信，最後就黯然獨自離開了……

她一直走一直走，向著那個憂傷森林的方向蹣跚踏步，已經不知道走了多遠，但她也沒管，因為她不知道可以怎樣，也不知道可以去那裡，只知道一直走，一直走。

忽然間，她聽到前面遠處好像傳來了小朋友的哭泣聲，愛心的本能催促她走了過去。她看見一個比她小的男孩，軟弱無力地伏在地上啜泣著，她問小男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之前的她是一個女孩子，就是在那個綠色小湖邊玩耍時，突然昏過去了，其他同伴們應該是驚嚇得都逃跑了，醒過來時就只剩下她一個人，從湖水的倒映中，發現了自己變成了現在男生的模樣，她哭著說：「沒有人可以幫我了，沒有！」她離開湖邊走了好久，軟弱的她終於支持不住倒下來了，她不知道有誰可以幫助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去那裡，所以就哭了起來。

小公主將她扶起來，溫柔地幫她擦拭了身上的泥巴，然後擁著這個孩子，泛著淚光地說：「我明白的，不要擔心，現在有我！」

小公主緊緊的抱著小孩子，然後發覺她剛才扶起小孩子的時候好像不費力氣似的，然後她才發現，原來她剛才並不是扶起那個小孩子，而是將她一手抱起來了，就連她自己也沒有察覺到，因為從前的她，跟本就沒有這種力氣，將一個僅比她個子小一點點的孩子整個抱起來，現在的她，擁有了男性的身軀與力氣，卻反而讓她輕而易舉地做到了。

她牽著這個曾經是女孩子的小男孩，一直往前走，一路上安慰著她，跟她說了很多不同的故事。漸漸地，小孩子終於露出了她燦爛的笑容，暫時忘記了一切的難過。她們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又一個跟她們有相同經歷的小朋友，有男孩也有女孩，也有

些分不出性別來的。小公主將他們一個一個的都帶在身邊，以她的愛和能力去照顧著其他的小朋友，給他們找食物，及說她在皇宮裡的有趣故事逗他們開心。

一大群的小朋友，嘹亮的笑聲、歌聲與歡樂聲，響徹了整個森林，令這片一直孤寂無聲的地方，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愉悅氣氛。這一種的愉快感覺，亦感動了藏匿在綠色小湖裡，一直在偷偷觀察著的女湖仙，原來就是她用魔法，將來到這裡的小朋友，一個一個的變換了性別。

小公主之前在湖邊被施以魔咒之後，滴出來的眼淚，令到了湖仙善良的心再次蘇醒過來，她看到了小公主雖然被施了魔咒，但反而以自身的改變去幫助別人，令她感到非常慚愧，湖仙被他們的快樂感動了，因為她也想起了從前的快樂日子，所以終於忍不住，要走到小公主面前向她請罪。

仁慈的小公主不單沒有怪罪於女湖仙，反而安慰她說：「我從前在幸福快樂的環境裡長大，不知人間疾苦，現在卻真正感受到一般人民的生活困難，更加能夠體會別人，亦更有能力去幫助其他活在困苦中的人。我雖然失去了很多，也再見不到父王，但知道他身體健康就已經不用擔心了，現在的我，感覺比以前更加的快樂啊！」

湖仙低下了頭，感到非常內疚，但她的魔咒是沒有辦法將大家變回原來的樣貌，這更讓湖仙感到懊惱。然而小公主卻一如以往地發出她仁慈的笑容，伸出溫柔的雙手握著湖仙，表達原諒。

當湖仙的手觸碰到小公主時，神奇的事發生了，剎那間所有人都回復了原來的面貌，大家看著各人，高興得相擁而泣。此時，湖仙的面貌也發生了改變，從原來嬌嬈的臉龐轉變為俊俏的模樣。

原來湖仙本來是鄰國的王子，當父王駕崩時，被惡毒的女皇下了魔咒，變成了女巫，使他沒辦法接續王位，他逃離本國，匿藏於這個綠色小湖當中。他因氣憤，就將身上的魔咒，轉嫁到每個經過這裡的人身上。

原來愛可以解除一切的魔咒……

最後，英俊的王子，迎接著藍寶石公主，回到他的國土，重奪王位，他們亦成為了兩國人民所愛戴的，最能夠明白百姓疾苦的國王和皇后。

第二節 跨拉拉

在十多年前能夠現身面向公眾的跨性別人士寥寥可數，當我認識到自己是一位跨性別女性¹³⁹後，也發現自己的愛慾性別始終沒有改變，仍然是喜歡女生，但若以我的認同性別來說，我卻是從異性戀轉變為同性戀，所以被視¹⁴⁰為是跨性別中的女同性戀者，亦即是「跨拉拉」。台灣一般稱女同性戀者為拉子，跨性別的女同性戀者為跨拉，大陸則較為多使用拉拉去稱呼女同志。而我於 2007 年開始參與大陸的同志運動時，是當時極為少數能夠現身的跨性別者，亦是唯一一個公開認同為同性戀的跨性別者。我覺得這個身分很棒，用「跨拉拉」來形容實在非常貼切及好玩，在國語的讀音上與粵語的「誇啦啦」相似，其他人聽到也會印象深刻。我是第一個以「跨拉拉」來介紹這個身分的人，之前大家都會說跨性別拉拉，自此之後在中國大陸的同志群體中，就開始越來越廣泛使用這個性別身分，也越來越多跨性別女同志的現身，甚至讓人有錯覺以為所有跨性別女生都是拉子。在同志社群剛開始認識到跨性別這個身分時，大多都會相信跨性別者就應該是會喜歡異性，即是喜歡與自我認同相反性別的人，就連跨性別社群本身也會如此相信，覺得如果喜歡與同性，倒不如以原生性別來相愛即可。

我還記得我剛開始推動這個身分的時候，在活動間，就有人過來跟我說：「Joanne 很高興認識你，若不是你，我還以為自己是個怪物，因為我是個男跨女的跨性別者，但跟你一樣是喜歡女生的！」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若然你喜歡的是女人，那當一個男人不是更好嗎？變成一個女人，然後去愛一個女人不是怪怪的嗎？」，而最有趣的還是這種問題通常都是同志圈裡面的人會問。原來我已然成了一個活生生的性別議題，不同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在我生命中一直不解的衝突，基督教信仰、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的三角關係，一時間成為了富爭議性的討論話題，而我又樂此不疲，就好像美國隊長所言的“I can do this all day”¹⁴¹。

我覺得在一段人生當中，男的做過，女的也做過，才能夠娓娓道出「問世間性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詩情畫意。「情」和「性」這兩個字好像也有其不解之緣，

¹³⁹ 跨性別女性指的是男跨女的跨性別者，以其認同的性別為依歸。

¹⁴⁰ 當時我並沒有關於跨性別可以是同性戀的概念，而那時候在社會上及跨性別圈子當中，都普遍認為跨性別者或變性人都是異性戀。大概是 2005 年的時候，一位在女同志圈裡多年，後來認同為跨性別者的朋友告訴我，以我的狀況其實就是一個女同性戀者，他自己則是喜歡女生的異性戀者。

¹⁴¹ 《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中，美國隊長在面對敵人時掛在口邊一句話，意思是我可以和你耗上一整天。我沒有視那三個生命中的衝突為敵人，我反而覺得美國隊長正是有遇強越強的興奮心態，才說出那段經典對白。

除了兩字的部首皆為「心」，「青」字原是由表示顏色的「丹」（即硃砂），加上上半部的「生」字構成，本來的意思是指萬物在春天生發時出現的青綠色，又可指天藍色的青天，或青絲的黑色，後引申為年青¹⁴²之義¹⁴³。而「性」就是很明顯的會意字，即心生，人的本性或性格、性質、思想感情上的表達、性別、和有關生殖和性慾¹⁴⁴。情感和性／別¹⁴⁵似乎是有著千絲萬縷又糾纏不清的獨立概念，它們之間沒有必然之關係，但卻魂牽夢縈地影響著彼此，影響著世上幾乎每一個人的生命軌跡。情感、性／別之於我，曾經是一片「無聲大地」¹⁴⁶；今天，卻是我炯炯眼神中期待探索的「性別穹蒼」。

第三節 「跨」性別啟蒙之路

當我還在跨性別的啟蒙時期，我參加了一個易裝者的派對，派對租用了一個私人的活動空間，在那裡吃吃喝喝和認識新的朋友。當時我在易裝圈中已認識了蠻多的好朋友，主辦活動的也是其中之一，在這些場合，通常大家都只會聊易裝上的心得，至於私生活，都會絕口不提。當中我察覺到有一位我不認識的新朋友，在侃侃而談不同的話題，她看起來非常自信，蠻有個人魅力，一頭長髮披肩，十分女性化，但態度和聲調卻沒有任何矯情，其他易裝者都會故意顯得特別嬌柔，但她的真實率性更是格外的灑灑落落。我走過去問她：「妳的頭髮是真的嗎？」她讓我摸一下然後說：「你說呢？」我繼續問：「妳已經全女裝生活了嗎？」我們打從第一個話題開始，就好像認識好久的老朋友一樣，聊得分外放鬆，所以我才敢毫無忌諱地去問一些其他跨性別朋友不會回答的問題，她說：「也不是，因為我在做家裡的生意，家人不知道，所以平日都會將頭髮束起來。」她將頭髮往後一把：「你看，就是這樣，這樣就沒有問題，都像是個男的。」我說：「欸！怎麼以前沒看過妳？我是 Joanne，妳叫什麼名字？」我們就這樣聊了差不多一個晚上，直到我有點不好意思，說要先走開去找另一個朋友，因為好像有不少朋友在派對裡等著想跟她聊天。這位新認識的朋友名字叫小雅（匿名

¹⁴² 也作「年輕」。

¹⁴³ CHAZIWANG 查字網 <http://qiyan.chaziwang.com/etymology-10490.html>

¹⁴⁴ CHAZIWANG 查字網 <http://qiyan.chaziwang.com/etymology-16171.html>

¹⁴⁵ 一般使用「性／別」是代表性與性別 (sexuality and gender) 的意思，不過根據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解釋，包含了更深的意義，詳細請參考。 <http://sex.ncu.edu.tw/history/index.html>

¹⁴⁶ 無聲大地是研究者於 2013 年創作的一首新詩，內容描述了作為一位跨性別者，在性別掙扎路上的痛苦感傷，到及後以自身經歷去幫助別人的情懷。

代稱），我覺得她很特別，不像一般的易裝者，其他人在女裝的時候要表達得很艷麗嬌媚，但男裝時卻要豪邁粗獷，活像兩個人一樣。當然這我也能夠理解，因為越不想被別人發現自己的真實身分，就越是心虛，就會越往兩個極端走。當我發現自己有變性心態的時候，就更會期望自己往女性那個方向靠，無論是外表還是個性，都想自己能夠變得更像一個女人，我那個時候的性別認知，還停留在非男即女的階段。

派對的空間不是很大，我跟另外的一位朋友聊天的位置距離小雅大概就只有三尺遠，小雅的樣子雖然很女性化，但說話的聲音嘹亮高亢，我一邊跟朋友在聊天，一邊聽到她在高談闊論跑車的型號。我有一點兒納悶，原因是我有一段時間非常沉迷研究汽車，每個月都會買汽車雜誌來看，也很享受駕駛的樂趣，一直夢想將來賺到錢能買一輛自己心儀的跑車。我喜愛研究的都是比較能夠負擔得來的日本跑車，什麼日產 GT-R 呀，Subaru WRX 呀，豐田 Celica 等的，都是我的心頭好，一聊到車子的排氣量、馬力、扭力等的數據，我就會興致勃勃，停不下來。但我覺得現在我要當個女人，聊這些實在有點不像話，有失作為女性的儀態與矜持。我越聽越不是味兒，終於我要發火了，我向著小雅衝了過去，拉著她的手說：「妳說夠了沒有，我忍妳忍了很久，妳一直在講車子什麼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妳知道嗎？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要過來跟妳一起聊！」

我們這次聊得更加盡興，她對汽車的了解十分專業，讓我大開眼界！但令我更加驚嘆的，是原來在沒有性別枷鎖的限制下，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感覺是多麼的釋放和喜悅！小雅讓我看見一個不一樣的世界，一個沒有性別隔閡的自由國度，一個打破實踐性別框架的可能性。在我四十多年以男性身分去生活的人生之中，我培養了非常多的興趣與技能，姑勿論這些興趣與技能是否因為我期望能夠成為一個男人而強迫自己去作的，還是本來我就有這些興趣，但既然它們已經成為了我的一部分，我沒有理由因為社會的刻板印象與期許，而去放棄這些寶貴的特質。反倒我覺得這些在女性之中少有的特質，更有可能成為我日後在女性實踐方面的優勢。這個想法，成就了我日後對「跨越」性別的想像，亦是本論文的中軸與想要探論的思想。

第四節 追尋月經之旅

手術並沒有讓我變成一個女人，它只是消除了我對身體的焦慮，並提供了我融入女性社群的安舒感。

對於一個跨性別女性來說，擁有月經是一件夢寐以求，但又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諷刺的是，世上許許多多的女性，卻為此事終其生活於痛苦與陰影之中。我猜測若不是月經與生育功能緊緊相扣，大抵會有很多女性欲除之而後快，但亦有人將月經與女性身分作等同，受到不少跨性別者所非議¹⁴⁷。事實上，女人是什麼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在人類文明歷史中一直都是備受爭議，因為自從人類發明以「二元性」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分類之後，就一直利用它作為權力與階級鬥爭的工具。時至今日，在性別政治爭霸戰當中，不同的性別身份，亦成為了不同群體之間的兵家必爭之地，誰是女人，誰有月經，誰是跨性別者等的問題，都可能成為興師問罪之因。如今對我來說，這一類的爭論只是一種政治角力而已，但對於窮了一生精力爭取成為另一個性別的人來說，一句無心之失，卻是代表了將其努力獲得的身分褫奪，對他們來說，絕對「是可忍，孰不可忍」。

雖然我自少就想當一個女生，但到底這種想要成為女生的渴求，代表著什麼呢？我一直都在思考，花了半個世紀，還是未能找到一個確實的答案，我想，是不是本來就沒有一個確實的答案呢？我曾經很理性的去思考這個問題，以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有些提出的問題像是哲學思考，有些卻有趣得連我自己都會捧腹大笑，有些想法有如人體實驗，也有不少是 **trial and error**（試誤法）¹⁴⁸的實驗。畢竟這麼多年過去了，跨性別社群的經驗累積還好像非常匱乏，在這個充滿多元色彩的跨性別世界裡，再多的經驗分享，都可能如滄海一粟，無法讓我們一窺整個社群的全貌，我們作為研究者的，也許就只是瞎子摸象而已。我問自己，如果我活在一個沒有穿衣服的部落，我還會想當一個女人嗎？我想這樣是不是可以測試我到底是喜歡裝扮成女生，還是真的想成為女生呢？又假若，有一個地方可以讓生理男性，以女性的身分生活，所有人都會視我為女性，我是否可以滿足？我討厭穿上男性的服飾，是因為覺得它不好看嗎？同樣的一件衣服，若是放在男裝部，我好像就會不想買，是嗎？我是討厭男性的身體，還是想要女性的構造？如果這個社會再不分男與女，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去表達及穿著，我還會想去變性嗎？我想了很多諸如此類奇奇怪怪的問題，有部分我可以很快就說出答案來，但是我卻回答不出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正正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¹⁴⁷ 在跨性別的群體裡，有跨性別男性仍然擁有月經，也有跨性別女性沒有月經，當然也有生理女性因身體狀況而沒有月經，所以擁有月經與女性身分並不能直接作為等同。

¹⁴⁸ 是一種非常簡單及常見的解決問題、獲取知識的方法，在過程中，每次選擇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經過驗證後如果失敗，再選擇另一個可能的方法，接續嘗試到成功為止。

我開始以另一個方法來進行我的測試，這個測試叫「性別模擬測試」，就是去模擬自己是一個女性，對！不是模仿，而是模擬。模仿是知道自己在裝，但實際上不是的一種狀態；模擬並非模仿，模擬是感覺自己確實是那個性別的一種狀態，直白一點來說，就是讓自己感覺到有如真實一樣，我在另外的一節裡會再討論「模擬性別」的另一個概念。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來作比喻，當中的使用者在虛擬的世界中能夠感受到實境的存在，是模擬現實的場景，而非模仿現實。這個方法的確有點難度，但似乎不少跨性別者都有用過類似的方法，有部份人可能是單純的為了拍照方便，再在網絡平台上分享，以此來獲得一點點的慰寂；有部份人可能是從功能性去考慮，方便日常生活；但我相信模擬真實的效果，是能夠讓我們從性別的焦慮中，稍為舒緩一點。除了外在的衣裝與化妝品之外，我曾經在網上購買過矽膠乳房及下陰，能夠將整個胸脯以上的身體，和下體包裹得近乎毫無破綻，加上適當的衣物及化妝，幾乎可以用來拍裸照。我也有買過厚厚的衛生綿，放在內褲裡墊著，能夠讓自己有一種小雞雞突然消失了的感覺，但這似乎還不足夠去矇騙自己的意識，因為女生用衛生棉，就是在月經來的時候使用，沒有染紅的始終不夠像真，我聽說有跨性別姊妹會用紅汞水滴在上面，但我怕麻煩所以就沒有嘗試。但在完成下身手術之後，醫生會叫我們預備一包超長加厚的衛生綿，讓我們吸收傷口流出來的血，當我在人生裡頭第一次看到自體生成的（模擬）經血，那種喜悅真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月經與物種的繁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在人類社會當中，卻成為了難以啟齒的禁忌，期望社會能夠有更多如 Pantone 與瑞典女性生理產品 Intimina 合作推動的「月經紅 **Period**」色調，以行動去捍衛女性權益及消除月經羞恥（**Period-shaming**）¹⁴⁹，更在將來的日子裡，記得起有這麼一群擁有月經的（跨性別）男性，亦有一直在追尋月經之源的（跨性別）女性。時至今日，中港台的性別變更政策，仍然將生理與性別認同緊緊扣連在一起，或許政府、社會大眾與跨性別社群當中，仍然有不少人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我的自身經歷之中，發現到「性別」與「認同」其實可以有數不盡的可能性與空間，但狹隘的性別變更政策，卻是限制人類理解這範疇的最大阻礙。

對於不少跨性別女性來說，月經所代表的，並非是本質上的意義，而是讓自己擁有成為女人的錯覺。

¹⁴⁹ 世界上有不少地方，月經仍然被看作骯髒與不祥的象徵，這一類的文化被稱為「月經羞恥」（**period-shaming**）。

第五節 切膚之痛

我躺在手術床上的那一刻，就清楚知道自己永遠都不是一個女人……曾經一度以為自己在做惡夢，曾經幻想過一切可以從來，也曾經以為自己真的瘋了。變性手術，就好像公證人一樣，認證了我從來都不是女人，手術刀，改變的只是肌膚肉皮，卻在命運裡劃上一道抹不掉的血痕；隨著時日的沖刷，人生將再度重拾方向，但隱隱作痛的傷疤，卻永遠在那隱藏的角落，在別人看不見的暗處，時刻揪動著心坎中的烙印，揭示那曾經發生過的一切。有人會選擇告訴自己，過往的事都從未曾發生，但我做不到，因為傷口雖痛，也始終是我的一部份，而手術，只是當時壯士斷臂之選擇，既然已經活過來了，我就不能再讓身體任何的一部分捨我而去。

性別重置的第一階段，是長達十一個小時多的下身切除及重建，手術在 2009 年的 5 月 11 日進行，包括睪丸及陰莖海綿體的切除，以及將包皮逆反再成型為人工陰道，而陰囊皮瓣則會造成為大小陰唇。剛完成手術消腫後，我拿著鏡子看過她一眼，新的陰道似乎顯得有點憔悴，可能是剛完成手術有點累吧，我也沒有跟她說些什麼，想著就先讓它她好好休息一下吧。說實話，我對她長得怎樣沒有太大的要求，也沒有仔細研究過女生下體的形狀到底是怎樣的，可能我已經公開了身分，也沒準備要和男生進行性交，所以有就好，最重要還是小雞雞和蛋蛋不見了，這應該能夠消除我大部分的性別焦慮。我還記得，當我手術醒過來後，我沒有感覺到太過興奮，我只在想，為何我需要經歷如此大的磨難，我的心真的好累，但這些都已經成為了過去，從現在開始就是新的人生。我看護理師不在，就掀開了被子想看一眼，下體被包裹得緊緊，好一大坨的，讓我無法動彈，由於麻醉藥的效力仍在，我沒看多久又再次昏睡過去了。我的手術算是成功，第二天我就已經停止了靜脈點滴的嗎啡（止痛藥）注射了，護理師給我口服的止痛藥，在有需要的時候才自行服用。住院期間我儘量多休息，因為每天護理師都會來來往來的派藥丸、量血壓、發餐，在他們忙過不停之餘我也得要配合。醫院一天有兩次的探病時間，都會有不同的朋友來陪我聊天，大家都表現得異常興奮，只有我顯得比較冷淡，下班後的探訪時間來的朋友通常都會較多，最多的一次病房裡擠滿了十幾個人，還好因為是變性手術，醫院似乎除了比較通容之外，一般都會安排單人的私家病房給我們，讓我們有多一點的私密空間，護理師姐姐都對我很好，都沒管每次只限兩人的探訪規定。

過了幾天之後，護理師終於要來替我拆除紗布了，這是我多日內最興奮的一天，一方面精神已回復得不錯，另一方面在床上解決大小便真的讓我受不了。其實一般病人接著導尿管，加上醫院的餐單，都能夠控制我們在幾天之內不會有大便，但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有一天我竟然拉肚子了，麻煩了護理師小姐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紗布拆除後我就急不及待的跳下病床舒展一下筋骨，然後就是到見證奇蹟的時刻了，我第一次以女性的身體去尿尿，我足足花了大半個小時，還真像魔術一樣完全找不到一點的「漏洞」。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到底醫院裡有沒有人會教我們這種特殊的技能，性別重置後的身體，就好像消防員以往拿著救火喉去撲火，開關都在救火喉的前端，現在救火喉不見了，開關跑到哪裡完全沒有頭緒，不過我上過歌唱技巧訓練班，老師說想像聲音從頭頂拋出來，就能夠唱到高音，我照著這個方法做，想像身體裡滿載了液體，從兩腿之間拋射出來，結果我成功了。前幾天物理治療師一直有過來看我，說我要多動動手腳，不然紗布拆除後就會站不穩，今天他又來了，看到我在床邊蹦蹦跳跳的，他呆了數秒之後跟我說：「你似乎用不上我了，看你都已經站得穩穩。」我說：「不是自己可以下床的嗎？我剛才趕著去尿尿呢……」

手術後的第十天，院就讓我回家休息，整個手術的費用大概是一千二百港元（以當天的對換價大概是五千台幣），住院費是一天一百港元，而只要是香港市民，在政府醫院動手術是免費的。回到家我還以為可以放一個長假好好享受一下，結果公司打電話來問我能不能夠先回去處理一點事務，於是我在手術後的第十九天就開始上班了，但其實還好，因為本來的工作量就不大，只是傷口有點疼痛，就算準備了小孩子的救生圈墊著也是坐不太久，所以我在公司裡都只是到處走跟同事們聊天，說說手術的狀況給他們聽。三個月後，我再接受了第二階段的上身手術，過程非常簡單，今天入院，明天就出院了，我也沒有太大的痛楚，只是胸前多了兩塊肉，晚上總是睡不著，足足失眠了一整個星期。

手術對我來說，最大的好處就是消除了我對身體構造的不安，也讓我可以更換身分證上的性別，這兩樣加起來，令我可以日常生活上免卻了很多麻煩。但我仍選擇儘量讓身邊的人知道我的身分，因為我明白到，無論我的手術怎樣完美，它帶給我的，只是我提及過的好處，以及衍生而來的副產物，若以一般人所理解的生理性別來說，我並不算是一個完整的女人……但女人的定義到底誰說的算呢？

第六節 8 公分的魔咒

經常會有人問我：「如果你現在還未動手術，哪你還會選擇變性嗎？」其實我不太能夠完全明白對方問這個問題的原因，但我通常都習慣先不去澄清對方為何提出如此的問題，因為對我來說，絕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好問題」，都非常值得我去反思，當然，我也不會只回答是或者不是，都會嘗試通過我的故事與提出問題的人一同思考。從別人的問題中，我會發現更多，因為我覺得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自己的經歷，或許會有非常多的盲點，若能從一般聽眾的提問中去思考，就更能夠跳脫出自己既有的框框，讓我更徹底地去研究及嘗試了解這個不可多得的經歷。試問世上有多少研究者，能有這樣的寶貴機會，去研究自己的跨性別人人生？隨著跨性別群體的發展，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跨性別主體作為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範疇上作出貢獻，但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都那麼的不一樣，我們對這個社群的認識仍然匱乏，我深信每一個跨性別者的經驗，都有值得被探討的寶貴內容。

關於「我還會不會選擇變性」這個問題背後的含意，其中一個我能夠猜想得到的，是想知道到底我有沒有後悔，而「會否後悔」這個問題，亦是在我演講中經常被問到的。不過對我來說，這兩個問題是沒有直接的關連，因為就算我「現在」不會選擇變性，亦不代表我「當時」的決定是有問題，只是我「現在」可能發現了更好的選項，而這些選項都會隨著我與世界互動的每一個「因」導出來的「果」而變化的，但首先我們得假設這世界真的有「因果關係」。而這種「因果關係」，卻有可能像「蝴蝶效應」¹⁵⁰般的影響著世界的運轉，我們與其費煞思量去追尋箇中的原因，寧可活在當下，將每一天的生命種成善果。

但若真的要我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回溯到我手術前的一段日子，我從嘗試迎合世俗對一個男孩子的期望中迷失，在愛情與自身實踐的慾念中被撕裂，改而探索自我的需要及可能性，在同路人的影子中遍尋不獲出路，卻只看到了絕望與悲哀。曾經嘗試過自殺，但我害怕死後的虛無，在信仰的拯救下得以苟延殘喘，亦嘗試過找心理專家、輔導員、催眠治療師、牧師，各式各樣的專業意見，但都沒法解決我心底裡的壓抑與困境。2004 年底，我在苦無其他對策下，求診於當時香港唯一進行手術前評估的性別認同診所，但沒想到他們真的只做術前的評估，而並非幫助一個跨性別者去釐清

¹⁵⁰ 指的是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後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喻意一件非常微小看似毫無關係的事情，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影響。

其需要或尋找不同的出路，這並非他們的錯，而是我自己的理解誤差，對於那些已經決定好了想要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的人來說，去找他們就對了。在往後的三年中，我一步一步的了解到我對性別轉換的渴求，但我卻沒有信心在手術完成之後會活得更好。當時的社會，正正缺乏幫助跨性別者了解自己需要及面對困難的服務，而我所遭遇到的困境，也是我日後成立機構的主要目的。

2007 年底我終於分別取得了精神科及心理科的證明，被轉介到整形外科醫生那邊，第一次見面，醫生就說可以安排我在三個月後進行手術，但我原本以為還會有一兩年時間讓我好好沉澱和預備，到時候才決定不要手術，不過既然醫生這樣說，我覺得或許應該是時候把握住機會，為自己的人生來個了斷。走出醫院門口，我呼了一口氣，看著手上醫生剛給過的回診紙，在馬路邊佇立了三分鐘，嘗試回想剛才醫生所說的話，和感受一下這一切到底是否真實。我在恍惚中卻完全無法思考，腦海中只盤旋著我是否應該高興的問號，而我在心坎裡，卻是充滿著忐忑不安的狐疑。不過，我還是理性上覺得這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我馬上打電話通知了幾位要好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很快便會接受性別重置的好消息，其中之一是電台節目的主持人，他跟我說要在每週的節目中以電話跟進我的實況，讓聽眾與我一同經歷這段重大的時刻。

一星期後，我在辦公室裡突然感到悸動不安，但我卻不知道我為何如此，這一種情緒越來越猛烈，有如寺院大鐘被一下一下的敲打，轟隆的撞擊聲在我腦內迴盪不休。我開始對食物沒有興趣，但肚子餓的感覺又讓我更加惶恐，我也害怕聽到笑聲，別人的快樂讓我感覺特別難受，我沒法對任何事物提起興趣，我回到家，看著一台曾經令我醉心過的相機，但卻只能夠感受到它的冰冷與無助。兩星期過去了，我一點好轉都沒有，此刻，我想我應該是患上了抑鬱症，我知道我不能再給自己任何的壓力，只好告訴電台的朋友停止每週的採訪，隨後，也通知醫生暫延我的手術日期。

我從小就訓練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包括理性思維及邏輯分析，所以在無助的日子中，我仍然很努力地去嘗試克服我的困難，我以心智地圖（Mind Map）去分析我的處境，手術與否的不同選項與預測，及可能有的風險，我用 Excel 表格分析我的經濟條件，看自己能否在最壞的狀況下仍然能夠生存下去。但似乎風險評估或危機分析，都沒有辦法給我一個肯定的答案，就是手術之後，能夠活得快樂，亦無法幫助我脫離抑鬱症的折磨。後來我在書店翻到了一本名為《抑鬱自療》¹⁵¹的書，裡面描述的狀況與

¹⁵¹ 湯國鈞、李靜慧、呂慧詩（2008）《抑鬱自療》。香港：突破出版社。

我非常一致，就馬上買回家一試。雖然我真的什麼也提不起勁去做，但我還是乖乖的依照書中的方法，一件一件的去嘗試，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再不振作起來，我到最後必定會了結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我的病情是不是比較輕，還是那些方法的確能夠將我一步一步的帶出來，大概四個月之後，我感覺我已經回復到正常狀態的八到九成左右。剛好這個時候我要到性別認同診所回診，精神科醫師問我近況可好，我便跟他說四個月前的狀況，但現在似乎已經沒有大礙，不過似乎精神科醫師對待這一類的狀況都有他們的一套方法，都會比較謹慎，就問我要不要試試服用藥物。我從前聽別人提到過精神科藥物很可怕，雖然我覺得現在的狀況已經好了很多，但聽到醫生這樣問我，又覺得一試無妨，看看這藥有多可怕也好，就同意了醫生處方，從這天開始，我經歷了接近一年服用抗抑鬱藥的療程，在這一年裡，我算是平平淡淡的過去了，沒有什麼特別難過的日子，也同時沒有感覺到快樂。其實平淡的日子好像也頗適合我去思考人生，不過我再沒有用之前的分析方法了，而只是靜靜的去聆聽心底的渴求，叩問心靈的想法和需要，騰出空間來好好休息。

最終，我跟隨了靈魂的意願，給身體一個機會，因為我知道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我只能夠有這個選擇，若不，大概我會因抑鬱而走上絕路。我會後悔嗎？從我作出選擇那天起，我就已經將「後悔」這個詞，從我的字典中刪去，因為我知道，後悔沒有意義，從來就沒有人會知道，做了另一個選擇的命運會是如何，但我知道，我能夠好好把握住當下，去創造未來的命運。

〈8公分的魔咒〉

我的靈魂，

經常跟肉身保持著約 8 公分的距離。

這個距離讓我仍然能夠掌控著身體的必需作息，

但又不至於完全理解她的感受。

身體的確累壞了，

這麼多年來與她的相處與對抗，

既愛；也恨！

離不開之間，為她嘗試過改變自己，

也照她過往的意願走了好一段路。

大家都累倒了，受傷了，

且傷得沉重。

我以為改變自己應該會來得輕鬆，

路也好走。

但這終究是她的意願？

還是我自私的堅持？

原來害怕改變的是我，

沒發一言的她在這些年月裡，

原來是默默的讓我放任，

讓我出錯，

讓我在錯誤中找回一個堅實的，

我倆都曾夢想的生命個體。

我要向身體說聲對不起，

苦了她也苦了我……

還好最終我也下了決定，

給身體一個轉變，

要做這決定真不容易，

因為她仍是默不作聲的只願依我意願，

但現在我是清楚知道，

這是對她最好的一份禮物，

最好的一份禮物……

P.S.

差點兒忘記了交待那 8 公分的距離，
雖然我倆終於找回那份不可多得的幸福，
但身體在這麼多年的傷痛中，
勞歷了經年的疼痛。

為著要讓靈魂仍能夠支撐得下，
去走那仍漫長的道路，
我們協議好保持著這個距離，
使靈魂不至感受太多身體的痛楚。

我仍會努力，
要讓身體好起來，
要解除那 8 公分的魔咒。

《詠恩誌》寫於 2011.5.9

第七節 我說過要你快樂

在我成立機構之後，有不同的跨性別朋友來找過我們幫忙，在與他們的傾談當中，發現有不少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認為在變性之後，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我問過幾位來過做心理諮商的朋友，當中的對話內容大概是這樣的，我：「我想問你，你覺得你為什麼要變性？」他：「我就是變性。」我：「你想一下，在你變性之後會是怎樣？」他：「變性之後就可以做自己。」我：「做自己會是怎樣的呢？」他：「做自己就是要變性。」我：「那除了做自己之外，你還想到有什麼原因你想要變性？」他：「我就是想要變性，你能夠幫我變性嗎？」我：「我幫不了你變性，我不是醫生。我想你明白，你變性的原因是要讓自己變得更加快樂，是不是？」他：「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想要變性。」我：「那如果有其他方法能夠讓你變得快樂，你會考慮嗎？」他：「我只是想要變性！」我：「其實除了性別之外，人生裡面也有其他的問題需要同時處理，我希望你能多想一下……」

以上是綜合了不同的人與我之間的對話，但總括來說邏輯是相同的，我也跟不少圈中的朋友聊過，他們也遇到過很多覺得變性之後，一切都會變得美好，包括就能夠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找到一個不錯的伴侶，再沒有人會歧視他們，但事實上，大多數這類人都是低學歷、情緒管理上有問題、各樣條件不足的，但他們就是相信在變更性別之後，其他事情都會隨之而來好轉，歸根究底，他們覺得現在一切的不順心，都是來自於性別問題。我一直思考，為什麼跨性別者當中會有這麼多類似的想法？他們到底經歷過什麼？或是有什麼共通點，讓他們有如此相近的推論？其實我真的不敢在他們面前說太多的話，擔心他們會認為我已經完成了性別重置，就對著他們說風涼話，但我認真覺得變性對跨性別者來說，只是其中的一個出路，絕對不是唯一，亦不一定是最好的一個。我覺得人生就是一場充滿選擇題的遊戲，我們都需要不斷地在不同的選項裡挑選一個，但這並不是考試，也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不同的選擇只會導引出不一樣的結果，而結果的好與壞，全在乎於當事人怎樣去理解和面對。可能會有人不同意我的說法，會覺得每一個決定都有好壞之分，但我認為任何選擇背後都存在著一個妥協，只是當事人有沒有在意這個妥協而已，從某方面來看就好像等價交換，當然有些事物的價值是難以衡量的，但都沒有不勞而獲的免費午餐。就算在「勝者全拿」的遊戲規則中，表面上只有一個贏家，其他全部都會是輸家，贏家的結果就是全取所得，沒有任何損失，但我們要知道每一件事的出現，都會導致到一個後果，所有暫時得到的東西，最終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就好像佛家說的「業報」。

我為了手術，放棄了以一個男性的身分去結婚生子，放棄了一般異性戀男人的人生規劃，放棄了自己喜歡的工作，放棄了很多的朋友。然而，手術雖然奪去了很多我想要的東西，但卻也帶給了我不一樣的人生，不一樣的經歷，也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好友。在當時來說，手術讓我留住了寶貴的生命，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與成長，讓我明白到人生無論順境逆境，都有能夠找到快樂的秘訣。*快樂並不是因為選擇了什麼，而是我們怎樣看待已經選擇了的事物。*

在我十多年的機構工作之中，嘗試過以不同的方法，去幫助跨性別者活得更加快樂，從一開始的公眾教育、舉辦聚會、組織朋輩支援小組、籌辦支援熱線、提供心理諮商服務、工作坊、藝術治療、催眠治療等等，接觸過的生命多不勝數，有成功的例子，亦有失敗的個案，花上巨大的精力，付出的代價卻不成正比，更因為跨性別群體中的負面情緒，幾乎將機構都拖垮了。我慶幸有機會到台灣讀性別研究，吸收到更多

知識與力量，在這份研究當中，讓我重新梳理過往的經歷，並發現到更多的可能性，期望能夠重整機構的路向，造福更多的跨性別者。

第八節 認同的潛規則

在跨性別議題的討論中，我們經常會提到一個「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的概念，指的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性別認知。對一般人來講，性別認同顯得非常隱晦，就好像不曾存在一樣，因為一般人在社會的性別規範下，其性別認同與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大概沒有產生足夠讓其察覺到的矛盾，也與生理性別看似相符，就不需要觸及這樣的一個概念，但對於大部分跨性別者來說，他們的惆悵，每每都源自於這個難題。

我從前的性別認同，不單單是由外界如社會、家人和朋友而來的，當我進入到跨性別圈子中，就發覺到會有不同的人告訴你到底是什麼，而這種你到底是什麼的定義，就更會細化為各式各樣的具體內容，而非只停留在男與女的性別界線之上。有一次我在易裝會所裡跟一位朋友聊天，他對我說：「你這麼高，都不適合當一個女人了……」我當時沒有回應，一方面我在納悶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評價，另一方面，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一個哲學問題，應該值得好好玩味一翻。對於這句句子，我認為是可以理解為以下的細節，我身高為 170 公分，而當時香港女生的平均高度大概是 150 公分上下，所以他認為我很容易會被認出並不是真的女生，若被認出了就沒法在社會裡生存，那就代表我不適合當一個女人，但前題是，當一個女人意味著什麼？其實我覺得他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邏輯，只是這個推論到底有沒有漏洞，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呢？我覺得雖然我比一般女孩子的平均高度高，但比我更高的女性也的確還有不少，後來我想到了我們通常在易裝的時候，由於希望表現得女性化一點，都會悉心打扮，化濃妝穿高跟鞋等的都是指定動作。每當外出的時候，就會格外惹人注目，而每次有路人注視著我們的時候，我們都會不自覺地表現得更加慌張，這樣便會更容易引來目光的投射。大家通常得出的結論是，化妝不夠完美，樣子不夠漂亮，骨架和身高都不像一個女人等等的。但由於我是一個實證主義者，我想證明他們的說法有沒有道理，所以我嘗試把握住每次跟大夥兒一起女裝外出的機會，細心觀察路人對我及其他姊妹的反應，我發覺到就算有些姊妹的妝容非常漂亮，連我大概都看不出來有任何破綻，但都會被路人盯上，當中有些很明顯是姿勢儀態不自然所致，始終很多易裝者包括我在內，從小就習慣了以一個男性的身分去生活，要重新學習怎麼表現得像一個女人是件不容

易的事情，就算練習得多麼的嫻熟，到外出時都會格外緊張。但我也發現，就算他們站著不動，也同樣會引來不少的注視，這讓我又想到了另外的一個可能性，有沒有可能由於我們都太過珍惜每次外出的機會，都會打扮得特別冶艷，一身漂亮的衣裳，加上濃妝豔抹及七公分以上的高跟鞋，原本就高大的男性身材，就算掩飾得更好，都會容易吸引目光，但我們又永遠沒有膽量去詢問對方，到底是覺得我們長得特別漂亮，還是看出來我們不是女人。我思前想後，又再開始發揮我的研究者精神，想著有什麼方法能夠解開這個迷團，我想到如果我的假設沒錯，可能是假髮和遮掩鬍鬚用的特厚粉底太過不自然，加上我們通常都會裝扮得太過誇張，才會引起其他人的注視，那依照 trial and error 的方法，我嘗試留長頭髮，先解決掉佩戴假髮的問題，再花錢去脫掉鬍根，就可以素顏外出，然後再穿著得普通一點，配上平底鞋，再進行測試。結果發現自此之後，我外出就再沒有人對我打量了，而我亦能夠很自然地融入各種的生活環境中，沒被發現。當然，作為一個女生外出沒有人看的心情還是挺複雜的，到底是不是代表自己的樣子長得太過普通呢？

另外有一次，在多年以後我機構舉辦的活動中，有幾位來自教會的基督徒，希望報名參加我們的聚會，認識及了解跨性別的朋友，我覺得這樣更能夠起到公眾教育的意義，所以就答應了。剛巧那天，我們其中的一位跨性別參加者，原來跟他們是同一間教會的，當她發現了有熟悉的非跨性別朋友時，就顯得非常慌張，準備要馬上逃離現場。當我發現了這個狀況之後，就跟她說：「這些基督徒來參加活動的目的，就是想認識跨性別者，亦代表他們都是友善的，怎麼不好好把握機會向他們坦白，說出自己的狀況呢？」之後我就帶她過去跟這幾位基督徒重新介紹一翻，而事後他們都聊得非常愉快，我們也相約了另外一天一起去吃飯，到了當天，這位跨性別朋友打電話跟我說：「今天我不來了，公司裡的事情有點多，來不及下班回家裝扮。」我說：「現在時間還早，怎麼會來不及呢？」她說：「回到家最少要花三個小時裝扮，才能夠出來，這樣會太晚了。」我說：「那妳可以不裝扮來吃飯啊！」她說：「我不想以男生的樣子見到他們。」此時我的態度變得有點嚴厲，我說：「那其實妳不是想來跟朋友吃飯聊天，妳是想利用這些朋友來陪妳裝扮是不是？」她支支吾吾了一陣子，我接續說：「妳其實是想別人當妳是女生，對不對？」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對呀……」我說：「如果妳穿男裝出來，人家都當妳是女生，你會覺得怎樣？」她語帶疑狐地說：「這真的可能嗎？」我說：「我敢保證！」當晚這位跨性別朋友下班後就直接過來，她身穿上班的恤衫西褲，短頭髮靦腆的她，其實看起來就像一個女生，那晚我們聊得

很開心，因為她知道一個人的性別認同，是可以完全不靠衣裝打扮，而世界上，亦有懂得尊重我們的人存在。

「性別認同」是個很玄的概念，它的意義是來自於自己，但卻好多時需要別人來認同你的「性別認同」，像是這個東西需要由其他人來認證，才是真實的。「性別認同」真正的意義應該是「自我認同」（self-recognition）才對，這個詞的中文翻譯令人很容易誤會，英文原文是 **gender identity**，正確一點的翻譯應該是性別身分。無論如何，它指涉的都是一個人內心對自我性別的認知，若跨性別者仍然在意別人怎樣看待自己的性別認知，那將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為我們永遠無法阻止別人怎樣去想，世界總會有不認同我們想法的人存在。

第九節 誰對誰錯？

2012 年我機構申請到一筆政府的資助，用以出版一本跨性別的手冊，那時候我一直在想，書名到底取什麼好呢？我期望它能夠成為一系列的叢書，讓無論是跨性別社群、一般社會大眾及研究人員，都能夠有一份容易閱讀又貼近社群狀況的參考書籍，我也希望書名能夠特別一點和獨具創意，讓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們機構的出版。我後來想出了「是非男女」這個有趣的標題，一方面表達我們這個跨性別群體，時常被社會說是說非，而男女的定義，也成為了是非對錯的爭論，我們為自己所選擇的性別，也經常會被別人非議。但當中其實還有一個隱藏版的含意，是我一直都不敢太過公開地說出來的，就是跨性別社群中的是是非非特別多，有不少的跨性別者都喜歡說是說非，對圈內的人指指點點，而我更是由於高度公開，在香港圈中一直都是最手到擒來的攻擊對象。

我思考了很多年，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跨性別圈子中會特別多這樣的是非，有同志朋友跟我說，其實同志圈中的是非也是一樣的多，但我還是相信跨性別社群中的狀況會更加厲害。我們機構曾經做過兩份社群量化研究，均顯示跨性別者的精神健康狀況十分嚴峻，數據也與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的研究相當吻合，若社會的性別不友善未真正得到改善，跨性別之間的紛爭也很難獲得緩減。我想另外還有一個因素，是因為相對於同志群體，跨性別的社群發展經驗尚淺，就算是圈內人，對於社群內的生態環境還是不太熟悉，而跨性別社群的特質有特別多元。舉例來說，社群中的性別認同有男跨女、女跨男、純男性、純女性、非二元性別、不男不女、亦男亦女、時男時女，

當中可能有更多我們未知的身分，而在性傾向方面，也包括了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多性戀、泛性戀、無性戀等的，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多維度的性別空間，非一般人能夠理解或想像，甚至是跨性別者本身，也未能完全看透其中的玄機。有不少跨性別者在認同的過程中，從混亂迷惘的狀態，突然找到了一個好像完全能夠反映自我的性別身份，感覺到從來沒有過的安全感，便很容易下意識地將自己的狀態，固化成一個穩定的跨性別定義，因為定義越穩定，他們就會感覺到越踏實。但他們卻萬萬沒料到，國際主流機構對這個性別身分所下的定義，是一個非常寬鬆，並在有利於其機構推動議程的框架下所產生的，以廣納一切非順性別的人群。部份安於跨性別身份而又似乎獲得了社會接納的人，因著既得利益者心態，就很容易會排斥其他非我族類的人群，這一類的狀況，特別多發生於希望獲得性別重置，但又未完成的人身上，因為已完成手術的人都已經獲得了性別變更，可以選擇隱藏自己的身份，但未完成手術的人，卻因為想得到社會的認同，很容易會選擇將跨性別的定義包裝為一個生物決定論，亦即是變性手術能夠將一個人，永久及徹底地改變為另外的一個性別，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其實這樣的想法可以說是無可厚非，但可能他們沒想到，這個過程，卻是需要以犧牲其他人的命運來完成。

最吊詭的是，跨性別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社群，但當中卻存在著非常多不接納多元的群眾，除了以上提過的原因，我認為是由於他們以為「對」與「錯」總是有了一個絕對的關係，若然我與你的看法不一樣，就必須要證明你是「錯」，我才有可能是「對」，但實際上，要證明對方是錯的做法，很多時候都是沒自信的表現，因為如果無論別人怎樣批評你，你都能夠相信自己沒有犯錯，就不會在乎要去證明別人是錯的了。跨性別者本來就很大機會在一個不斷被否定的環境下長大，久而久之，就會養成了害怕失敗的心態，經常會過分在意於對與錯及成敗得失，不單只很容易會變成玻璃心態，也可能會變得充滿好勝心，在兩種極端的個性底下，爭吵自然是必然之事。但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甚至是一體多面，尤其是在跨性別的世界，性與性別本來就是一個多次元的空間，與其他性別特質交織下形成一個人類難以理解的超立體¹⁵²，作為跨性別者，我們本應是最能夠展現這種多維度性別特質的表率，若能明白到是非對錯本來就沒有一個絕對，彼此關懷互相協助，就能夠體現到整個社群互為一體，當我們互相「對」望，我們就會看到「對」方。*世界本來就沒有唯一的真相，因*

¹⁵² 三個維度以上的立體。

為，沒有兩個人眼裡所看到的影像是一模一樣，就算是同一個人，兩隻眼睛所看見的角度都有所差別。

第十節 鬼滅之約

小時候我很怕鬼，記得有一次爸媽去參加飲宴，很晚都還沒有回來，只得我們三兄妹在家中搗亂，那時候我大概是十一、二歲吧，我是家中的老大，但卻是最膽小的一個。當時我們住的是一個廉租屋¹⁵³，廁所在陽台外面，要穿過整個陽台才能夠到達，陽台是整個開放式沒有照明的，在當時的我看來，就像是一條死亡隧道，充滿了吃人的小魔怪。可能是我水喝多了，忍不住想要上廁所，但又擔心在這個長長的陽台途中，小鬼會撲出來將我吃掉，我跟弟弟商量，但他沒有要上廁所，也沒有幫我出什麼主意，所以我就只好憋著尿一直等到爸媽回來。在我的整個成長中，都非常怕黑，原因其實是怕鬼，就連看鬼片的膽量我都沒有。

直到我二十五歲的那年，我入股了朋友的電子零件貿易公司，公司派我一個人到日本跟供應商購貨，膽小的我就咬實牙根硬著頭皮獨個兒出差去。由於大老闆已經走過這條經商路線好幾次，他非常清楚地將所有流程和心得都交代了給我，包括交通及住宿等等的，所以一切都還挺順利。但當我在酒店拿起電話，要跟日本供應商聯絡的時候，竟然花了半個小時都沒法打出一通電話，原因並非遇上了惡鬼，因為還是在白天，但我卻是每撥一個號碼，就怕得將電話馬上掛上。雖然我的日本供應商的英語也是僅能夠溝通之用，而我也在心中默念了很多次那幾句英語台詞，但我知道那並不是我的語言障礙，而是我的自卑心作祟，化成了一個小鬼要從電話另一邊跳出來將我吃掉。供應商最終還是聯絡上了，也沒遇到太大的困難，只是接通電話之前，就讓我出了一身冷汗。不過其實最恐怖的還是在後頭，這次是我頭一回一個人到外地，晚上待在酒店房間裡，我就已經開始感覺到一股寒意，我關上了燈躺在床上沒法入睡，天花板上不知道怎麼會有影子飄來飄去，也一直聽到有人聲在說話，卻找不出是從哪裡傳來的，我開始越來越慌，差點就哭出來了，但想著哭也沒用，爸媽又不能趕過來迎救我，而且我已經長大了，有些事還是得自己學習面對。我冷靜下來，先去將房間的燈點亮，然後叫自己想一想有什麼可行的辦法，突然間我好像啟動了「理性模式」，

¹⁵³ 建於 1970 年代初，是香港房屋協會第一個自資興建的資助出租屋邨。香港的屋邨與屋村是兩個不同概念，屋邨通常是指政府或房屋協會興建的大型樓宇，屋村指的是鄉村屋宇。

我問自己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鬼，而他們又真的會害人，那新聞報導裡應該會看到不少這類的消息，但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從電視或報張上看到過這類的新聞，只有從其他人口中，包括我弟弟那裡聽聞過。雖然他們都說得言之鑿鑿，但我卻從來沒有遇上過。到底他們說的是不是真我不知道，我先假設這個世界上是有鬼的，但他們也不一定會害人啊，我覺得我的恐懼是源於對他們的不了解。我突然間好像明白了我害怕的到底是什麼，我害怕的並不是鬼，而是他們可能會傷害我，於是我想出了一個辦法來，若然我真的遇見到鬼，我會先保持冷靜，因為我覺得若然我反應過大，有可能會反過來將他們嚇怕，那我們就有可能以為互相都想要傷害對方。之後，我會先跟他打個招呼，問他來的目的是什麼，再跟他聊聊別的事情，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鬼的世界到底是怎樣的，這個方法我覺得算是我與鬼的約定。想到這裡，我的恐懼感完全消失了，我好像已經不怕鬼，也不怕一個人在黑暗裡，很快我便也睡著了。*原來我們只要勇敢地面對面，看著我們害怕的事物，恐懼也許就會消散得無影無蹤。*

其實我從公開自己跨性別的身份開始，遇到過很多一般人口中所說的歧視經驗，但當我使用之前克服恐懼的方法時，卻看見了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恐懼消失了，歧視也不復存在。我並不是說這個世界根本沒有歧視，只是歧視就好像小鬼一樣，當你面對面看著他，嘗試去了解他的時候，其實沒有那麼可怕，也不一定是想要來傷害你，小鬼也有他自己的恐懼，恐懼是一把雙刃劍，傷害自己之餘也會傷害對方，唯有透過溝通，我們才能消除互相的恐懼。

我在手術前已經完全以一個女性的身分去生活，基本上如果我不說，大概也沒有太多人能夠猜得出來我曾經是個男生，不過我卻開始嘗試擺脫二元的性別框架，還故意要求髮型師將我一邊的頭髮剪得比較男性化，一邊卻留著比較女生的短髮。有次我和大夥兒一起去吃飯，服務員從我右邊上菜，在我耳邊說了聲：「先生，不好意思借過一下。」我當刻的反應的確有點驚呆了，但我肯定那位服務員剛才那句話是對我說的，而不是對我旁邊的女性朋友說。我好像已經好久沒被叫「先生」了，這個感覺讓我有一點應接不過來，我和旁邊的女性朋友互相對望了兩秒鐘，然後我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我跟朋友說：「嗯，我成功了，等下如果他從我左邊過來的話，應該會叫我小姐！」說真的，我也沒有把握我一定是對，但這的確是一個可能性，而且無論如何，在當下來說，這樣都可以緩和一下尷尬的氛圍。我回過頭繼續吃飯，顯得若無其事，但在我心中，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剪這樣的髮型，不是想要達到這種效果嗎？這樣才好玩，不是嗎？不過原來理論和實踐是兩碼子的事，實踐是需要更大的勇

氣和鍛煉，從這次以後，我就更大膽地去實踐，不斷地跟陌生人去玩這個非常有趣的性別認同遊戲。

數年之後的某一天，我要到一家企業去開一個會議，他們公司在一個多層的辦公大樓裡面，電梯入口有保安人員登記每一位進出大樓的人，若有職員證的就直接走電子通道。當時進出的人很多，有幾個人正在排隊，當輪到我的時候，我將身分證遞給了其中一位保安人員，他一直低著頭快速地抄寫著，當他將證件歸還給我的時候，說：「先生，謝謝你，這是你的證件！」我接過了證件後跟他說：「是小姐！」他抬頭看了我一下，然後尷尬的說：「真不好意思，是小姐！」我對著他微笑了一下，然後就離開了。我完全沒有怪責他，因為他當時真的有點忙不過來，雖然他看了我的證件，但應該不用登記我的性別，所以也應該沒有注意到上面寫著的是「女」，然後他可能唯一辨識我性別的機會，就是我有沒有穿裙子或高跟鞋，但我穿的是長褲和比較中性的皮靴，所以他說錯了也是情有可原。若然我當時聽到別人叫我「先生」，我就斷定對方是在歧視我，那不單讓自己不開心，也可能誤會了對方的行為。其實我聽到過相當多不同的跨性別者所敘述的歧視個案，我都發覺有大量模糊不清的地帶，當事人在當場根本就沒有弄個明白，也沒問清楚對方，但他們卻一口咬定那是歧視行為，這樣其實對社會和群體都沒有好處，也可能會令不少跨性別者成為驚弓之鳥。

第十一章 跨女心經

來到本文的尾聲，這一章想總合一些在我性別掙扎的人生中，領悟出的一些心法。在我這十多年的運動經驗裡頭，有非常多的孤獨感一直陪伴著我在奮戰，曾經傷心難過，也以為自己的想法出了問題。但在後來的數年中，卻是孤獨的自處讓我成長得更快更多，在其間想通了非常多的道理，也讓我享受孤獨所帶來的自由與快樂，所以想以「獨女心經」來為這章命名，因為粵語讀音很接近「玉女心經」。我也想過用「宅女心經」，覺得或許能夠引起更多的共鳴，但「獨」跟「宅」在字義上不太一樣，我想分享的是我生命中，從曾經渴望結婚生子，到享受獨身及獨處的經驗，而不是純粹的「宅」在家中。享受獨身和獨處不一定是宅，而是當走在人群中，能夠有適度的交際能力，甚至是如魚得水，充分掌握社交網絡帶來的影響力，也能夠享受與朋友的相處，但卻更珍惜獨處的時間，享受其中卻不會覺得孤單，現在的我更喜愛獨處的時間，隨著不同的境遇而適時地抽離與切換。不過無論是獨女或者宅女，似乎都無法凸顯跨越性別的框架，雖然我很難以自身的經驗，去對應所有跨性別者的處境，尤其是跨性別男性的經驗，但我覺得在整個性別掙扎過程中體驗出來的心得，不單只能夠幫助跨性別者獲得啟發，更可以讓一般人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就算我已經跳脫出男女二元的界線，但在這篇中，仍希望以「跨女心經」來作個引子，期望我的經驗，能夠在不同的武林高手之間，多方琢磨及切磋，有日能夠成為一本「跨林寶典」。

第一節 別追求像個女人

八十年代末，我開始到處搜尋在哪裡能夠購買到一些裝備，可以讓自己外出時打扮得更像一個女人，適逢當時經常要到日本出差，印象中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容許更多非主流的性別表達，例如女裝大叔走在街上好像都沒什麼稀奇，演藝事業上有寶塚歌舞劇團的女扮男裝，還有不少其他的反串藝人，讓我最留意的還是日本的第三性公關。我看到過一些資料，說在某些酒吧內，有一般在白天的上班族男性，晚上會在裡面打扮成女性當公關，所以每次我去日本出差時，都會找機會到處尋覓可利用的資源。有次我在日本買到了一本雜誌，發現有疑似易裝用品的專門店，後來真的給我找到了，還買一件加了墊的內褲，傳聞女人的臀部比較大，所以男人在女裝時穿這個會更像女人。這些特殊的裝備，還包括各式各樣的假胸、假髮、腰封、超高的高跟鞋等等，但用上了之後，總是覺得有點奇奇怪怪，完全不像一般的女性。後來我發覺，原來我們

在追求模仿一件事物的時候，都會先找一個假想對象，在追求完美的迷思牽動下，通常都會找一個比較突出的作為標準，或者是因為心虛的緣故，越缺少的東西通常都會越 over（過度）去模仿，所以通常像我一樣的菜鳥（新手），在易裝的時候，都很容易會因為過度裝扮而適得其反。我也發現，在我們的圈子中，越刻意追求裝扮得像一個女人，通常都會越表現得不自然。

我有一段時間在新加坡工作，公司給我租了一套相當大的房子，我有機會在裡面不斷嘗試怎樣能夠表現得更像一個女人，我在客廳對著大鏡子來來回回擺著腰練習走路，在反覆的模仿之中，我發現跟著心目中的女生走路，總是看起來不太對勁。我想了很久，才突然想到一般在路上看到的女人，是根本不會這樣走路的，而這些的刻板印象，可能是我們從電影或電視裡吸收回來，又或者大眾對一個完美女性有不符合現實的遐想，導致到我們以為女人就是這個樣子。另外由於男性的身體構造通常與一般女性不太一樣，當我們模仿著女性做同樣的動作時，效果很多時都只會是差強人意。我又再想，一般女人為何會有一些男人不會有的姿勢，其中一個原因是她們的身體通常會更加柔軟，也習慣了將身體放軟，所以走起路來就不會硬橋硬馬的，亦會自然地有輕微的擺動。另外我還有一個發現，通常女性的專有動作背後，都有一個實用的功能性，例如她們提著手提包的時候，很多時都會有一套指定動作，因為在某些場合中，她們雙手要騰出來拿別的東西，例如上菜市場或是去購物，久而久之，女人就自然習慣了這樣提手提包，而男人通常不會拿那種短帶的手提包，也很少上菜市場，在購物的時候，也很少會一次過到不同的店購買東西，就不會雙手都拿滿了大包小包。當然剛剛所說的都是對女性的另一種刻板印象，也跟現在這個年代有點脫節，但從這些思考中，我獲得了啟發怎樣去成為一個女人，而不是去模仿一個女人。

我叫這種學習方法為「模擬性別」，有別於「模仿性別」，「模擬」是在假設自己真正成為了那個性別，而不是「模仿」另一個性別，因為在模仿的時候，當事人在潛意識中意識到自己並非那個目標性別，這種否定的認知在越加練習之後就會越被強化，因而亦會越做越 over。「模擬性別」的概念有如「模擬實境」一般，是在虛擬世界中塑造出真實的景象，而這些景象是通過在電腦中的「3D 建模」來完成，這跟舊式的漫畫不同，「模擬實境」中的事物在虛擬世界中是真實的存在。「模擬性別」讓當事人置身於一個有如真實的世界裡，去體驗作為另外一個性別的生活，這樣的過程會在潛意識中加強當事人的自信，通過與其他在場景中的人物互動，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到怎樣去當另外一個性別。其中的一個方法，是在朋友的陪伴下打扮成期望的

性別，到一些性別友善或較安全的環境，與朋友聊天交際，又或者是去旅遊，甚至在家中玩桌遊都可以，這樣的練習能夠讓當事人慢慢習慣及融入現實中，在潛移默化下完成性別轉換的過渡。

其實這個心法，是我在兩個觀察中發現的，有一次我跟兩位女性朋友外出吃飯，那個時候雖然我已經將頭髮留長了，鬍鬚也脫掉了，但是外出時還是會有點緊張，儀態也顯得非常生硬。但我其中一位朋友完全沒有在意我的生理性別，在吃飯之中與我聊得很開心，突然之間，她跟我另外一位朋友說：「你看他，放鬆了說說笑笑時真的像個女人了。」我在同一段日子裡，一個人租住在一個小房子，希望能夠在自己的空間裡，能夠像個女生一樣地去生活，但我在外出的時候，除了知道我身份的幾個朋友之外，我還是會以男性的身分現身。有一天我回到家中，還沒有更換衣服就走去照鏡子，看著裡面的模樣我感到非常沮喪，因為在鏡子裡看到的我，完全不像一個女生。但當我之後換上了女裝，洗了個臉再照照鏡子，發覺到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鏡子就好像魔境一樣，我看到裡面的我突然看起來像個女生，我再細心觀察，發現到我在穿回女裝之後，在一個沒有壓力的環境下，我的表情起了絲毫的變化，因為在我完全投入了一個女性的角色之後，鏡子裡的我也自然地變得更像一個女人。

第二節 尋找真正的自己

有不少人來到我的機構，都會問一個相同的問題：「我這樣的狀況，到底是不是一個跨性別者？」在跨性別社群當中，亦有很多人會這樣地去描述：「我好想做一個真正的自己！」在上一章的「追尋月經之旅」¹⁵⁴故事中，我也曾經有如其他跨性別者一樣，在掙扎中不斷去尋找一個真正的自己。

我知道自己想要成為一個女人，但到底女人是怎樣的呢？或許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有點本末倒置，因為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到要成為一個女人，而是我發覺有某些女性身上的特質是我很想要的。我很想能夠這樣裝扮，我很想要上口紅和在臉上打上胭脂水粉，我很想要這樣的跟其他女生聊天，女生的香氣讓我沉醉在夢幻之中，我想要有女生的身體，男生的身體讓我有一種心靈被異化了的感覺，我每次表現得柔弱一點，就會被家人和朋友取笑，但這些想要的東西，並不像是愛一個女人的感覺，因為我並沒有一個愛的對象，我只想自己能夠擁有那些特質。如果說我愛那些女生的特質，倒

¹⁵⁴ 「性別穹蒼」篇的其中一節，內容是關於我如何去認清自己想當女性的心願。

不如說我在她們身上，找到了我想要的一切……我想要成為女人的原因，或許是當我成為女人之後，就可以自由地擁有這一切。但若果我不能成為一個女人，就代表我是戀物癖嗎？若果我因為社會的目光，而不想成為一個女人，就代表我是一個變態嗎？也許我想要的某些特質，的確是社會化過程中的產物，但也不代表這不屬於我內在對女性身分的符號投射。

在易裝階段的初期，我會非常珍惜每次女裝外出的機會，也會花上三個小時以上，去將自己打扮得如花似玉，當然這也包括了擔心自己露餡所附加的額外修飾時間。三個小時是非常痛苦而漫長的一個過程，因為我會一邊裝扮，一邊承受著內心對自己的譴責，卻渴望從鏡子中看到自己美麗的一刻呈現在眼前。那段時間，我每年可能只找到一兩次女裝外出的機會，但有時候卻會因為害怕在街上會被發現而半途而廢，甚至有多次在臨出門前，突然觸動了內心對自己的控訴而將衣妝全部卸下，立誓要從此斷絕此等行為，甚至將衣服丟掉。但過不了多久，又會懊悔不已，沒法按捺心底裡的渴求，終日茶飯不思，度日如年，最終又會再度重蹈覆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只是戀物，但我後來明白到，其實女裝衣物，只是讓我有成為女性的假象和安居感。我手術前的一陣子，已經大部份時間完全以一個女性的身分去生活，我不用化妝，不用靠裙子和高跟鞋，就能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女人，以往對女性衣物的渴求，已經變得平淡如水，有機會可以裝扮得漂亮一點我會覺得很不錯，不然素裝出行也會感覺豁達輕鬆。自從我開始不再化妝不穿裙子後，便被朋友埋怨我變得不漂亮了，其實我不是不想，但手術後思想變得正面，覺得人生實在有太多值得追求的事物，我手術後完成了一個電腦工程師學位課程，每天花平均十六個小時在機構工作上，我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想要在我的餘生去完成，在魚與熊掌之間，我不得不作出犧牲，放棄了用來打扮的時間，而這種妥協與選擇，對於跨性別者、男人與女人，都會是一樣的。

這個經驗讓我明白到一個道理，我們在人生有限的資源下，在「想要」（wants）和「需要」（needs）之間不斷地做出抉擇，從而確立自己的「需求」（demands），換句話說，我們在性別掙扎的過程中，並不是去尋找一個真正的自己，而是去創造一個自己渴望的真正需求。大千世界，繁花如海，我想亦非我一人疑惑如此¹⁵⁵，或許虛

¹⁵⁵ 取自《法苑珠林》卷二八：「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眾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為除疑，令彼眾生各作斯念。」

空才是眾生之本相¹⁵⁶，人生本來就沒有一個真正的自己，我們在世，正是要去活出一個理想中的「我」，這個理想中的自己，方才是「真」。

第三節 執念

我覺得我並不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但可能是自卑心重的關係，加上小時候爸媽從來都不會稱讚我，反而經常說我比不上鄰家的孩子，所以我都會花更大的努力，將事情做得比別人完美，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讚賞。但自卑心重的人，其實不容易得到別人的讚賞，因為像我這樣沒自信，就算事情做得很好，在別人眼中看來，都可能是憑運氣，並非看出我有多努力及多強。而且就算博取得到九個人的讚賞，只要有一個沒有表現出我預期中的反應，我就會認為自己還是努力得不夠，所以很難得到滿足。在這樣的輪迴下，我的狀況變得越來越糟糕，長大之後，我幾乎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一旦有人說我做錯了什麼或是做得不夠好，我要麼就是不敢作聲，不然就會是老羞成怒。自卑心讓我的個性變得越來越執著，無論對事或對人，都要求自己做得非常完美，但我不敢要求別人怎樣做，我以為這樣就沒有影響到別人，但後來才發現，在我身邊工作的人，都會因為我而感到巨大的壓力。

那幾年來，我一直都搞不清楚一個狀況，就是跟我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大多都會覺得我是一個大好人，而且我對他們都會呵護備至，幾乎是全無工作壓力。但每每我們的關係都會隨著時間變得越來越差，同事們會開始在背後議論我，討厭我和不跟我聊天，最後甚至還會說害怕被我責罵。其實我一向都會跟同事們說，在我這裡不要怕做錯事，做錯了就當學習，我也不會責罵。事實上我從來都沒有責罵過同事，也沒有給他們臉色看，反而是同事會對我黑臉，但卻反過來說怕會被我責罵。我現在終於明白了，這是緣於我對自己的苛求，而造成了對其他人的壓力，雖然我很多時候都會叫同事先放下工作回家休息，但自己卻通宵達旦去完成工作，對他們來說，我這樣做，就好像告訴同事們，是因為他們沒有將事情做得好，我才需要為他們來將勤補拙，不加班就是對不起我，就算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亦沒有這樣表達過，但在他們的心中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以為只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事事如意，將一切掌握在自己股掌之中，但奈何我就算控制得了自己的成敗得失，外在的人和環境卻是許多時在我意料之外。我

¹⁵⁶ 取自《聖經》傳道書一章二節「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一步一步從一無所有的自卑中，努力攀爬至成就滿分的表面自信，但 1998 年的創業失敗經驗，讓我從信心的高峰，跌落到一個無底深淵，在此間的十多年仍不斷鞭策自己，試著從下滑的人生中，再一次的衝上雲霄，卻最終從坐擁兩幢房子的青年才俊，淪為落泊的追夢中年，直至到我開始全身投入跨性別運動，我才一步步地重新建構自己的信念與能力。

其實執念並非完全是一件壞事，我覺得是要看用在什麼地方，及懂不懂在適當的時候放手。其實機構創辦初期，若不是一份執着，我早就已經放棄了，因為身邊有很多人都並不看好，處處奚落，又有一些人企圖搶奪我所建立的根基，為機構帶來了嚴重的傷害，而且我的自信心在當時還未回復過來，覺得自己力有未逮，也厭倦了人與人之間的傷害，有好幾次都差點將機構拱手讓人。可幸機構當時的規模已不是一般人能夠有信心接掌過來，所以最終還是沒有人願意接下，在逼不得已之下，我還是繼續將機構做下去。執念讓我在這十多年來把機構一直發展下去，也在工作中慢慢學會放下，和重新建立自信心，直至我以為應該是時候放下，將機構傳承給新人時，才發現我所謂的交棒，其實是自己對使命和責任的逃避。交棒的過程並不順利，計劃本來是我到台灣讀性別研究之後，完全脫離我所建立的機構，但由於新接任的人沒有找到其他的註冊人，令我沒法完全抽身，而且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仍然是落在了我的身上，結果一年多過去了，接任的人突然提出辭職，背後卻自己去成立新的機構。這次的經驗提醒了我，不要將逃避責任誤以為是放下，有些事情應該執著的時候就應當勇敢執著，別人的意見是要聽取，但有時候卻不應被太多意見影響了自己的使命感和信心。不過能夠學習放下，也是一件好事，雖然當時我是為了逃避責任而選擇放下，但現在的我，也更有信心將它重新拿起來。

執念在我的人生之中，的確有些時候能夠讓我勇往直前，但更多的時候卻是令我執迷不悔，我發覺執念的好與壞，其實全在乎於我們是否能夠掌控它和利用它，還有我們的執念，是否一直受著別人的影響，抑或依照自己的理想去實踐也是非常重要。我曾經將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想要」的執念，例如結婚生子、事業成功、做事情不能犯錯等等的，在性別掙扎上，亦讓我在不同的「想要」間左右為難；變性手術就算完成了，也無法賜給我一個少女成長的甜蜜回憶，若然執著，就只會將男性軀殼遺留下來的烙印，永遠背負在身，讓自己只能夠悔不當初；執念常在，人生就如一間不眠不休的遺憾工廠。在台灣的這兩年中，我漸漸學會了隨遇而安，學懂在人生規劃裡多騰出一些空間來，不會將計劃定得太死。在計劃之中，有時候會先預設了幾個不同的可

能性，然後大概評估其風險，衡量過後作出抉擇，就會努力去做到最好，因為我知道無論發生什麼狀況，我都有能力去面對和處理，也會因著意想不到的變化而感到興奮。有時候我會索性將部份計劃留白，來考驗自己的應變能耐，及多一點空間去發現更多有趣的新事物。執念放下以後，能夠留給快樂去茁壯成長的位置就會更多。

不過我還是在思考一件事，到底性別重置是否也是一個執念？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我都想不出一個答案。或許無論性別重置是否一個執念，對某些人在某些環境和時間底下，的確就是一個「結」，就如當初的我，若沒有接受性別重置，性別的困擾也許就會一直令我無法成長，無法理性地去反思。我並不覺得手術改變了我的人生態度，但它也的確解開了我一個「死結」，讓我重新得力，去面對我的其他執念。

第四節 如意

香港人過春節的時候，特別喜歡祝福別人「萬事如意」，「如意」就好像等同於「快樂」一樣，只要你如願以償，就會變得快樂，大概在一般人的心裡，「不如意」就代表著不好的事情。但我覺得，「如意」的前提是，你先要有一個假設的結果，或者是你的願望，才會有「如意」或「不如意」的產生。過往有好多人勸告過我，只要我調整期望，就不會有太多的失望，但我反而覺得，「如意」這個想法是人之常情，是人類一個賴以生存及積極向上的動力，而當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個想法很容易讓人只聚焦於想獲得的結果上，只著重唯一的一個願望所帶來的好處，而忽略了其他有可能出現的結果帶來的可能性，而且更加會迷失於二元論之中，導致到期望的結果只能夠有一個，其次的結果都一定是壞事。

2005年和2008年，我都分別有以心智地圖（Mind Map），來分析我所面對的經濟困難及要不要做性別重置的難題，希望能夠幫助我去作出選擇，我在兩幅心智地圖都羅列出不同的可能性，與及每一個方案的利與弊，可是我卻無法在其中，梳理出一個萬無一失的選擇，因為每個方案都延伸出來不同的可能性，總括在一起的時候，就是每一個方案都有它的利與弊，沒有任何一個能夠讓我完全安心。我覺得我當時根本就是誤用了這個分析方法，我以為要從分析中找出一個最優方案，然後我就可以安然地作出選擇，但是結果卻好像每一個都差不多，這下子反而讓我覺得人生只是一條死路，沒有一個出路是可行的。但現在再重新思考，我會覺得每個方案都有很大的空間與可能性，都會讓我發展出不一樣的人生，而且這樣，我就不必拘泥於到底應該選那一個

才好，就能夠減去了大部分的焦慮，從而集中在思考那一條路是我比較想要走的，及一旦我選擇了這個方案以後，它能夠為我帶來什麼樣的優勢及可能性。原來在同一件事上，只要能夠想得通及跳脫出思想的限制，就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我在這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一邊在台灣環島旅遊，一邊嘗試在沒有計劃的旅行經歷中尋找靈感，我在七月底從台北逆時針出發後，九月初到達宜蘭，本來準備要回台北作結，但因為當時雙北剛巧爆發新的疫情，我就決定要在宜蘭找個地方住上三個月，好好的完成論文再回台北口試。幸運地我很快就找到了一個房子，房東說房子剛空著準備要賣出去，但現在很難找到買家，可以先讓我住。我心裡想，找三個月的短期租約很不容易，就先住吧。我簽了租約也付了三月的房租，結果沒多久房子就成交了，我只能夠住一個月就要搬去其他地方。雖然再找新的住宿及搬家的確是有點麻煩，但房東也很不好意思，一直幫忙我找其他合適的地點，但我卻沒有怪責他，因為我心裡想著這個意外，讓我可以再在宜蘭再體驗一個新地方也是不錯的，而且我有信心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很快地，在宜蘭的一個朋友幫我找到了一個說可以讓我免費住的朋友家，但要過幾天才可以搬過去，所以我就準備先到這位朋友的店裡暫住幾日。誰料搬家的那天發生了一點狀況，本來給我地方住的那個人，擔心自己應付不了一個陌生人在他家中，突然覺得非常焦慮，其實這種狀況我也很能夠理解，所以反過來花了一點時間來安慰他，免得他會因為歉意而更加焦慮。我當刻的心情是平靜的，因為我對自己有信心，面對著突發的狀況更能挑旺我的鬥志。事實上情況也沒有那麼糟糕，我的舊房東開車幫我將行李搬過去我朋友的店後不久，他就幫我找到了另一個地方，問我要不要去看看。我看過之後覺得很不錯，是一個農莊民宿，而我也一直夢想能夠在這樣的地方住一段日子，租金也負擔得來，就馬上說當天要搬過去，因為這樣我的行李就不用再重新打包了。民宿老闆答應給我住兩個月，因為之後就是旺季，通常會有客人包棟，比較不方便我占了一個房間，但不到一個月，民宿老闆卻跟我說，我住滿一個月就要搬走，說剛剛接到了一個包棟的訂單。雖然我跟房東之前是有了協議，但我沒有跟他爭執，因為他開始對我有些奇奇怪怪的要求，我懷疑是他之前答應了免費給我包餐，但沒料到我天天都待在家裡寫論文，就開始要求我幫忙做很多額外的工作，也對我十分不友善。我覺得當中有很多誤會，要說也說不清，我也沒那麼多時間幫忙他一天工作數個小時，既然他要求我搬，那我也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法。本來我想著不如就直接搬回台北，因為台北比宜蘭方便，但租金卻比較貴，不過很快宜蘭的朋友又再幫我找到了另外一個住處，現在我正在這個不錯的地方努力完成我的論文。

對我來說，現在我盡量都不會再糾結在不如意的情緒上，而會在突發的事情裡面找到它的可愛之處，及考慮我能夠怎樣應用當下的資源，來為我獲得最大的益處。隨遇而安是一種非常舒泰的心理狀態，讓我能夠在大部份的境遇裡，找到自己的安居之所，時刻保持愉快的心境。我會在不同的可能性當中，選擇出一個可行的，作為當刻的前行方向，因為如果完全沒有計劃，人生就很難走下去。但當不同的狀況出現時，我會在其中嘗試看見它的優勢與創造力，將其扭轉成對我個人的好處，從而獲得最大的利益。所以什麼事情發生了，我就以什麼樣的方法去應對，有事情改變不了，就讓它依照它原來的軌跡去走，省下了怪責別人和自己的時間，及讓自己懊惱的精力，集中在當下能夠改變的選項當中。寫到這裡，我想起了無菜單料理，印象中我吃過四、五次，有幾次是老闆請我去吃的，有兩次是朋友請客，每次都帶給我萬分的驚喜與愉悅。每當我看到這類餐館時，心裡面都會有一種衝動想去試一下，但由於無菜單料理一般都比较貴，最後我還是放棄了。我想無菜單料理的受歡迎，或許有種種不同的因素，但我相信，作為食客所期望獲得的，一定不會是只甘於平淡的美食。現在我更喜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因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才能夠體現我的能力所在。人生就是由眾多不完美的人和事物組成的故事，完美的結局取決於自己對人生的態度。

第五節 無求

這兩年中我學會了「無求」，但我所說的無求並非簡單的無慾無求，或者是一無所求，也不完全像「佛系」¹⁵⁷，或是近年中國大陸流行說的網路用詞「躺平」¹⁵⁸。「躺平」有點像隨波逐流及與世無爭的混合物，是對大環境失望而產生無力感的一種消極面對方法。其實我之前也很喜歡懶懶熊的狀態，適當的時候能夠放鬆是相當好的選擇，亦留意過時下年青人的厭世態度，覺得有時候在某些不可控的狀況底下，讓自己有個短時間的放逐與自暴自棄，也未嘗不是一種與逆境抗衡的生存之道。就好像近年出現的疫情與社會環境，當其他正面的方法都不管用的時候，有意識地消極一下也許還能夠保留實力，所謂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¹⁵⁹。

¹⁵⁷ 大約在 2018 年出現的網路詞語，意思是指無欲無求、與世無爭的一種生活態度，與「躺平」的狀態類似，但並非因為大環境的競爭而導致。

¹⁵⁸ 2021 年開始在中國大陸流行的網路詞語，指九十後及零零後的年輕人，在中國大陸的經濟下滑下及難以力爭上游的困難，而出現對現實處境的失望，與其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視為一種對抗社會「內捲化」的自處方式。

¹⁵⁹ 出自明代楊慎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

但我對「無求」有一個新的領會，發現若然對事物沒有一個期望的結果，就像之前在「如意」篇中提到過的一樣，除了減少了不必要的焦慮與不樂之外，還能夠讓我們保持一個輕鬆愉快的心情，去面對面前的一切，亦可以令到輸出的能量達到最大化。不過，我想談的重點也不是這個，我發覺自從我愛上了孤獨之後，我好像不再需要朋友陪伴在身邊，不需要朋友的慰問，不需要找人聊天，不需要朋友為我打氣。我問我自己，我是厭倦了與別人相處嗎？我是討厭了與朋友在一起嗎？朋友在我生命之中再沒有意義了嗎？但我同時也發覺，我很享受與朋友相處，無論是我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我都一樣可以樂在其中。原來當我再不需要從朋友身上獲得什麼的時候，我就更能夠以真誠去對待每一個所遇到的人，而在這樣的關係當中，雙方都會獲得更多。一般在我們結交朋友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期望從朋友身上得到一些例如安慰、認同、知識、幫助等等，我們可能在意識上沒有這樣認為，但潛意識底下，仍然是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一個人沒有能力提供這方面的貢獻，我們很可能就會覺得這個人並不值得結交，或並非一個所謂的好朋友。對朋友無求的心態，讓我不會因為朋友不在而感覺孤單，反而會更珍惜獨處的空間，但當朋友出現在身邊，我又會感到非常雀躍，更能夠沉浸在享受大夥兒一起的時光。

當我不再擔心會失去我辛苦建立的機構時，機構的所有工作都變成了我的樂趣和遊戲，再不會像從前好像是迫不得已的負擔，服務每一個跨性別者的時候，都是我個人的選擇，對方也會感受到我這一份真心的關懷，當然我也可以選擇不去提供服務給我認為不值得的人，因為我沒有責任這樣去做。當我不需要別人認同我的性別身分時，我才能夠擁有真正的自我認同，才能夠建立出一份自信，只有對自我身分的完全接納，才會贏得別人對你的尊重。「無求」是個很玄的概念，並非代表你不想得到，只是當你不再強求，得不到也沒所謂，而去爭取是為了挑戰自己的時候，反而會有更大的能力及機會去得到想要的東西。

第六節 孤單與感恩

「孤單」與「感恩」這兩件好像是互不相干，完全兩碼子的事情，在三年前的一次經歷，卻是緊緊與我扣連在一起，及讓我釋懷通達的人生哲理。

2018 年底，我要到上海參加一個女同志會議，我習慣每次出國開會，都會藉著大會提供的交通補助，去安排一個短旅行，一方面可以省很多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強迫自己暫時放下工務，稍事休息放鬆一下，因為做機構的薪酬沒有很足夠，但同時工作量又可以很多，而一個民間組織與商業機構其中一個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不以盈利為目的，在某些範疇裡，似乎也還沒有一個市場的飽和點，特別是在香港的跨性別社群還正處於發展階段，隨著越來越多的跨性別者現身，服務的需求都正值爆發性的增長線上。直到疫情的出現，整個社會的焦點轉移到防疫上，才比較放緩一點，所以在疫情前，每天都有幾乎做不完的工作。那次的出行，我決定要為自己騰出更多的時間，因為剛巧要申請台灣性別研究所的碩士學位，我需要趕在截止前上傳所有資料，包括一份自傳及其他表格。但直到我出發前，都一直沒有時間準備，只能夠在這次出國的假期中將它完成。除了工作之外，我最怕的就是一個人過節，包括聖誕節、新年，和最讓我傷懷的情人節，這一年，我決定要送給自己一個孤單但溫馨的聖誕節，所以回程的機票我預訂了在 12 月 26 日。

其實不單只研究所的申請我沒時間預備，就連假期要安排去那裡，我都一直沒有計劃，直至會議完結前，我才在網上找一下有什麼可以去的地方，發覺黃山距離上海不遠，而這個地方，也一直是人生其中一個未達成的願望。故事要說回到我十九歲從理工學院畢業的那年，我班中感情最要好的幾個同學一起組團去畢業旅行，目的地就是黃山，而我，因為家裡經濟條件不好，所以當我找到工作之後，畢業第二天就直接上班去了，這次打算去黃山亦是給自己的一個完夢的機會。其實在這段時間之前，我就一直告訴自己我要為自己完夢，人生匆匆過了五十數載，一直都像在為別人而活，就算動了手術，也朝夕為了其他跨性別者到處奔波，2018 年我算是下定了決心要為自己做一點事，我準備將機構交給別人、離開媽媽到台灣讀書、放一個長一點的假期、聆聽自己的內心世界。我覺得黃山這個主意不錯，也代表了我與自己的一個約誓，從這山開始，我要為自己創造新的命運。其實這趟旅程我沒有很周詳的安排，因為我不知道研究所的申請到底要弄多少天才能夠完成，而十二月也是黃山的旅遊淡季，我在網上查了很久也找不到很清晰的旅遊指南，所以我決定邊走邊看下一步可以怎樣安排，所以接下來的十天行程，幾乎全都是未知之數。還好我是一個人出行，我準備每到一站，就在當地打聽怎樣能夠到達黃山，這樣我就更有彈性，也沒有什麼壓力，天氣不好我就多花時間在申請學位上，天氣好我就馬上起行，而且上黃山完全是靠運氣，雨太大、霧太濃、大雪紛飛都不好走，硬要上去也可能會有危險，所以我一直在靠近黃山的轉運點整裝待發，一邊工作一邊留意天氣預報。那段期間的天氣都不怎樣好，看預報如果要等到天晴，大概也是我要回香港的時間了，所以我看準了山上下雨雪機率

比較低的一天，馬上預訂黃山山頂的旅館床位，隔天就起行到湯口鎮換乘中心，再坐車到上山的索道。接載旅行者到山腳的車子上只有我和另外兩位客人，司機跟我說到了山上全都是霧，沒什麼好看的，我問那什麼時候會比較好，司機說這個月都不會好。但我沒有氣餒，因為我知道這會令自己更加不開心，既然來了，就好好享受不一樣的旅程。我到了其中一個上山的玉屏索道¹⁶⁰入口，由於遊人極少，我一個人坐上了四人的車廂，雖然濃霧掩蓋了整個黃山的面貌，但我還是開著相機錄像記錄整個上山的過程，在迷霧中往上疾馳的索道車廂比平常更加刺激，呼嚕呼嚕的穿越了一片迷霧，一抹朝陽揮灑進來突然之間激起了我澎湃的心情，整個車廂三百六十度的玻璃窗顯映出壯麗的山巒景緻，我對著鏡頭激動的說，幾十年的心願終於達成了，心感足矣。踏出了索道車廂，其實只到了黃山的山腰，要上到我預訂的排雲賓館還要爬好幾個小時的階梯，走沒幾步，我聽到了一陣熱鬧的呼喊聲，原來一陣濃霧又飄過來了，跟著我聽到了一位小哥說：「真的是曇花一現啊！」我在想，既然那位小哥剛剛有看到美景，那我就等一下，看看我的運氣如何。果然不出所料，大概十多分鐘後，我看到了此生最美麗的雲海，天清氣朗，我深深吸了一口黃山上的空氣，甚是滿足，此行已值回了！或許活著就如這景致一般，數十年辛苦勞碌，等的就是看到人生高峰的一刻精彩，好景不常有，常有的也絕對不是好景，我們可以選擇平淡一生，也可以頂著風雨迷霧，迎向更美麗的絕境。沒有濃霧，這次黃山之行就未必看得到雲海。我突然頓悟，覺得越難得到的，帶給人生中甘苦甜酸的層次就越加豐富，原來這才是我想要的。

不過更艱辛的還在後頭，我從山腰拾級而上，足足花了四個小時才終於到達了預訂的賓館，由於年輕的時候膝蓋弄傷過，我在半路中途已經要靠著行山杖一拐一拐的上山。我想著還好是一個人來，當你知道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自己的時候，才可以測試出到底自己的能耐有多高，而且若是有同伴一起，我還需要擔心會不會被怪責行程安排不善，一直囉囉嗦嗦地埋怨著，但現在我一個人卻是樂在其中，旅途中的不可預知，卻常常會挑起我的興致，冒險對我來說就是一種樂趣，越艱辛我就越覺得好玩。我在上山的路上，走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到自己快不行了，但望著終點的距離，我已經再沒有回頭路可走了，亦需要在入黑之前到達，不然也會有點危險，所以更不能夠怠慢。到達賓館之後，感覺到原來自己的能力一直被自信心限制了，亦同

¹⁶⁰ 又稱空中纜車或吊車。

時被其他人打擊得太慘，原來人的潛能還真的不能小窺。不過，今天的鍛煉似乎是已經用盡了我的額度了，所以明天決定要走最短的路徑下山。

第二天的天氣還是濃霧蓋頂，休息飽滿後，早上十點四十分就開始起行出發，準備從另外一條索道下山，在途中也可以經過幾個景點，但可惜當我到達時都被濃霧所掩沒法看到。花了兩個小時一拐一拐的，終於到達了索道入口，卻發覺原來這裡停止運作，我在那邊呆了二十分鐘，想著怎麼會在網上沒有說清楚呢，還是我自己沒有看到，但現在到底我可以怎辦，頓時有點迷惘，也擔心自己已經再走不下去了。但一個人在那裡，還是得堅持走下去，我在手機上查到另一條下山最短的路線，就拿著行山杖一步一步的撐著，再走了一個半小時的路程，終於到達了另外一個索道入口，興奮的心情立時到達了頂點，雖然膝蓋不行，但我卻感覺到精力充沛，沒意料到原來自己的能力還遠遠超出想像。但令我更感恩的，是在我走回頭路的時候，經過了先前的幾個景點，雲霧剛好散去，看到的景緻真的美不勝收，發覺原來走錯路，也讓我看到了那幾個景點的廬山真面目，原來走錯的路，才是走對了！不然真的覺得有點遺憾。

以前每次一個人的時候，都會被孤單的感覺佔據了整個心靈，寂寞將我整個人籠罩起來，卻沒有留意到身邊其實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有更加多值得珍惜及欣賞的好時光。以前的我根本連去照顧自己的閒心都沒有，也沒有騰出足夠的空間，去發現自己到底能夠走得多遠多高。在這次的旅行當中，我發現只要帶著凡事感恩的心，我能夠將焦點轉移到值得感恩的事上面，從前總是會看到自己失去了很多，但感恩的心，卻讓我看見人生中無論逆境順境，總是有非常多我已經擁有或可以擁有的事物，無時無刻都會在我身邊擦肩而過，只等待我去發現它的存在。我想，若我不是刁然一身孤單一人，我的性別重置過程應該也不會這樣順利，我大概也沒辦法去動手術，不能公開身分及接受這麼多的媒體訪問，也不會在這十多年來，走遍世界各地參加同志會議與學習觀摩，不可能獨自承擔與成長，也沒可能在整個兩年半台灣讀研的日子裡活得那麼自在。我想起在我年輕時的數段感情，感謝有她們的陪伴，讓我往後在一個人的日子裡，仍然能夠思念曾經有過的這些愛情片段，是如何滋潤了我的生命，讓我成長至今，我是一個蒙恩之人，一切皆是緣分，看見恩典，也是一種福氣。

第七節 重看撿海星的女孩

在「逐夢旅程」章節中，我提到過一個「撿海星的女孩」的故事，一直以來，從我創辦跨性別機構開始，我就認定拯救跨性別生命是我的使命和責任，但這個使命曾經令我喘不過氣來，失望過，失落過，在無力與死心之間，不斷質問自己是否應該放棄。但從前讓我堅持下來的，是我對自身的痛苦經歷能夠改變許多人命運的信念，若然我放棄了去幫助別人，就好像顯得前半生的苦難毫無意義；每次當我想到這個結局的時候，就會毛骨悚然，不敢再想下去了。十多年過去了，我來台灣讀研究本來是想讓自己有一個歇息的機會，重新思考未來的工作方向，因為我知道自己放不下跨性別運動。在反思之中，我發覺雖然這十多年來的機構工作的確很辛苦，遇到的傷害也不少，但我也變得越來越強大，自己的得益也甚豐，只不是在金錢方面，而是在人性方面。之前因為工作太忙，沒有機會讓我好好的去察看到這些成長，當我一件一件的去細心檢視時，我發現原來這些跨越，絕大部分都是在磨難中獲得突破，只要我能夠在痛苦中重新站起來，每次都會獲得更大的能力與能量，亦同時在關懷與愛方面有所增長。以往我會將成長歸功於個人的努力上，反而覺得如果沒有那些傷害，我的進步有可能會更大。如此的想法，有可能是因為沒法原諒對我造成苦難的人，我需要時刻保持那份懷恨在心，才能夠證明他們所犯的錯，在潛意識中讓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背後其實是想讓自己心裡好過一點。

後來我明白到，在我所站的位置看似是對的，在其他人看來或許就是不對，對與錯、好與壞，本來就沒有一個絕對，因為絕大部份的對錯好壞，都是由主觀感受而產生的，總需要有一個對照點來衡量某一件事，或某一個結果到底是對是錯、是好是壞。例如讓跨性別者進入自己期望的洗手間對跨性別者來說是好事，但有部分女性卻會覺得這是一件壞事；國際跨性別運動推動已久的去精神病理化在 2018 年有重大進展，但中港台都沒有跟隨，一旦跟隨了就很難再由精神科來主理性別認同的的相關項目，對有些人來說可能弊多於利；台灣近年在跨性別社群中吵得沸沸揚揚的免術換證¹⁶¹，圈中的支持與反對聲音都互不相讓，可見免術換證也不一定對所有跨性別者來說是件好事。我在這十多年來為香港跨性別社群所做的工作，可能也會惹來部分人對我的不滿與敵視，認為我做了傷害他們的事情，在不斷檢視的過程中，我發覺無論我怎樣做，

¹⁶¹ 不用完成性別重置手術下更改身分證性別的政策。

都沒法滿足所有人的意願，我只期望跨性別社群能夠放下成見，以大局為重，締造一個更和諧的社會，和讓更多跨性別者能夠活得更好。

重看「撿海星的女孩」這個故事，我不再執著於以拯救跨性別者為己任，而迫不得已將所有責任扛在自己一個人身上，我會視幫助別人為一個學習與修練的過程，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也會量力而為，一切就看大家的緣份與造化。現在我會覺得，不要為責任去犧牲自己，只有分享生命的時刻，才能夠燃點最亮的光輝。

第十二章 結語

在這篇自我民族誌的寫作中，我有機會將人生中許多的零碎片段重新審視一遍，細味當中的苦與樂、甘甜與悲哀，對我來說，是一次難能可貴不可多得的經驗，若不是來到台灣修讀性別研究，恐怕我這一輩子，也沒法拋開世俗事務靜下心來，在漫長的歲月痕跡中重拾遺落了的閃亮瑰寶，通過資料匯整、筆錄、回看、寄語、反思、沉澱和編寫，以文字繪畫出一幅壯麗的人生地圖，與讀者共歷其中。寫作是一件奢侈的事，即使有太多話想說，卻不能不適時收筆，亦擔心這麼多字的論文會有人看嗎？無論如何，這份論文都不會是一個終點，對我，對其他跨性別者而言，這裡的文字僅僅是個開端而已，在華人社會的文化裡，期望我們能夠創造一個真正屬於這片土地的性別穹蒼，以我們的文字去述說自己的故事，而非再次落入西方文化身分定義的邏輯之中。

不過我需要說清楚的是，我在整篇文章洋洋十多萬字當中，深入探究了人生裡的不少經歷，也通過反思與分析，提煉出一些心得與心法，但知道和做到是兩碼子的事，我還會以這裡的文字，作為我往後一生的警醒。從論文的梳理中，我方才了解到一些過往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情，但要應用到在每一個人生處境中，仍然需要勤加鍛鍊，才可以熟能生巧，也能心生機智。有朋友在上週與我見面時，說看到我在臉書上分享了最近期的遭遇，覺得我非常厲害，能夠有如此的 EQ 應對逆境，笑看風雲，或許這也是寫這份論文當下的收穫，當我浸沉在編寫功法的時候，因為記憶猶新，就更容易將招式應用出來，但練功需要的是長時間日復一日的重複鍛鍊，切磋琢磨與實戰經驗，才能運籌帷幄，扭轉乾坤。本篇中所討論的雖非什麼微言精義，但也有感「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¹⁶²現在的我，仍是方才開竅之學生，冀能假以時日，生產更多裨益社會大眾與及跨性別社群的文字。

第一節 與環境共生之道

在整編論文中，我其實花了不少的篇幅，去討論一個沒有明言的「環境」主題。在地球上任何一個物種，都需要面對環境問題，才能夠得以生存下去；作為活生生的人類，面對的環境因素就更加複雜，不但要面對自然環境，還要面對社會眾多的不同

¹⁶² 出自鄭燮《滄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

境遇，努力求生已經是每天的例行公事。隨著人類文明發展，活在城市的現代人已經不太需要面對有如大自然災害、防禦外敵入侵、獵取食物、尋找天然資源等的環境問題，這些大部分都已經由國家及企業家代理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市場化之後的生產與再生產問題，以及社會之間的環境關係。跨性別者所遇到的困難，雖與一般人不太一樣，但仍然是與大大小小的社會、人際及家庭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我在此稱這樣的分野為大環境、小環境和微環境，大環境指的是社會及全球環境等非個人或團體可以容易改變的，小環境泛指一切的小團體，例如學校、社區、工作間、商店、會所、餐廳等的，而微環境是較個人及關連性比較密切的環境，例如家庭、伴侶、朋友、同事，及其他人與人之間的緊密關係。在我的故事中，雖然有敘述過部分的大環境，但由於很難以一己之力作出任何改變，所以在篇中都旨在描述過往的我，怎樣被這些大環境塑造成為一個不自由的人，而其他章節討論到我如何面對小環境和微環境的某方法，集合起來希望能夠提供一個在逆境中仍然能夠活得自在的生存之道，而我所使用的策略，大概可總結為五個面向，分別是調適、對弈、變革、創造和逃逸。

有不少環境是我們沒法改變或不願改變的，也有可能是在短時間內不能改變的，例外我們期望家人或其他人的接納，社會認知的改變等，我們就得先去適應這個環境，以逸待勞，等待更好的時機並暫時以其他的策略應對。我並非提倡以妥協來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的消極方法，而是怎樣在逆境中「調適」自己的心胸，及「調息」自己的情緒，從而讓自己有更佳的狀態去發現當下所在環境中的有利事物，充實自己迎接下一個機會的來臨，甚至是創造新的機會與空間。用一個比喻來說，就像一個人獨自流落荒島所需要的求生意志，需要當機立斷，分析島上的形勢及資源，再去尋找及挖掘所有能應用或者有機會應用得到的材料及食物，積聚庫存，建立生存空間等待獲救。這裡也需要運用到轉念，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也許身邊的事物都沒有改變，但我們若沉醉在面前的痛苦中，就沒法看到身邊的美好事物，有更多的時候，是我們明明知道有其他好事的存在，卻置諸不理，為的是要證明傷害過我們的人是如何醜惡，這又何苦呢？轉念並不是一種消極態度，而是為了讓自己能夠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及保持心境快樂而為。

在本文中「恐懼」也許是其中一個出現最多的詞，人類最大的敵人可能就是恐懼，而非任何人或是團體。我們常常會覺得野獸很恐怖，但若獅子被訓練到每天都會吃得飽足，也許會像小貓一樣馴良，相反地，若小貓擔心吃不飽，也可能會變得窮凶極惡。大多數跨性別者，都會對社會有一種恐懼心態，而社會對我們這個群體，也可能或多

或至少有些恐懼，就算是相對性別友善的人，也可能會恐懼說錯了或做錯了什麼得罪了跨性別者，所以當對著跨性別者時都會格外小心。有趣的是，要克服恐懼，就得要面對恐懼，當我們面對恐懼的時候，它便自然地變得弱小。我們通過「對弈」的思維，我們便能夠勇敢地正面與恐懼交鋒，對弈是一場攻防遊戲，我們首先是要知道它的規則與可能出現的結局，就能夠從不斷的對弈中積累不敗及自處的策略。我用「對弈」而不用「博弈」的原因，是希望將此界定為遊戲而非一場搏鬥，當然兩者在字義上幾乎是一樣的，但我希望指出的是如何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懂得以各種技巧應對，而非以勝過對方為目的。當然，有時候以小勝來壓止對方的狂怒也是上策，又或者對方期望以兩敗俱傷來獲取勝利的時候，若能夠讓對方以為是贏了，自己卻退到守一步，在別的地方佈局與取勝，就更有可能制勝於無形，就如李代桃僵¹⁶³之計一樣。對弈需要累積經驗，如能緊記只是一場遊戲，就不會出現當局者迷的狀況，更能以欣賞對方的攻防策略為目的，學習怎樣以奇謀取勝，樂在其中。若然遇上蠻不講理的對手，懂得尊重及保持風度，亦可能會贏得在場觀眾的歡呼，但我更喜歡遇到高手，便能從切磋中獲得提升自己的機會。

若然已經能夠掌握對弈的技巧，就有更多的機會推動「變革」。任何社會的改變，都必須要有主體的現身與發聲，才能夠對應真實的需求，不過好多時候看到的所謂發聲，都很容易演變為謾罵，試問有誰能夠從一片謾罵聲中，理性地去接收意見及作出改變？所以若想締造「變革」，也需要一定的理性與策略，才能夠達到效果。現身與發聲，可以簡單如在網上填寫一份調查問卷、向政府發表意見、現身於集體行動、參加研討會、接受媒體訪問、參與聯合國公約審議等，但其實有更多生活上的現身，是我們社群中每一位都有能力做到及應該去做的。剛剛上星期我到一家新開的整復推拿店做治療，還沒開始前師父問我有沒有開過刀，我想了一下，說：「有，變性手術！」我雖然不知道這跟他要做的治療有沒有關係，但通常一旦醫師問我這個問題，我都會說出來，既然這位師父問我，我也毫不忌諱地說明，因為就算他會歧視我，我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大損失，我想他應該不會趕我走吧，又或者故意將治療做得很差。第一次的治療他沒有問我很多關於手術的問題，之後我也去了做第二次的治療，我們就聊了更多關於性別重置的話題，而師父也很友善地解釋清楚問這問題的原因，是希望能夠對症下藥，加強某些經絡及部位。當然，我們也是有聊到一些額外的話題，正是因為

¹⁶³ 李代桃僵：勢必有損，損陰則益陽，是兵法三十六計的第十一計敵戰計，意思是李樹代替桃樹而死，也意謂捨棄局部的損失，以換取全局的勝利。

他不了解，我更希望讓他明白更多，而且就算他有在書本或別的地方學到過，與親身接觸到的認知是完全兩碼子的事。我想著，如果我會長時間待在那邊，真的想介紹更多 LGBT 的朋友去做治療呢，而他，也有可能將他的經驗告訴別人，那社會就會慢慢因著我們這些舉動而變得越來越好，而非有些人的想像中，只能夠通過法制的改革，或以訴訟來威嚇社會接納。當然訴訟也是其中的一種「對弈」手段，但亦要訴得其所，訟得有理，才能夠以德服人。我看過有些例子的被訴人其實已經是相當性別友善的，只不過在衡量各方利益之後，未能夠作出符合到原訴人期望的要求，便最終被法律懲處，這樣的結果，有可能導致更大的反效果，所以我才提出「對弈」而非「博弈」。我們若能嫻熟「對弈」，就能夠在任何難得的機遇上推動「變革」。

當我們分別掌握了「調適」、「對弈」與「變革」之後，就能夠在不同的領域與空間「創造」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很多跨性別者都期望社會能夠盡快改變，從而他們就能夠有機會活得更好，但我想說，若個體自己沒有辦法跨越那個無形的安全領域，仍然相信自己的命運是別人所做成的悲劇，只期望政府以法律來圈養跨性別社群，就算社會真的改變了，群體的未來仍然會是坎坷的。我認識過非常多的跨性別者，他們的困局並非只在於性別認同上，就算有一天性別認同這個問題真的解封了，他們仍得靠自己的努力去強化自己，才能夠實踐夢想。但我也見過有不少跨性別者，同樣是生於這個大時代底下，但他們各自憑著自己的能力與勇氣，去越過性別不一致所帶來的屏障。跨性別者有比一般人更豐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因為我們的命運使然，使得左右腦都需要互換互用，只要我們能夠解開纏繞我們的思緒，將全腦並用馬力全開，就一定在任何事上都能夠發揮得比一般人好。我想我們不是看見希望才努力走下去，而是因為相信我們有能力創造希望，所以更加努力地走下去。一個人的創造，可以改變自己的未來，但集合更多人的創造，就能改變整個跨性別族群的命運！

說了很多正面的話，但人生總是有高有低，有起有跌，我們在能量低落的處境下，或傷害性太強的空間，我個人覺得就不必硬拼，而最後的一個保命的策略就是「逃逸」。逃逸並非軟弱的表現，而是轉移戰線或擇日再戰的方案，兵家有謂暗渡陳倉¹⁶⁴，張良之計讓劉邦能夠以退為進，處心積慮等待更好的時機。逃逸能夠避免自己陷入危險的處境，作無謂的犧牲，但也並非不負責任的一走了之，卻是要選擇合適的時機以高明的手段溜走，以免自己被纏繞或精力虛耗，然後再重新整頓，預備好自己，迎接

¹⁶⁴ 暗渡陳倉：示之以動，利其靜而有主，益動而巽，是兵法三十六計的第八計敵戰計，典故出自於楚漢戰爭中劉邦兵出漢中奇襲三秦的事件，意思是外表上看上去是敗走，但卻是籌謀反擊，攻其不備。

未來的挑戰。在我的分享中，沒有任何一個方法是絕對適用於任何空間與環境的，只期望更多人能夠從憤恨、憤怒、憤慨等的情緒，轉移為奮發圖強。

第二節 中醫的酷兒世界

醫學並非本論文想要探討的主題，但既然本文引用到中西醫學作為比較，也提出嘗試以中醫的角度去思考華人處境下的跨性別族群生存策略，在本章中，也想藉這個機會，淺淡一下我在寫作後對中醫學的一些感想，作為一個回饋。

在寫作初期，我曾經嘗試在網上查找過有沒有關於中醫學與酷兒理論關係的文章，但可惜無論在學術研究或是網上評論，皆沒有任何發現。或許我沒有用對關鍵字所以遍尋不獲，但似乎這個主題也是十分冷門，教授說通常一個題目如果找不到任何相關的研究，很可能就代表這個研究沒有價值。但我從這篇自我民族誌的研究當中，卻似乎看到了中醫學有著非常酷兒的宇宙觀，就算它不完全像酷兒理論所說的，畢竟酷兒理論也是來自於西方，中醫學也在在挑戰著西方文化與近代的科學理論觀念。慶幸中醫的發展沒有被西方定義為巫術，要不然我們華人都只能夠屈服在西醫的醫療霸權之下，沒有其他或許更適合我們的選擇。

在本文中，我大概比較過中西醫學的取向與邏輯，不過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能夠做到單薄的比較與分析。西醫學尋求一個實證的診斷與治療方法，例如在 COVID-19 的疫情上，西醫能夠提供不同的檢測作業，來判定一個人是否感驗了病毒。但我們從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家衛生指揮中心（指揮中心）接收到的訊息，醫生也明確的表達了多次，PCR（聚合酶連鎖反應）及新冠肺炎抗原快篩等的檢測，都只是提供一個具科學性參考價值的指標，讓政府及醫療團隊能夠有效地處理防疫工作，但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感染判別標準，也許是這個原因令到很多市民無法理解陳部長所說的「時陰時陽」到底是什麼意思。或許部長口中所說的陰陽，正正也點出了看似科學及穩定可靠的西醫邏輯中的缺欠。在本文中嘗試以中西醫學的對比，套用於西方人權策略與華人文化的思考，但並非代表這些所列的差異，就絕對是中醫學或西醫學中的所有的理論根基，西方的人權運動也非鐵板一塊，人權運動也在在起著重要的教育意義，當中也有如中醫學所採取的方向及原理，只是普遍來說較不明顯而已。延續上方所討論的 COVID-19 防疫工作，以西醫學理論開發的疫苗主要分為 mRNA 疫苗、全病毒疫苗、病毒載體疫苗、蛋白質次單元疫苗四類，而每一類都是以不同的製程及

不同的理論來激發人體的免疫系統產生抗體，都各有長短，對不同年齡及體質之人，亦可能有不一的正副作用，這也正正是中醫學所著重的理論之一。可見中西醫學的理論並非完全是相對的，性別及人權運動也是如此，本文並非想要指出誰比誰好，而是希望以個人故事，啟發社會對性別多元的想像而已。

在中醫學的觀點裡，並沒有像西醫較科學的方向，以一條參考界線來讓醫師作出一個肯定答案，因為人體的狀態從來就不能如此的割斷。人體不能，世事也不能，除了電腦所用的二進制之外，恐怕絕大部分人類能夠理解的事物，無一不是超出二元，甚至是超出多元的想像，就像是「薛丁格的貓」¹⁶⁵既死又活的狀態，人們平常所說的有和沒有，都是一種隨時會改變的狀態及相對的標準，就像是有錢或沒錢，有病或沒病，是跨性別或不是跨性別，是同性戀或異性戀等等。人類在穩定的狀況中獲取安全感，喜歡醫生跟我們說到底自己是有病還是沒有病，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同性戀或跨性別者。但中醫學正正挑戰什麼是常態，也不講求分類，在不同的區域、氣候與季節，不同的病人狀況，都有不一樣的診斷與治療方針。西醫大抵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中醫卻是頭痛治腳，腳痛治其他肺腑內臟，完全翻轉了西醫的邏輯。中醫也挑戰了本質論，身體是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而非靜態的存在，中醫的氣、經絡、陰陽互補等的概念都與此相關。若有機會，我真的希望將來能夠在這方面多加鑽研，或許會發現更多有利於性別流轉的能量，亦期望有酷兒中醫，從這個方向發展新的論述。

第三節 真我

在我的個人故事敘述中，我一直有嘗試去挖掘和探討跨性別者常有的一個疑問以至夢想——「真正的我」。我遇到過非常多的人，他們窮一生追求成為另一個性別，夢想有一天能夠成為真正的自己……亦有不少人苦苦叩問，一直為到什麼才是「真正的我」而神傷。我在本篇論文中提到過一個概念，就是人本來就沒有一個所謂真正的自己，不論是身體、心智或是靈魂，都沒有哪個才是最真，以生理性別來判斷真實性別的反對派，似乎是以本質主義為依歸；以心智為性別認同的跨性別者，看到的或許是唯心主義的觀點；而對靈魂來說，一切都是虛幻與執念，我們在世，正是在執著與放下中去體會何以為「真」。以身體活著的人類，脫離不了需要和想要，而這篇論文，亦非嘗試探討性別在哲學上的觀念，而是回到生活的現實中，提出解困的思考。

¹⁶⁵ 是量子物理學著名的思想實驗。

誠如之前的討論，既然不少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是要通過社會以及其他人來實踐，我大膽地提出一個假設，若「真正的我」是需要通過他者來實現的話，那個「真」所代表的，可能是自由地活出自己，而自由的意思是不被外力所拘禁或限制，即不會被外在環境所影響。跨性別者所渴望獲得的「真實自我」，並非在於如何表達自己，而應該是在於能夠自由地表達自我，所以任何限制了我們去想像自身性別的理論，包括西方的跨性別定義，也許都需要我們自己重新反思，在哪些方面它能夠幫助我們，在哪些方面，我們需要脫離它的框架。在社會仍未實現廣泛接納性別多元的今天，本論文的思考軸心，冀望能夠為實現真我而提出微薄的力量來源。

第四節 相忘於江湖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內篇·大宗師》

或許以「相濡以沫」來形容大部分跨性別者的狀況是最貼切不過，不少跨性別者的生活狀況就有如泉水乾涸了，魚兒在困境中惺惺相惜，互吐唾沫將對方弄濕，以幫助大家努力的活下去。我曾經也在這樣的環境下認識到一群好朋友，深深感受到當中的無奈，就只好互相依偎在一起，靠著僅餘的興致，談談易裝或是其他的生活話題，以求抱團取暖。

最近有另外一位朋友在研究香港的跨性別運動，他訪問我的原因，似乎覺得我是香港首位服務及推動跨性別社群的人，但我跟他說，我絕對不是第一個在社群裡作出貢獻的人，其實在我之前，就已經有一個名為 TEAM（跨性別平等與接納行動）的組織存在，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而當中有不少人都默默地為到香港的跨性別社群，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不過由於部分人只會說英語，而且當時香港的跨性別運動才剛起步，以至很多歷史都未被一一記錄下來。TEAM 大概在我機構（跨性別資源中心）成立前就已經停止運作了，當中亦有不少成員因為離開香港而沒法繼續作出貢獻，不過或許最遺憾的是，已經完成各自目標的人，都因為自己的發展，而最終在迫不得已之下，選擇相忘於江湖。莊子原文的寓意我不完全了解，但或許作為跨性別者的我，既出走於江湖之中，但仍不曾忘記相濡以沫的日子，期望重回涸泉，以沫相濡。

第五節 跋

性別是物種賴以繁衍的途徑，不過其實最有效的方法並非兩性交配，而是無性繁殖。是以我認為性別最重要的貢獻，並非在於物種的大同小異，而是多元大異，因為在有性生殖的關係中，才能夠導致後代加強基因的多樣化。我們從燦爛的異彩人生中看見彼此的差異，才真正體會到大同的精義，看見性別的美麗高尚，同時兼具科學與多元創造的理想，始能夠活出人類彼此間的大愛。

我在這篇論文的寫作當中，重新發現了對自己的了解及認識，及多不勝數的快樂片段與精彩時刻，現在看來，人生中的逆境帶給我的力量與智慧，絕不遜色於在快樂時刻所獲得的。但人生的歷練，在沒有理論的支撐下，很容易只會是斷裂的零碎知識，甚至是流於表象下的情緒反應。我在性別研究的學習過程中，認識到自我民族誌的研究方向及願景，但從來都沒意想過，在應用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是會得出來如此精彩的成果。曾經想過將自己的經歷寫成自傳，現在明白了一切都是緣分，若然沒有這個研究方法，我相信同樣的故事，所能夠呈現出的景致絕對不能夠與這篇論文相比。

2012 年我在自己編寫的《是非男女》第一冊中，寫下了以下的一段結語，突然心有所感，希望以此來作為這篇論文的最後一頁，以感恩這九年來上天對我的恩待！

人類在地球上活了數千年的文明，科學一日千里，本以為對大部份的事物都經已有一定的理解。事實上，在不斷求真求變、不斷發問的人類本性底下，我們每天總會發現一些新的事物、新的知識與見解。從前人類以為地球是平的，也確信不疑，但有一天迷底被揭開，我們才恍然大悟。

性別在男女二分的界線底下，原來擁有無窮的變化與可能性，只是在某些人的定義下，被約化為單一的概念，而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了，很可能當初企圖定義「男和女」這兩個字的人，萬不料後人會這樣理解其意思。在我們一般生活圈子當中，好多時會出現有定義自己是 100% 的男生或女生，想問，他們旁邊的其他人，又會是在他所理解中的百分之幾呢？

日光之下，我們以為並無新事，誰知雨過天清以後，會乍現彩虹。今日科學的重新整理與發現，展示出一幅多元而美麗的性別圖畫，就好像毛蟲蛻變後，化為彩蝶翩翩（梁詠恩，2012）。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自潤（2008）〈論中西醫學之異同〉，《山西大同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4(6): 67 - 70。上網日期：2021 年 9 月 4 日，取自：<https://www-airitilibrary-com.rpa.s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6740874-200812-24-6-67-70-a>
- 北京同志中心（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研報告》。北京同志中心。
- 何春蕤（2002）〈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doi：10.29816/TARQSS.200206.0001
- 何春蕤（2003）《跨性別》。桃園縣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何春蕤（2017）〈我的跨性別接觸史：兼論台灣 TG 蝶園〉「東北妖攝影展講座 I：跨／性別越界的歷史與現在」。
- 何粵東（2010）〈自我民族誌的課程研究初探〉，《中正教育研究》，9(1): 1 - 29。
- 張小虹、鄭美里（2019）《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女同志理論》。台灣：貓頭鷹。
- 張國書（1999）〈西方與亞洲在人權觀念上的對抗？--淺介國際人權法概念中的普遍性原則與文化相對主義〉，《新世紀智庫論壇》，8: 65 - 72。
- 張新仲（2005）〈中西醫學方法論之比較〉，《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2(5): 418 - 420。上網日期：2021 年 9 月 4 日，取自：<https://www-airitilibrary-com.rpa.s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073213-200509-22-5-418-420-a>
- 梁詠恩（2012）《是非男女 book1-本土跨性別閱讀手冊》。跨性別資源中心。
- 梁詠恩（2013）〈竭力把自己拗直〉，《我們彎著返教會》，70 - 87。香港：青森文化。
- 陳偉武（2017）〈從先秦語言文字看男女之別〉，《饒宗頤國學院院刊》，4: 37 - 48。
- 楊佳羚（2018 年 11 月 19 日）〈多元性別：人類學及女性主義怎麼說？〉，《芭樂人類學》。上網日期：2021 年 11 月 23 日，取自：<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88>
- 董延齡（2014 年 3 月 1 日）。〈中西醫結合，難嗎？〉，《康健雜誌》，第 184 期。上網日期：2021 年 9 月 4 日，取自：<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68256>
- 跨兒心理小組（202103）〈跨兒心理工作手冊〉。

- 劉明輝（2020）《保障性少数群体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与政策研究》。同語。
- 暴希明（2008）〈從甲骨文“男”、“女”二字之構形看男尊女卑之必然〉，《殷都學刊》，2008(4): 118 - 120。上網日期：2021年11月24日，取自：<https://www-airitilibrary-com.rpa.shu.edu.tw/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0010238-200812-2008-4-118-120-a>
- 聯合國開發規劃署和中華女子學院（2018）《跨性別者性別認同的法律承認：中國相關法律和政策的評估報告》。。
- 顧燕翎（2019）《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台灣：貓頭鷹。
- 顧燕翎、王瑞香（2019）《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激進女性主義》。台灣：貓頭鷹。
- Graeber D.著、湯淑君、李尚遠、陳雅馨譯，（2014）《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商周出版。
- Havener T. & Spitzbart M.著、姬健梅譯，（2015）《不要想藍色大象：你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嗎？德國讀心大師教你史上最強思考術！》。台北：平安文化。（原書 Havener, T., & Spitzbart, M. (2014). *Denken Sie nicht an einen blauen Elefanten! die Macht der Gedanken* (11. Aufl.).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

二、英文部分

- APA. (2020). Transgender People,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Expression. <https://www.apa.org>. Retrieved January 16, 2020, from <https://www.apa.org/topics/lgbt/transgender>
- Arístegui, I., Radusky, P. D., Zalazar, V., Romero, M., Schwartz, J., & Sued, O. (2017). Impact of the Gender Identity Law in Argentinean transgender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18(4), 446-456. doi:10.1080/15532739.2017.1314796
- Beauvoir, S. D. (2012). *The Second Sex*. (C. Borde & S. Malovany-Chevallier, Trans.).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Retrieved from <http://api.overdrive.com/v1/collections/v1L2BMAAAAM0GAAA19/products/00038a93-7b24-4653-94e6-9c4689da09ea>
- Bernotaite, Ausma, H.C Zhuo, & Berredo, L. (2017). *Voices from Trans Communities in China: Summary Report of Three Consultations*. New York: Asia Catalyst.
- Bornstein, K. (1994). *Gender outlaw: on men, women, and the rest of us*. New York: Routledge.
-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7th ed.). Routledge.

- Chang, H. (2008). *Autoethnography as Method*.
- Durkheim, É., & Mauss, M. (2011).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Emerton, R. (2006). Finding a voice, fighting for rights: the emergence of the transgender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2), 243-269. doi:10.1080/14649370600673896
- Holman Jones, S. L., Adams, T. E., & Ellis, C. (2013). *Handbook of auto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Inc.
- Human Rights Campaign. (2021). Violence Against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in 2020. *HRC*. Retrieved September 3, 2021, from <https://www.hrc.org/resources/violence-against-the-trans-and-gender-non-conforming-community-in-2020>
- Jeffreys, S. (2008). They Know it When They See it: The UK Gender Recognition Act 200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2), 328-345. doi:10.1111/j.1467-856x.2007.00293.x
-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2020, August 7). Murders of Transgender People in 2020 Surpasses Total for Last Year In Just Seven Months.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September 3, 2021, from <https://transequality.org/blog/murders-of-transgender-people-in-2020-surpasses-total-for-last-year-in-just-seven-months>
- Pitchon, A. (2018, June 27). Transgender Rights in Argentina: A Story of Progress, Turbulence, and Contradictions. *The Bubbl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bubble.com/transgender-rights-in-argentina-a-story-of-progress-turbulence-and-contradictions>
- Stotzer, R. L. (2009). Violence against transgender people: A review of United States data.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4(3), 170-179. doi:10.1016/j.avb.2009.01.006
- Stryker, S. (2008). *Transgender History*. Seal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olin.tind.io/record/1556938>
- Transgender Resource Center. (2018). *Violence against Transgender People Survey Report*.
- Turner, L., Whittle, S., & Combs, R. (2009). Transphobic Hate Crime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manchester.ac.uk/portal/en/publications/transphobic-hate-crime-in-the-european-union\(f8ffcf39-2838-4c65-9b08-7dd9e893b692\).html](https://www.research.manchester.ac.uk/portal/en/publications/transphobic-hate-crime-in-the-european-union(f8ffcf39-2838-4c65-9b08-7dd9e893b692).html)
- Walters, M. A., Paterson, J., Brown, R., & McDonnell, L. (2020). Hate Crimes Against Trans People: Assessing Emotions,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Toward Criminal Justice

Agenci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5(21-22), 4583-4613.
doi:10.1177/0886260517715026

Williams, C. (2014). Transgender.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232-234.
doi:10.1215/23289252-2400136